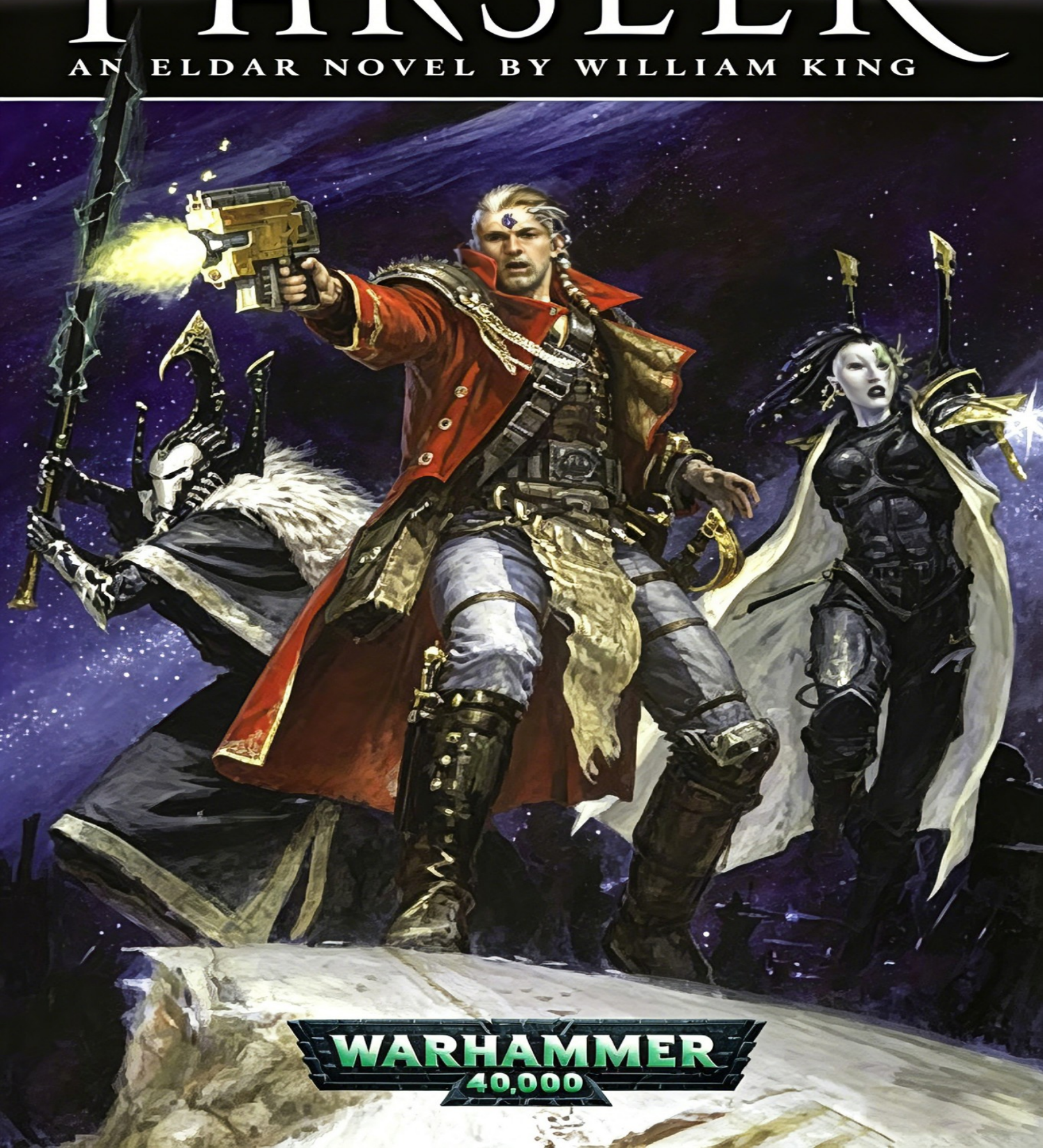


BLOOD RUNS, DEATH WAKES, WAR CALLS

FARSEER

AN ELDAR NOVEL BY WILLIAM KING



WARHAMMER
40,000

大先知

本书信息

本书译自 *Farseer*，原作者 William King，版权归 Games Workshop 及 the Black Library 所有。

本书为免费电子发布的不盈利民间译本，译者维克特 Vectaidh。

仅供爱好者学习交流使用，请勿以之进行任何商业用途。

书籍简介

行商浪人亚努斯·达克走到了穷途末路。他曾经名噪一时，挥金如土，但一连串的厄运将他带到了毁灭的边缘。活在往昔辉煌的梦里，迷失在绝望深处，接来自两名神秘陌客的委托，是他最不情愿去做的——航向恐惧之眼，银河的黑暗心脏。但亚努斯发现自己卷入了超乎想象的危险深处，身不由己地陷进了灵族与其古老宿敌——色孽恶魔王子——的致命角力之中。

第一章 穷途末路

“有人在找您呢，船长。”

亚努斯·达克醉眼朦胧，从酒杯底部的残渣里抬起头。那是卡迪安烈酒与最后一撮戈尔康达粉的混合物。反正杯底也没什么好看的，他心想。他睁着模模糊糊的眼睛，警惕地打量四周。

不出所料，极乐宫还是他上次抬头打量时的那副德性。还是那个肾形的下沉大厅，挤满了卡座、酒鬼和衣着清凉的酒吧女郎。天花板下，仿帝国风格的大吊灯里依然漂浮着昏暗的红色发光球。每张桌子上方，毒物检测器还是那样挂着，像甩着细腿的金属蜘蛛。这声音有点儿耳熟，可能他马上就能和面孔对上了。又或者，他想，他可以试着把眼神聚焦在那张脸上。那是个小个子男人，完全搭不上亚努斯生平所见的“赏心悦目”的标准的边。他骨瘦如柴，头发稀疏，发际靠后，脸长得像只老鼠——与他整体上的气质十分般配。

“我认得你。你是威泽尔，你这屁精养的杂种线人，”他说。察觉到行商浪人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威泽尔搓搓手，满含歉意地咳嗽两声。越过威泽尔的肩膀，亚努斯看见杜根正瞪着他。他不喜欢威泽尔这种人，而且他还尤其讨厌亚努斯。至少，自打亚努斯和贾丝蒂娜勾搭上之后，他就成了这样了。亚努斯怀疑这位魁梧的看场子打手暗恋他的老板娘。那挺不幸了，他想。“谁找我，威泽尔？”

威泽尔咳嗽一声。亚努斯猜他是想要钱。毕竟这就是他的营生，贩卖情报、出卖别人、出售物品；一会儿在这做笔见不得光的生意，一会儿在那儿把朋友卖给法务部。亚努斯思忖着，要用几个杜卡特去弄清谁在找他，这钱到底值不值。这可能挺重要，但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威泽尔发挥想象力捏造的。为了他那点陋习，这人不会介意扯几个谎的。一个人怪根瘾上头的时候，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问你是谁，威泽尔。”

“咱们是朋友，船长，不过做好事不能不图回报嘛。人总得吃饭——”

“谁和你是朋友了，小威。我清楚上几个把你当朋友的落了什么下场。我可不打算在奴隶贩子的货舱底两腿一蹬，要么进了拾荒者的肚子，或者被丢进审判庭大牢。”

“我不会对您干那种事的，船长。”

“那是因为如果你敢试，你就别想再看见第二天的太阳。”

“不光是这样，船长——我很喜欢您的。”

“你要这么喜欢我，怎么不说是谁在找我？还有你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或者你又在抽怪根了？听说那玩意儿抽多了能让人出幻觉。”

亚努斯啜了一小口杯子里剩的渣子。他手头正紧，戈尔康达又太贵，现在得讲究节俭。这药粉在他舌尖上泛起刺痛，他立刻觉得神清气爽了些。溶在酒里的戈尔康达能让那些声音安静片刻，也能让他别再看见那些东西。威泽尔盯着他小口咽下那东西，舔舔嘴唇。

“我不会骗您的，船长，而且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碰怪根了……好吧，好几天。”看到亚努斯讥讽的笑容，他立刻改口。“有陌生人在找您。我亲眼在瞎子鲍勃的酒吧里看到的。他们在打听一位船长，而且把您描述得分毫不差：高个子，头发中间有一缕白，穿着赤红的长款战壕风衣。您说说看，在美杜莎自由港，符合这个描述的能有几个人？”

亚努斯琢磨了片刻。听上去完全不是什么好事。眼下想找他的人太多了，其中想要他命的更是多得很。威泽尔的情报实在没法让他听得安心。

他竖起一根手指，向女招待示意，然后用拇指指了指威泽尔，让她给他拿杯喝的。亚努斯目送着女孩扭着屁股走远——那条薄裙子可挡不住什么。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回威泽尔身上。

“帝皇在上啊，她长得可真俏，对吧？”线人更用力地舔了舔嘴唇说。

“她们都很水灵，”亚努斯说。“所以贾丝蒂娜才雇她们来。所以水手们乐意光顾极乐宫。但这可不是你坐在这里的原因。你坐在这里是为了告诉我，你嘴里那些正在找我的陌生人是怎样的。”

威泽尔点点头，一副懊悔的神情。“他们个头很大，不像是水手，我能看出来。这种人我见过的。走路的样子就不对，没有那种天天出入重力井的人特有的蹦蹦跳跳。武器精良，护甲齐备，对于敢在黑夜里闯进‘兔子洞’最底下的陌生人来说，未免自信过头。”

“雇佣兵？赏金猎人？打手？”

“是。都有可能。”

“到底哪种？”

“可能三者都是。反正不是本地人。其中一个满头满脸都是基里安刺青。手上也有，胳膊上多半也有，因为我看到两条龙钻进了他袖管。美杜莎人可不会搞那一套。他们对自己的白净皮肤宝贝得很，才不舍得乱纹身。”

“自由港里有很多外头来的人，小威。很多人就住在这儿。”

“但那种狠角色我肯定认得出来，船长。那样的肌肉块头可没法视而不见。”

“也许吧。你刚才说不止一个人。”

“对。还有个高个子，壮得吓人，长袍、靴子、短上衣、斗篷，从头到脚一身灰。他身上只有手不怎么黑。整只手都是银色的，我猜是什么义体护手。看起来很贵，像是铸造世界的货，甚至可能来自古泰拉。他简直是个怪物——比杜根还要高出半截，而且他的嘴巴似乎有些不正常，一直让那个刺青人来问话。”

亚努斯越听越觉得不妙。在帝国的阴沟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他树敌实在太多了。过去他春风得意的时候，这倒无所谓。没人敢动他这种响当当的人物，尤其是他背后有美杜莎辛迪加和一个庞大领航员家族撑腰；但风水轮流转，近来他没以前那么了不得了。他听说有不少辛迪加想要他的小命。他总对那些谣言一笑了之。说到底，辛迪加都是商人，如果没有利润可图，他们是不会杀人的。除非——他脑

海中更愤世嫉俗的那部分在低语——除非那人让辛迪加丢了一大笔钱，而且还掌握了各种令人不安的秘密。

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是辛迪加派来教训他的打手？好让他明白失败没有好果子吃？还是胖子罗杰派来催债的，想弄清他什么时候才能还上赌债？他实在不想向那个胖子坦白，自己身上最后的一点钱全泡在那只酒杯里了。对付干出这种事的人，罗杰有个出了名的法子，那就是用钳子把他们的手指一根根拔下来。他甚至不让手下的打手代劳，因为他喜欢亲自干这种血腥活。

事情怎么会这么快就变得如此完蛋？亚努斯问自己。不久之前，他还傲立世界之巅呢。作为一名行商浪人，半个次级星区的富商都排着队想求他办事；作为一名探险家，他素来能够满载而归，资助者的投资回报起码能翻上四五倍。

他心里早有答案：提丰。那个地狱般的世界改变了一切。它让他损失了一大半的船员，还有几乎全部的雇佣兵队伍。它差点要了他的命，而且极有可能已经夺走了他的灵魂。他就不该去那个地方，但那时的他可不是现在的他，他充满自信，傲慢在十年的成功里不断膨胀。我真是个白痴，他想。贪婪和自大把我引向了人类不该涉足的禁地。我自以为与众不同。我大错特错。

他摩挲着挂在胸前的护身符。在他最后一次起航前，贾丝蒂娜把这东西交给他时，曾信誓旦旦地保证它是一件辟邪的神物。不知为何，它的触感至今依旧能给他带来一丝安慰，尽管到目前为止，在抵御那些声音上，它还远不如酒精和戈尔康达。至少当他用那些东西麻痹自己的时候，他能睡个没有梦的好觉。

也许他真该像自己原本打算那样，痛痛快快向审判庭自首。当他开始听到声音、看到幻象，他就知道自己该这么做，但他还是没有。那样一切就全完了。“他们在向谁打听我，威泽尔？”

威泽尔低头看着桌子。他显得有些局促，开始用那根咬秃了指甲的修长食指在陶钢桌面上画小圈。之前亚努斯洒出的酒水被手指拖拽，留下一道道蜗牛爬过般的湿痕。“很多人：瞎子鲍勃，石龙子默里，老伊丽莎……”

突然，亚努斯意识到威泽尔是怎么知道有人在找他，又是怎么能给出那么精确的描述的了。“还有你？”

威泽尔脸上顿时浮现出一副受了天大冤枉般的无辜表情，他装得太做作，亚努斯立刻知道他在撒谎。“我，船长？我什么都没跟他们说。”

“但他们问过你了？”他能看出来，小威正盘算着是否要否认，衡量着自己有多大可能蒙混过关，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是的。”

“你没向他们提到这里吧？”

“没，船长。我怎么会做那种事？您可是我的老朋友。”

“所以他们这会儿不会正等在外面，就等着你出去指认我，或者把我引出去吧？”

“帝皇保佑啊，船长！我要是做了这种事，愿他老人家和所有原体打雷劈死我。”

“威泽尔——不用劳烦他们。在帝皇能从黄金王座上起身之前，我先亲手弄死你。”

“没必要这么亵渎啊，船长，也没必要这么咄咄逼人嘛。我没有哪儿也没带他们去。也没有什么都没告诉他们。”

“双重否定表肯定，威泽尔。”

“您这是什么意思，船长？”

“算了。我怀疑语法也从来不是你的强项。”

“我奶奶强壮得像头牛。”¹

“离开瞎子鲍勃那儿之后，这些陌生人去了哪里？”

“不知道，船长。我直接来给您报信了。”

“他们有没有可能跟踪你？”

“我要是想在‘兔子洞’甩掉尾巴，就没人能跟踪我。”

这话多半是真的，亚努斯心想。威泽尔这家伙滑头得很。滑得有些过头了。

女招待把一杯厄运莓果汁放在威泽尔面前，然后看向亚努斯。他弹给她一枚银特斯币。“这是给你的。酒钱记我账上。”

女孩冲他笑了。她确实非常漂亮，亚努斯心想，不过旋即决定自己最好别表现得太感兴趣。如果让贾丝蒂娜知道了，对他和这个女孩都没好处。从各方面来看，那女人近来占有欲都强得惊人。威泽尔把饮料吸溜下肚，立刻平静不少，也没那么坐立不安了。除了别的某些

功效外，厄运莓以其镇静作用而闻名。前几个月，亚努斯曾用它来压制那些声音，但最终它们还是冲破了药效，而他得换上劲更大的东西。而且这玩意儿给你带来的梦境……“它会让你做噩梦的，威泽尔。”他说。

“总不会比我的人生更糟了吧，”威泽尔带着某种阴郁的满足感答道。“不是说我对您请我喝这个没有心生感激呀，船长。”

“这些陌生人还有别的举动吗？提过什么名字，或者带着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没有——您打算拿这些家伙怎么办，船长？召集您的船员，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跳上‘维南之星’号，拍拍靴子上的灰尘走人？要是您还缺船员，算我一个。我以前也是在星舰上混饭吃的，船长。我也不是一直都像现在这样，是个土里刨食的臭老鼠。”

他是认真的吗，亚努斯不禁纳闷。他真的以为我会让他这种毒虫在维南之星上占个铺位吗。

为什么不呢，他脑海中一个冷嘲热讽的声音回答。你们不挺有共同语言的吗。他一点也不想在此刻深究这个问题。

“哦，我差点忘了，”威泽尔的语气可不怎么善良。“您现在办不到了，对吧？辛迪加扣了您的船，毕竟您付不起整修费嘛。”

亚努斯突然很想狠狠干这小个子一拳。这是他最不愿被提起的事情。眼下有那么多人想找他，而他却被困在这里，没有船，没有船员……

世事总会变成这样，不是吗？也许他真该把爆弹手枪枪口塞进嘴里，然后扣下扳机。这样每个人都能省去一大把麻烦，更别提他自己了。这已经不是过去几周里他第一次这种念头了。一个人本不该堕落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

“听说，您连船员也没有了，”威泽尔含混不清地说。很显然厄运莓果汁开始起作用了，几分钟前他绝对没胆子提这些事。“我听说您最后一次航行就没几个人活着回来。水手们都说您被诅咒了。好像跟恐惧之眼附近某个世界上的神庙有关。”

现在亚努斯是真的动怒了。他拔出爆弹手枪，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威泽尔脸色瞬间煞白。酒吧内忽然鸦雀无声，许多陌生人都都不安地朝这边张望。有几个人还解开了自己枪套的搭扣。贾丝蒂娜手下两个看场子的踮起脚尖，其中一个还朝吧台下面摸去。

“我还听说你是个跑步健将，威泽尔。”亚努斯说。

“您……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很好奇，你能不能在我数到十之前，及时冲出那扇门。”

“我说了什么吗，船长？”

“你觉得你跑得过爆弹吗，小威？”

“我没想冒犯您，船长。要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道歉。我只是想帮忙。毕竟，我是来提醒您那些陌生人的事的，不是吗？”

“—。”

“船长，您喝醉了，而且恕我直言，您最近‘康达’吸得也太狠了。您总不能因为别人嘴上多说两句，就真的开枪杀人吧？你想想，惹上法务部有多大麻烦！”

“也许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威泽尔，没有船，也没有船员了。二。”

“我没有不是那个意思，船长。我只是有点儿心直口快。”

“这跟你心里怎么想的无关，威泽尔。顺便一提，你的时间不多了。你觉得自己能在数到七之前冲到门口吗？三。”

威泽尔将最后一口饮料猛地灌进喉咙，站了起来。“对不起，船长。回头见。”他一边说一边往门口窜去。

“四。”威泽尔回头看了一眼，试图离开时保留几分体面，但步子却越迈越大。到门口时他几乎是在撒丫子逃跑。亚努斯慢悠悠地数数，威泽尔出门时他也才数到九。

等他离开后，亚努斯把枪收回枪套，所有人才终于多少松了口气。一个海德拉克斯的水手长朝威泽尔骂了句难听的话，同桌的人都哄笑起来。看场子的人里，那个个头最大、长得最凶的光头“蛆虫”也把刚才抓在手里的东西放回了吧台后头。直到威泽尔彻底消失，亚努斯才猛地一阵后怕，他的双手开始发抖。

这真是疯了，他心想。我刚才真有可能开枪打他。，我差点把他杀了，就因为我不喜欢他说话的腔调。愚蠢，愚蠢，愚蠢。太多酒精，太多戈尔康达，在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泡了太久，试图淹没脑海里的声音，抹掉那些他曾见过的东西的幻象。他的情况越来越糟。也

许他真该向审判庭自首。如果那些传教士说得没错，那么恶魔迟早会来吞噬他的灵魂。也许他该在为时已晚之前，拯救残存的那一点自我。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终于开始直面那个逃避已久的事实：他正在发疯，他正在失去自己的灵魂。属于他的那个恶魔正在逼近。好似跗骨之蛆，无论他怎样拼命逃离。

一切曾经显得那么容易。生活顺风顺水。他满心期待着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帝国这个区域里最有头有脸的人物之一。如今，他却沦落到只能去恐吓那些可怜的瘾君子，只因为他无法忍受在他们轻蔑的眼睛中看到自己的倒影。也许他干脆就回自己的房间，了结这一切吧。看来他确实也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不过，又何必费那事呢？他大可在此多坐一会儿，随便等某个人豢养的杀手出现，替他把这事办了。

经过我刚才那么一闹，我敢打赌威泽尔转头就会带那些人找回来。这地方的人多半也不会太在意他们把我拖出去，在墓地里散散步。

他苦涩地笑了笑，又抿了一口掺了药物的酒。他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愿意直视他的眼睛，甚至连那个他希望叫来续杯的女招待也一样。他的社交地位仿佛瞬间下跌，到了下巢患麻风病的垃圾佬的层次了。他纳闷，事情还能再糟一点吗？

而正正好地就在那一刻里，几个陌生人推门走了进来。

-
1. 这里威泽尔说的是“I never led them nowhere. I never told them nothing.”其实某些口语里的确双重否定表否定，但无疑不合语法。于是亚努斯说小威的语法grammar不是他的强项strong suit，小威听成grandma不强壮strong，所以回答奶奶壮得像头牛ox。这个ox可以是牛的统称，但其实也指阉了的公牛。后文小威也有出现双重否定口误的地方。↩

第二章 两名陌客

亚努斯压下拔枪的冲动。这两人看起来并不符合威泽尔的描述。人数是两个没错，但他们都裹着宽大的黑色斗篷，边沿缀着某种白色毛皮。兜帽遮住了他们的头，也让面容沉入阴影之中。他们比在场的绝大多数男人都要高出一大截，而且身材十分纤瘦。这让亚努斯想起了塔卢斯之轮上的那些低重力住民——瘦弱又病态，离了外骨骼就没法在类地重力环境下挪步。但当这两个陌客动起来的时候，他立刻打消了联想。

厚重的斗篷也掩盖不住他们的优雅。与其说他们是走向他的桌子，倒不如说他们是“流”过来的。他们的动作带有一种液体般的顺滑感，不太像人，倒更像猫，让他联想到了某种大型掠食者。如果一只恶魔猫化作人形，大概就是这般姿态吧。他们向他“流动”过来时，他几乎看得入了神。转瞬之间，他们便已经站在了他面前，高高俯视着他。

“亚努斯·达克。”较高的那个开口了。这不是在发问，只是在陈述，于是亚努斯点头示意。“我们有事要与你商谈。”

那声音十分悦耳，却又透着一种沉闷感，仿佛说话者正戴着头盔，声音是穿过呼吸格栅挤出来的。那语调中有种完全不属于人类的东西。难道是什么变种人？亚努斯心想。“直说吧，”亚努斯说，“坐下谈。”

“是私事。”第二个兜帽客开口了。这个声音更清亮、更高亢，亚努斯立刻断定说话的是个女人，或者至少是个雌性。他不太确定说话的是不是人类。

“这里已经够私密了，”亚努斯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也不会跟你们走。”

那名女性用一种外星语言说了句什么，听起来比起说话更像是在唱歌。另一位则短促地挥手做了个下劈的动作。

“阿瑟妮丝，用在场诸位都能听懂的语言交流，是一种礼貌。我不希望在这里造成误会。”

“好吧，奥里克，那我就用这帮蛮子的词汇来折磨我的嗓子吧。”¹

“可别为了我委屈自己，”亚努斯说，“想谈生意就谈生意。想用鸟语互相嘀嘀咕咕，那也请二位自便。”

“也许我该教教这个粗野的家伙什么叫礼貌，”那女性说，她直接转向亚努斯：“‘远见者’需要尊重，人类。我也一样。”

“等你表现得配得上尊重，我自然会给你尊重。”亚努斯说。

“很公正的回答，阿瑟妮丝，现在请克制一点。请原谅我的同伴，船长，她在战士之道上走得太久了。对抗是她所选择的交流方式。”

“但不是你的。”亚努斯说。

“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是。”

亚努斯再次做了个请坐的手势，但那两名陌生人依旧站着。他抬手划过桌面中央，一块控制面板升了起来。他伸手按下一枚按钮。刹那间，周围背景里的喧嚣就都被隔绝了。

“我已经打开了隐私力场。没人能听见我们谈话。要是有人特别机灵，或许能读出我的唇语，但只要你们戴着兜帽，背对酒吧，你们说的话就只有你知我知了。这回够私密了吗？”

“足够了。”高个子陌客说道。

“你们想要什么？”

“我需要一艘船，还有一名船长。”

“那你们找错地方了。我没有船，而且由于行星总督正对我进行财务审查，我的执照已经吊销了。”

“我换个说法。我需要的是一艘特定的船，和一位特定的船长。我需要的是你，还有你的船。”

“这恐怕有点困难。”

“据我所知，金钱在这里总能改变很多事情。”

“只要钱给够，什么都好安排嘛。”

“我有足够多你们的货币。”

亚努斯笑了起来，他一时间拿不准，自己面对的是个天真透顶的傻瓜，还是个深藏不露的聪明人。“幸亏我们现在开着隐私力场。在这

种地方，把这种话说得太大声可不太妙。这儿有的是人会琢磨怎么让你那点钱跟主人分家。”

“那我也很高兴，你足够礼貌，愿意尊重我们的隐私。”

“你们打算付多少钱？我有言在先，在我的船被允许重返自由空域之前，还有一些……行政上的麻烦需要解决。”

“无论有什么困难，我相信都能迎刃而解。”

“口说无凭。”

那名陌客耸了耸肩。那动作尤其有种近乎无骨的柔软感。他伸出一只戴着黑色护手的手掌。手指轻轻张开，亚努斯瞥见一抹闪烁的光芒，他几乎屏住了呼吸。

“梦石，”他低声说。如果这东西是真的，那可是价值连城。要是他没法让“维南之星”号解禁，这钱恐怕也足够买一艘新船了。“能给我一颗看看吗？”

陌客将其中一颗塞到亚努斯手里，动作隐蔽，不着痕迹。梦石触碰到皮肤时，亚努斯感到一种奇异的酥麻感。仿佛有幽灵般的手指上下拨弄他的脊梁，脑海中也隐约响起了遥远而陌生的乐声回音。很久以前，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他曾触碰过一颗梦石。那是他当时的资助人著名收藏中的珍品，手感与这一颗如出一辙。毫无疑问，这是真货，除非他中了什么法术。外面多的是收藏家愿意为这东西一掷千金，而那些术士出的价只会更高。他下意识地想把它顺手塞进兜里，但陌客只是打了一个手势，他就不经思考，且肌肉不受控制地，把梦石还了回去。

“看来我的推荐评价很高啊。”

“是最高等级的推荐。”陌客说道。亚努斯敢发誓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笑意。

“谁举荐了我？”

“我本人。”

亚努斯思索着是否该质疑对方这番话，但最终还是决定作罢。就算对方是个疯子，也是个富得流油的疯子。既然如此，倒不如先听听他的提议。

“你要船做什么？”

“带我进恐惧之眼。去贝利亚IV。”

亚努斯盯着这名陌客。像这样说话条理清晰的疯子可不是天天都能遇见的。“你疯了。”他说。

“随你怎么说吧，但那便是我要去的地方，而你会带我去的。”

“你觉得我会答应？”亚努斯想不出宇宙里还有什么地方能比恐惧之眼更让他避之唯恐不及。那是所有帝国舰队和理智之人都会远离的禁区，是一片由众多失落星系组成的巨大动荡星团，被恐怖的亚空间风暴所包围，与人类疆域彻底隔绝，其中栖息着混沌黑暗诸神最为堕落的信徒。在所有古老的星图上，那片区域都标注着同一行谶言：入此门者，当舍去一切希望。²若是在去过提丰星之前，他或许还会考虑陌客的这番提议。可如今，在声音和幻象的纠缠折磨下，他宁愿砍掉自己的胳膊，也不愿再踏入那里。

“我知道你会答应。”陌客说道，“我已经看见了。”

“你这样说话，是不能让我相信你其实神志清醒的。”

“我们的命运彼此交织，亚努斯·达克。我们生命的轨迹在此刻交汇，自时间伊始起便已注定。我会去往贝利亚，而你会载我去。对此不要加以怀疑。你会带我前去，否则你脑海中的东西就将把你吞噬，而你将成为同族眼中的恐怖。”

陌客的语气中拥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亚努斯几乎就要相信了他；他根本没法不信。陌客的口吻何其笃定，就像是在陈述太阳是红色的、或是重力会让东西坠落。亚努斯怔怔地坐了一会儿，随后，一个可怕的事实缓缓冲进他那被酒精和药物搞得一团糟的大脑。这个陌客知道一个秘密，一个他宁可杀人灭口也要守住的秘密。他知道亚努斯脑子里的那些东西。

“你刚才说什么？”

“我知道你是什么，亚努斯·达克，我也知道你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关于你的一切，我无所不知。我们之间的这场谈话早已发生过千百次。我已推演过所有由此延伸的概率支线。我知道，如果你不按我的意愿行事，那么死亡，是啊，还有那比死亡更糟的结局，就会降临在你身上。你脑海中的声音将淹没你的思想。你意识里那等候在那扇上锁的门背后的存在，将吞噬你的灵魂。从这间屋子通往未来的出口共有一百个，亚努斯·达克。其中九十九个出口都会把你带往一处——你的躯体都会沦为被混沌恶魔吸干的枯壳。唯有一条道路通往安全之地，相信我，我知道是哪一条。”

亚努斯感到自己正游走在疯狂的边缘。不知为何，这个陌客竟然知晓关于他的真相。这根本不可能。他早就做足了万全的防备，瞒着所有可能察觉他异样的人，或是从那些他实在瞒不过的人身边逃开。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

“你是灵能者。”亚努斯吓道，“我马上就能叫审判庭的人把你抓起来。”

“这句话我已经听你说过上万次的了，而我也总会给出同样的回答：但你不会这么做的，对吗，亚努斯·达克？因为那也会让审判庭注意到你本人。而你就像一只唯恐见光的蟑螂，绝不想获得这种关注。”

“少拿蟑螂打比方了。”亚努斯咕哝着。陌客朝着门口做了个手势。

“去吧，”他说，“跨出那道门，你会比预期更早地遇见审判庭。沿着那条道路通往的未来里，终点是一间地牢，人的肉体与灵魂会在痛苦引擎上粉碎。而相比你其他的未来，审判庭的牢房已经算得上仁慈了。”

这不是真的，亚努斯告诫自己。这是一个诡计，一个陷阱。一定还有别的出路。这个古怪的生物到底想要什么？他这样做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他摇了摇头，干巴巴地咧咧嘴。今天早晨醒来时，他就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今天会很不顺利，可他从没想到事情会糟到这种地步。杀了他，现在就杀了他，脑海中的声音低语。把他们两个都杀了！他们对我们是威胁。亚努斯一口灌下剩余所有的戈尔康达粉。他

不想听到那些阴险邪恶的低语。而最要命的是，那就是他自己的声音，只是变得诡异扭曲，浸透了万古的罪孽。

“看看他，奥里克，”那个女性开口了，“他已经临近深渊边缘。你确定他就是你预见的那个人吗？他只会把我们引向邪恶。大敌已经快把他攥进手心了。”

奥里克摇摇头。“此人不属于他。至少现在还没有。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什么东西正在抗争，尽管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抗争什么，也不知道为何要抗争。”

“可它终究会得到他的。征兆已经很明显了。”

“除非我们伸出援手。”

“你们继续聊吧，干脆当我不存在好了。”亚努斯咕哝着。随着药效发作，那些声音似乎正在退去。

“如果你跟我们走，或许还有得救的机会，”奥里克说，“帮助我，我也会帮助你。我知道吞噬你的东西的本质，也会告诉你该如何战胜它。”

“把我绑到自动刑架上拷打一顿，再用忏悔来折磨我的灵魂？”亚努斯讥讽地问，“这是审判庭对付我这种人的什么新招数吗？”

“你现在说话像个蠢货，人类，”女性说，“你知道我们不是你们那审判庭的人。如果是，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和你废话。战士早就把你押入大牢了。”

亚努斯盯着她。兜帽微微滑落，他得以窥见她下半张脸的些许轮廓。她下巴尖削，嘴唇宽而丰满，牙齿细小尖锐、白得尤其晃眼。那张窄脸透出的非人感已不仅仅是暗示的程度了。她可能是灵族，他心想，另一个也是。

“你会帮我们吗，人类？”她问道，“还是说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

“如果我说不呢？你们会去找别人带你们进恐惧之眼吗？”从奥里克先前的态度来看，亚努斯知道这不太可能。不管是发了什么疯，这灵能者似乎都认定了亚努斯是唯一的人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可能是对的。

在这座自由港里，亚努斯或许是唯一一个会考虑驾船闯入那片死亡地带的人。

很有可能没有第二个人敢去了。会不会是议会里有人猜到了他的秘密，于是把这两个陌客引到了他面前？也许根本没有什么灵能力量，只不过是极具说服力的演技和危言耸听的话术罢了。

亚努斯权衡着利弊。他绝对不可能进入恐惧之眼。在所有自杀式的决定当中，那是最要人命的一种。但这两人确实知道他太多事了，这就是他们手中的筹码。

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和他一样，并不太希望招惹官方势力。他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时间清醒过来，而最重要的是，他需要钱。如果他想拿回自己的船和船员，离开美杜莎，他就绝对需要一笔横财。既然有个现成的法子能弄到钱，那最好现在就开始盘算。

“我需要了解更多你们的事。”他说。

“和你一样，我们在这里也是异乡异客。我们的事务在别处。虽然你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的事就是你的事。目前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奥里克答道。

“有秘密要藏，是吧？”

“和你一样，没错。”

“你会帮我们吗？”那名女性追问。还真是一根筋，亚努斯心想。奥里克之前似乎提到过什么，她在某条道路上定型了？她的举止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对，我会帮你们，但做安排需要时间，而且我需要钱……”他朝奥里克扬了扬手，暗示想要那些宝石。高个子灵能者微微低头表示明白。一道微光闪过，伴着一阵战栗，一颗梦石落入了亚努斯的掌心。亚努斯舔了舔嘴唇。

“你确定这样做明智吗，奥里克？他看起来不完全可靠。”那女性说道。聪明女人，亚努斯心想。也许我会拿着这笔进账去雇几个刺客，把剩下的宝石也从你们身上弄过来。这个计划颇具吸引力。又或者，他可以去还清欠胖子罗杰的赌债。这颗宝石绝对值那个价，够让胖子的猎犬们停止追杀。但剩下那些东西……就算把银河里所有的钱全加起来，也没法让它们滚。

“他会收钱办事的，阿瑟妮丝。相信我，我知道的。他现在可能不这么想，但他终究会的。”

尽管他们正“礼貌”地说着他的语言，但亚努斯还是很不喜欢他们这种仿佛当他不存在的交流方式。这让他不由得联想到人们谈论宠物时的口气。他习惯了凌驾在旁人之上，而不是体会低人一等的滋味。

“暂时就谈到这里吧，”他说，“六小时后在星港航站楼碰头，到时我会告诉你们进一步的安排。”

“最好别失约，人类。”那名女性说。“否则你会后悔的。”

“我已经开始后悔了，”亚努斯苦涩地回了一句。他感受着掌中宝石那坚硬的刺痛，心底发笑。只要能把这东西卖了，哪怕是贱卖，他都能远走高飞，躲到这二位陌客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他抬头望了一眼，想看看他们有没有从自己脸上读出什么心思，却惊讶地发现他们已经不见了。他觉得自己隐约捕捉到一抹缀着白边的斗篷残影，自门口一闪而过。总算清静了，他心想，随即琢磨起怎么才能最安全地把赃物脱手。他暗自发笑：要是谁能给他个答案，那一定是贾丝蒂娜。是时候去见见她了。对，对，对，脑海里的声音低语着。但他头一次选择了无视，尽管他知道这大概是个错误。他招手唤来离得最近的女招待。那女孩扭着身子穿过酒吧朝他走来。

“老板娘在哪儿？”他问。她耸了耸肩，手顺着他的前臂滑过，俯身凑到他耳边低语。她的呼吸喷在皮肤上，带来一阵燥热。

“楼上呢，帅哥。我敢肯定她正等着你。”

1. 关于barbarous (野蛮的) 有个有趣的知识。这个词的原始印欧语词根“barbar-”指的就是“与自己语言不同的人”，因为“外国蛮夷说话巴拉巴拉的听不懂”。 ↩
2. Abandon hope all ye who enter here. 出自但丁《神曲》，刻在地狱之门上方。 ↩

第三章 色孽先驱

贾丝蒂娜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一座商业帝国的枢纽。墙上挂满了知名交际花的肖像。一盏吊灯光彩璀璨，罩在一张宽阔的环形办公桌上方。

这儿与亚努斯所知的大富商房间相比，只有那么一样不同，那就是空气里有股似有若无、令人心神荡漾的麻醉香。其实有些商人的房间闻起来也差不了太多。

贾丝蒂娜坐在桌边。一个新来的姑娘正替她按摩颈肩，另一个则在修剪她那长长的指甲。他敲出一串不起眼的暗号，门便敞开了。他进门时，她抬起了头。“亚努斯，”她说，“真是稀客啊。我以为你还只顾在楼下借酒浇愁呢。”

她的声音低柔撩人，稍带暧昧。那口音更像豪门的贵女，而不是从美杜莎阴沟里一路爬上来的街头小童。亚努斯也曾费心苦练帝国上流社会的说话腔调，因此一听就能分辨出其中耗费了多少苦功。这是他们之间的又一个共同点。

“有生意找上门了，”他说，“是私事。”他补充，重复了两名陌客的说法。贾丝蒂娜拍拍手，两个姑娘就退了出去。这位极乐宫之主啪地甩开折扇，慵懒地扇动着面前的空气，将致幻的香氛送入亚努斯鼻腔。贾丝蒂娜很会玩这些小手段。她对金钱也同样认真。

“我想，你指的是那两个神秘的黑衣客吧。”她说。那其实不是真的在问。贾丝蒂娜有一套监控水晶网，能监视她地盘上各个沙龙和卧室里的一切状况。“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想租我的船。”

“起码还有人不介意你前几次出航不利。”贾丝蒂娜说。这只是玩笑话，但还是扎了亚努斯的心。不过这话里又有几分无心呢？恐怕不多吧。在贾丝蒂娜这儿，一切事物都藏着暗号；他只是不确定自己是否破译成功。

“他们要去哪？”

亚努斯突然有些迟疑，不太想告诉她答案。于是他避开问题，转而把那颗宝石亮给她看。这吸引了她的注意。有那么一刹那，震惊、诧异以及赤裸裸的贪婪，纷纷掠过她的脸庞，但她那张光洁的面容恢复太快，若不是亚努斯实在了解她，准会以为自己眼花了。

“梦石。”她说，不容置疑地伸出手。亚努斯让宝石落入她掌中，然后用自己的手拢住她的手指。一如既往地，他注意到她的手是那么小巧，他几乎能用一只拳头包起她的双手。她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纯正的梦石。”她说。

“我也这么想。”他说。

“不管他们目的地在哪，至少报酬相当丰厚。如果交给我来处理，我可以把它卖出……一笔很可观的价钱。”

“我也正有此意。多少钱？”

“五千杜卡特，可能还不止。”

“以我对你的了解，这个数得翻倍再翻倍。”他说。昔日的商业本能自动地接管了他的大脑。他很久以前就将谈判技巧掌握得炉火纯青。

“你知道我不会坑你的。”她娇嗔道。

“当然了，”他说，“但我得确保你清楚这件宝贝真正的价值。”

他开了个玩笑。没人会比她更懂得如何衡量这类货物的价值了。她会意地笑了笑，虽然笑意中透着一丝阴冷。“我不认为你真的清楚它的价值。”

“什么意思？”

她咯咯轻笑起来。“据说这些东西会被……术士们拿来……”她顿了顿，亚努斯几乎能看出她咽回了原本要说出口的话。

“……用在某些神秘仪式上。”

这已经不是贾丝蒂娜第一次暗示她知晓那些神秘学的知识了。亚努斯有时怀疑，她是不是故意在引诱自己开口追问。她曾隐晦地提及一些流言，讲起某些禁忌的教派。那是多数人连碰都不敢碰的话题。这些内容他不愿深想。

“这可能只是第一颗，后面还有的是。”

这下她确实露出了几分震惊。她的眼睛微微睁大。“那不大可能。如此纯净的梦石非常罕有，而且只有灵族才拿得出。”

亚努斯把自己对那两个陌客身份的猜测告诉了她。她笑得更深了，露出细小而尖锐的牙齿，一瞬间让他联想到了某种掠食动物，一只貂或者恶魔猫¹。“我是认真的，亚努斯，”她说，“拿我的命担保。你必须把这两个陌客的信息全告诉我，一字不落地转述他们说过的话。全部。否则我不会帮你。”

这是亚努斯从未见过的贾丝蒂娜。她听起来无比真诚，而且十足严肃。而且，除非他大大高估了自己看人的眼光，否则他敢说她还掩饰某种更深邃的兴奋。他停下来权衡局势。商人的眼光让他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审视这桩交易，在行动前尽可能摸清底细。他想确保自己没有泄露信息，也想看看能否从她掌握的东西里占到便宜。在谈判中可不能被威胁吓倒。但另一方面，他又确实急需她的帮助，而她对此心知肚明。或者说，他真的需要吗？肯定还有别人愿意接手这些梦石。也未必。考虑到商业代表们正对他正满腔怒火，胖子罗杰又在后面紧咬不放，他确实需要一个能替自己出面的中间人，而她恰恰是最合适的人选。她的人脉遍布美杜莎，也深谙此地每一桩黑暗里的勾当。

但他绝不会把奥里克说过的话和盘托出。他不会告诉她自己脑子里有声音在说话，也不会提起陌客口中等待他的末日。也许他可以稍作删改，略过那些不谈。突然间，他后悔起刚才一口闷了兑过戈尔康达的酒。那真要害死他了。该告诉她奥里克想去恐惧之眼吗？该承认自己确定奥里克和阿瑟妮丝是灵族吗？他的头脑一阵眩晕。脑海深处的那些声音叽叽咕咕。有什么东西撬开了他的舌头。

“他们是灵族，”他说，“他们想进恐惧之眼。去贝利亚IV。”

她像是触了电，脸上浮现出的神情让亚努斯想起紧盯大餐的猛兽。她向前倾身，身体不由自主地紧绷，像是猎犬嗅到了猎物的气味，奋力挣着皮带向前。

“如果是灵族，那就说得通了。毕竟所有的梦石终究都来自灵族。没人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但那是他们培育出来的。可为什么偏偏挑中你去带路？”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出名的大探险家吧。”他补充，带着几分粗暴。

“为什么不用他们自己的船？灵族毕竟是有舰船的。”

“这得问你了一——这些事你比我懂。”

“是啊，大探险家，也许我是更懂。”她话里带刺。

“总之，他似乎笃定我会按他的意愿做事。”

“笃定？”

“他说他已经预见到了。”

“是吗？原话就是这个词？”

“大差不差吧。我觉得他是个疯子，所以没怎么仔细听。”

“真的吗，亚努斯？有人拿着足以赎出一个总督的梦石请你出航，你却不仔细听？这可一点都不像你。看来酒精和戈尔康达对你的影响比我想的还要大。”

“你会帮我把这块宝石出手吗？——而且别让我的债主发现？”

“我也是你的债主。”

“除了你之外。”

“好。我这就去办。我要先去打听打听。晚些再找你谈。”

这就是逐客令了。亚努斯不太喜欢她起身离开时那种乍地展露的果决。他能感觉到里头藏着某种更深层的动机。她远远不只是想拉他一把，或者单纯想赚钱。这一定和灵族有关，但到底为什么呢？

无所谓了。骰子已经掷下。有了这颗梦石代表的财富，他就能还清债款，拿回他的船，拍拍靴子走人，抖掉来自这罪恶世界的尘土。但他又能去哪儿呢？

直到这位行商浪人离开，贾丝蒂娜才让得逞的微笑浮上脸庞。难道亚努斯·达克真的不知道他到手的東西价值几何？她想大概是。毕竟，他连自己正在变成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他毫无戒心地收下了她的护身符，浑然不知这东西正在他与那位伟大主宰之间铸起一道纽带，且这纽带很快就要变得牢不可破了。邂逅亚努斯的那天是她的幸运日，后来她看出他的潜力，上报给自己在教派中的上级，这份幸运便更进了一步。

她低头看着那颗梦石，感受着其中流淌的诡异外星力量。她打算去汲取它，那东西不会允许的。她甚至可能因此受伤。这玩意儿之所以被制造出来，正是为了防范像她这样的人，防范禁忌欢愉之主的

代行人。如果可怜的小傻瓜亚努斯知道该如何去使用它，这甚至可能庇护他一段时间。可惜他不知道。

还有灵族，她想。今晚真是精彩！要是能把他们献上去，奖赏将不可估量。主人最渴望的就是灵族的灵魂，胜过其他的一切。她有太多事要上报了。

她站在落地镜前审视自己的美貌，感到十分满意。凭借这份姿色，还有她不屈的意志，她从美杜莎“兔子洞”的深巷里一路攀升，直到成为本世界欢愉教派的大祭司。她的野心不止于此。她在房间里大步巡视，确认所有的锁都上好了。现在谁也闯不进来。门都经过了加固，就算是一群端着攻城槌的欧格林，也休想破门而入。

她走回镜子前。每一次准备联络主人的时候，她都会感受到这股恐惧与期待交织的颤栗。她点燃两支致幻熏香，深吸一口气，让精神逐渐放松。随着内在力量逐渐凝聚，一浪浪欢愉涌遍全身。

她闭上眼，感受着肌肤的刺痛。她吸入那股甜得发腻的芳香，伸出左手，掐出一个犄角的手印，掌心拂过镜面，反复诵念她习得的古老咒语。

“阿玛特-蒂，阿玛特-斯拉孽什。阿玛克-科勒莎。阿玛克-斯拉孽什。阿玛克-沙哈·加索恩！”²来自恶魔语的古老音节从她舌尖滚落。咒语出口，她感到体内有什么东西发生了扭曲。她睁开眼，镜中的倒影已经开始荡漾变形。

她注视着自己的映像扭曲变幻，化作一个美得惊心动魄、姿色尤甚她本人的存在。雪肤纯白，好似最纯净的大理石像；一头赤发，明

丽灼然。额前生着一对小巧的尖角，红宝石般的双唇笑意盈盈，尖利獠牙探出唇间。那双眼睛既无虹膜也无瞳孔，只燃着两簇紫丁香色的火焰。一袭极薄的丝袍，裹着幻影那雌雄莫辨的姝丽身躯。一如往常，吸引、忠诚与崇拜一同拨动了贾丝蒂娜的心弦。自她第一次领教主人的爱抚起，这种感觉便深植于心。

镜中的厅堂已不再是她的房间。她能看到暗红的墙壁上雕刻着无数情色的塑像，那些石制的形体正以缓慢而诡异的姿态蠕动，仿佛拥有生命。一双赤裸的少男少女跪伏在幻影脚边，满怀崇拜地仰望着，随即又嫉恨地瞪着贾丝蒂娜。他们身后是一扇巨大的拱窗，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恶魔世界光怪陆离的可怕景象：硕大的岩块从地表剥离，聚成庞大的球体飘浮升空，有时还会扭曲为淫邪的痛苦形象。

“何事，奴隶？”幻影开口问道，“你可有什么渴求？”

“我有消息禀报，伟大的色孽先驱。我有消息，沙哈·加索恩大人，”贾丝蒂娜说着，让声音中流露出几分她的崇拜。她很为自己骄傲，因为自己听起来还不算太过卑微。

“那就说吧，我还有事要处理。”恶魔抚摸着少年的头。贾丝蒂娜注意到他的指甲尖锐细长，宛如鸟儿的利爪。

“灵族已经接触了达克，”贾丝蒂娜说。看到主人脸上掠过的笑意，她感到一阵欣喜。“他们给了他一颗梦石。”

恶魔骤然换上怒容。“决不能让他们横加干涉，奴隶。我的归来之日已近，容器必须就绪。我们必须得到那个男人。他将承载非凡的伟力。”

尽管胸中霎时填满了恐惧，贾丝蒂娜还是点头称是。沙哈·加索恩在惩罚手段上很有创意，而且其中一些惩罚甚至不含半点欢愉。“达克什么都没有察觉，主人。他把梦石交给了我，想卖掉换钱。”

镜中回荡出温暖的笑声。“凡人真是愚不可及，”他说，“竟会主动交出唯一的防身物。”

“他们答应还会给他更多，主人。”

笑声戛然而止，像被刀切断一般。“难道他们察觉到了我们的计划？”他问道，“这不是那帮该诅咒的先知第一次干扰‘大假面剧’了。”

“我不知道，主人。”贾丝蒂娜的不安愈发深重。

“你当然不知道，奴隶。”沙哈·加索恩的语气饱含柔情，这让贾丝蒂娜意识到自己很快就要领赏了。他们在凡俗生物中最为神秘狡诈，尤其是他们的先知，对自己在假面剧中将要扮演的角色，总有些额外的洞察。“他们开出这笔赏金是为了什么？”

“他们要求达克带他们去贝利亚IV，伟大的主人。”

“什么？”恶魔的声音宛如雷鸣，狂暴的怒火在他脸上翻腾。仅仅是提到贝利亚IV，就让他心神大乱。在他身后，闪电疯狂地鞭挞着拱窗外变幻不止的大地。“你确定吗？”

“亚努斯·达克是这么说的，伟大的主人。”

“他们一定是想干扰‘扬升’。否则过了这些个千年，他们为何偏偏要在此时前去？”

贾丝蒂娜并不完全理解主人的话。她根本不知道灵族在打什么主意。

“我必须好好想想，贾丝蒂娜。静候我的旨意，在此期间，冥想那千般隐秘而崇高的爱抚。”

“如您所愿。我将在欢愉中等候，主人。”贾丝蒂娜说着，收敛心神，准备迎接这位恶魔主人随时可能降下的神谕。

1. 这里的“貂”原文是think，怀疑可能是mink的typo。↩
2. 这段内容在dark tongue里面没有查到对应词汇。除了其中“斯拉孽什”就是色孽，“沙哈·加索恩”是本书限定的色孽恶魔。↩

第四章 桥头伏击

亚努斯·达克迈出气闸门、踏入脏污的街道。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从最近的巷口走出来，尾随在他身后。他加快脚步，一只手搭在爆弹手枪的枪把上，同时确认腕鞘里的短刀卡得够松，能够在必要时滑进他掌中。他真该带几个保镖出来的，但他实在是犯了糊涂，竟然独自一人拜访了极乐宫。他暗自咒骂自己，也咒骂那疯狂的一日里，他让酒精泡坏了脑子，居然以为能靠着赊来一笔钱，在胖子罗杰的赌桌上赢回身家。

夜色深沉。美杜莎巢都工厂排出的废液成了摇曳的煤气灯火，照亮了半条街。前方，可以看到帝皇那座擎天的大教堂。那是信奉人类救主的宏伟圣殿。亚努斯此刻真是不怎么想看到它。不过他也没得选。这建筑经过精心设计，在人们视野内能看见的楼宇中，就属它最庞大、最威风。三座尖塔宛如巨掌伸出的利爪，撕扯着烟霾密布的云层下腹。

潮气与工业毒素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怪味。四周盘踞着自由港高低错落的庞大建筑。宏伟的石桥在不同高度上将建筑相连，桥上列着许多滴水兽，还扒着藤壶似的雕刻圣像。亚努斯在扶栏上搭了会儿手，俯瞰着下方雾气蒙蒙的裂口，下层台地远方房屋里正透出灯火。穿过重重烟雾，对面另一座巨型锥形巢都漫出一片昏黄的远光，仿佛是雾海里一座隐约升起的孤岛。他冒险向后瞥了一眼，试图捕捉到那些神秘追踪者的身影，但浓雾已经将他们吞没。

近处传来一阵刺耳的笑声。他环顾四周，看到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青年，身上穿着当下最时兴的贵族服饰：遮挡面容的兜帽长皮衣、肥大的宽袖子、紧身马裤，还有一双高筒靴。他们烂醉如泥，其中一人正贴着桥侧的石护栏走，全然不顾身侧就是百米深的悬崖。他摇摇晃晃，不时停下来鞠躬致意，同伴们则在一旁起哄。

几个清醒的公民小心地观望。他们穿着产业苦工的粗纺短袍，半是嫉妒，半是着迷，多少有点儿盼着那个年轻蠢货失足跌落。不关我的事，亚努斯告诉自己。他收回目光，顺着桥大步走开。

每隔百米，便有巨大的雕像巍然耸立。它们刻画着帝皇、他的原体、帝国圣人、本巢都世界的总督，以及过去万年间美杜莎青史留名的圣徒与英雄。透过云团间一道破口，亚努斯瞥见一抹星光。那不是他孩提时代熟知的星座，而是散发诡异辉光的星团。这意味着恐惧之眼近在咫尺。

从过往的经验中，他不可避免地学到了其中许多星辰的名字。毕竟，那些都是指引星际航路的方向标。那一颗是“戈耳工”，臭名昭著的毁灭红星，昔日霍根·贝利撒留率领的一支帝国舰队就曾在那里追击溃退的混沌大军，继而人间蒸发。那颗是“奇美拉”，据说在其恒星光照耀下，所有在奇美拉周围九大世界表面停留过久的人都会发生变异。还有“贝利亚”，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它。据传，贝利亚上幽魂游荡，遍布失落种族的遗迹，浸透了古老的邪恶。在“首次勘测行动”的星图上，该区域就被标为禁区，处于国教的禁罚之下。亚努斯不禁想到，那些早已作古的星海远航客究竟在里面发现了什么？而奥里克和

他的同伴又为何如此执着于前往，甚至愿意开出堪比总督赎金的报酬，只为求一个让他带路的机会？他摇了摇头，那不是他该操心的。

要是他还年轻，那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那时候，他的脑子里塞满了梦想，最爱听的就是大远征和探索纪元的故事——领航员家族的舰船勘测一个个星系，人类帝国的版图就此不断扩张。那时候，他沉迷于前沿边疆，痴迷于跨越极限，满心想要亲眼见证那所有如今这保守年代里人们敬而远之的边远地带。他渴望那一切，就像他渴望摆脱自己卑微的出身。他的领航员西蒙·贝利撒留曾经也是一样的啊。

也许这就是他内在缺陷的表征。也许他应该在更年轻的时候就有所察觉。也许这样，他就能避开将他带到此地的道路，不至于来到这距离故乡上千光年的世界，走向一个只能看见湮灭，或者更糟糕的命运的未来。奥里克之前是怎么说的来着？*从这里延伸出一百条道路，其中九十九条都通往毁灭。*大概如此吧，对他来说似乎十足贴切。过去并非总是这般光景；曾经，每条道路在他眼中，似乎都是通往声名与荣耀的坦途。

从他抓住机会的那一刻起，从他在军官尽数阵亡后重整帝国民兵、帮助克劳镇抵御绿皮的那一刻起，幸运之星似乎就一直在他头顶高悬。在那一瞬间的决断中，他就从帝国商人“桑森与桑森”办公室里一个乳臭未干的十九岁办事员，摇身一变，成为了大英雄。他先是重新组织起民兵，随后又稳住克劳镇的防线，坚守到圣血天使赶来解围。即便到了现在，每每回想起那些峥嵘岁月，一股转瞬即逝的胜利热血依然会涌上心头。不过在当时，那些日子没那么风光。他还能记

起守军数着所剩无几的炸弹、子弹和能量匣时，那一张张消瘦饥饿的面孔。他还能记起自己曾上前制止几场持刀斗殴，因为士兵们为了抢夺啃了一半的生老鼠而企图置对方于死地。他还能记起绿皮一次次冲击防线时，那些巨大兽人震天的咆哮。

子弹曾擦着他的头皮掠过。那柄至今仍挂在他舱里的旧长剑上，还留着当年的肉搏战中砍出的卷刃与豁口。帝皇在上啊，那才叫活着。他以意志的力量撑起整条防线。在士气低落的关头，他慷慨陈词，鼓舞疲惫不堪的守军。他处决了那些妄言投降的人，因为面对外面那群嗜血的暴徒，根本没有投降的余地。在巷战交火中，他先是挖掘出自己战术上的天赋；随后，当那些群龙无首的年长者开始倾听他的想法时，他又施展出战略上的才能；最终，当城镇的实际控制权落入他手中，他在组织与后勤上的厉害也尽数显露。他发现自己拥有一种近乎魔力的能力，总能预判敌人的计划。现在回想起来，这或许早已预示了他的将来。他迅速将这个念头抛开。

那些大兵居然愿意听从一个小毛孩子的指挥，时至今日，他依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当时除了基础的民兵训练，就只剩在“桑森与桑森”抄写员宿舍的小窄床上，抓紧仅有的几小时闲暇，阅读过的那点儿东西了。但他们确实听从了他。军官们已经阵亡，富商们怯懦得像群绵羊。腐败的总督早就逃之夭夭，后来，人们在闷热丛林里找到了他那飞车的烧焦残骸，里面是他的尸体。他的手指只剩枯骨，还死死抓着装满国库收入的箱子。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意识到，无论统御部下需要怎样的特质，是鹰隼般锐利的目光，是统帅全军的威严气度，还是不容置疑的号令

嗓音，他一样也不缺。而且他很享受这种感觉。一旦体验过这种滋味，你就再也无法甘于平庸，更无法放手你的权力。

幸运的是，“桑森与桑森”的资深合伙人赏识他的才华。他们感激他保全了他们的仓库与财产，还发觉若是将这位“克劳镇之围的英雄”招入麾下，更是好处无穷。晋升来得又快又密，财富随之而至。他享受金钱以及金钱能买到的一切，但他更享受发号施令的滋味。

没多久，他就说服了那些商界巨头，交给他一艘商船和一支佣兵队的指挥权。他们为他申请行商浪人执照提供了担保，还承包了他首次出航的费用。那是一次漫长而辉煌的旅程，他们踏遍整个天龙支臂。而他带回的贸易商品，还有与所发现世界统治者们签署的垄断条约，则给予了投资人十倍的回报。在那次航行中，他将十个全新的世界带入了人类帝国，每个世界都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自那一趟航行开始，往后每次出海，西蒙·贝利撒留都是他的领航员。那是个沉默寡言、古怪偏执的男人。他让贝利撒留印象十分深刻，因此这位年轻的领航员成了他的商业伙伴。仅凭那一次航行赚到的钱，亚努斯就已经能支付购买维南之星号时他的那份股份，而剩下的资金则由西蒙从自己的家族中筹集。

亚努斯至今仍能记起当时与贝利撒留家族代表的那几次面谈。如果他专心回想，连房间里那股奇异的麝香味都仿佛近在鼻尖。还有那三个干瘪的老家伙——他们的第三只松果眼上缠着丝巾，这只眼睛只在凝望浩瀚虚空时才会睁开。他们阴沉冷酷又古怪，问得没完没了又刨根究底。

不过，远航的传奇与他过往的战斗经历，一定是深深打动了他们，因为他们毫无异议地将钱借给了西蒙。或许那根本不是借给他的，或许他只是在贝利撒留家族中多了一个隐姓埋名的合伙人。过了这么多年，他依然摸不透他的领航员与家族之间的确切关系。领航员家族内的政治状况复杂得超乎想象，不过，对于历史可以上溯至帝国建立前那段传说年代的贸易氏族来说，这倒也在情理之中。

随后便是那些好年景，那些年里，他点石成金。他着手招募并武装了一支用金钱能买到的最顶尖的雇佣兵团，而他们也给予了他百倍的回报。在朦胧星域的这一角，“达克连队”成为一则传奇——有人甚至说，这支军队几乎与星际战士一样令人又敬又畏。他的名字横跨星区，写下一连串从未中断的胜绩。他曾协助平定冬巢IX星的叛乱，染得皑皑白雪一片猩红，自己也险些被冻掉一只手。他曾从多里安海盗的侵袭中解救了一支大舰队的货船，随后接下帝国的委派，去剿灭袭击他们的海盗。他以精准的冷酷清洗了那广袤的小行星带，招降并驯服了其中最彪悍的劫掠者。剩下的海盗则被他踢出气闸，赤条条进了太空。

又一次伟大的远航，他穿越星图边缘的大片空白，发现了绿皮废船漂入星区的迁徙路线，并一举摧毁了三艘塞满绿皮的残骸。他将帝国的旗帜插上戴卡斯特拉，将那个蒙昧世界失落已久的人民带回文明的怀抱。荣誉纷至沓来。商人争相出资，赞助他的下一次远航。连审判庭都对他投以了恰如其分的敬意。

财富滚滚而来，又如流水散去。他在美杜莎造起宫殿，堆满上百个世界的奇珍异宝。他尝遍了自由港所能提供的一切欢愉，由此结识

了贾丝蒂娜和她的圈子。他的连队扩编成兵团，他的孤船发展成舰队。到三十岁时，他已经是显赫的商界巨擘，不亚于拥有千年基业的“桑森与桑森”。冠有他名字的舰船从美杜莎平稳驶出，驶向朦胧星域的每一个世界。他以自己的名义担保探险航程，从船员中物色合意之人，资助他们成为行商浪人。曾几何时，他旗下的庞大舰队足以媲美星区总督，而他的战士虽然人数有限，却凭借着绝伦的技艺、凶悍的作风以及精良的装备，弥补了数量的不足。

也许，他心想，一切就是从那时起急转直下的。金钱和权力总能招来嫉恨和怨怼。

如今回首，他才看清自己当时有多么骄傲自满，自恃狂妄，已经看不见即将降临的征兆了。也许早在那个时候，污秽就已经开始蚕食他的内心，疯狂的孢子业已落入他脑中生根。

在崛起的过程中，他树敌无数。有那些不愿资助他远航，因而被他嘲笑胆小如鼠的人。有那些在他无尽逐利之路上，被他推到一旁的人——他将他们的生意碾在脚下，笃定他们永无翻身复仇之日。还有那些试图背叛他，却因为自身的愚蠢而被他一脚踩死的人。啊，敌人真是数不胜数。可哪一个从克罗镇的阴沟里爬起来，一路走进“帝皇大道”的宫殿里，坐拥无数杜卡特的人，能没几个敌人呢？

他曾以为自己的位置安全稳固。他坐拥堡垒般的宫殿，身边有八百名将他的名字当作战斗口号的忠诚士兵把守，还能倚仗与最古老且最伟大的领航者家族之一的盟约。总督、星际战士战团的领袖及帝国舰队的上将，他都曾与之同席共饮。他通晓星图上的未知领域，人们纷纷找他咨询。他曾觉得自己坚不可摧——这种自信，独属于凭自身

努力攀上权势巅峰的三十二岁之人。他曾对自己的天赋与敏锐判断深信不疑。甚至在一切开始崩塌之初，他依然怀有这份坚信。

他甚至说不清一切究竟是从何时起、又是以何种方式开始走下坡路的。考虑到他曾斥巨资打造谍报网络，这种一无所知就更令人警醒。他的敌人似乎组织严密、资金充足。看来，在遥远泰拉上拥有强大盟友的不仅他一人。他舰队里的船长们开始接二连三地人间蒸发。行商浪人驶入星图上的大片空白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海盗打劫他的商船，每次袭击都诡异地料敌先机，避开了他为他们设下的所有防范陷阱。

他的好运似乎到了头。一个曾经无往不利的男人，如今却动辄得咎。现在，他碰过的石头不再变成黄金，而是化为飞灰。他那黄金般闪耀的名望流失殆尽，那战无不胜的光环也蒙上阴影。盟友与客户离他而去，起初是那些因为他一时得势而趋炎附势之徒，但到了最后，连那些他曾以为会生死相随的人也转身离开。他太晚才明白，美杜莎的商人们看重眼前的成功远胜过去的辉煌。无论你过去给他们的金库里添过多少杜卡特，都远不及你明天可能带回来的那一笔。

财富与盟友弃他而去，而秃鹫群集而来。那些曾经乐得等他方便时再还上款的债主，如今逼着他预付现款，法警也登门催债。那些以往绝不敢对他抱有微词的人，如今在公开场合贬损他的名望。那时，他终于还是翻开了那本禁忌之书。他诅咒自己当时的愚蠢，愤怒促使他加快脚步，试图将一切抛在脑后。

他继续沿桥前进，不时驻足，望向嵌在桥壁里的店铺橱窗。鬼使神差地，他停在了一处拱廊下，这里正位于那位征服之英雄赞德里乌

斯的两腿之下。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家书商的橱窗上。那本书啊，他心想，兜兜转转，最后总能回到该死的书上。

说来也怪，十多年来他从未对它留心。那不过是他从一艘绿皮废船里寻来的一件宝物，一直没能卖出去。那是一艘古老星舰的航海日志，上面写满了胡言乱语似的符号，直到他最终撬开封面，着手破译其中的代码。在他的国度土崩瓦解之际，他绝望不已，又想要散散心，这才找了点事做。可代码一破解，他就喜不自胜，确信自己找到了东山再起的门路。

那本古籍是一份航海指南，是某位古代领航员留下的航行日志。它记载了一次漫长的旅途，穿越星图中的黑暗之地，通往一个世界，上面有一座古老的神庙，里面藏着所有行商浪人都梦寐以求的圣杯——也就是一套“标准建造模板”。那是一份来自古老黑暗时代的遗产。彼时，人类刚刚掌握宇宙的奥秘，建立起横跨银河的文明。这东西可以说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无论是谁，只要能发现这么一套宝贝，帝国都能开出足以买下一整颗行星的奖赏。他至今还能记起当时那种惊喜与感激。他选择无视那些警告。

他审视着那些发霉的皮革装订本，封面上压印着十几个不同世界的文字。他能读懂多少？一百种还是一百二？这不怎么重要。强迫式记忆训练赋予了他这项技能，他的脑子里堆满了可能永无用武之地的语言词汇，但为了以防万一，这些知识还是储存在那里。年轻时，为了这项训练，他支付了一笔不菲的价格。帝国的臣仆或许终其职业生涯，只消学会高低哥特便已足够，但只要哪座主要星港是亚努斯可能涉足的，他就会说那里的语言。

然而，今晚他刚听到那两个灵族陌客那流丽的语言时，他竟醉得没认出来——他本该认出来的。他以前听过这种语言：它与人类语言相比，就像拿人类语言和兽人的呼噜声相比一样差异巨大。他想起在边远世界遇到过的商人。他们是方舟世界的代表，正为了几个雕像讨价还价。在亚努斯看来，那些雕像只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但在他们眼中却意义非凡。

灵族。一想到这个词，他就打了个寒颤。异类，异形。它们是属于黑暗的造物，每个真正追随人类帝皇的子民都该远远避开，免得它们的异常沾染上来，像瘟疫一样蔓延。奥里克和阿瑟妮丝真的是灵族吗？还是说，这是他那饱受药物折磨和幻象侵袭的大脑臆想的又一重幻影？难不成他只是在捏造出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可他手中确实握过那颗梦石。那是真实的，不是吗？那触感真真切切。

一辆贵族敞篷艇飘然驶过，车夫漫不经心地驾驭着它，从人群头顶掠去。敞篷艇的航行灯将探照光打进雾气之中。舱内，乘客裹在银线织成的斗篷中，与空气中的毒素隔离开来。而在敞开式座舱里的车夫就没有这种加压的防护，只能戴着一副过滤面罩，将整张脸都遮住，看起来活像是巨大的人形昆虫。

贾丝蒂娜肯定知道怎么处理那颗宝石。极乐宫的老板娘是个古怪的女人，冷而美艳，宛如冬巢星上的积雪，同时还带着一种掠食动物特有的智慧。亚努斯不知道她那一肚子广博而古怪的知识是从何而来，她曾暗示过几次，他也做过些揣测，所有线索指向的终点都让人十分不安。

不过不管怎样，她都能帮他把宝石卖个好价钱。亚努斯不太明白，在所有光顾极乐宫的男人里，她为什么偏偏对自己青睐有加。他也拿不准自己是否该感到庆幸。但他可以肯定，她是不会在这件事上骗他的。有了这笔钱，他就能把旧债一笔勾销。

不过，眼下得一步步来。是时候开始着手筹划了，而这意味着他得重新拉一队船员出来——如果经历了提丰星之事过后，还有人肯信任他的话。他得在老船员们彻底离开美杜莎、签到别的船长手底下之前找到他们；或者，在他们还没有放任自流，沦为这颗边疆星球上随处可见的行尸走肉之前。

美杜莎星为什么会腐败到这种地步？亚努斯想问。在这里，一个人只要塞给法务部几个特斯币，就能在杀人后全身而退；传闻这儿的贵族早已被混沌崇拜渗透得千疮百孔，而总督则在后宫里日夜颠倒，吸着装满魔鬼根的水烟，好在接下来的纵欲中重振雄风。听贾丝蒂娜的暗示，一个人只要想，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加入各种怪诞而禁忌的教派。

既然如此，他又为什么会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是什么吸引了他？以前他还告诉自己，对于一个坚毅无情的商界新星来说，这里只是整个星区里生意最好做的地方；而现在，他看到了其他东西的阴影。也许是这里的腐败在呼唤他内心的堕落。

亚努斯很确定这颗星球迟早会被审判庭盯上。届时，他们会像贪吃的人挖出瓜瓢一样，将这世界的核心剝走。这早该发生的，可依然尚未到来。

是因为这里远离帝国政权的核心枢纽，又太靠近恐惧之眼吗？还是说，那片恐怖之地正散发出瘟疫般的辐射，扭曲了当地人的心智？又或者，正如可以从蛛丝马迹中探知的那样，这里存在着大规模的贿赂，其中滋生的腐败已从美杜莎向外扩散，渗入帝国官僚体制的庞大网络？

很久以前，亚努斯曾去过泰拉的档案馆，了解到人类帝国的疆域是多么广袤。想要抹除美杜莎的档案，以及那些帝国密探的呈报卷宗，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只要有钱就都好办。西蒙就暗示过贝利撒留家族有这方面的业务。说真的，帝国所有领航员家族和贸易商都这么干，这也是一门生意。也许美杜莎的总督，或者他背后的什么人，就有类似的门路。又或者，他是花钱雇了某个大家族代劳……甚至可能就是贝利撒留家族。不是不可能。

但这番推测对现状毫无帮助。他得尽快找到斯蒂尔、卡姆·贝尔或者其他老伙计，把风声放出去，说他们要重操旧业了，说他会结清所有的旧账，补齐所有拖欠的工钱。当然，前提是卡姆·贝尔不会把他大卸八块，鲁尔克也不会用动力扳手砸烂他的脑袋。他吃不准大货会不会原谅他上一次的航行。也许会吧。他过去一直是个好老板，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愿意追着他冲进地狱。仔细想来，他确实是把他们带到了地狱里去。

能把老船员们重新召集起来，终归是件好事。可以肯定的是，以他们如今进了列入黑名单的履历，没有哪位帝国船长还愿意雇他们了。如今“维南之星号”可不太适合让你写进简历。只有走私贩子或者更糟糕的角色还会雇佣他们，可他得替自己的船员说句话，那就是大

伙对这些事一向挑剔。不，亚努斯敢说，只要把钱给够，大家大概率会不计前嫌，重新搭伙干活。尽管亚努斯也说不清，接下来的他到底要干什么活。等他让维南之星号脱离扣押，他又该何去何从呢？他不可能再回去给胖子罗杰或辛迪加办事了。他可能得开始接一些大路货的运输单子，但他怀疑其中的利润根本不足以维持开销、支付薪水以及供养自己的瘾头。算了，等走到那一步再操心吧。眼下他只需要走一步看一步，直到前路明朗。不过，最首要的，是得先找到自己的领航员，而至于要怎么找人，他心里已经有了数。

这个念头刚在脑海中闪过，身后便突然传来靴子摩擦石面的动静。他迅速转身，手按在枪柄上。只见两个男人，体格魁梧、来势汹汹，正他身后的雾中逼近。在他们身旁还站着怒气升腾的威泽尔。

“就是这混蛋，”他说，“轰死他！”

第五章 数七金舟

西蒙·贝利撒留专注地审视着法老棋棋盘¹。这三维的棋局本就复杂，而当下的局面更是十分棘手。他修长纤巧的手指揉了揉上唇那抹细细的胡须，轻触一下遮住第三只眼的眼罩，而后手指又顺着脸颊滑过，落回胡须上。这些小动作没能帮他在这盘乱局中找出解法。看来，阿莉西亚·诺米科斯这一手着实把他困住了。

怎么可能。他唇角勾起一抹饶有兴致的浅笑，仿佛突然想到一步好棋。绝不能让她看出她占了上风。领航员们之所以爱下法老棋，是因为这能帮助他们掌控错综复杂的三维结构。对于驾驭舰船穿越非物质界这种险恶任务而言，法老棋提供了良好的练习机会。在许多人眼中，在法老棋上投降认输，无异于承认对方在领航上也比自己更胜一筹。倒不是说西蒙有多虚荣自负或者心胸狭隘，他只是单纯讨厌输。

“认输吧，西蒙，”阿莉西亚开口道，“你无路可走了。”

可惜啊，她太了解他了。在过去的六年里，他们每次见面都会下一盘法老棋。历经上百场对局，他想自己的反应多半已经被对方摸透了。

“我亲爱的阿莉西亚，你应当明白，凡事总有出路。你的导师没教过你吗？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不论是往前穿，还是绕远路，出路总会有的。”他其实不完全相信这种陈词滥调。有时他觉得，这就是在做信

念上的文章，好给绝境中的领航员们提供一丝希望。帝皇在上，领航员一生中要面对的绝境实在太多了。

“我们俩都过了相信这种话的年纪了，西蒙。”她说着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很悦耳，与容颜一样动人。而她正身着黑色礼裙，佩戴着诺米科斯家族那形如翻开古籍的徽章，更是显得赏心悦目。他非常喜欢她。可惜他们两家世交平平，否则他或许会去求父亲，安排自己与她或她家族中的某位姐妹结亲。不过他父亲多半不会听的。在这种事情上，子女的意愿无足轻重。唯有氏族的政治、以及盟约的不断更迭与纠缠，才是复杂婚姻关系中的计算因子。“我十年前就拿到领航资格了。你肯定是在两个十年前吧。”²

“你这话可就伤人了，”他说，“我看起来应该没那么……古老吧。我知道在这蛮荒偏远之地驻留确实让我苍老了点，但也不至于那么老。”

她再次笑了起来，抿了一口矿泉水。他们都远离故土。如果有人对精确的航线感兴趣的话，那么确切地说，这里距离家乡，沿“朦胧航道-阿尔法12-伽马41”，有三千四百三十二点五光年。这知识点自他十岁起就被灌进了脑海，如今它不请自来，浮现在意识之中。

他向后靠去，舒展身体，做了一套古老的“哈他-卡塔”³，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这项修行他差不多刚会走路就开始了。

平静迅速如期而至，他环顾房间，希望于能从中捕捉到一丝不太可能获得的灵感。

已不是头一次了，来到这里，令他既感惊奇，又有几分欢欣。在那些更靠内的世界上，领航员家族领地泾渭分明，他永远也没有机会结识像阿莉西亚这样的人。他甚至不会与家族世仇（比如康拉德·阿库拉）待在同一座城市里，更遑论共处一室了。但在这个边疆世界，情况就很不同，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像“大眼之家”这样的地方才得以存在。在造访此行星地表期间，人们可以暂且收起古老的敌意。他喜欢这样，也知道他不该留恋。如果是在太空中遇见康拉德，脚下是指挥甲板、充能武器严阵以待，那么局势或许依然会发展得不太文明；但在这间舒适的俱乐部里，他们却能同席共饮，彼此打趣，交流一些同行间不痛不痒的小秘密。

这让他不禁想起那些旧时光。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帝皇与国教都尚未降临，不曾为一切定下条律、把规矩刻在石头上。他想起一首古诗，诗中将各个家族比作“琥珀里的苍蝇”，他将这念头拍走了。他现在不想考虑这些，也不愿意想起他那打破提丰星禁令，企图重现旧时光的小小实验，最终引发了什么后果。此时此刻，“大眼之家”依然是躲避烦忧的避风港，直到那逃不过的一天终于到来，他犯的傻事终于传回族中。那时局势恐怕真要急转直下了。不过，正如他的老导师卡拉多克经常挂在嘴边的那样，把明天的麻烦留给明天吧。今天需要他操心的已经够多了。⁴

譬如说，亚努斯。他这位朋友最近变得越来越捉摸不透，也越发失了理智。诚然，亚努斯没有领航员那种稳固心神的戒律，但即便如此，他恶化得也比西蒙预想的要糟糕得多。他曾跟随亚努斯·达克出入过比这还要凶险万分的绝境，却从未见行商浪人如此张皇失措。平

常，亚努斯完全是冷酷无情、精密残忍的化身。但从提丰星回来之后，他就彻底变了个人。

他在下面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们返航后，西蒙就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但连队里的幸存者都对此守口如瓶，他也不愿逼他们说。他们眼睛里的恐惧就够说明问题了。况且，世上总有些事情是他宁愿不知道的，而恐怕能在恐惧之眼边缘禁区发现的东西，就全都属于这一范畴。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恐怖，连亚努斯·达克和卡姆·贝尔那样铁血冷酷的始祖型人类，见了都要失掉信心？

他抬眼看去，看见一个祖传机仆穿着纯黑的家仆制服，看起来像个上了年纪的人，正一瘸一拐地朝他的桌子走来。⁵

“你打算留点体面，乖乖认输吗？”阿莉西亚问。她的声音从容而戏谑，脸上浮现出胜券在握的微笑。

也许自己是该认输了，他想，然后提议两人换个地方，去楼上找间卧室，换种方式运动运动。他们以前可没少这么干呢。他对机仆带来的消息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而一个优秀的领航员知道何时该信任自己的直觉。但是，不，最好还是直面危险。正如他的老导师最爱说的另一句格言：“趁怪物还是幼崽的时候就要把它杀死。”⁶

“我正要拿下一场大胜呢，为什么要认输？”西蒙问道。阿莉西亚的笑意更浓了。

“在某个方面上，你和你那位始祖型人类朋友亚努斯·达克真是一模一样。”她说。

“哪方面？”他随意地问道，心中却在思索，在“大眼之家”这联系紧密的小圈子里，到底流传着哪些关于他这位商业伙伴的风言风语。

“你们都以为自己能靠虚张声势蒙混过关。”

“我从不虚张声势，亲爱的，”他装模作样地回答，正说话间，祖传机仆在桌前停下，礼貌地侍立在一边，等待有人理睬。

“什么事，雅克？”西蒙按礼仪习惯等了五次心跳的时间，然后开口提问。

“先生，门外有陌生人到访。他们请求与您见一面。”

“他们说明来意了吗？”

“没有，先生。他们只说事情非同小可，还说您会去见他们的。那关乎一份需要商议的旧契约。他们说与那与‘七条黄金飞舟’有关。”

西蒙的笑容扩大，同时极力克制脸上的表情，不让震惊显露出来。陌生人使用的是一句仅限他家族高层才知晓的暗号。那是五大古老的信号之一，象征最高级别的重要预警，预示着灭顶之灾。令他自豪的是，他成功把所有情绪都藏在心底，那冷静而轻快的微笑依然挂在他的唇角。

“告诉他们我几分钟后就到，”他说，“我要先把这盘法老棋下完。”

“遵命，先生。我会带他们去蔚蓝厅。”

西蒙走进蔚蓝厅，见到那两位访客，心下微微一惊。他以前见过他们的同类，即便他们裹着宽大的黑色斗篷，也瞒不过他训练有素的眼睛。那独有的身姿、高挑的身材，以及举手投足间的仪态，都昭示着他们属于灵族。他大步穿过房间，绕过巨大的桌子，从硕大的装甲玻璃窗向外眺望。在脚下，巢都城市尖塔破开云海，宛如雾海中升起的孤岛。环绕尖峰的云团得了熔炉废气的光照，犹如一圈地狱火般灼赤的护城河。西蒙扫了一眼腕上的安全护符。没有任何监视的信号。这在意料之中，毕竟这间屋子就是为了保密而建的。不过，眼下这个档口，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

“向你们致意，乌斯维的子嗣们，”他用正式而典雅的灵族语说，“不想竟在此般远离故土之地得见二位。”

就算他们对他通晓灵族语言感到惊讶，那么他们也没有流露分毫。他们做了一个礼节性的问候手势，手指在空气中翻飞舞动，描画出一枚图符。西蒙做出回应的手势——那是他在很久以前的礼仪课上学到的。打出手势后，他意识到对方那冷淡的玩味。这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在长辈面前误打误撞做对仪式的小孩。他立刻按捺住这种感觉。他可是来自古老泰拉上最古老的领航者家族之一的子嗣，绝不能自甘趋于下风。在他们脑后，那扇巨大的窗子外，能望见几架飞行器的航行灯，还有一架次轨道穿梭机，拖着等离子尾迹，攀升进群星间的黑暗。

“我们援引安温之契。”⁷两人中更高的灵族男性开口。西蒙打了个寒颤。没有任何拐弯抹角，也没有任何礼仪课上他学到灵族应当会进行的繁复仪式。不知为何，他们的开门见山，反而比搬出那份他的家

族与灵族乌斯维方舟世界之间签署的古老友谊密约，更让他心头一沉。他的嘴巴自动吐出了定好的标准答复。

“信物何在？”从陌客宽大的衣袖中，探出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那过于修长、绝非人类可有的手指张开，有什么东西在掌中闪烁。西蒙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件东西，仔细端详起来。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枚陈旧的黄金杜卡特，那是他的氏族发行的贸易铸币，在家族舰船所及之处，都可以作为货币流通。他核验了铸造年份：101.M31。没错。这枚硬币发行于缔结“安温之契”的那一年。他更仔细地检查，发现这正是当年犹巴·贝利撒留与那位大先知交易时，留下的七枚金币之一。这些代币承载着诺言——他的家族将报答灵族，偿还对方挽救其声誉与财富之恩。

西蒙有些发晕。这居然是真的？他一直以为那不过是神话，尽管在遥远泰拉的贝利撒留家族圣殿里，他亲眼见过五枚早已赎回的金币。他深吸一口气，意识到一项古老的义务已经传递到他肩头。他必须扮演好自己在预言中的角色。他有义务完成一切必需之事，以将这名灵族及其同伴护送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贝利撒留之书》中的先知预言重又回到他的心间。⁸

终有一天，灵族会需要盟友，以踏入他们无法亦或禁止触及的领域。我们已在你们患难之际伸出援手；那么，当那时刻来临，你们也须挺身而出。

尽管如此，预防措施还是不能少，安全事项也要到位。“你们奉谁之命前来？”

“我自乌斯维大先知，埃尔德拉德·乌斯兰处携来口信。在你们最需要帮助之时，正是他这一脉施以了援手。”

西蒙点头。一字不差，语序正确，正符合定下的格式。规定的五次心跳时间过后，这段话又以灵族语被重复了一遍。⁹

“我是西蒙·贝利撒留，来自泰拉古老家族贝利撒留的大领航员。我谨候差遣。”他用灵族语说，“我将引导诸位前往必赴之地，无论前路遭遇何物，皆决不退缩，定将诸位安全送达星港。”

“我是奥里克·暴风云，乌斯维世界玛南一脉的先知。我接受你的效劳。我认同，若你忠实履行我交付的任务，你便偿还了你我双方七分之一的荣辱债。”

“就此定契。”西蒙说。

“就此定契。”陌客说。正式仪式至此结束。西蒙稍微放松了一些，尽管他还是吃不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心里也多多少少有些担心自己的性命。之前响应大先知召唤的贝利撒留星舰中，有三艘一去不回。还有一艘回来时成了破烂的废船，船员全部发了疯，领航员也精神失常。另一艘被发现时，正空荡荡地漂流在阿玛吉多顿星系的茫茫深空之中。西蒙任凭笑容浮上脸庞。他一直渴望寻求冒险，现在看来，冒险主动找上了他。看来他的名字注定要写进《贝利撒留之书》，作为履行家族最古老誓言之人中的一个，荣光满身，死后流芳。

“这位是阿瑟妮丝，乌斯维方舟世界，玛南一脉。”

“能与二位相逢，是我之荣幸。”西蒙用正式的灵族语回应。阿瑟妮丝礼貌地还礼。

“我该如何效劳？”西蒙问。

“我希望前往贝利亚IV星。”

西蒙唤起脑海中植入的记忆。贝利亚IV位于恐惧之眼内部。在星图上是一处禁地，属于只要涉足就会被审判庭处决的地点。简而言之，那里与提丰星十分相似，但实打实地处在恐惧之眼内侧。他思考着前往那里的难度。宏大的亚空间风暴动辄将恐惧之眼封锁数十年，要在那风暴中穿针引线，对最顶尖的领航员来说也极易丧命。上次去提丰的航程就差点榨干了西蒙的本事，而这还没算上掠夺者、混沌舰队，以及恐惧之眼内部本身种种诡异环境的威胁。

“这样的航程异常凶险。”西蒙说道。将风险告知客户也是领航员的诸多职责之一。“我们极有可能无法成功。”

“危险程度你甚至无法想象，西蒙·贝利撒留。但无论危险与否，我都必须前去，”奥里克回答，“而且必须尽快动身。”

“这恐怕很难。我必须向家族申请调派一条船来，这可能就要花上几个月。”

“你已经有一艘船了。维南之星号。”

“那艘船不是我或我家族的私有物。我有一个共同所有人。还有个股东呢。”根据古老的契约，贝利撒留家族必须动用一切资源完成委托，但没说还必须动用别人的财产。

“亚努斯·达克不会反对，他已经收下了报酬。”西蒙思忖了片刻。尽管有古老契约在先，他们却先去找了亚努斯，而不是他。这说明对方对局势有很深的了解，行事手段也十分精妙。不过这不就在意料之中吗——毕竟他们是灵族。如果时间紧迫，那他们的做法确实是正确的，因为动用维南之星号的速度会快得多。

“除了亚努斯的同意之外，还有其他问题，”他说，“法律上的麻烦。由于一些债务情况，我们的船目前被扣押了。”

“只要资金充足，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也必将解决。”

“既然你们援引了契约，贝利撒留家族会承担所需的开销，但筹集资金需要时间。我必须联系我们的代理人，让他们开具汇票，然后——”

“不必。我们有资金。在我们的追寻终了之前，所需的只有你们的舰船与效劳。”

“很好。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这笔资金？你们带的是商贸证券、帝国商业银行的信用文书，还是装满杜卡特的箱子？”

那只手又一次消失在衣袖中。等它重新伸出时，就像魔术一样，掌心里多了一个某种皮革缝制的小袋。灵族将皮袋抛向西蒙，西蒙轻松在空中接住。他拉开袋口的绳结，里面顿时折射出某种宝石烈火般绚烂的流光。

他将宝石倾倒在手中，在它们触及皮肤时，感到了一阵酥麻。梦石。倘若是无瑕疵的真品，便足以买下一颗小型行星。不知为何，他确信这些都是真的。对西蒙本人和他的家族而言，这些梦石的价值更

是不可估量。梦石是极少数能够保护心智免受混沌侵蚀的宝物之一。它们能协助吸收非物质界释放的邪恶辐射，防止领航员因过度接触另一空间的物质而夜夜梦中惊魂。当然，不只领航员会使用它们，巫术师、炼金术士——据传连审判庭成员都有此需求。任何有理由忌惮那黑暗伟力的邪恶影响的人，都会用得上梦石的。而它们只有一个来源：乌斯维方舟世界。他从未听说过市面上一次性出现这么多枚梦石。当然，他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笔交易可能导致市场价格暴跌。这里至少有一百颗小巧完美的石头，足够在未来数年里操纵整个朦胧星域的市场。这是一笔天价的酬劳。

话又说回来，他收到的任务也极为艰巨，很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恕我多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要进入恐惧之眼？”

“但问无妨，西蒙·贝利撒留。但此时此地，我还不会给你答案。交托此事自有其合适的时间与地点，现在还不是时候。”

“好吧。”

“但你要明白——我们必须迅速且隐秘地行动，否则死亡将降临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西蒙耸了耸肩。他本来也没抱什么别的指望。

-
-
1. 这里的游戏就叫pharaoh。现实中古埃及人也下一些棋，比如Royal Game of Ur及其类似物，规则类似于跳棋。↩

2. get one's wings, 一般指取得飞行员执照, 或者, 嗯.....俚语中的开始沦为瘾君子。↵
3. hatha'kata, 其中hatha是一种瑜伽流派, ha是梵语的太阳、tha是月亮。而kata应当是日语“形”, 指一套固定的武艺动作组合(也就是中文说的套路)。↵
4. Still, keep the problems of tomorrow until tomorrow, as his old tutor Karadoc had always said. There were plenty of things to worry him today.这段话可能有一个来源, 也就是Matthew 6:34, Be not therefore solicitous for tomorrow; for the morrow will be solicitous for itself. Sufficient for the day is the evil thereof. (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
5. 上下两段的“始祖型人类”和“祖传机仆”用词都是ancestral。根据推测, 本文中该用词指的是与基因改变后的领航员对应的未进化原始普通人。(另, 译者有些怀疑这里的servitor到底是机仆还是一般仆人。)↵
6. Kill monsters while they're little, 不确定出处, 感觉有点像莎士比亚的凯撒第二幕第一场, 布鲁图斯提议kill him in the shell (把凯撒比作蛇, 趁他还在蛇蛋壳里的时候把他杀死)。↵
7. Pact of Anwyn。这个Annwn可能是neta威尔士神话中的Annwn (另一个世界), 传说是一个充满欢乐和永葆青春的世界。不过Anwyn本身也是一个凯尔特女名, 源自凯尔特语的an-加上(g)wen, 意思是受祝福的, 非常美丽的。↵

8. Byblos Belisarius, 此处大致译为贝利撒留之书。其中Byblos其实是古腓尼基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 以作为莎草纸的进口地而闻名。英语单词圣经Bible就源自该词。 ↵
9. 原文为proscribed five heartbeats, 但按照proscribed很难理解, 译者认为应为prescribed的typo。 ↵

第六章 一把铁钳

亚努斯·达克猛地拔枪，但他听到身后脚步声时为时已晚，他正要转身，一件重物就砸中了他的手。剧痛瞬间席卷手指，爆弹手枪脱手落下。他被自己蠢得怒火中烧。他在醉酒嗑药又自哀自怜的状态下踏入夜色，任由仇敌抓住破绽要他完蛋。他要付出代价了。

愤怒与肾上腺素让他头脑稍稍清醒，但他的身体反应依旧迟钝，他的动作慢了半拍。他抬眼看向面前的男人。那是个体格魁梧的打手，正是胖子罗吉最常雇用的那类角色。那人手里握着一根沉甸甸的皮棍，里面灌满滚珠。他正收棍蓄势，准备再砸一棍。长年在训练垫上磨砺出的陈年本能试图接管他的身体。亚努斯抬起发麻的手臂，摆出防御架势，随即一拳打出，对准那人胸口正下。这一拳打得结结实实，毕竟亚努斯体格高大，浑身肌肉，这一拳的力道也发自腰胯。打手肺里的空气被哧哧地揍了出来，身子弓了下去。亚努斯提膝撞向那人下颚，撞上的那一刻，他感到一阵疼痛。这一下震得伤敌伤己，但他的对手显然伤得更重，一仰头便栽倒在地。亚努斯心中刚闪过一刹野蛮的快意，便意识到自己醉醺醺算错了动作，身体失去了平衡。他的鞋底在湿滑的鹅卵石地上一滑，也摔倒在地。

跌倒的同时，他的手指摸到了枪柄。他一把抓起手枪，枪口一甩，指向威泽尔和另外两个敌人。“别动，”他说，“否则你们待会儿就得用肚子上的窟窿来喘气了。”

威泽尔的惨淡表情让他颇为受用。另外两个打手似乎就没怎么被吓住。“胖子罗杰要他的钱，”个头较矮的家伙开口。他一身肉往横里长，纹的刺青十分唬人。“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你欠他的债，现在该还账了。你要是杀了我们，只会让你的下场更惨。你铁定得尝尝钳子的滋味。”

亚努斯努力站直身子，冒险瞥了一眼被他放倒的那个人。他的心跳得飞快，意识到自己走了运，当下这状况，真亏得他能有那么好的运气。他又看了看几个男人，佩服这时他们还如此镇定。不是谁都能像那个刺青男一样，在对峙关头还这么能说会道的。

“罗杰会拿到钱的。”他说，听到自己的声音同刺青男一样理智清晰，这让他有些欣慰。

“什么时候？”

亚努斯盘算着。如果贾丝蒂娜那边顺利办妥了，他可能的确很快就有钱还账。但毫无疑问，除非他愿意以极低的价格贱卖梦石，否则要找到买家肯定还要几天工夫。

“三天后。”

“你三天前也是这么说的。”

亚努斯承认这个反驳不无道理。但三天前他手里还没有梦石，现在他有了。其中有着天壤之别，但他要怎么说服刺青男相信？

“我找到新转机了。”他说。

“你总有新转机。”刺青男说，“你们这些赌徒都一个样。总觉得今晚玩几把杰克牌，就能把输掉的全赢回来。你们大多还真信这个，但我不信。”

亚努斯冲他凶狠地笑了笑。

“今晚我不上赌桌，”亚努斯说，“这次我走了大运，三天内就能拿到钱。而且怎么说呢，你我其实都一样。”

“哪样？”刺青男警惕地问道。

“你现在就在赌。”

“我可不这么看。”

“那你就换个角度看。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信我，三天后拿钱走人；要么你就开枪。开枪的结果又有两种。要么你杀了我，罗杰永远拿不到他的钱，你也永远别想拿到你的那份；要么我杀了你，你同样见不到一个子儿。你觉得怎么选最聪明？”

“还有第三个选择。”刺青男说。

“那是什么？”晚了。亚努斯感受到脑后气流一荡。又有人借雾气逼近。山一样的重物砸中了他的后脑勺。他向前栽倒，坠入黑暗的深坑。

“就是这个。”他听到刺青男的声音，仿佛跨越星系般广阔的深渊从对岸传来。

贾丝蒂娜思量着沙哈·加索恩的神谕，后者没用多久就决定好了贾丝蒂娜接下来的行动。这位万欲之先驱告诉她，她必须不惜代价找到达克，保护他，直至他扬升的前夕。他说得很明白，此事绝不容许失败。贾丝蒂娜清楚主人的惩罚手段，不打算让他失望。

她读着各路线人送来的情报。好在她早就想到了要渗透胖子罗杰的生意。眼下的情况不太乐观。卢卡什·格里姆刚刚看见威泽尔和胖子罗杰的爪牙带走了亚努斯·达克，这意味着此时行商浪人极有可能已经落入了那个帮派老大掌中。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出乱子？达克已经是待宰的羔羊，他堕落得太深，即便就此消失，也不会引人注目。甚至没人会去调查。他们初次相识的时候，情况是很不同的；那时，恐怕连审判庭都对他有些兴趣。而现在.....

她一边思索对策，一边暂且停下，挑剔地望着镜中自己的倒影。她偶尔会和那个胖子做些生意，有时是借他的手去向顽固的客户讨债，有时则是买下那个帮派老大不知从什么贫民窟里搜罗来的绝色少男少女。作为回报，她也会为他的戈尔康达粉招揽客户，并将亚努斯·达克这样的肥羊引荐至他的非法赌博帝国。

现在想来，这真是一大失误。谁能料到，这位行商浪人会一下子堕落到底，这么快就背上一笔天文数字的债务？亚努斯·达克身上确实有一种自毁的倾向。不过，她又想，这也难怪。鉴于他那独特的力量与天赋，他潜意识中对自身能力的认知，还有社会看待这类拥有特殊力量之人的态度，他会产生罪恶感、自觉该受惩罚，也就不足为奇了。审判庭那群蠢货的宣传确实深入人心。

哪怕达克自己不想活了，也必须把他救出来。他对主人另有大用，虽然主人没有向贾丝蒂娜分享，但她多少能猜到一些。如果贾丝蒂娜的怀疑属实，那么让达克免于死亡，其实算不上施与仁慈。无所谓了；他最后的命运，将帮助贾丝蒂娜在大假面剧内更进一步，而长远来说，这才是她最有所谓的事。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直接的或许就是最好的。她可以直接用钱买下胖子罗杰的怒火。她的资金绰绰有余，而且达克的小饰品就是很好的抵押物。生死关头，达克不太可能还要反对她用他的钱，来把他从帮派老大的“温柔关怀”中解救出来。¹胖子罗杰对欠钱不还又没有靠山的人，从不手下留情。

可另一方面，这样做兴许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一些人或许会纳闷她为什么要替达克还债，继而过分关注她与这位行商浪人之间的关系。她能活到今天，靠的可不是招惹不必要的视线。或许她该考虑别的办法。

她可以传话给自己掌控的秘密结社。一支由男女信众组成的队伍可以集结起来。有钱的年轻贵族和他们的保镖可以袭击罗杰，用枪口逼对方放了达克，再收拾一顿碍事的目击者，让他们死得不能再死。这很值得考虑，但必须做得很小。那些庞大的犯罪辛迪加不会任由外人清洗自己的组织成员。那么，最好把事情包装成帮派火并。

她突然想到，这一切其实是个绝佳的契机。如果达克就此不见踪影，所有人都会认定是罗杰做掉了他，并处理了尸体。再把罗杰也除掉，还有谁能知道真相？她做出决定，是时候召集秘密结社，开始作战了。

“醒了，亚努斯？很好，”一个低沉、洪亮而快活的声音说道。“很高兴你能来赏光。我还以为你在躲着我呢。”

亚努斯睁开眼睛。他咽了口唾沫，嘴里很干，脑袋疼得要裂开。巨大的力道正扯着他的两条胳膊，像要把他当胸撕成两半。“这是我宿醉最厉害的一次。”亚努斯说。

那洪亮的声音大笑起来。笑声十分豪爽，一个乐于享受笑话的人才会这样发笑。声音来自亚努斯身后某处。他试图转头去看说话的人，但脖子却扭不了那么多。这个动作让他痛得不得了，于是他放弃扭头，转而打量起周围的环境。

“老伙计，我喜欢能对自己的厄运一笑了之的人。我打心眼里喜欢。毕竟，人总得找点乐子，不是吗？”

亚努斯的鼻翼抽动了一下。他闻到了血腥气和生肉味。他这才注意到这里有多冷。环顾四周，他能看到一扇扇劈开的牛和月鹿尸体，都挂在挂钩上。抬头看去，他发现自己的两个手腕正被锁链拷着，一截链子套在一只挂钩上。他也像一扇牛肉似的悬在半空。他这是在什么冷库里头。记忆里关于胖子罗杰的种种传闻逐渐复苏，一股与疼痛完全无关的恐惧霎时涌上心头。

一只巨掌亲切地狠狠拍在亚努斯背上，将他抽得旋转起来，转而正面迎向胖子罗杰。

亚努斯真希望自己没转过来。眼前的场景完全没法叫人安心。罗杰是个巨汉：身高和体宽都堪比欧格林，巨大的肚子随着笑声巍巍颤

动。一条悬浮球腰带帮他托起肚子的重量。他至少有十层下巴，双眼深陷在肥肉褶里。他的脸颊像婴儿一样红润饱满，小小的蓝眼睛里闪烁着快活的光芒。一只庞大的手掌中正握着一把钳子。此时的他身上再找不到半点当初的模样——温文尔雅，衣着考究，怂恿醉酒的亚努斯拿维南之星的股份作抵押，赊账坐上赌桌。

罗杰身后站着威泽尔、那个刺青男，以及一群面相凶恶的恶棍。刺青男手里提着一把链锯剑，从剑刃上残留的肉屑和血迹来看，显然经常用来切割牛肉。至少亚努斯希望是牛肉。

“你好啊，罗杰，”他说着，吞咽了一下。“好久不见。”

“唔，我想我们应该把失去的这个‘好久’补回来，”罗杰说。他一手将钳子捏得咔哒作响。他只穿着一条格子皮裤和一件屠夫围裙，整个上半身赤裸裸的。这可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画面。亚努斯注意到，那肥肉之下还有大块的肌肉正在蠕动。罗杰看起来就像个尼本相扑力士²，而他的力气应当也有那么大。他再次将钳子捏得咔咔响，如同舞者敲击着响板。突然，他笑意一收，阴鸷地盯着亚努斯。

“我的钱在哪？”他说，反手抽了亚努斯一记耳光。这一下子打得很随意，好像都没怎么发力，但那力道几乎将亚努斯打昏过去。他彻底领教了胖子罗杰的力气有多恐怖。这一巴掌抽得他旋转得更快了。

“三天内你就能拿到钱，”亚努斯说，竭力忽视嘴里温热的血。

“你上周就是这么说的，”罗杰说着又是一巴掌。他的声音里透出一股近乎歇斯底里的愤怒。亚努斯的头被扇得偏向一边。越过罗杰的肩膀，他能看到那些帮派爪牙脸上的紧张。罗杰要是发了火，再强横

的角色也得夹起尾巴。“你想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吗？你觉得我是个傻子吗？”

“不，罗杰，我只觉得你是个疯子。”亚努斯说。尽管他又怕又疼，但他自己心里也烧起了怒火。根本没必要搞成这样。况且换作以前，罗杰哪有胆子这么对他。似乎从远处的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正为他注入力量与愤怒。仿佛在极远的距离之外，有声音在窃窃低语。他听不清那声音具体在说什么，但他觉得那是在说杀了他们，把他们全杀了。一丝苦涩的微笑掠过嘴边，他现在知道那些声音不过是疯狂的魔音。现在他连一只苍蝇都打不了，更别提这个帮派老大和他的爪牙了。

这次罗杰将手指攥成拳头，一拳如雷霆打出。亚努斯眼前金星乱冒，当即失去知觉。他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正在挂钩末端来回摇晃，就像一口古怪时钟的钟摆。他意识到自己大概只昏过去几秒。罗杰重又和蔼地咧嘴笑起来，看起来完全像是在招呼一位老朋友。他举起钳子，好让亚努斯看个清楚。

“真有意思，血肉多脆弱啊，”他闲聊似的说，“又很有韧劲儿。比方说吧，拔人舌头的时候，它能抻得老长，然后才啪地崩断。手指嘛，当然又不一样了。把骨头拽出关节窝的时候，你能听到破的一声。挺怪的动静。要是骨头断了，有时候还混着咔嚓一下。脚趾也差不多，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手指那么好玩。还有那活儿，最难干干净净地弄下来。有时候用力一夹，卵蛋就爆了。恶心，真恶心。”

他又凑近了些，直到亚努斯的身体顶住了他肥大的肚子。胖子罗杰那双瓷蓝的、疯狂的眼睛，正瞪着亚努斯的眼睛，两双眼恰处于同

一高度。他再次咔咔地捏起钳子。“有些人很能吃痛，从头到尾都清醒着。有些人半道上就晕了。还有些更弱的，你还没动手呢，人就吓晕了，得用兴奋剂扎醒。说来也怪，女人大多比男人更能扛痛。发人深省，不是吗？让人琢磨。”

亚努斯能感觉到罗杰炽热的鼻息喷在自己脸上，还能闻出他上一顿饭吃的大蒜和香料。罗杰抬起手，甚至可以说是温温柔柔地，用钳子夹住了他鼻尖。冰冷的钳口夹得他生疼。罗杰拧了拧，亚努斯被迫跟着被扭动的鼻子，把头向一侧偏。他怀疑这个帮派老大打算把他的鼻子撕下来。但罗杰再次松开钳子，这次伸向他的耳朵。钳子狠狠咬进他肉里，接着又松开了。“没意思，”罗杰说，“只对那些爱漂亮的家伙才管用，就是生怕你毁了他那张俊脸的那种人。你又不是那种人，对吧，亚努斯？对吧？”后一句几乎是喊出来的。

亚努斯转过头不再看他。他脑子深处一跳又一跳，跟着心跳的节拍，擂击他的颅骨。那些声音也按着这节奏齐声吟唱：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把他们全杀了！他感到一阵奇异的眩晕，既非疼痛也不是恶心，而是有如站在无尽深渊的崖边，脚下的土地却在不断崩塌。他深吸一口气，无法预料将要发生什么。

罗杰用他那肥腻的手指捏住亚努斯的下巴，把这个阶下囚的头扭过来面对自己。亚努斯再次深深望进那双苍白疯狂的眼睛。“人们都在想，你不把我放在眼里，亚努斯，”他说，“人们都在想，你以为自己能为所欲为。要是人们都开始这么想，他们就会以为自己也能有所为。于是，我们就得抓人做个榜样。拿你来开刀似乎再公道不过。”

亚努斯没有回答。一方面，他知道罗杰已经沉溺于他自己的狂想世界里了；另一方面，他自己头脑里的魔音正愈唱愈响，淹没了这个帮派头头的声音。

“大人物啊，”罗杰讥笑，“不肯跟我们说话了。嫌我们配不上你了。以前你在山上有宫殿，在总督的宴上有座位。现在你那些风光朋友都上哪儿去了，亚努斯·达克？现在谁还能来救你？你会是个好案例。人们都会明白，没有谁是我收拾不了的。”

亚努斯没有理会他。反正他怎么都不可能说服罗杰。这个大块头享受残虐的快感，绝不会放过消遣的机会。亚努斯决心绝不能由他满意地享受自己的恐惧。他知道这才是罗杰真正想要的。他还怀疑，基于某种原因，这个帮派老大其实在害怕他，只是罗杰不愿承认，而且把他自己也骗了过去。

他确实该害怕你。那些声音低语道。放我们出去，我们会教他明白何谓恐惧。他会领教到，他以为自己会玩的这场游戏，究竟能有多甜美，能有多可怕。

亚努斯试图把这些声音也无视了，但这越来越难。他已经清醒过来，体内的酒劲儿和戈尔康达都代谢完了，再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淹没声音。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快被声音淹死了。它们震耳欲聋，好似暴风雨中狂吼的汪洋，却又比更加清晰可辨。每一道声音都有自己的脾气，时而曲意诱导，时而咄咄逼人，时而颐指气使，时而哀戚恳求。亚努斯不确定，自己究竟是会在罗杰杀他之前就先发疯，还是有什么更恐怖的事情即将到来。

帮派老大抬手解开镣铐。锁链叮当作响，一端滑脱，将亚努斯摔在坚硬冰冷的地板上。他注意到自己呼出的气凝结成雾。罗杰光穿一条围裙，怎么不怕冷？兴许他的肥膘还能抗冻。这个念头让他笑了起来。

“尽管笑吧，亚努斯。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

亚努斯的手腕被罗杰铁钳般的巨大左手死死夹牢。他像小孩一样被轻松地拎了起来。刺青男和大个子同伙滑步上前，将他架直。钳子又被掏了出来，咬住他的小指指尖，带来一声脆响。

“很快就结束了。”罗杰狞笑着说，随后开始又拧又拉。起初，这股力道甚至是轻柔的，亚努斯的小指在关节窝里向前微微位移。紧接着，罗杰开始拧转钳子，痛楚就此开始。似一根冰火的针，顺着手背肌腱往上扎。手指开始遭到拉扯。要命的力道死死压来，手上的皮肤绷得极紧，骨节咔咔地响。这不能是真的，他仅存的理智在想，但他始终知道这确实在发生。

力道加剧。有什么东西咔嚓碎开，一股剧痛烧透手掌。他感到掌心一片濡湿。他看不见，但他能想出血肉的绽裂，白生生的骨茬浸着红透透的血。他咬紧牙关，决心不去叫喊。脑子里的搏动越发厉害，有什么魔鬼似的鼓手拿他的颅骨当鼓面。声音在脑子里隆隆地打。尽管剧痛难当，他还是感到有股深沉而畸形的狂怒在积聚升腾——强大到足以毁灭世界，腐蚀而足以侵咬钢铁。在他体内某个角落，某个东西已经开始以这愤怒与痛苦为食，从中汲取出力量与快感。

亚努斯正两面作战，一边忍受手上的剧痛，一边抵抗脑子里的东西。他清楚，只要对其中一方妥协，命运便会万劫不复。他正依靠纯粹的意志力，锁住体内的东西，可一旦让它脱困……

罗杰满足得直哼哼。撕裂与碎骨声音交杂、以及什么东西脱臼的一响。剧痛如电流贯穿了亚努斯。罗杰咧嘴笑着，举着钳子到他眼前。起初，亚努斯意识涣散，还以为那是兽肉或者香肠，随后他看清顶端有一片指甲，才迟钝地意识到他正盯着自己的手指。那串顺着罗杰围裙前襟滚滚落下去的淋漓殷红，是他自己的血。他内心深处的防线开始坍塌。那些声音愈发响亮。他知道自己再也扛不住了，他的力气已经耗尽。他龇牙怒吼起来，一口血沫啐在罗杰脸上。帮派头子愤怒地挥起坚硬的金属钳拍了他一击。断指的血弄脏了亚努斯的脸。

“接下来，让我想想，”罗杰声音里满溢着奶油般腻人的满足。亚努斯知道，这个帮派老大的施虐欲望已经占了上风，在把他折磨死之前绝不会停手。复仇的渴望与求生的欲望充塞在他体内，仇恨在他眼中燃烧。他脑海中有何存在正尖叫着发出警告。他知道自己必须不惜代价压制这股冲动，可他其实已经不想再撑下去了。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放开我，罗杰，”他青肿的嘴唇含混地说，“否则，你会死。”

“就凭你这副模样，你有什么资格威胁我，小可怜？”帮派头子豪迈地大声说，“我为什么要放弃我的乐子？”

“别怪我没警告过你，”亚努斯说完，放开了对体内那东西的扼制。心智中的合唱胜利地膨胀。他脑子里的东西不断生长，填满他的

头颅，淹没所有思维。他的痛楚消退，烈火在颅骨周围狂舞。他看到罗杰脸上浮现出近乎恐惧的神情，而他自己的嘴唇正扭曲成一个得胜的微笑。接管了这副嘴唇的东西正在试用它的控制权。黑暗从无尽的边缘涌来，带来比烈火更灼人的冰冷，以及比狂喜更醉人的疼痛。

亚努斯感觉到，某种真正黑暗的存在，即将在这座屠宰工厂中显形。与宇宙同寿，如罪孽般邪恶，在他脑后咯咯低笑。

紧接着，惨叫真正地爆发了。

1. tender mercies, 字面上就是温柔的怜悯，但也指虐待折磨（箴言12:10 A righteous man regards the life of his animal, but the tender mercies of the wicked are only cruelty.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 ↩
2. Niponan sumo wrestler, 其中Niponan大概是梗Nippon。 ↩

第七章 做出选择

西蒙·贝利撒留大步流星地走进“鼠头”啤酒窖。在内心深处，他真希望自己自信得表里如一，可这也没法子，他确实有点儿害怕。不过，在这些始祖型人类面前，最好还是不要显得太软弱。

“鼠头”是雇佣兵和其他不太体面的角色时运不济时借酒消愁的去处。如果你想找人割开某条喉咙，或者雇一帮屠夫来为你的下一趟货物保驾护航，来这里准没错。说实话，与这种地方更合得来的是亚努斯，而不是他。在两人搭伙的这些年里，行商浪人总是全权打理这些事务，他在这群人里比西蒙混得开多了。

此时此刻，西蒙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自己脚下踩的是指挥甲板，而舰船正航向那“迢迢的黑暗”。他太清楚有多少硬茬子正在审视着他斗篷的剪裁，还有他佩戴的武器了。西蒙拿捏着恰到好处的气派，稍稍一抖他厚重的灰色斗篷，露出贝利撒留的家徽：两头后腿站立的狼所护卫的巨大独眼。多数围观者收回了目光，继续喝自己的酒。只有蠢到无可救药或者彻底被逼到绝路的人，才敢去招惹贝利撒留家族的怒火，或者承受杀死领航员带来的霉运。

这么想其实是对的，西蒙心想，因为那种霉运通常会以迅速毙命的形式降临。就算帝国当局没有因某人糟蹋了帝国最宝贵的资源而将其治罪，家族也会派出最致命且最恐怖的杀手，用一柄抹向喉咙的利刃或一颗射穿大脑的爆弹，来为他完成复仇。

话虽如此，当看到卡姆·贝尔和斯蒂尔依然坐在酒吧后方那张老位子时，西蒙还是松了一口气。要是他死了，那就算家族报了仇，也没法再宽慰到他了。有这两名雇佣兵在场，再穷凶极恶、狗急跳墙的暴徒，也休想在他身上讨到便宜。

四下里散坐着达克连队的其他幸存者。他们看起来已经喝得大醉。西蒙希望他们还没醉到会到可能在有当局密探偷听的地方胡言乱语。无论一个人立下多少誓言、有多么忠不可言，或者对长官有多恐惧，一旦酒精的恶魔攥住了他的舌头，那条舌头就要不可避免地乱动了。好在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启航了；越快越好。

可那之后呢？下次回港时又该怎么办？我们根本不该去提丰，不该打破禁令。走漏消息引起审判庭注意只是个时间问题。

船到桥头自然直，西蒙告诉自己。不过那也无所谓了，他随即苦涩地想，反正我们多半有去无回。

西蒙穿过酒吧，在一张正对卡姆·贝尔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表面上看，这位老士官和以往没什么两样。他中等个头，体格宽阔，灰白胡须精心修剪，衬托着一张颇具欺骗性的坦诚面孔。即便历经多年异星烈日狂风的磨砺，他的双颊依然红润。他看起来更像个殷实的自耕农，而不是让整个星区闻风丧胆的雇佣战士。只有他那双眼睛，还透着提丰之行的痕迹——一种此前从未有过、往后又恐怕永远不会消失的恐惧。

“晚上好，西蒙。”卡姆开口。他的嗓音低沉洪亮，依旧带着克罗世界的乡音。西蒙记得，他是最早追随亚努斯的人之一，也正是那段

经历造就了他。那柄出鞘时如同他身体延伸的宽刃剑，此时正挂在椅背上。一把沉重的爆弹手枪则绑在他的大腿上。

“晚上好，卡姆。晚上好，斯蒂尔。”斯蒂尔礼貌地朝西蒙点头，声音轻柔平稳地向他问好。西蒙望着他，心里飘过一丝隐隐的惧怕。倒不是说斯蒂尔长相有多么凶神恶煞：他身材高挑纤细，带有一种阴郁的俊美，一头长发赋予了他三分柔弱。衣着保守，穿一件浅绿色的束腰上衣，配一双高筒皮靴。言谈举止间也毫无威胁感。单看外表，没人能猜出他的底细，而鉴于他所选择的营生，这还是件好事。只不过西蒙知道太多他干过的事了。

大多数船员和雇佣兵都以为，斯蒂尔只是维南之星号的高级文书。但西蒙怀疑，哪怕自己有幸遇见传说中的帝国刺客，也碰不上比斯蒂尔更冷酷、更专注、更凶残的杀手。无论男女老幼、是异端还是狂信徒，只要接到杀人的命令，斯蒂尔就会出手，而且他那赏心悦目的脸孔上的表情绝不会有分毫改变。哪怕提丰之事让他心有动摇，他的脸上也没有半点痕迹。他是踏入神庙内部圣所的三个人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显得噩梦缠身的。西蒙推测，以斯蒂尔良知中沉淀的深重罪孽，世间已没有什么还能让他恐惧的了。

这个杀手没有携带可见的武器，但西蒙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他的腕套里一定藏着一两把淬毒的短匕；他的戒指上应当藏有一根细针，用以注入达克斯猫鼬毒素——帝国炼金名录中的七大剧毒之一；他颈部那带有挂坠的项链，随时都能化作绞索。西蒙知道斯蒂尔曾经用它割下过一个人的头颅。

真要动起手来，斯蒂尔单凭一双手，或者任何人类已知的武器，就可以致人于死地。他也是个专业狙击手。除了那副好皮囊，斯蒂尔看起来无足轻重，说话也像个商行的小秘书。他几乎能不引人瞩目地出入任何场合。西蒙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也从不知道亚努斯是从哪儿把他找来的。他只知道，在这宇宙的芸芸众生之中，斯蒂尔只听行商浪人一个人的话，原因西蒙只能猜测。

“有什么新情况吗？”

“财源滚滚，”西蒙带着讽刺的微笑说，用手掩着将一枚梦石从桌面上推了过去，直到它滑落桌边，掉进卡姆·贝尔摊开的手掌里。老士官轻轻吹了声口哨，隐蔽地将宝石传给斯蒂尔。杀手低头看了一眼，眼睛微微眯起。对他而言，这就等同于喜上眉梢了。

“看起来是真货。”他说。

“这就是真货，”卡姆·贝尔说，“我从当年杀我妹妹的畜生们身上缴来过一颗，之后就再没见过这成色了。”

“哪一批畜生？”斯蒂尔礼貌地问。他是唯一敢向这名雇佣兵提起这件事，还能全身而退的。几乎每个被贝尔先杀后抢的人，都跟他口中“杀了他全家的仇敌”长得惊人地一致。就连几个绿皮都不例外。

“冬巢那批。”卡姆·贝尔的语气足以吓跑除了斯蒂尔之外的所有人。杀手只是点了点头。西蒙敢发誓，他周身环绕一丝若隐若现的愉悦。似乎有时候，斯蒂尔生命里最大的乐趣，除了杀人之外，就是折腾卡姆·贝尔。

尽管看这两个久经沙场的狠角色打架会很有意思，但西蒙决定还是先谈正事。

“我们接到了一桩委托，”这句话顿时吸引了两个人的注意。“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赎回维南之星号，并付清船员的薪水。”

“雇主是谁？”

“在这里不方便谈论。”两人都点了点头。这间啤酒窖确实不是个保密的地方。

“我们要去哪儿？”贝尔忍不住问。

“这我也不能告诉你。”但出于公允，领航员还是补了一句，“我只能说，这次会很危险。”

“那倒新鲜了。”卡姆·贝尔说。

“我们极有可能谁都回不来。”

“我们每次出航不都是这样。”斯蒂尔说。

“这次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可能比我们干过的任何一桩买卖都要危险。”

“我跟船长经历过克罗世界，”贝尔说，“还能有什么比那更危险的？”

“亚努斯·达克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斯蒂尔说。

“那你现在为什么没跟他在一起？”

“我们现在在港口里，而且我们是在‘极乐宫’分开的。像他那种男人，在那里能出什么事？如果他需要我们，他知道该怎么联系。”斯蒂尔补充，碰了碰自己耳环上的通讯珠。

“我之前联系过他，”西蒙说，“没联系上。”

“他大概是跟他那高级婊子在一块儿，”卡姆·贝尔说，“不想被人打扰。”

“你启动他的定位器了吗？”斯蒂尔的神情严肃了一些。

“你觉得他可能出事了？”西蒙反问道。

他摇了摇头。“亚努斯能照顾好自己。我这边去组织船员，你们得喊伙计们集合了。一旦完成补给，我们就立刻起航。告诉弟兄们，这次全凭自愿，风险津贴翻倍。”

“这么要命？”卡姆·贝尔问。

“就这么要命。”西蒙·贝利撒留说。

“那最好现在就把小伙子们拉过来。”卡姆·贝尔说。

“把他们带到港口去，”西蒙说，“亚努斯一到，我们立刻出发。”

亚努斯·达克环顾着这间冷库，发出一阵干呕。他本该吐出来的，但先前吃下的东西早就全都成了身前地面上的一滩污秽。他这辈子也

算见识过不少血腥，但他从未见过这番惨状。

那个曾被称为胖子罗杰的东西，此刻就躺在他身前的地上。他的血大半溅在了墙上。内脏从腹腔里一股脑涌出来，像绳卷一样，盘绕在他周围。亚努斯能看到紫黑色的内脏，多半是肝或者脾。他的心脏就落在地板上，那是亚努斯从恍惚中清醒时失手抛下的。他的双手依然裹满鲜血。

我都干了什么？亚努斯自问。恐惧与悔恨充满了他的胸膛。在胖子罗杰扯掉他左手小指之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低下头看着左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里的皮肤光滑平整。断指豁口处本该鲜血淋漓，但如今却是一块光滑的苍白皮肤。他感觉不到疼痛，只是十分疲惫，还有一点麻木。

亚努斯环顾四周。有什么东西正挂在肉钩末端，晃来晃去。看起来像一块地毯或者挂毯，只是颜色不对，还滴着血。靠近仔细看，他辨认出一些彩色的图案，随即意识到那是刺青。这是罗杰爪牙头子的人皮。最高明的标本师也剥不了这么干净。那么，地上那团流血的粉色东西，就是那个男人自己了。那团尸体仰面瞪着天花板，青黑的舌头耷拉在外，而那双眼睛，那如今他身上唯一还保留人类特征的东西，里面凝固着极度的恐惧。

疲惫击倒了亚努斯。他双膝一软，跪在地上，茫然四顾。尸体横七竖八，四处零落。残肢断臂挂在钩子上。整个地方全都是血。这场景就像是有只恶魔提着链锯剑大开杀戒，但亚努斯清楚那不是什么恶魔。那是他自己。

他开始掂量自己的选择。他该怎么办？最正确的做法是向审判庭自首。他已经无法再自欺欺人了。他身上附着邪恶的神秘力量。帝皇的光芒已不再眷顾他，他的灵魂已经沉沦。如果任自己放纵自由下去，天晓得他还会做出什么事来。假如说他在这里犯下的事是一个缩影，那他所能造成的祸害将无穷无尽。

他的一部分辩称，这些人死有余辜。他们袖手旁观，要么看着他受刑，要么亲自参与折磨。只有帝皇才知道胖子罗杰手上有多少血债。可如果下一次，他面对的不再是一群杀人如麻的暴徒呢？如果下次是一群孩子呢？谁也不知道这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而他也不能说自己从未得到过警告。每个帝国人，从踏入教会学校的第一天起，脑海中被灌输了未受约束的灵能者会迎来的下场。

还有一件事让亚努斯心神不宁。他审视着这些尸体，随后清点了一遍，与记忆中的人数进行比对。这里只有七具尸体。威泽尔去哪儿了？那个小个子的尸体在这些死者当中应该很显眼才对。毕竟他比其他人都要瘦小，他不是打手，只是个线人。

该怎么确认那个家伙在不在？亚努斯问自己。这里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打穿了那些尸体的肚子，往里面塞手榴弹，然后退到一边旁观大爆炸。可即便如此，他还是确信自己能认出威泽尔的尸体。这里所有断裂的肢体也都不属于威泽尔，它们都太粗壮了。他推测是自己的潜意识在干扰他，试图告诉他些什么。那个线人逃跑了。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即便威泽尔顾及到把亚努斯绑过来的那些事，以及线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而不敢把事情告到审判庭去，他也一定会通知辛迪加。那些人绝不会坐视自家成员遇害，更何况死者

还是像胖子罗杰这样的高层头头。他们和领航员家族一样护短，追杀只会不死不休。现在无论他逃到哪里，或者如何改头换面，他的脑袋都会被明码标价。赏金猎人的登门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这帮人也完全有手段让审判庭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慢慢地，他在这里犯下的大罪，开始钻进他的思维。他手无寸铁，却杀死了大半打全副武装且极度强悍的男人。这是一桩他不可能完成的壮举，除非他召唤了黑暗的力量，得到了受诅咒的混沌力量的协助。他蓦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那种他打小就被警告“必须时刻提防、一旦发现就要立刻向官方举报”的东西。他是一个灵能者。

我该怎么办？他扪心自问。不论梦石能换来多少财富，如今都失去了意义。一旦威泽尔把话传进了不该听的人耳朵里，再多的金钱也救不了他。他从前的地位也保不下他。他的行商特许状会被吊销，剩余财产会被扣押。在法律之下，他将不再享有任何权利。

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怀疑事已至此，就连斯蒂尔也未必靠得住了。他得赶紧行动，赶在某个刺客或者赏金猎人或者审判庭现身之前，离开这个地方。

万幸，这里并不缺武器。他捡起自己的剑和手枪，又从胖子罗杰的两个爪牙身上顺走了他们的枪械。他套了几条弹药带，带上一把短刀。他打着颤，撑着身子站起来，朝大门走去。鲜血已凝结成暗红的冰面，在他脚下嘎吱脆响。

威泽尔在夜幕笼罩的街道上狂奔。每一处阴影都让他心惊肉跳，每一道煤气灯的光晕都成了临时的庇护所，保护他避开身后穷追不舍的恐怖。他几乎每时每刻都觉得有一只手会沉沉扣住他的肩膀，或是迎来一阵痛楚，明白达克已经追了上来。

一回想起那位行商浪人所做下的事，他的皮肤就一阵发麻。若非亲眼所见，他绝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罗杰的一个手下被由里到外地翻了过来，内脏从血肉里爆出，肋骨像象牙长矛般扎穿皮肤。胖子罗杰本人的肠子从他那巨大的肚皮里涌出来，绞死了他自己。其他人当时还冲上去试图营救老大，根本不知道那是在自寻死路。

好在威泽尔在“兔子洞”摸爬滚打了数十年，磨砺出的求生本能让他采取了另一条路。当那些人冲向那个几分钟前还是亚努斯·达克、此时却在疯狂大笑的怪物时，他却冲出了门，并在身后将门摔上。倒不是他指望这扇门能拦住那怪物多久，纯粹是本能驱使着他找个坚固的物件，把自己与战斗隔绝开来。

此时，他的双肺灼烧着，胸膛仿佛着了火。灌铅般的沉重感流过四肢。疲惫威胁着要将他吞没。他知道自己一步也跑不动了，却不知怎地依然强逼自己踉跄向前。再走一步，他告诉自己。抬脚。再抬脚。他弄脏了的裤子贴在腿上。冷库里的寒气似乎已经渗进了他的骨头。

他累得浑身发飘，脚在一滩黏湿的污物里一滑，一头栽倒在人行道上。周围的人纷纷侧目，猜他是不是喝醉了。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已经在朝他这边挪动，把他当成了现成的猎物。他挣扎着坐直，伸

手在夹克口袋里摸他的钩子刀。看到这个充满威胁的动作，那几个小子退了回去。

渐渐地，威泽尔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而且周围全是人群。达克没有找到他。况且混在这一大堆人里头，他大概也找不到他了。一时间，威泽尔快要热泪盈眶，他挣扎着站起来。当务之急是先找个藏身处，一个达克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判断出，谁肯为高高在上的大行商浪人亚努斯·达克这条极其有趣的情报，开出最高的价码。

第八章 逃跑途中

西蒙·贝利撒留疲倦地叹了口气，大步走向离港休息室的大型观景窗。下方是直通穿梭机湾的坡道，维南之星的一艘登陆艇就停在那里。装载无人机、叉车和海关官员像巢穴里的工蚁一样奔忙。对于成年后大半时光都在码头边度过的西蒙来说，眼前的景象令人安心。而正如帝皇所知的那样，他现在非常需要这种安心感。

他回顾了一遍所需的准备工作。就他所知，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已经让担保信使将灵族的“金舟”送回贝利撒留家族，并附上了迄今为止的详细情况说明。即便此后没有更多建树，他也注定会成为一个人“偿还家族对灵族部分债务的人”，并从此载入史册了。

他拜访了商行的银行家，把四分之三的梦石存进去，以此抵押一张价值超过一座巢都城市的汇票。那些大商人需要的全部担保，也不过是这些石头，还有他作为领航员的身份。他已经替行商浪人结清了他欠的那一大堆债务，包括杂货商、供货商及无数其他债主的。收到钱后，这些人现在正嚷嚷着要维持更长期的合作。翻修维南之星号的造船厂已经签了放行书，这意味着他们获准飞离美杜莎。在斯蒂尔的监督下，更多的物资已经运送上船。他俯瞰着启航湾，看到卡姆·贝尔和他的小伙子们已经把船员从各自的地洞里挖了出来。见到熟悉的身影步入视线，走向登舰坡道，西蒙露出了微笑。

船员中也有一些生面孔。有的老船员可能已经上了其他船，有的可能躲在连贝尔的打手都找不到的鬼地方，还有的或许脸朝下趴在血

泊里，背上插着尖刀，薪酬进了什么码头罪犯的钱包。西蒙知道水手生涯往往残酷无情。毫无疑问，新人大多是被这趟航行提供的丰厚津贴吸引过来签约的。

一阵愧疚感袭上心头。他并不指望这一趟有去还有回，也不知道自己正把这些人带向怎样的命运。他已经在不泄露灵族任务内情的前提下，尽可能让这群人了解到其中的风险。

他想，有时候当一名领航员确实不容易。升到这个职位上时，他曾经宣誓，要么将自己的舰船安全带回港口，要么死在回来的路上。只要他一息尚存，灵魂中还有一簇生命的火花，他就不会逃避这项职责。

一个黑衣身影走进启航湾。西蒙看到贝尔的一个保镖上去拦住了他，随后将那人带到士官面前。他看见几人交谈了几句，接着贝尔抬头看向窗户，三人便一同朝着他所在的方位走来。

他隐约有些不安。卡姆·贝尔正带着那个灵族过来，走到他面前。西蒙深吸了一口气，肌肉紧绷又放松，做好了见面的准备。他心里有些没底，平常他不太会这样。他是一个历史悠久尤甚帝国的家族的后裔，在十个千年的阴谋倾轧中，他的家族始终长盛不衰；然而，灵族身上却有种特质，让他觉得自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野蛮人。他稍微牵了牵嘴角，思考着这究竟是异形故意施展的手段，抑或仅仅是他们天生如此。也许这和他们没关系，西蒙心中闪过一丝顿悟。也许我只是在把自己的疑虑投射到他们身上，从他们那明镜般的面容中，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倒影。

毕竟，他们是异形——谁能料到他们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在那些美丽且似人的面具之下，或许隐藏着和泰伦虫族一样异类的心智。仅仅因为某种生物长得像人类，并不意味着那就是人类。西蒙重新梳理了自己的灵族知识，试图找到一些能让自己在交易中占上风的突破口。然而，即便他的家族与这些异形在万年间时不时有些接触，信息依然少得可怜。

传闻中，灵族是可怕的宿敌。迅捷、凶残而狂暴，毫无征兆地现身，毫无怜悯地杀戮，随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武器与载具都诉说着他们的科技水平至少与人类同样先进——其实很可能远超人类。人类对灵族造物的任何剖析，都解不开其运作原理或动力来源之谜。它们似乎来自与人类机械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西蒙曾听人推测，灵族科技的基石可能源于灵能，甚至恶魔之力，毕竟这两者只有一线之差。也有其他学者断言，灵族的机械过于先进，早已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又或者是某种人类根本无法领悟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西蒙亲眼见过足够多的灵族器物，能理解这种假说因何而来。那些东西太异类了，看起来更像是精巧绝伦的艺术品，而不是世俗劳作的工具。他们的载具和武器与其说是工业产物，倒不如说更像是雕刻艺术。

但无疑它们不仅能投入使用，性能还优异得惊人。每当灵族军队出现在战场上，与人类军队作战，他们通常不仅不落下风，而且占尽上风。西蒙认为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似乎总是能挑选出最适合自己的战场。

他也听说过关于酷刑以及人类充当黑暗诸神祭品的传言，并且觉得没理由猜测传言的真实性。他不止一次地在心中纳闷，这个危险而神秘的族群，当年究竟向他的先祖施过怎样的恩惠，才会让家族背上债务。他无奈地接受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自己可能永远无法找到答案。那个时期的记载早已尘封，年代又太过久远，只有一些最虚无缥缈的传说，还残留着对缘由的少许暗示。尽管如此，贝利撒留家族依然以其一贯的执着履行契约，这表明无论原因，债务都确凿无疑，而如今，偿还部分债务的责任落在了他的肩上。

有个谜团让西蒙始终耿耿于怀。灵族为什么需要这艘船？而且为什么只来了两个灵族？他对这些异形足够了解，确信奥里克在那个古老种族中地位显赫。他也知道灵族自己就有强大的舰船。奥里克为什么需要一条人类的船？莫非他在做某种被其同族禁止的事情？或者试图隐瞒他的目的地？但他又为何要这样做？

紧接着便是关于灵族舰船本身的谜题。它们确实存在，毋庸置疑。灵族的掠夺者袭击过许多帝国护航编队，西蒙当年也曾与他们亲自交手。而且在许多对抗混沌和绿皮的战斗，甚至和帝国舰队的战斗中，都曾出现灵族战舰的介入。然而，在非物质界，从未有人目击过灵族舰船。绿皮飞行器、混沌战船，以及许多人类和异形的船只，都曾被领航员所感知，并记录在日志中，但在万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却从未出现过灵族舰船的目击记录。

当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是个巧合。考虑到领航员的人数以及他们进行亚空间航行的次数，这种巧合的概率微乎其微，但依然无法彻底排除。

如果这是唯一的反常之处倒也罢了，但还有其他诡异的迹象。在现实宇宙中，所有遭遇灵族舰船的记录中，都没有它们进入非物质界的记载。人们看见过灵族船只离开恒星系，但它们只是凭空消失。没有能量的汇聚，没有通道的开启，更没有船只向非物质界转移的迹象。在它们离去时，没有任何领航员能在现实宇宙表面捕捉到任何波动——那种意味着曾有舰船在此的波动。也从未有领航员能通过追踪概率尾迹的涟漪，成功跟随灵族载具回到其港口。根本就不存在尾迹。那些船就像是原地蒸发了。

关于这一点自然存在各种解释假说。可能灵族发明了某种隐形装置，让他们的船只无法被目击。又或者，他们那些被称为“大先知”的强大灵能者，能够直接隐藏他们的踪迹，或者蒙蔽追踪者的心智。西蒙觉得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他清楚保护星舰的灵能护盾有多强力，而且他怀疑假如护盾被钻开了一个洞，那么船只本身也会跟着毁灭。况且，说到底，灵族何必这么敏感小心呢？

还有一种理论指出，他们有秘密要藏，也就是说灵族不希望任何人找到他们神秘的母星。西蒙认为这合情合理。如果帝国查明了那些地方的坐标，他们的母星就可能会面临帝国舰队的毁灭性打击。到目前为止，人类尚未发现任何类似灵族母星的地方，只找到过一些偏远的星球，上面零星居住着相对落后的灵族，与西蒙所接触到的那些骄傲族群相去甚远。

另一种假说则认为，灵族的母星远在帝国疆域之外，而人类所遭遇的灵族，不过是某种即将降临的、恐怖而可怕的庞大势力的先遣

军。西蒙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银河浩瀚无垠，帝国纵然疆域辽阔，但星图上仍有大片未经探索的空白。

房门滑开，卡姆·贝尔与一名灵族走进了这间陈设奢华的休息室。正是奥里克。

“他说要搭我们的船。”士官的话语和肢体动作里无不透露着怀疑与不信任。他对异形的好感甚至低于他对多数陌生人的好感，而他向来对陌生人没有好感。

“他包下了这条船。”西蒙说。¹

“一个灵族！”震惊让贝尔的声音变成了阅兵场上的怒吼。

即便早就习惯了士官的作风，西蒙也竭尽全力才让自己没有表现出被吓了一跳。而那名灵族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的局促不安。

“船长知道这事吗？”

“据说知道。”

“据说？”

“我们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等亚努斯到了，我们很快就能弄清是不是这样。”

卡姆·贝尔瞪了他们一眼，朝门口走去。“我会盯着你的。我的家人就是被你们的同类杀死的。”

西蒙摇了摇头。卡姆·贝尔对每个他讨厌的家伙都这么说。也许他自己都信了。他的话你永远没办法确认真假。

“真是个怪人。”看着雇佣兵的身影消失，奥里克开口道。

“他是个好兵。”西蒙说。

“你们准备好出发了吗？”奥里克问道。

“就差等达克船长了，以及最后一批物资。”

“亚努斯·达克很快就会到场，”奥里克的语气异样地笃定，“而且他来的时候，身后会有敌人紧咬不放。你们最好做好随时启航的准备。”

西蒙本想多问几句，但他确信这个灵族会含糊其辞。“那你最好先上穿梭机。阿瑟妮丝在哪？”

“她还有些事要处理，很快就来。”

亚努斯·达克快步迈入昏暗的街道。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他告诉自己。似乎还没人拉响警报。

没有法务官来调查那场骚乱，也没有审判官来抓捕他……现在还没有，但也是迟早的事。他裹紧偷来的斗篷。街上行人来来往往，没有谁对他投来哪怕一丝一毫的关注。这很好。

寒冷的夜雾在周遭湿粘地翻卷。硫磺与腐烂食物的恶臭直冲鼻腔。他像个醉汉似的踉跄而行。巨大的疲惫压在他身上，像压着整个世界一样沉重。无论他刚才在那里做了什么，他的体力都被榨干了。那比只吃半份口粮就行军五十公里还要令人精疲力竭。他觉得自己虚

弱得就像个刚从登革热中挺过来的病号。他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希望能辨清方向。此时他正身处一条高架路上，绕着巢都尖塔的外缘。在远方，他能看到穿梭机点火升空飞往轨道的航行灯，那炽热的尾迹在漆黑的夜空中划出一道光痕。那么太空港就在那边了，他想，很好，这意味着我一定还在哈克尖塔上。

他有几种选择。他可以等敌人找上门来，也可以叫一辆敞篷艇自行返回港口。或者找个地方躲起来，比如想办法下到迷宫般的遥远下巢去——那里连法务官都不敢踏足。那不是什么吸引人的好地方。只有社会最最底层、最最没有去处的人，才会跑到下巢避难。不过不久之后他就得去拜访贾丝蒂娜，弄清她是怎么处理梦石的了。那东西价值不菲，而且很快他就需要拼命凑钱了。

如果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他可以试着联系走私贩，让他们带自己离开这颗星球。这是一场豪赌。走私贩子大多与犯罪辛迪加同流合污，但只要舍得花钱，还是会有一两个独立干活的愿意捎他一程。这个念头刚刚在脑海中闪过，他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无论结局是好是坏，他绝不会向审判庭自首。他们要是想要他，就得自己来抓。

长远来看，他最后要么难逃一死，要么就只能飞往帝国法令无法触及的法外之地，但他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一切了。他想，用不了多久，一旦风声传开，他就会人人喊打。审判庭的判决会让他沦为叛教者，任何帮助或接济他的人，都会被视作同等的黑暗产物，承受同样的命运。

他想到了他的朋友和战友——包括西蒙·贝利撒留、卡姆·贝尔还有斯蒂尔。也许他们会向他伸出援手，也许不会。接受帮助就是害了他们。也许对他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直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这么一想，他真的很需要这笔钱。他必须再见一面贾丝蒂娜。她手里拿着他的钱，而且她的人脉也能帮他摆脱困境。

或许，他甚至可以开始，套出她曾经透露过的一些蛛丝马迹——尽管想到这里，他心里的某个角落就开始在恐惧中颤抖。

“就是他，女主人，”埃鲁克说，“我们现在去把他拿下吗？”

贾丝蒂娜从停靠的敞篷艇车窗向外望去。那的确是亚努斯·达克，混在胖子罗杰肉类加工厂入口外的人流之中。她的线报是对的。她很高兴不必利用她给行商浪人的那枚护符，来追踪他的位置——谁也不准审判庭灵能者会在什么时候检测到那玩意儿。

“我们现在去把他拿下吗？”埃鲁克又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点任性的抱怨。这年轻贵族听起来按捺不住了。他总是在制造痛苦时有点儿太过急切，贾丝蒂娜心想。像他的不少朋友一样，他在其中能获得过分的快感，她自己身上的淤青就是一条证明。她不禁讽刺地微微一笑。自己这是在想什么呢？作为色孽信徒，她怎么会认为能获得的快感是过分的呢？

“等等！”她叫住了这名年轻人，没让他和那些愚蠢却有着迷人肌肉的同伴贸然冲上去，把那个蹒跚的大商人抓走。“有些不对劲。”

的确不对劲。亚努斯·达克虽然像醉汉一样站也站不稳，但贾丝蒂娜没看见他身上有明显的伤势。这不符合胖子罗杰的风格，他不会让猎物毫发无损地离开。在乘敞篷艇赶来的路上，她最担心的就是他们来得太迟。胖子罗杰很享受他的工作，有时候甚至会控制不住闹出人命。亚努斯·达克究竟是怎么逃出他掌心的？

难道他和那个帮派老大达成了什么交易？只要亚努斯愿意，他可以当个很好的说客，但要让罗杰放弃割下他一磅肉，光凭一张嘴是不够的²。她敢说亚努斯口袋空空，只剩几枚银特斯。她手中的梦石是他目前在这世上唯一的财富。不，不是靠钱说服的。难道他是自己杀出来的？她认为这不可能。算了，等她派去肉类加工厂的侦察员回来，一切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还有件事也让她很烦恼。她那些平时办事利落的手下，居然把两名灵族中的一个跟丢了。

另一个灵族此时正和西蒙·贝利撒留一起待在太空港。这又是一份麻烦的报告。领航员显然已经清偿了所有未结的债务，维南之星号现在随时可以升空。所有迹象似乎都表明，行商浪人已经做好了起航的准备，而且还要带上灵族。她决不能容许这事发生。沙哈·加索恩曾明确指示过，必须找到达克，让他为那场伟大的仪式做好准备。看起来他登台演出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绝不能让他和异形混在一起遨游银河。

她有几种选择。她可以直接坐敞篷艇靠近亚努斯，把他骗上来。这应该很容易，但她该怎么解释？这重要吗？他肯定会起疑心，但不会怀疑她。她只需要说自己已经把梦石卖了，并且派了街头流浪汉去

找到他。他有什么理由怀疑她？既然他已经摆脱了胖子罗杰，那就完全没必要动用武力了。

就在此时，“切割者”走上前来。这名高个子女保镖妆容下的脸色一片惨白。贾丝蒂娜从未见过她如此不适的样子。“出什么事了？”她问。

“我找到胖子罗杰和他的手下了。”

“然后呢？”

“您最好亲自去看看，女主人。”

贾丝蒂娜点了点头，示意埃鲁克和他的手下跟上达克。“别让他跑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去太空港，”她说，“还有，千万不要让他受伤。”

埃鲁克点了点头，看上去有些失望。贾丝蒂娜狠狠瞪了他一眼来强调自己的命令，随后大步走下坡道，前往那阴冷之地——恐怖正在那里等待着她。

1. 原文是Janus说的，应当是笔误。↩
2. 割一磅肉是莎翁的《威尼斯商人》典故，指严酷无理的索赔。↩

第九章 暗杀行动

亚努斯瘫坐在一把人骨雕的椅子上，环顾四周。他周围三面都是店铺敞开的门面，向可能经过的每个陌生人展示着商品。

在这些店铺之间的露天广场上，分布着一些售卖食物和啤酒的桌子与小摊。这片区域的第四面止于一道屏障墙，标志着哈克尖塔内这一外层区域的边缘。远远地，他看到另一座巢都的侧面，火光正沿壁舞动。

一个裹着厚厚御寒长袍的矮妇人从她的摊子里走出来，准备听他点单。他想着最好省点钱，就要了十串墙鼠肉和一些朋吉面包。他现在饿得发昏，也累得不可思议，但至少头脑里的声音终于停了。他不相信这能一直消停下去，但他总算有了喘息的机会。尽管身体疲惫不堪，他的头脑却许多天没有这么清醒过了。妇人在便签本上记下了他点的单，随后转身，朝烤架前的厨师吆喝了几句。她退开前给了他一个颇为和善的微笑。

他扫视一圈。到了半夜三更，外面的人还算不少。买卖永不眠，亚努斯想起了这句古老的谚语，尽管他自己正无可救药地想要睡眠。

他发现自己吸引了邻桌一些人的目光。那些人大多正喝着蜂蜜啤酒，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有些看起来像是那种二流子，地痞，赌徒，或者帮辛迪加收保护费的打手；另一些则像是想要休息一会儿的小商贩，或者工厂的白班工人，想在破晓开工前吃点东西维持生命体

征。就是这个时间点的市井百态。他自幼就在克劳镇夜市里见惯了。他想，兜兜转转，事情又回到了你开始的地方。

有几个地痞朝他这边张望，评估他值不值得下手。但只要看一眼他褴褛的衣衫，还有满身的武器，他们就改了主意。他看起来大概像个有执照的赏金猎人，或者是什么别的高级打手。他将兜帽往下拉了拉，遮住脸，希望在闪烁光球的暗淡光线下，没人能看清他的长相。

等他对胖子罗杰做的事情传扬开来，追在他后面的人可就多了。

一只夜咬虫落在他的手背上，开始吸血。他现在还感觉不到叮刺，要到虫子飞走几分钟后，刺痛才会发作。不过，看着它那对半透明的翅膀渐渐染上一层红色，他知道这个小东西正在抽他的血。

摊主回来了，将盛着食物的一次性纸盘放在他面前，旁边还附带用回收骨料制成的餐具。亚努斯舀起一勺温热的食物送向嘴边，然后僵住了。他注意到了新的来客。

起初，他以为这些人是来寻消遣的贵族。他们看着就像：衣裳虽然有些陈旧，但样式对这地界来说未免太过考究，皮肤也丝滑光亮，只有美杜莎的富人才能养出来。他们的武器全是新的，而且维护状态很好。其中几个人动作干练，像是专业人士。亚努斯立刻觉得他们是保镖，是雇来保护主子的打手。他继续埋头吃东西，不想惹人注意。就算本地贵族家醉醺醺的少爷小姐非要来这种鬼地方混，那也不关他的事。

接着他便发现，有一片阴影落在了他身上。他抬起头，看到一个健壮的年轻人正站在自己面前。一缕极其昂贵的古龙水香淡淡地飘入

亚努斯的鼻腔，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年轻人就是个本地纨绔。他好奇，这人为什么要凑过来？旁边有的是空桌子，足够他和他朋友坐。这年轻人连问都不问，径直滑进桌边的一把椅子上。

“请坐，”亚努斯嘴里塞满食物，含糊地说，“反正空着。”

“你得跟我走，亚努斯·达克，”年轻人愉快地说。亚努斯停下咀嚼，揣摩着贵族的话。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他想干什么？亚努斯一时间怀疑这小子是不是来挑衅的。不少被宠坏的贵族少爷小姐都喜欢跑到下面来欺压工业苦工。但这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知道亚努斯的名字。

“你认错人了。”亚努斯说着，重新打量了这男孩一眼。一张半脸面具挡住了他的鼻梁和双眼，在某些自诩艺术的小圈子里，这种面具十分时髦。透明的塑料镜片保护着他的视线，免受美杜莎空气污染的侵害。这小子留着长发，在污浊的微风中微微拂动。他身上有种让亚努斯很反感的特质。虽然说不清原因，但他信得过自己的直觉，便开始提防起来。

年轻人伸出手，有力的手指拦住了亚努斯正送向嘴边的勺子。“我想我没有。”

亚努斯挣脱年轻人的手，继续吃着。“把我认成大商人，真叫人受宠若惊，”亚努斯说，“可我要是达克，我至于在这种地方吃东西吗？”

“我们是从胖子罗杰那里一路跟着你来的，”年轻人说，“我们知道你是谁。”

这小子眼中闪过一丝残忍的光。他似乎很享受这过程。显然，亚努斯的难堪让他感到愉悦，他乐于享受手中的权力，哪怕那权力微不足道。

“胖子什么？”亚努斯问。他正试图推断出究竟是谁派来了这么个花花公子。他看起来不像辛迪加打手，他的朋友们也不像。他也不是那些沉静而致命的审判庭人士。那他还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们有两种解决方法，”年轻人说，“你要么安静和气地跟我走，要么，我可以让安佐和他的朋友们把你抬出去。”

“法务官恐怕不会答应，”亚努斯温和地说，知道自己绝不想落入司法机关手中。

“等法官赶到这里，我们早就走远了，”年轻人说。看来要把话挑明了，亚努斯想。“你是谁？谁派你来的？你想干什么？”

男孩想了想，亚努斯有一瞬间以为他会拒绝回答。他还是不情不愿地回答了。“我是埃鲁克，你朋友的朋友。我想带你去见她。”

“而这位朋友是？”

“贾丝蒂娜。”

“行吧，”亚努斯说，继续吃着东西，好给自己一些时间来理清思绪。为什么贾丝蒂娜会派这个小年轻来找他？真是她派的吗？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撒谎？亚努斯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暗流在他周围涌动，他一时有些无力应付。有太多他无法理解的事情正在发生。

“起来，”埃鲁克说。亚努斯真的不喜欢他的口气，但他知道自己现在盟友多多益善。他又往嘴里塞了一口食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帝皇在上啊，他真是累坏了。

埃鲁克向其他人做了个手势，他们开始撤出广场。与此同时，亚努斯发现摊主正紧张地看着他。她是觉得亚努斯被人绑架了吗？亚努斯微微摇了摇头，让她别做傻事。他其实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做傻事。

“你要带我去哪儿？”亚努斯问。前方有三辆敞篷艇。那些飞车在离地不远处上下起伏，车夫们耐心地坐在外侧的驾驶座上，等待他们尊贵的主人回来。

“去一个你会安全的地方，”埃鲁克说，这年轻人忍不住讥笑地补充了一句，“在那里，你将领悟欢愉之主的奥义。”

他这是什么意思？亚努斯想。他打量着前方的载具。

车夫们未免太有耐心；他们似乎在座位上睡着了。他回头扫了一眼，至少有一打年轻人和保镖跟在后面。他隐隐觉得可能还有更多人吊在后面。他的直觉再次冲他尖叫，告诉他这是个陷阱，他努力按捺住逃跑的冲动。被这一大群年轻贵族围着，他哪还有什么去处。埃鲁克拉着他走向最前面的那辆敞篷艇，手上力气出奇地大。他的保镖把他夹在中间。其他人各自朝他们的车架走去，似乎多少有些失望，遗憾于没能遇上预想中更多的刺激。亚努斯又看了一眼车夫，发现他睡得很死。不，不只是睡死了。那人脖子以一种诡异的角度扭曲，兜帽下脸色一片青紫。亚努斯猛地意识到，他的脖子已经断了。他伸手摸

向枪柄。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一个女子，裹着一袭镶白毛边的漆黑长斗篷，妖异优雅，款款走来。

她片刻不停，举起一支长管灵族手枪，瞄准埃鲁克，扣下扳机。年轻人的脸顿时碎成一片血雾。亚努斯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感觉到一阵刀削般的弹丸从他身边呼啸而过。阿瑟妮丝继续开火，亚努斯身边那保镖的胸膛向外爆裂，炸成缕缕飞散的肉条。

“你若还看重自己的灵魂，亚努斯·达克，”灵族女性开口道，“就上车，关门。”

她的声音里有某种力量，迫使亚努斯服从。亚努斯反感她这种语气，但他的直觉却赞同她。他一时顶在幸存保镖的心窝上，撞得那人弓下腰去，随即纵身一扑，扎进了敞篷艇铺着软垫的内舱。转眼间，敞篷艇陡然加速，将他推倒在奢华的座椅上。爆弹无力地从车身上弹开，其中一发打中窗户，玻璃裂出纹路，但并未被击碎。装甲玻璃，他意识到，而且整辆敞篷艇都经过了加固。不愧是贵族座驾。

他望着尖塔在下方远去，又随着他们升高，在视野里铺展开来。他看见那些年轻贵族仍在开火的身影渐渐缩小；然后，他们意识到他要逃走了，就纷纷爬进自己的载具。

几秒之后，他们才发觉自己的车夫已经死了。有一两个人跳进了外置的驾驶座，载具摇晃着升空赶来。亚努斯再次感到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令他措手不及。阿瑟妮丝为什么会出现？她现在又要把他带到哪里？她为什么杀掉那些年轻人？她难道不知道，等他们追上来，会发生什么吗？

两艘敞篷艇像两只巨大的昆虫，嗡嗡地追在后方，航行灯在黑暗中明亮刺眼。爆弹叮叮当当地打在他们这辆车的侧面。亚努斯看见，有几个年轻人和他们的保镖正探出车窗，向上朝他射击。爆弹击打处火星迸溅。不管有没有装甲，亚努斯都觉得，这辆飞车撑不了多久了。

敞篷艇急转规避，绕过巢都侧面。下方可以看见富人们华美的阳台花园，上有半透明的水晶穹顶，由巢都侧面喷出的巨大燃气火柱照亮。数秒之后，另外两艘敞篷艇掠入视野。亚努斯所在的车辆猛地减速，随即爬升，将他甩向前方。这个灵族婊子在搞什么鬼？这不是简单的规避动作。很快，他得到了答案。

第一艘追击的敞篷艇爆炸了。爆炸在其下方发生，一团过热等离子云将它短暂地高高抛起。车内几个人影从敞开的车门里跌出去，坠向死亡。下一刻，他们的载具也向前一栽，追随着他们步入毁灭。

不到一次心跳的工夫，第二艘敞篷艇也爆炸了。这次爆炸来自座舱内部。亚努斯能看见里面炼狱般的火焰。有那么几秒钟，飞车的车体似乎还在抗拒爆炸的力量，可接着，它还是向外鼓胀，炸成了无数弹片。底盘碎块像陨石般坠向大地。

慢慢地，亚努斯逐渐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爆炸装置，他想，由通讯信号遥控引爆；而且我敢打赌，如果我现在去看阿瑟妮丝的拳头，就会看见她正握着引爆器。即使疲惫与渐渐袭来的不适让他昏昏沉沉，他还是心生钦佩。这个灵族女子单枪匹马，就摧毁了由十多个贵族及其仆从组成的武装力量，其手法之精准，恐怕连斯蒂尔都要艳羡不已。她到底是谁？某种职业刺客吗？他猜自己很快就会知道答

案。他又想，不知道法务官还要多久才能追上她的踪迹。飞车倾斜转向，他看见他们正朝星港飞掠而去。我早该猜到的，他想。她和她的同伴似乎铁了心要把我弄去为他们效力。我好奇为什么？

他把这个念头抛开。这个夜晚太漫长了，充满了死亡，而答案迟早会开始浮现。眼下，他还有别的事情要担心。一个恶魔潜伏他的脑子里，而这个异族疯女人正把它连带着他，径直带向他的朋友和他的船——他一直在试图避免让这种事发生。他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

他缩回座椅里，想着黎明还有多久到来。

贾丝蒂娜凝视着镜子，望着那混乱的影像翻涌凝聚。她不安地咽了口唾沫。向主人禀报自己的失败绝不是件愉快的事，而她也知道，无论如何，自己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基姆——在埃鲁克那蠢货试图绑架亚努斯·达克的行动中，基姆是唯一的幸存者。她已经告诉了贾丝蒂娜事情的经过。听完她那堆闪烁其词的借口后，贾丝蒂娜大致理清了，是那个灵族女子不知怎地直接或间接杀死了所有贵族及其扈从，并掳走了达克。基姆之所以能活下来，纯粹是因为无能：飞车升空继而爆炸时，她还没来得及上车。

她在星港的探子报告说，有两个很像达克和灵族女子的人出现，与达克的船员一道，搭乘高轨道穿梭机离开了。

另一个急需处理的消息也传入她耳中：线人威泽尔已经开始四处散布传言，称达克召唤了恶魔之力，用巫术杀死了胖子罗杰。鉴于贾

丝蒂娜本人在肉类加工厂的所见所闻，这个说法的可信度高得令人不安。

那地方弥漫着灵能力量的恶臭，尸体像是被某个发狂的恶魔撕成了碎片。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是该派人把威泽尔抓来，还是在他的说法引起当局注意之前，让他永远闭嘴。她想，前者大概更好。他可能还掌握着其他有用的信息，可以在审讯中挖出来；而如果留他一命是个错误，那也是个很快就能纠正的错误。

她已经尽自己所能拼凑出今晚发生的事件，而无论如何反思，她都想不出自己当时还能有别的选择。当然，她的主人多半不会这么想。至少她已经设法把自己的人安插进达克的船员中，这意味着还没到束手无策的地步；而且当然，还有她给出的那枚护符，他们没有直接把它扔掉。

就在这个念头出现时，沙哈·加索恩的会见厅骤然变得清晰而突出，她主人的面容从中显现，向她狞笑。鲜血从他的嘴角淌下，在他双颊溅出不规则的纹路。贾丝蒂娜甚至不愿去想象这位大人方才在做什么，尽管那些可能性本身就值得玩味。哪怕她相信应当深入探索人类可以拥有的所有体验，黑暗盛宴也是她从未去参加的欢愉仪式之一。

“说吧，奴仆，我会回答。”沙哈·加索恩说。

“如您所愿，主人。”贾丝蒂娜飞快讲述了她的经历，没有任何遗漏，因为她知道沙哈·加索恩有多么善于察觉到言语的闪躲，又会多么

精妙地就此施加惩罚。她说完之后，就知道自己的害怕是非常有道理的。沙哈·加索恩生气了。

“你建议我们现在怎么做，奴仆？”他问。

“我在维南之星号上有探子，他们能够联系到我们。”

“最好祈祷他们不要尝试，渺小的凡人。灵族无疑能够侦测到此事。”

“他们是最优秀的手下，大人。他们谨慎而隐秘。”

“他们必须如此。灵族杀戮我们的同类时，行动迅速而狡黠。”

贾丝蒂娜压下一个耸肩的动作。就算是这样，她也没有多少能做的了。她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沙哈·加索恩那张美得令人不安的脸上，掠过一抹若有所思的神情。贾丝蒂娜注意到如今点缀他双颊的血迹形成了有趣的纹样。那猩红究竟属于这位大人，还是属于别的什么人？她心里闪过一丝近似嫉妒的刺痛。

沙哈·加索恩抬起头，双眼燃着恶毒的红火。

“此事不再归你处理，奴仆。我必须另寻工具，确保达克将会出席仪式。现在只剩对你失败的惩罚了。别担心，我会确保它相当有趣。”

贾丝蒂娜因期待而颤抖起来。

第十章 航向天外

亚努斯·达克站在穿梭机的观景甲板上，看着维南之星号映入眼帘。哪怕他疲乏不已，哪怕部下目光关切，而灵族正以掠食者般的异类警觉注视着他，一股骄傲仍然在他胸中膨胀。衬着天鹅绒般漆黑的太空，维南之星的壮观令人震撼。她可以是庞大的贸易机器，也可以是毁灭的凶器，转换全凭指挥官的意志；她是一座移动的堡垒，一艘能够在星球之间完成伟大跃迁的载具。简而言之，她具备一艘帝国星舰应有的一切。

他的目光贪婪地扫过那些巨大的锥堞炮塔，上面布满巨大的武器；舰艏则装有发射管。他饥渴地望向宏伟的上层结构，那里有他的舱室，以及舰船的指挥甲板。就在这时，他意识到还有另一个人，正用同样热切的眼神，凝望这艘恢弘的战舰。

“修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西蒙·贝利撒留说，骄傲满足溢于言表。亚努斯点头表示同意。上次航行留下的扭曲护板和破碎装甲都已经得到清理与更换。这条船又变得适合徜徉星海了。亚努斯好奇西蒙是哪来的钱，既还了债，又把他们的船从船厂赎了回来。他瞥了灵族一眼，就猜到了最可能的来源。看来，他们选择接触的合伙人不只他一个。而此时此刻，望着自己的船，他倒很庆幸这一点。

他庆幸自己不用躲在美杜莎自由港某个臭气熏天的贫民窟里，等着猎人上门。他庆幸自己不知怎地暂时逃脱了审判庭的掌控。他庆幸自己摆脱了胖子罗杰和他那些杀手的纠缠。不过他的好心情转瞬即

逝：他知道自己只是推迟了清算，而不是结清了账目。而且，还有太多他想不明白的事情正在发生。

阿瑟妮丝杀死的那些人，也就是那些自称贾丝蒂娜派来的人，只是其中一例。他完全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可以感受到那深沉阴险的暗流；而从他与那灵族女人交流的几句话里，他听出她也有同样的判断。

事实上，异形们似乎比他更了解情况，而且显然趁他缺席，将许多事情都朝着他们自己的目的安排了。他想知道，他们是如何说服西蒙同意去他们选定的目的地的。等他们登船启航，他还有许多话要和自己的生意伙伴讲。

而且他们出发得越早越好。每过去一分钟，他都感觉自己肩上的重量减轻了一分。很快，他们就要开始规划星系外的航线了；他与下方那个世界之间多拉开的每一分距离，都让他十分满足。他迫不及待地想让一场漫长的星际跃迁横亘在自己与美杜莎自由港之间，同时也隔开那里发生过的一切。

但之后呢？灵族依然想前往他们那黑暗的目标，而他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拒绝他们。他们是掌握了他最黑暗的秘密，但他们毕竟救了他的命。他心里有什么东西正低声提醒他要当心。异形救他必定是有所图谋，而且很可能不是什么好事。事实上，他们完全有可能是打算先将他留下，以备迎接一个更加黑暗的命运。

他虽然身体虚得厉害，但他还是知道，自己必须尽快解开他们身后的谜团，找出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他的本能告诉他，如果想保住

他的性命与理智，那么这样做就至关重要；而他不能否认这份让他一路活到今天的本能。

穿梭机开始减速，向内旋转，做出最后几个动作，驶入伟大星舰的系泊湾。转眼之间，它就像一条小鱼似的，被星舰这头鲸鲨一口吞下。

维南之星号的指挥甲板十分宽阔。一整面巨大的装甲水晶舷窗，供人将舰船向前延伸的长长船体尽收眼底。四周，军官和星海水手各司其职。亚努斯向后靠进指挥椅，瞥了西蒙一眼。

“星港、海关和审判庭都放行了。”领航员说，“所有舱门密封。可以脱离系泊。”

“开始吧，领航员。”亚努斯说，“船舵归你了。”

西蒙转身，对着一根音讯管说了几句。连接舰船与星港的脐带缆松开，船体轻轻一晃。侧推喷口将他们推离港口，带来一丝微弱的加速感。舰船自身的重力启动之前，亚努斯短暂感到一阵失重。他查看指挥椅扶手上展开的小屏幕。上面显示出周围空间的传感星图。在绿色的背景中，他们是一枚较亮的光点；那团巨大的脉动光束是美杜莎星港。还有一些小点呈现出浅绿色，代表着帝国舰船。

尽管亚努斯累得快要虚脱，他还是守在自己的位置上。舰船脱离系泊时，船长理应站在指挥甲板上，他不打算失职。何况，自他头一次踏上星舰开始，他便一直钟情于此刻。启航总像是一场冒险。没人

能知道你会看见什么，做些什么，甚至没人知道你是否能活着抵达终点，毕竟亚空间航行如此凶险。可即便如此，启航依然具有某种力量，一个人不论多么消沉，都会在启航时心跳加快、精神振奋。

亚努斯抬头打量自己这领地的中枢，嘴角浮起一丝淡淡的微笑。技术神甫们站在成排的指挥圣坛前，一边与引擎通灵，一边吟诵对机魂的赞歌。首席技术神甫鲁阿克在他们之间大步巡视，摇晃着香炉；每每遇到颂唱声音减弱，便拔高自己的嗓音。

西蒙·贝利撒留站在一座升高的神圣圆台上，只有领航员方可踏足于此。闪亮的铜缆从古老而复杂的机械中蜿蜒而出，接入他额上的接口环。他双手紧握雕有石像鬼的黄铜护栏，任由来自数据核心的信息流径直涌入脑海，再以唯有领航员方能理解的方式加以梳理。舵手站在两只巨大的金属舵轮旁，一只正对着他，另一只设在侧面。另有两根铜质数据馈送线直接接入此人额头上的插孔。随着西蒙下达指令，他会对舰船的航向作出细微的修正。

亚努斯回头，视线越过肩膀，透过指挥甲板后方的观景舷窗向外望去。那座巨大而遍布武器的星港建筑，已经在他们身后悄然远去。他望着它，从一只庞大的辐条旋转巨轮，渐渐缩小，化为群星中又一颗闪烁的光点。

在它下方，美杜莎自由港巨大的发亮表面占据着天空，上面满是有毒的绿云，以及深褐色的排污泥海。舰船加速，它也随之缩小，越来越多的部分进入了视野。好吧，行商浪人想，我们上路了。

等西蒙流畅地报出跃迁点坐标，而亚努斯确认可以将舰船指挥权安全移交给舵手之后，他开口说：“贝利撒留领航员。我们去我舱室，我有话要和你谈。”

“是，船长。贝恩斯先生，船舵归你了。”西蒙·贝利撒脱离了指挥椅，直视着行商浪人。

“有句话，亚努斯。”他说，语气尤其冰冷，“私下说。”

“好了吗？”西蒙·贝利撒留以疑问的口吻说。

“我好得很。”亚努斯·达克含糊地回答。领航员讥诮地笑了笑，抚着自己的小胡子。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知道的。”西蒙说。¹

亚努斯环顾他这间小小的舱室，想要获得些许安慰。许多年前离开克罗世界后，这儿便是他最像个家的地方了。说实话，比起以前他在美杜莎自由港的大宅子，他在这里度过的时间可能反而更多。他很庆幸自己把大多数心爱的物品都留在了这里。有些东西他决不舍得抛在身后。

墙上挂着一面绿皮战旗，上面尽是一些俗艳的色彩与原始的符号。战旗下方，一对链锯剑与爆弹枪相互交叉，固定在舱壁上，那是他从一个死去的军阀手中取来的。它们带着所有绿皮科技共有的质感：沉重、原始，却实用。亚努斯从椅子上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梦酒。

“你确定要喝那个？”西蒙问，“你看起来糟透了。”

“我以为你是领航员，不是药剂师。”亚努斯尖锐地说。

“我也是你的生意伙伴。”西蒙说，“到底出什么事了，亚努斯？”

亚努斯并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准备好把事情告诉领航员，他可能永远不会准备好。即便西蒙已经是他这辈子最接近朋友的人。

“问得好。”他反击，“你告诉我吧。”

“我猜你那位朋友，阿瑟妮丝女士，在把你带回来之前，没有向你分享秘密——比如，我们要去哪里？”

“他们没告诉你？”亚努斯惊讶地问。

“贝利亚IV星。”西蒙说。他的声音表明，他完全明白这个目的地意味着什么。

“你要是不乐意，为什么还要答应？你的确答应了对吧？”

西蒙看上去像是在思量着什么。他沉默半晌，深深凝视着手中的杯子，仿佛能从中占卜出什么黑暗的秘密。

亚努斯又给自己添了些酒，大口灌下，再倒上一杯，瘫坐回椅子上。

“他们给了我一大笔钱。”

“要说服你进入恐惧之眼，那笔钱肯定大得要命。”

西蒙的酒杯从失去力气的手指间跌落。酒水在白色毛皮地毯洇成一滩暗色。那是冬巢风暴熊的毛皮毯。

亚努斯惊讶地看着他。“他们还告诉你什么了？”他问。

“什么也没有。”

“可你还是答应载他们去。得了，领航员，我又不是刚出生的傻宝宝。他们一定做了什么，才让你同意走这一趟。提丰星之后，你发过誓，再也不会打破禁令。”

“事情没那么简单，亚努斯。”

“事情从来都没那么简单，不是吗？”

“我对我的家族负有义务。”

“那你对我就没有义务？”

“心里藏着秘密的人是你！”

愧疚让亚努斯回答时比他期望的火药味更重。他又累又难受，还没能从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情中缓过劲来。即便待在自己的舱室，感受着维南之星号甲板在脚下那令人安心的踏实感，也无法驱散他的疲劳。“你这话什么意思？”

“好了，亚努斯，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什么也没有。”

“真的？你在美杜莎神秘失踪，然后又带着一位灵族公主出现，看着像是刚从战场上杀出来——”

“她是公主？”

“你命令我们离开这颗星球，就好像背后追着来自地狱的猎犬；现在又闪烁其词，就像兜售吸血犬幼崽的码头贩子。到底是什么事？”

“显然，没表面上那么简单的事。”亚努斯说，试图用幽默缓和局面。

“别想蒙混过关。告诉我，关于这些灵族，你都知道什么，还有他们想让我们去哪。”

“贝利亚IV。恐惧之眼。你已经知道了！”

“但为什么？”

“你要拒绝带我们去那儿吗，领航员？毕竟那在帝国禁令下。你要是不想干，就带我们跃迁到那附近，我自己把维南之星开进去。如果只是短程跳跃，我自己也能标出航线。”

西蒙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随后才机械地开口：“你绝不可能做到的。恐惧之眼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它被亚空间风暴、时间裂隙、时序旋涡和暗流所环绕。亚空间流湍急不定，还有各种交错逆流。只有卡迪亚之门勉强能规律地通航，而且那也不频繁。我是血统古老的全缚领航员，可连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能找到一条安全的航道。一个始祖型人类绝不可能做到。”

亚努斯看得出西蒙是认真的。他确实不太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进入恐惧之眼的路，并且完全不相信一个缺乏他那种训练的人能做到。

“所以你不干了？向我们的乘客解释那不可能做到吧。”

西蒙缓缓摇头。“我必须去。”

“必须？”

“我的家族与灵族之间有一笔债，我必须去偿还。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别再逼我往下说了。”

亚努斯耸了耸肩。“说实话，我倒宁愿你拒绝。我和你一样，都不想看见恐惧之眼里有什么。”

西蒙苦涩地笑了笑。“你还是这条船的船长，亚努斯。我是领航员。在我们开始抵近非物质界之前，指挥权都在你手里。你如果不想去，那就不要去了。我会另找一艘船带灵族过去。”

亚努斯低低吹了声口哨。“你是认真的。看来你们欠灵族的债相当多。”

“我无法再就此事多说了，亚努斯。不要追问了。也别想套我的话。我会直接离开的。”

想到自己的秘密，亚努斯说：“那是你的债。你愿意的话，我就把它忘了。”

“谢谢。但不要忘记。保持警惕和清醒。如果你选择参与，这会是一趟非常危险的航程。”

“我会去的。”

“于是我又要问——为什么？”亚努斯斟酌了很久。为什么他想进行这趟航行？部分是因为灵族暗示他们能帮他；部分是因为他欠他们一笔荣誉之债；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其实也无路可走了。假如有谁想设计一个陷阱，推着他照灵族的意愿行事，那这个陷阱简直不能更

完美。那些异族会这么狡诈吗？他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可话语还是几乎不受控制地从嘴唇中滑出。

“因为我怀疑我们的客户不会允许我做出别的选择。”

“我还是想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西蒙·贝利撒留说。

“那我们就去问问他们。”亚努斯说着，朝门口走去。

“你去吧。”西蒙说，“我必须规划航线了。”

“什么？”亚努斯简直不敢相信，领航员竟然临阵退缩，不想面对灵族。不过他也乐得如此。他不想让西蒙知道那些声音的存在。也许西蒙察觉到了这一点。领航员对这些事可是很敏锐的。

“我没有立场质问他们。”西蒙说，“那会违反我们协议的条款。”

“但你却鼓励我去问。”亚努斯说，“狡猾的混蛋。”

“没他们狡猾。对此不用怀疑。”

亚努斯敲了敲分给灵族的舱室门。这是最大的客舱之一，通常只留给最尊贵的访客。不管船员们有多讨厌船上来了异形，看来斯蒂尔都已经认定了他们的重要性。自然，他给他们安排的房间里装有许多隐蔽的安全监控。当然了，他想窃听他们说出的每一个字。假如斯蒂尔真的会说灵族语，亚努斯也不会感到吃惊。这家伙总能带来惊喜。就算他不会说，西蒙也肯定会。

“进来，人类。”阿瑟妮丝的声音说道。舱门滑开，亚努斯大步走了进去。

灵族已经开始把这间套舱改造成他们自己的风格了。墙上挂起了奇异的丝质挂毯，上面满是繁复的编织图案，不知为何看得人眼睛发痛。椅子被挪走，换成了坐垫。房间中央铺着一张大地毯。奥里克盘腿坐在地毯上，正抽着一管水烟。阿瑟妮丝斜靠在坐垫上，轻松地关注着整个房间。两人都穿着镶白边的宽松黑袍。奥里克颈上挂着一圈奇异的宝石。阿瑟妮丝佩着一条武器挂带，那看上去优雅得像名妓的礼服珠饰。那些武器既是毁灭的工具，也是点缀的装饰。

“向你致意，达克船长。”奥里克说，“愿伊莎赐你诸多福佑。”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亚努斯直截了当地问。他还是觉得疲惫不适，而灵族正在抽的不知什么怪异烟草让他鼻孔灼痛，皮肤发麻。阿瑟妮丝看着他，仿佛她是一只猫，而他是一只灰头土脸的老鼠。他突然庆幸自己来他们舱室前洗过澡，也换了新衣服。这些猫一样的异形实在太擅长让他浑身不自在了。

“如果你能问得更具体些，亚努斯·达克，我会尽力回答。”

亚努斯回头看了一眼，确认舱门已经关上，随即又觉得自己愚蠢。在这间布满监听装置的舱室里，他是不会把他真正想问的问题说出口的。

“如果你担心窃听，”阿瑟妮丝说，“大可不必。这间舱室是安全的。”

“你听起来相当肯定。”

“我非常肯定。你们原始的科技不够精密，很难瞒过我们的传感器。”

亚努斯把这条信息记下，以备日后使用。这是个好知识点。不过，他还是不想开口。他想要的不只是灵族的口头保证。尽管他信任斯蒂尔，可有些事他依然不愿冒险让自己的船员知道。然而，奥里克接下来的话，让他所有的顾虑都失去了意义。

“我看得出，你想谈谈那正在吞噬你灵魂的东西，船长。我不怪你。确实，时辰已晚，事情变得非常黑暗。”

1. 这里对话是西蒙说Well? (好了什么事你说吧),不过也可以理解为“你好不好”(谁会这么理解啊!), 亚努斯回答Very Well(我很好)。↩

第十一章 灵族印记

“你这话什么意思？”亚努斯·达克问。

两个灵族对他笑了笑，那绝不是让人安心的笑容。这是亚努斯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端详他们不加遮掩的容貌。他们的头颅比人类更颀长，五官则精致细腻得多；下巴轮廓犀利分明，双耳没有耳垂、末端尖尖。一双大大的杏仁眼，睫毛修长。那瞳孔令他不安地想起猫的瞳孔。他们美得动荡人心，面容中却又透着一种非人性与威胁感。

“你拥有一份伟大的天赋，亚努斯·达克。”奥里克说，“尽管你的族人并不如此看待。”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亚努斯虚张声势地说。

“你是一个灵能者。你的心智与亚空间力量相调谐。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亚空间力量与你相调谐。”

亚努斯跌坐到一只坐垫上，他太疲惫、太病弱，无力再反驳。他一生都被告诫灵能者本质邪恶，而现在，他发现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这一切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命运彼此交织。随着概率线趋于稳定，已有许多事变得清晰。”

“能不能说明白点。”亚努斯烦躁地说。奥里克耸了耸肩。那是一个柔若无骨的动作，却出奇地近似人类。亚努斯意识到，这正是灵族

叫人不安的特征之一。前一刻，他们还像泰伦虫族一样陌生而不可理解；下一刻，他们又让他想起自己曾经的某些熟人。

“你是在要求我解释一些极其复杂的概念。这些概念你哪怕花上一生去学习，都可能无法掌握。”

“我可以听简单概述版本的，讲给小孩听的那种。”

“灵族的孩童十分稀少，而且有些年纪比你还大的灵族，在我们眼中也还是孩子。”

“你说我是灵能者。就从这儿开始吧。”

“你们所谓的灵能者，在赐福或者说诅咒下，拥有了触及宇宙本源力量之一的天赋。”

“这是你的说法。审判庭说他们是被恶魔附身了。”

“难道你们的审判庭不也雇佣灵能者吗？”

“他们受帝皇庇护，也受自己的信仰庇护。”

“你是缺少那份信仰，还是被你的帝皇诅咒了？”奥里克反问。

“审判庭那么多秘密，我又不是全都知道。我想这也涉及到什么训练吧。”

“确实必须要有训练。若想成功驾驭这样的力量，同时不让自己容易受那些在彼岸等待之物操纵，所需的训练要以十年计，也许以百年计。”

“不管要干什么，都没有几个人类能拥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去做，更别提训练了。”

“唉，是这样啊。这正是你们种族的诅咒之一：有幸获赐如此力量，却永远没有时间去真正掌握它。你们的种族花费这么长时间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给自己和其他存在都造成了那么多伤害，这也是原因之一了。”

亚努斯对此无法回答，便试探着问了一个问题。“你是灵能者？”

“我是。而且如你所见，我并没有被恶魔附身。”

“这只是你自己的说法。”亚努斯感觉到阿瑟妮丝绷紧身体，仿佛正准备攻击。奥里克做了个平着向下切的手势安抚住她。

“灵族不可能被恶魔附身之后还活着。我们有上百种方式保护自己免于遭受这种命运。”

“比如？”

“你要求我透露的太多了，亚努斯·达克。”

“你要求我相信的也很多。太多了。”

“首先，我们所有灵族的灵魂，都比你们人类的要强大许多。我们中的每一个，在某种程度上，都拥有你们所谓的灵能力量。而且，我们所有灵族都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接受训练，以抵御混沌的诱惑。”

“你是在提议按你们的方式训练我吗？”

奥里克笑了，摇了摇头。他的笑容很灿烂，出奇地和悦。“不。即便你将余下的岁月全用在这件事上，也只够让你开始理解为什么不行。”

“你很擅长表现得高高在上啊，奥里克。”

“也许吧。但请相信我，我并非有意如此。我们两族之间，几乎少有共通之处，远少于我们相似的形貌所暗示的。我非常怀疑自己能否开始理解你们触及那种力量的方式。我花了许多年潜心冥想，才终于学会点亮一支蜡烛。又过了几十年，我才拥有足以杀死一个人的力量。然而，短短数月之内，你获得的力量，就已经等同于我们的战巫历经几十年方可取得的了。”

“他做这些事可没有采用任何理智审慎的防护，而我们的战巫会。这没什么可惊讶的。”阿瑟妮丝说，声音冰冷而严苛，“亚空间会呼唤它想要吞噬的人。”

“尽管如此，亚努斯·达克已经走了很远，也走得很快，而且至今未被吞噬。”

亚努斯想起自己在肉类加工厂对胖子罗杰和他手下做过的事，对此感到不那么确定。他借攻击性掩盖住自己的惭愧。

“我是不是该受宠若惊？”

“也许你是该如此。这很可能是我族的先知首次试图向你族之人解释此事。我想，我正试着帮助你，所以你不必如此咄咄逼人。”

“如果这真的史无前例，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

奥里克深深吸了一口水烟筒的烟嘴，呼出一片烟雾。这是他第一次放缓回答问题的速度，亚努斯感觉到他正在仔细斟酌措辞。鉴于灵族思考的速度似乎快如闪电，他怀疑这意味着这位自称先知的灵族正采取异常的审慎态度。沉默许久之后，奥里克抬起目光。

“现在我们谈到关键了。我之所以对你说这些，是因为在我对未来的所有预见中，都有你的存在。我们的命运彼此交织，交织的姿态并非全然不定。我只知道，事实如此。”

他停顿片刻，阖上眼睛。他的面容有一瞬松弛下来，有一丝隐隐的微光，在他薄而透的眼睑皮肤下浮现。“此外，你是一个概率的枢纽，亚努斯·达克。你是你无法想象的更高伟力汇聚的焦点。你是为我族与他族带来厄运之人。”

亚努斯听见阿瑟妮丝吸了一口气。“这是真视吗？”她问。

奥里克没有立刻回答。许多个心跳的沉默过后，他的双眼骤然睁开。“原谅我。”他说，“我的天赋有时会毫无征兆地降临。”

“毫无疑问，这是那几十年训练的成果。”亚努斯讥讽地说。

“你我比你猜想的要更相似，亚努斯·达克。我也知道拥有狂野无羁的天赋是什么滋味。我的导师们花了近一个世纪，试图让我将其完全支配，依然未能彻底成功。有时，无论我是否愿意，我的天赋仍会自行浮现。”

“你的天赋是预见未来？”亚努斯思索着。如果真是这样，只要能说服他用这天赋牟利，只要能让人相信他的力量并非来自恶魔，那么这样一个存在的服务将会价值连城。

“没有那么简单，亚努斯·达克。有许多重未来正竞相诞生、等待塑造。从当下出发，有许多条道路向前延伸。我，便是能窥见其中几条道路的天赋者之一。我是一名大先知。”

亚努斯看着他，露出一个野性的笑容。“那我就是帝国的帝皇。”

奥里克疑惑地歪了歪头，等待亚努斯继续说明。亚努斯也没有拖延。“我对你们的族群了解不多，但我研究过不少史料，主要是冲突与战争的记录。我知道大先知很少现身，而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在最重大且最残酷的战役中，接管大军的指挥权。”

“那不过是大先知最微末的职责。”奥里克温和地说。

“如果你是大先知，你的军队在哪里？你的战巫护卫在哪里？你的舰队呢？你为什么需要我的帮助？”

“不管你相信与否，亚努斯·达克，我都是一名大先知。头衔归属于有能之人。军队、护卫、长袍、财富——这些都只是外在的点缀。成就一名大先知的，是拥有天赋和运用天赋的力量，以及理解自身所作所为的训练。你并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你的话空洞无物。听我说，并从中获得智慧。”

灵族的语气中有某种东西，迫使人服从。亚努斯发现自己正竭力想听清这个异形要说什么，同时又因自己竟然如此顺从而满怀愤懑。是否有什么力量在此运作？某种阴险的异族巫术，正将他的意志迷

惑？他暗下决心，如果真是这样，他偏要与之作对不可；可他的决心毫无用处。他缄默着，等待着。

“你正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凡人，而且你也对他人构成了莫大的危险，尤其是对我的族人。因为，你是一个大敌愿意不惜代价，也要纳入他支配之下的人。”

“大敌？”亚努斯带着几分轻蔑问，试图掩饰大先知的话已经触动了他。

“绝言之欢愉的黑暗主宰。”奥里克说。

“禁断之知识的女士。”阿瑟妮丝说。

“其名不宜出口，免得被他听见。”奥里克说。

“她的力量强大，她的恶意无穷。”阿瑟妮丝说。

欢愉之主，亚努斯想。这个说法有些熟悉。他在哪里听过？有什么东西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你们说的是混沌的一个恶魔神。”亚努斯说。

“你们人类确实这样称呼。尽管其真实本质远超你们的理解。”

“听起来就像你们想告诉我的那许多事一样。”亚努斯冷淡地说。怒火在他心中腾起。他忽然受够了这些异族，厌倦了他们居高临下的姿态和无穷无尽的暗示。他们似乎就不会直截了当地说话，而他怀疑，这种言语的模糊之后隐藏着操纵。

“跟我敞开来说吧，就当是和蠢小孩说话得了。”他说，“告诉我色孽的事！”

房间里骤然降下的寂静令人发冷。两个灵族看起来，就像他刚扇了他们一记耳光，或是用最粗鄙的方式侮辱了他们的母亲。他们僵在那里，一动不动，似是在等待某种可怕的事情发生。

“那不是你应该大声说出口的名字。”奥里克极轻地说，“在你学会遮蔽自己的思想之前，你甚至不该让它出现在你内心最深处。”

当然，被这样告诫之后，亚努斯反而发现自己没法不想它了。色孽。色孽。色孽。叠句在他脑中循环往复，犹如一首早已淡忘的老歌，刚刚被唤回心头。他不想去想，只是避无可避。仿佛是对此的回应，他感到自己的灵魂深处，有什么东西微微骚动起来。

同多数见多识广的人一样，亚努斯对混沌的四位大能略知一二。抛开种种暗示、猜测和谣传不提，其中真正确切的东西少之又少。据说，在许多世界上，都有不可言说的邪教，信奉黑暗诸神。在美杜莎，他听过与“色孽”这个名字相关的传闻，说它与某些执迷于追求纵欲和欢愉的秘密结社有关。据说，那些结社在隐秘而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进行集会，将自我全然交托于荒淫、罪恶与肉欲的享乐狂欢。

他过去对这些人并未多想，因为在他看来，只要不妨碍他追逐利润与冒险，别人闲暇时做什么他都管不着。事实上，这类人还曾为他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他把许多异域的烈酒、食物、香料和麻醉品带回美杜莎，而他们则为此提供了现成的市场。也正是通过这条门路，他才结识了贾丝蒂娜。

贾丝蒂娜！现在他想起来了。埃鲁克自称是她派来的，而且他也提到过欢愉之主。这么一想，贾丝蒂娜也给过他一些这方面的暗示。他记得，有一次她建议他参加她一场特别的密会，只是当时他正忙着处理手头上一桩交易，没有时间参与。贾丝蒂娜是否可能是黑暗诸神的追随者？她是否曾试图把他引入他们的罗网？有没有可能，他们想要他，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什么？

他把这些念头推到一旁。这一切都有可能，但他得到的信息太少，作出的假设太多。

“那我该怎样遮蔽自己的思想？很遗憾，我对此疏于掌握。”

“我们给你的梦石还在吗？”

亚努斯摇了摇头。

“你把它给了一个女人，一个欢愉的爱好者。”

“你是说贾丝蒂娜。”

“她的名字对我毫无意义，但她的灵魂浸透了邪恶。”

“也许吧。”

“我们不是来与你斗嘴的，亚努斯·达克。我们来此，是为了确保你既不会辜负你的族人，也不会辜负我的。”

“似乎除了斗嘴之外什么也不做的是你们吧。”

出人意料的是，奥里克笑了。“在你看来也许是这样。这正是我族的方式。我们处事谨慎，需要花上一些时间来切入正题。我们缺乏你

们这些短生种的直率。”

“我接受你的道歉。”亚努斯说，无视了阿瑟妮丝的冷哼，“我也接受你能给我的一切帮助。”

奥里克站起身。他的动作迅捷而柔韧，快得几乎让人眼花。他仿佛根本没有移动，却忽然已经耸立在亚努斯身前。有什么东西在他手中闪光。亚努斯只来得及畏缩一下，便感到一件冰凉的东西按到了自己的额前。一股灼烧感和刺痛感袭来，宛如一块烧红的炭，压在他的皮肤上。他想把头往后缩，却发现自己的头被大先知一只冰冷而纤细的手牢牢固定在原处。

“很快就好了。”灵族说。

“你说得轻巧。”亚努斯嘟囔道，“着火的又不是你的脑袋。”

灵族低声念着什么。亚努斯起初以为那是答复，随即意识到并非如此。先知正以他族群流丽坦畅的语言诵唱着。随着他的低吟，亚努斯额前痛楚加剧。那感觉像是那枚灼热的炭正径直烧穿他的血肉，钻进他的脑子。与此同时，一阵阵蛰刺般的震颤掠过他的颅骨，令他咬紧牙关，闭上眼睛。他决心不因疼痛而嚎叫。无论这些异形渣滓如何折磨他，他都不会让他们称心。

随着疼痛加剧，亚努斯开始感到眩晕。画面逐渐在他的心眼中成形：一张张戴着面具的灵族面孔，以及一艘小型大陆般庞大的飞船，衬在幽暗的太空中。他看见那线条修长流畅的舰船在虚空中往来闪烁，也看见巍峨的战争机器在其心脏处诞生。

他又捕捉到其他故事、其他歌谣、其他幻象的残片。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正站在理解的边缘，即将领悟那远超他想象能力的事物。随后，那感觉便离他而去，只留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的疲惫乏力。

“完成了。”奥里克说，向后退开。疼痛已经消失。

亚努斯小心翼翼地伸手摸向额头，不知道自己会摸到熔化的血肉，还是一个烧焦的窟窿。然而，他指尖触及的，却是某种清凉、光滑而坚硬的东西，质地有如宝石。

“这是什么？”他问。阿瑟妮丝递给他一面小圆镜，他审视着自己的面容。在他额头中央，有什么东西正发出亮光、微微搏动。它的色彩从闪烁的绿，转为深邃的蓝，又化作炽烈的红，继而循环往复。“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我们给了你一颗梦石。”

“你们其实可以把它做成吊坠。”亚努斯尖刻地说。

“我们通常会那样做。但就你的情况而言，最明智的做法，似乎是确保它永远不会离开你身边。为了发挥最大的效力，它应当与裸露的皮肤接触。我们已经保证这一点将会永远成立。”

亚努斯长长吐出一口气，努力镇定下来。有一点显而易见：奥里克自称是灵能者，至少这话是真的。否则，他还能怎样把这块坚硬的石头熔接到他的血肉上？灵族继续着，似乎浑然不觉自己掀起的动荡。

“我们有时会对族中最年幼的孩子采用这种仪式。他们可能会把吊坠或者护符弄丢，或者吞下去，还有的会拿它当玩具。我很抱歉这样对待你，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似乎就是最简单的办法了。我们最关心的是你的安全，不是你的荣誉。”

灵族的话亚努斯几乎没听进去；他正一心思量他们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他们用异族的魔法给他打上了印记，就像在他额头纹上恐虐印记一样显眼。他今后遇见的任何审判官，都会立刻以最不妙的方式对它产生兴趣。他被烙上了一道难以遮掩的印记，除非他此后一直戴着头盔。

“这是什么？有什么用？”

“这是一枚护符，制造地点位于我们世界的核心。它是由某种与灵骨相似的物质生长而成，用来抵御混沌的影响。它会在你入睡时守护你的心智，那时你更容易受到大敌潜意识的诱惑。它还会提供防护，抵抗那些扭曲心智的效果。倘若有亚空间之物将你视为潜在的宿主，那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应当能防止你成为它的容器。”

“这么说，它的力量很强大？”

“你应当认为自己享受了极大的荣宠。授予梦石，是我们先知与战巫的特权。通常，它们只会被赐给他们寄予浓厚兴趣的人。你已经得到了印记，这将让我族之人知晓，你对我们而言是特殊的。若是阿瑟妮丝或我本人遭遇不测，而你又遇见古老之民中的其他人，他们会出手庇护你。”

“那倒好了，因为我自己的族人一看见这东西，恐怕就要把我绑上自动刑架，或者用火焰和鞭笞来净化我的身体。”

“我也怀疑会如此。但眼下看来，这似乎是较小的风险。”

“我宁愿自己决定哪种风险更大。”

“唉，你并不具备评估相关风险的资格。”

“那是因为你花了大把时间，用来不把风险告诉我。”

“我自己也无法完全确定所有的风险。我只能基于我所见的概率与道路展开谈话。你究竟会走上哪一条路，这依然是不确定的。未来尚未被踏足，而你的道路尚不清晰。”

“你看东西云里雾里，手伸得倒是挺长。”

“我是大先知，亚努斯·达克。这些事应由我来负担。因为如此一来，我便有机会保护我的族人，免于一场大劫。而那场劫难，或许命中注定由你带来。”

一个念头突然击中了亚努斯。那不是他愿意宣之于口的念头，可词句却仿佛自行从他唇间流出。“那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一了百了？”

“不要以为我没有考虑过，亚努斯·达克。但我有理由不这样做——暂时。”

“那又是什么理由？”

“只要你活着，我就活着。只要我活着，你就活着。没有彼此，我们谁也无法在这次旅途中活下来。”

“唔，那就赞美万般仁慈的帝皇吧。还能多留一小会儿我的生命。”

阿瑟妮丝笑了。笑声凶狠，毫无愉悦。“别就此认定情况不会发生变化。你的死亡或许仍会成为我们仅剩的选择。”

她起身准备离开。

第十二章 亚空间危险

西蒙·贝利撒留小心地展开一卷古老的羊皮纸，将脆裂的犊皮纸在桌面上抚平，四角各压上一枚镇纸。他宽敞舱室的书桌和长桌上已经铺满了航图与星图。和所有领航员一样，他持有全部必要天体测绘图的实体副本。毕竟，你永远也说不准那些古老的机魂什么时候会闹起脾气，反过来与你作对；也说不准数据核心什么时候会忽然失灵。

西蒙受过训练，即便舰船上所有导航系统都罢工了，他也能把船带回家。通常，这些海图只是多一重保障。但这张星图是不同的。它是他的骄傲与快乐，尽管它极其危险。

霉味说明这件物品年代久远。大概自帝国建立以来，它便被一再誊抄。而且誊写很可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因为这正是那种审判庭会把持有者烧死的文件。

西蒙向来喜欢掺和进禁忌的秘密中，只要它们还没有禁忌过头；他也一向为古老岁月里的遗物而深深着迷。这张海图不同寻常——这是一张穿越卡迪亚之门、直抵恐惧之眼内部的亚空间洋流图。若不是他年轻时把所有闲暇都消磨在了贝利撒留家族的图书馆里，那么当初他在古董商处与它邂逅时，都未必能认出那是什么。

想到其中的乐趣，他苦笑着摇了摇头。在童年与少年时期，他没有多少闲暇可供他四处寻宝。自三岁起，他每天醒着的时间里，至少有十二个钟头是在训练中度过的。最初，是磨砺身心与意志的修习

——用了整整七年。接着，是七年的高等学识——历史、天文、种种进阶的精神戒律与武艺技巧，所有课程都旨在强化他的心智、灵魂与体魄，使他能够承受职业生涯的严酷。随后，是最后七年真正的亚空间领航训练。许多人甚至活不过这一阶段，更遑论通过了。往事不堪回想。

他转而深深吸进卷轴陈腐的气息，运用起自己少年时学会的记忆回溯技巧。倏然间，他回到了贝利撒留大图书馆。在想象中，头顶一百米处，是恢弘的彩绘天顶：湿壁画上，帝皇正将特许状授予米凯尔·贝利撒留；他的基因原体们向下俯视，露齿微笑，落败的众敌则在背景中咬牙切齿。在心眼里，西蒙看见那些庞大的书柜，一层层高高摞起。那些古老的始祖型人类图书管理员，需要十倍身高的梯子，才够得到最顶上的书册。他几乎能触摸到那一排排无穷无尽的皮面典籍，也能将手指探进数不清的壁龛，伸向卷轴、星图和备忘录。他记得那些角角落落，每一处都摆着镶嵌巨大象牙的雕木桌；他曾在那些桌边，就着悬浮光球如黄油般化开的光线，潜心阅读，直到宫殿西侧楼那座怪物般巨大的钟楼敲响钟声，告诉他该去睡了。

有一回，一名图书管理员告诉他，这座图书馆中有超过十亿卷藏书，几乎囊括了帝国建成以来所有发行书籍的副本，还有数百万部在此前黑暗时代中印刷或誊抄的典籍。他还得知，有些书以早已无人言说的语言写成，或者采用了灭绝种族的字形书写。他还得知，凡是成功回收的贝利撒留家族领航员日志，馆中也都有副本；此外，还有从其他家族那里夺来或暗中取来的航路图志。如今他并不确定那里是否真有十亿册书，但即便管理员说错了，那里的藏书也的确多到无法编

目索引。他想，如此无涯的学识，自人类文明曙光初现时，便开始了汇聚。只要我们知道该往哪里找，谁知道能发现多少秘密呢？

他意识到这样的追忆与漫想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就终止了这场练习，用力把自己拉回当下。他需要开始工作了。他审视着铺在面前的海图。对领航员之外的人来说，它不过是一团抽象的几何旋涡：线条、曲线、圆圈与弧线，连接起无数斑斓的点，中间标有象形文字与符文。

但在受过训练的人眼中，这是一幅复杂的记忆图式，展示了卡迪亚之门内外非物质界的主要流线。一幅显示本区域的航图铺在另一张桌上。这幅图与上一幅十分相近。两张图上都标出了危险区域和旋涡的位置；而不同颜色的线条以及周围着墨的背景，则给出了关于非物质界洋流与质地的若干线索。

从角落里那枚细小的抄写标记来看，这些信息已经过时了几个世纪，不过这也不大要紧。除非有最为猛烈的亚空间风暴过境，否则在这段时间里，洋流和航道只会有少许的偏移。这些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们的改变十分缓慢，需要历经数千年。非物质界内运作的力量或许会暂时遮蔽航道，但本质仍会留存。只要能找到一个开口，他就能利用这些路线。

他查看了美杜莎星系的海图。图上显示那里的时空结构存在一些薄弱处。每个星系都一样，总有一些点更容易进入非物质界；而眼下更有用的是，总有些点更接近便于朝特定方向跳跃的矢量。

如同所有伟大的星舰一样，维南之星号能够在离开行星深重力井后，撕开任意位置的时空结构，进入亚空间。但这种粗暴的方法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也会给舰船的发生器和动力核心带来极大的负荷。考虑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十分遥远，这趟旅途又很可能十分凶险，西蒙不想冒什么风险。他每把成功概率向着有利方向推动一个极微小的小数点，都会让他们平安返回的可能性高上一分。

卡迪亚之门是领航史上最艰难的通道。这条航路充满危险与恐怖，也是混沌舰队借以进入帝国的主要途径。与大多数人一样，在正常情况下，西蒙会觉得这条道路如此难以通行，其实是一种恩赐，因为论起保护起人类的疆域，使其免受致命大敌的侵害，它要比一百支战斗舰队都更加有效。如今问题翻转过来，这个特性就不怎么迷人了。

一个念头短暂掠过：不知混沌信徒有没有领航员？这方面没有相关记载，但这不能说明混沌没有领航员。在他遨游银河的一生中，西蒙见过许多怪事，也看出许多他族群最珍视的信念，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

有些领航员家族已经被帝国的档案抹除，但领航员贵族中仍然保有相应记载。其中有些家族是在荷鲁斯大叛乱时期消失的。它们有可能投靠了另一边。这些念头颇为危险，离异端近在咫尺，于是他将其挥散，重又专注于手头的任务。

他再次审视美杜莎的海图，寻找最容易跃入恐惧之眼的点位。那将把他们带到最接近卡迪亚矢径入口的地方；卡迪亚矢径是一股庞大的时间流，穿过亚空间风暴间的缝隙，自卡迪亚之门涌进涌出。如果

他们能掐准时机，如果涌流把他们推向了正确的方向，如果西蒙能在精确无误的时空点位令舰船插入亚空间，并将脱离的时刻也把握得分毫不差，那么他们就有机会穿过去。返程的危险他不愿多虑。首要任务，是把他们送到灵族想去的地方。

他查看自己的航路图志，寻找更多关于美杜莎的信息。它们以他家族复杂的符文数学记法誊录，包含他所预探的星系间洋流、星炬在核准时间间隔内的矢量与强度，以及必须避开的危险区域。如果他们能活着回来，他也会为贝利亚作出类似标注。第二次航行通常比第一次容易，因为你至少对前方潜伏的危险有了几分概念。当然，在审判庭看来，这些信息同样会成为异端罪的铁证。他强迫自己抽离出那条思路，转而思考从美杜莎出发的相对安全的跃迁。

西蒙轻轻笑了一声。他已经危险地接近卡拉多克曾称作“领航七大谬误”之一的错误。他几乎能听见老人干涩沙哑的嗓音在低语：永远、永远不要假设一次航行会是安全的，孩子。你或许正在靠近一个你已用过上千次的入口点，而一场亚空间风暴仍可能骤然掀起。或者，一道时间旋涡会突然出现。又或者，出于它们那莫测的理由，亚空间恶魔忽而觉得你的船看起来真像块可口的小点心。即便是最最寻常的旅程，你也无法预知将要发生的情况。你必须时刻警觉，始终清醒。若非如此，你与你的船就是在自取灭亡。

可我已经在这样做了，西蒙心想，自问他的老导师会如何看待这趟疯狂的航行。他会告诉我，不要质疑自己的誓言，把船平安带回去。他自己做了回答。

他在脑中勾勒出美杜莎星系及其出口点的海图，然后最后一次，开始了那无比复杂的计算，好将舰船经由这两点抛过非物质界。

他在两条航线之间纠结。他目前的选择，是取阿尔法零十二点，在插入亚空间后，于星炬脉冲十二次时，将舰船相对银河平面旋转三十度；这样他们应当能赶上主洋流。还有一种选择，是在欧米伽德爾塔五点插入，旋转二十九点二度。这样达成的效果应当是相同的，但有可能大幅缩短航渡时间。然而，星系海图显示，那个入口点处存在湍流，还有一个永久旋涡，一不小心就会坠入其中。尽管如此，如果能抓准时机，那股湍流也能用来给舰船加速。

这算是一种炫技式的机动，在寻常情况下或许会颇对西蒙的胃口。但眼下，他决定还是谨慎行事为上。他将避开诱惑，坚持按原计划行事。

他碰了碰视屏上的一枚控制符文，调出舰船当前的航向。完美。按当前航线，舰船会在十二小时内抵达跳跃点。通过更易突破的点位能够节省的时间，将足以弥补在现实宇宙多花的那几个小时。现在，他能做的似乎只剩下休息一会儿了；一旦他们进入非物质界，他就没什么休息的机会了。

又一阵兴奋的战栗传遍了他全身。他虽已身经多次跳跃，可每一次跃迁照样让他心潮澎湃。很快，他的双脚就会踏着指挥甲板，而他的松果眼将凝望亚空间。他舰船的生命，以及船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将握在他一人手中。他将成为自身命运的唯一主宰。舰船是安然抵达港口，还是带着全员一同倾覆，都将取决于他的技艺。或许只有战场上的战士，直面战争的狂澜时，才能感受到相似的兴奋吧。没有任

何感觉能真正与之相比。这前景即便令他深深畏惧，却也令他满心兴奋。

舱室门上传来一记轻叩，将西蒙从浅眠中唤醒。他心不在焉地看了看计时器。还没到舵手叫醒他的时候。距离抵达插入点还有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和所有优秀的领航员一样，他对自己搭载的任何舰船都拥有基本的感知。他并未察觉周围有什么变化。地板的震动没有改变，舰船的基本响动也没有变。空气仍以同样的速度流经管道。没有警铃拉响。没有警示灯闪烁。几乎不可能是紧急情况。那会是什么？

他套上束腰外衣和靴子，大步走向舱门。和往常一样，出于习惯，他的门是锁的，无法从外面打开。“谁？”

“我想与你谈谈，人类。”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说道。即便隔着一层耐久合金，西蒙也能听出那是异形。他用手掌拍下开门符文。舱门嗖地滑开，门外是那名灵族女性。

“说吧，”西蒙说，“你想要什么？”

“我想与你谈谈我们即将进行的这趟航程。可能会有麻烦。”

“这么说，你认为会有敌人出现？”

“也许。”

“介意告诉我是谁吗？”

“奥里克告诉我，存在一种极微小的可能性，那就是可能会有其他灵族尝试拦截我们。”

“他这回不像平常那样有百分百的把握啊。”

“奥里克对任何事都没有绝对的把握。他处理的是概率，仅此而已。”

“你们就凭着他的概率，给我增添了如此之多的麻烦，还拿这么多条人命冒险。”

“是的。奥里克判断这值得冒险。我同意。”

“谁可能会来拦截我们？”

“海盗。”

“灵族的海上劫匪？”

“灵族没有海上劫匪。”¹

“那我可是和不少很相似的家伙交过手了。”

“那些不是真正的灵族。他们是我们堕落的亲族。”

西蒙听说过灵族可能分裂出了两个或更多的派系，但这是他第一次直接从灵族口中得到这个信息。他在心里记下一笔，留待写入日志。“他们的跳帮队在我看来很像灵族。”

“他们与我们流着相同的血，但仅此而已。他们早已堕入黑暗。”

“再展开说说。”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此事。”

“那你想要什么？”

“告诉我，你们进行亚空间跃迁时采用的步骤。”

“你以前肯定跃迁过的吧？”

“就当我没有吧。”

“你们要抵达美杜莎，就一定进行过。那里又不是灵族家园世界。”

“我们没有。”

“你是在告诉我，那里有一个秘密的灵族殖民地，而帝国对此一无所知？”西蒙任由怀疑从声音中流露出来。这个异形疯女人真以为他会相信，她没有乘船就抵达了美杜莎？

“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你。你来告诉我，关于亚空间跃迁的事。”

“那我把誓言不允许说的也都告诉你好了。”

“足够了。”

“我可以说，但前提是你要先告诉我，你为什么想知道。”

“那并非我愿意谈论的事。”

“还是说吧。”

“否则？”

“否则，我就重新考虑是否要为你提供航程介绍了。我的家族承诺要将你们送往你们想去的地点，我受此约束。可这其中不包含路上非要和你说话。”

起初，西蒙以为灵族女人生气了。她的眼睛睁大，口中发出一种奇异的呜咽声，像是猫儿会发出的声音。几秒之后，他才意识到她是在笑。

“很好。看来我必须与你做些分享了。我想知道此事，是因为我从未进行过这样的跃迁，这让我感到紧张。”

西蒙忽然意识到，想到将要进行跃迁，带给她的可不只是紧张。如果她是人类，他会认为她在害怕。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许多人都会害怕。舰船可能迷失在时空之间一去不返。亚空间的危险繁多而各异，领航员家族不会把所有危险都向潜在客户和盘托出。保密无助于驱散恐惧。而说实话，他们是很应当恐惧的。西蒙知道那里有什么，而有些时候，连他也会因之而害怕。穿越非物质界时，风险并不只作用于人的身体。人的灵魂也同样面临真切的危险。

“你很安静。”灵族女人说。

“我在想该从哪里说起。”

“更像是在想，有哪些话你觉得可以告诉我，又不被追究吧。”

“我从没想过你还擅长鉴识人心。真希望我也能看准你。”

阿瑟妮丝又笑了。这一次她甚至露出了微笑。西蒙本来或许会对她生出些许好感，但现在他心中升起了疑心。他怀疑这是某种微妙的操纵或试探。她似乎从他的脸上读出了这一点，因为她的微笑倏然消

失，像是有一道开关被拨动了。“我猜，你比自己想象的更善于此事。”

西蒙耸了耸肩。“把我们的船想象成一艘航行在两海间的船。它穿行于正常空间，也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并且，它也可以进入非物质界。”

“非物质界？”

“亚空间，至高天，随你怎么称呼。那是位于我们现实之外的维度，或多或少由纯粹的能量构成。在那里，我们所理解的空间与时间都不复存在。”

“这些我们都已知晓。”

“那么你也明白，进入这片空间是有实用价值的。我们离开自己的空间，从而乘上亚空间的洋流，再于数光年外重新返回我们的宇宙。”

“是的。这些事在我族人的幼年时期就已知晓。”

西蒙感到一丝恼怒。灵族显得如此疏远而倨傲。不过，仅仅是她说话的方式，就已经给了他宝贵的领悟。他决定继续推进，并把她所说的话记入自己的航路图志。毕竟，让人类增添几分对这个古老种族的了解，总不会有害处。至少他希望通过。

“那么你就该明白为何我的族人要利用它。你们又为什么不用？”

“有危险……”

“是啊。总归是有危险的。在亚空间，人的寻常感官无法正常工作，凝视它足以让人发疯。要在其中找到航路并不容易。”

“你却没有发疯？”

“那是因为我的族群与普通人类不同。千百年来，我们已经适应了亚空间。我的松果眼可以凝望非物质界，并理解它。我的大脑已经改变，能够理解我所见之物。”

“已经改变？”

西蒙畏缩了一下。她无比精准地戳到了领航员家族的痛处之一。
“也许我们进化成了如今的样子。也许在模糊而遥远的过去，我们被改变了，以便让我们履行自身的职能；如同传说中，帝皇改变了基因原体那样。”

西蒙知道，自己所说的内容，已经到了审判庭所谓异端的边缘。不过，在封闭的领航员家族内部，这类说法十分寻常。

“我以为你们的家族早在帝皇及其原体出现之前便已经存在了。至少，我族是这样说的。”

“也许吧——我们行会的起源早已迷失在时间的迷雾之中。我们只知道，在早期，人类用过许多方法，试图在亚空间中确定航线。药物、灵能力量、机器，各种尝试应有尽有，各自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以及不同程度的失败。”她唇边再次浮现出那种嘲弄的笑。

“成功但凡不及完满，就意味着其中有失败隐含。”

“而你们的族群，代表了人类试图掌握亚空间危险的最佳成果。”那份嘲讽更深了。西蒙暗想，他们真的这么看不起我们吗？在他们眼

中，我们真的只是粗蛮的野人吗？

“我们已经成功履职超过万年。”

“你们履行职能的时间之久无可否认。但你们又损失了多少条舰船？有多少再也不曾返航？又有多少被等待在彼岸之物夺走？”

西蒙忽然明白了她会有这种态度的另一个缘由。她是在害怕，只是用这种微妙的攻击姿态来掩饰。他察觉到一个突破口，于是决定试探。

“如果你们知道更好的办法，为什么不用？”

“没有别的办法，更不用说更好的。”

“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的星舰远比我们的优越，为什么不乘你们自己的船？”

“没那么简单。有些你们的船能去的地方，我们的星舰是去不了的。”

“听起来不太可能。像你们这样高不可攀的种族，当然造得出与我们一样精良的虚空屏障与亚空间护盾，甚至还要造得更好呢。像你们这样源远流长的族群，肯定也比我们可怜的笨脑袋，更好地掌握了星际航行的秘密。”

“没必要冷嘲热讽。你们的人还在树上荡来荡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航行于群星之间了。”

“那么在我看来，这样先进的种族竟会需要我们的帮助，实在不大可能。”西蒙说，尽量让语气变得冰冷，“当然了，除非你们是两位犯

人，你们自己的族人不肯帮忙。”

“不是这样。我们不使用你们口中的亚空间，是因为亚空间内有东西对我们垂涎欲滴。我们称你们的亚空间为沙’伊尔。直译过来，就是恶魔之地——地狱。”

西蒙猛地闭上嘴。他并不惊讶她有这些知识，可一想到在领航员家族和帝国高层的少数精英之外，竟然还有旁人理解此事，他依然觉得很不适应。是有实体潜伏在亚空间中。一些恶毒的实体，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就姑且称之为恶魔。它们已经造成了不知多少舰船的毁灭。

“它们对所有人都垂涎欲滴。”他说。

她极其缓慢地摇了摇头，随后径直看向他。她的神情告诉他，他遗漏了某些事，或者说，他对某些事的理解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深。

“它们尤其渴求我们。”

“尤其渴求你和奥里克，还是渴求整个灵族？”

“两者皆是。你看，我们身上有东西在吸引它们，令它们疯狂地欲要将我们吞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你们同行是在冒极大的风险。”

“那你们就是将我们通通置于了极大的风险之中。亚空间实体能一口吞下整艘星舰。而且还有更糟的——倘若它们突破了我们的屏障……”

西蒙打了个寒战。对那些幽灵船的故事，他再熟悉不过了：船员沦为亚空间恶魔的猎物，被遭到附身的友人尸身追猎着穿过整艘舰船，以最不可说的方式惨遭残杀，最后只剩下几个嘀嘀咕咕的疯子还活着；等到他们的船从非物质界中浮出，幸存者也只能在尖叫中死去。

他知道，无论舰船的护盾多么强大，装甲船壳多么厚重，都总有被突破的可能；而一旦被突破，等待他们的便是可怖的死亡。任何会增加敌人试图穿透船壳的次数、进而增加灾难概率的因素，都必须避免。忽然之间，他想起所有那些曾回应古老的金舟契约、却再也没有返回的舰船。他是不是即将窥见其中的原因了？

“你告诉我的不是什么好消息。”他终于说道。

“我们希望你对可能发生的事做好心理准备。奥里克会尽力保护你们，但他的尝试始终有引火烧身的可能性。”

“替我谢谢奥里克。告诉他，我也会尽我所能，从可能为你们而来的恶魔手里保住你们。”

她以一个流畅柔美的动作起身，准备离开。她在门口转过身，向他露出一个阴森的微笑，这时他忽然明白，她把最坏的消息留到了最后。

“不只是为我们而来。”她说，“也是为了你的朋友，亚努斯·达克。”

1. 此处对话中，阿瑟妮斯指出可能会有corsair，并表示灵族没有pirate。这两个词都是“海盗”。其中pirate是未经任何政府授权，在公海打劫的那一类普通海盗。而corsair一般拿了某地的私掠许可证，甚至有时被视为合法战斗人员（例如巴巴里corsair的别名就包括海军圣战者）。corsair这个词相对来说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灵族海盗”这个派系的用词就是Corsair。 ↩

第十三章 关于恶魔王子

亚努斯·达克怒气冲冲，一掌拍在舱门的强制开关上，大步闯进灵族的套舱。他满怀愤怒，但还能控制住自己，等门滑上后再大吼大叫。他本来是想找阿瑟妮丝的，可是她不在，他便把怒火倾泻到在场的那个灵族身上。

“见鬼的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奥里克好脾气地抬起头。他的眼睛略微发直，这意味着他抽的水烟可不只是稍微有些麻醉效果。

“你指的是什么，亚努斯·达克？”

“我指的是——你非要把这颗该死的宝石焊在我脑门上，害得我所有船员看我的眼神就像是看满身烂疮的码头仔。好像这还不够似的，你又跑去告诉我那倒霉领航员，说我是个被帝皇诅咒的巫师。”

奥里克用左手做了个安抚的手势，又吸了一口水烟。烟雾从他唇间缓缓冒出。

片刻之后，他开口道：“我没有告诉西蒙·贝利撒留。”

“你是没有，但你那天杀的女朋友说了！”

“阿瑟妮丝不是我的爱人，亚努斯·达克。”

“我才不管她是不是你那遭天谴的野女人——她没有权利把这事告诉他！”

“冷静些。你确定她告诉他了？”

“西蒙说，她告诉他，我的灵魂正受到亚空间造物的威胁。赶在快要亚空间跃迁前几个小时说的，可真会挑时候。”

“所以你以为，这等同于她告诉他，你是灵能者？”

“不是，这等同于她告诉他，我是个在什么阿尔德拉尼亚跳劳什子猫舞的！当然了，我就是这么想的，除了说我是灵能者，这话还能是什么意思？”

“她告诉他，你的灵魂正处于危险之中。这不过是事实罢了。”

亚努斯闭上嘴。他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怒气冲冲，是因为阿瑟妮丝把他的秘密告诉了西蒙。他差点以为领航员会当场调转船头，把他交回给审判庭。见鬼，说不定他已经在调头了。亚努斯没等听阿瑟妮丝还说了些什么。西蒙刚讲到灵魂和危险那部分，他就冲出房间，径直赶到了这里。

他的愤怒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内疚——他对船员有所隐瞒，并将他们带入未知的危险。更多的，是因为他刚刚得知自己变成了什么东西，这让他压力满满。还有一部分愤怒，则源自于他对美杜莎肉厂里那一幕的记忆。万一他现在失控，在这里重演了那一切呢？他可能会杀光船上所有人。大先知挑起一边眉毛，似乎正在读亚努斯的心。

“她没有权利那么做。”亚努斯无力地说。

“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对你的领航员来说，知晓一些前方等待的危险，反而是更好的。他必须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做好准备。”

“那到底可能发生什么事？”

“这艘船即将穿越我们灵族称之为沙’伊尔的区域，也就是你们人类所谓的非物质界。”

“所以呢？”

“更确切地说，我们称它为地狱。”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有些东西生活在非物质界中，亚努斯·达克。那些可怕的东西。那些你无法想象的东西。哪怕你最狂乱的噩梦也无法设想。”

“我有些噩梦可是相当糟糕。”亚努斯说，试图开个玩笑。灵族似乎又一次反客为主。他感觉自己的怒火开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

“我想也是。但即便如此，与沙’伊尔中潜伏的东西相比，你最深的恐惧也不过是轻飘飘的白日梦。”

“又是不明不白的警告。”

“不——这次是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警告。无论你做什么，看见什么，发生什么，感觉如何——一旦这艘船进入彼岸，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你都不能动用你拥有的力量。”

“为什么？”

“因为一旦你那样做了，就相当于为等待我们的存在点亮了一枚信标，或者将鲜血泼进遍布鲨鱼的海里。在沙’伊尔，你的灵魂在某些存

在眼中是一场盛宴；而你动用的力量，则不过是一道信号，召唤它们前来进食。

“更何况，还有些东西正专门追猎你。如果你暴露行踪，它们就可能找上门来。”

回想起在美杜莎发生的事，亚努斯感到奥里克说的全是真话。“我想，你害怕的那个东西，不管是什么，都已经找到我了。”

“不！”灵族回答时的激烈口气让亚努斯吃了一惊，“那还算不上。你用自己的力量杀死那些人时，感受到的邪恶源于你自身内部。而那正等待着你的邪恶，不经你的同意，是不能带走你的——至少现在不行，也不能在这里。可等我们进入你们口中的亚空间，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以任何方式汲取你的力量，都等同于发射了一枚照明弹，而这会让恶魔注意到你。你是在邀请它们赴宴，宴会主菜就是你的灵魂。

“更关键的是，一旦知晓这里有如此珍馐，它们会不惜代价全力扑来。一般而言，这艘船上那些原始的护盾，大概足以把彼界的住民拒之门外，但那不是一般情况。它们会聚集起来，合力进攻，直到能像敲鸡蛋一样破开这艘船——”

“你还没有把事情全说出来。”

“很好——你的敏锐度有所提高。”

“你在隐瞒什么？阿瑟妮丝为什么要对西蒙说那些话？直接警告我不是更简单吗？你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我什么把戏也没有玩。阿瑟妮丝的所作所为，大多是她自己的主意。”

亚努斯看着大先知，晕晕乎乎。他还没有摆脱在美杜莎那番壮举的后遗症，此时依然身体虚弱，而水烟散出的烟气正让他头脑昏沉。他瘫坐在灵族身边的坐垫上，试图从那副漠然不可解读的异形面孔上，看出些什么来。

奥里克刚才的话，暗示他和阿瑟妮丝或许各有各的目的。不，这只是个猜测。奥里克是在声明，西蒙那边的情况与他无关。当然，他也可能是在撒谎。亚努斯摇摇头。

亚努斯开始有种感觉，那就是同灵族打交道，就像是在克罗世界的泥炭沼泽中跋涉。那些看上去很坚实的地面，落脚后却和果冻一样软；那些你以为自己认识的路，却在缓缓旋动的水流中发生了改变。有那么一下子，他甚至考虑过干脆下令让船员处决他们，把尸体从气闸扔出去。也许那样才最安全。

不过，也不一定最安全，因为大先知似乎的确清楚他身上发生的事，而且兴许能把他从恶魔手中救下来。不，不像是沼泽，他想。那明明是魔鬼蛛的网，看起来像丝绸一样轻柔，可猎物越是挣扎想逃，网便缠得越紧。

记忆提醒他，魔鬼蛛本身也美丽异常。眼睛像颗颗宝石，几丁质的外壳上，花纹像惑人心神的花朵。从颚上滴落的毒液，能让人醉死

在极乐里。

“你在想蜘蛛。”奥里克说着笑了笑，“蜘蛛，还有童年。”

“这么说，你能读我的心？”

“只是因为你的思考太外放了，吵得震耳欲聋。你必须学会控制，亚努斯·达克，而且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亚努斯再次察觉到欺瞒的迹象。奥里克还有什么事瞒着他，可他却搞不清是什么。他还意识到，灵族刚才已经成功把他说话的重点转移走了。他一定比自己以为的还要疲惫，又或者，他们不知用什么办法搅乱了他的思绪。

他心中充满了决心。这一次他不会再被搪塞过去了。

“在我们跃迁前剩下的时间里，你能教我吗？”亚努斯问。

“那不可能。不过，我有些药物可以……抑制你的力量。”

“你为什么对我的事情这么关心？”

“你是想问，除了保全我自己的生命之外，还有什么理由？”

“对。”

“如果我告诉你，你不会高兴的。”

“试试看啊！”

“你拥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亚努斯·达克。在你们的种族中，这样的力量也许千年难遇。仅凭这一点，你就已经是旧夜中许多生灵希冀占有的珍宝了。”

“珍宝？”

“拥有力量的存在，对沙’伊尔的居民来说，向来是有用的。这些存在是两个界域间的纽带，连接起混沌与凡世。”

“你是说，灵能者不知怎么的，就站在这两个实相领域之间——”

“我是说，他们从那里引动力量，而且不只是力量。他们还能引来别的东西。”

“比如恶魔？”

“对。你们的审判庭关于恶魔附身的那些说法，并不全是错的。恶魔能够穿透过来，对毫无防护的灵能者的思想与心智施加影响——”

“那些声音。”亚努斯猛地说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亚努斯·达克。”

“有时候……”亚努斯忽然尴尬羞愧起来，“有时候，我听见脑子里有声音，在低语，叫我去做些什么……不好的事……”

“继续。”

“传道士都说，这就是被附身的征兆。”

“他们说得差不多。有时候，人类以为自己听见了声音，其实那只是他们压抑的欲望呼之欲出。而有时候——”

“有时候他们是真的听见了，对吗？”

“是的。一开始总是这样。”

“什么一开始？”

“附身的过程。随后，他们会受到引诱，越来越多地使用自己的力量。这会加强他们的灵魂与亚空间的联系。等到联系足够强时，他们就会遭到吞噬。”

“你说的‘吞噬’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个想要得到他们的东西，能顺着这条链接越界，从而吞噬他们的灵魂。这还不是最糟的。因为在那之后，他们还剩下一具空空的躯壳，以及一副能够用作力量容器的心智。”

“附身。”

“正是如此，亚努斯·达克。”

“你是说，这会发生在我身上？”

“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不过我担心的是——”

“你是说这还没完！”

“很不幸，是的。通常，人类的身体并不足以长期承载恶魔的本质，再弱小的恶魔也不行。即便借助最为黑暗强大的巫术仪式，那种压力也会使肉身迅速衰老、消耗殆尽。身体会加速老化，变异会发生，瘢痕会显现。”

“我听说过这种事。”

“但你不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太强大了。你的身体足以容纳一位恶魔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载他的本质，且不显出任何征兆。恶魔可以披着你的皮，行走在人群之中，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

“灵族怎么会关心这事？”

“灵族并不关心，至少现在还不。关心此事的是我。”

“我还是想问，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那个想要你血肉与灵魂的存在叫什么名字。而他与灵族有关。”

亚努斯一阵麻木。他竟然坐在这里，心平气和，讨论恶魔附身，还有恶魔王子的本质——简直不可思议；可有奥里克在场，加之这满室弥漫的麻醉烟雾，以及背景中轻柔悦耳的叮当风铃，这一切竟是那么自然。渐渐地，他恍然醒悟。也许是有什么咒语在作祟？也许灵族正在施展他自己的什么灵能巫术。

他努力想站起来，可不知怎地，这个动作变得很艰难，而灵族那柔美又催眠的声音，依然絮絮地说着：“那些最强的恶魔，受着奇异的法则束缚。它们只能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显形。可我所说的那一位，他的显形之时已经近了，而你便是他选定的容器。”

“肯定还有别的人选吧？”

“啊，没错，还有不少。但你的躯壳完美地切合他的目的，又天生具备驾驭力量的强大天赋，自然是他的首选。”

“这么说来，你是把我纳入你的保护之下了。”亚努斯讥讽地说，“你把我从他的魔爪下悄悄救走了。”

“我怀疑，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保护你免遭沙哈·加索恩的毒手。除非我手头拥有远比现在强大的武器。”

“但即便他没有附身于我，也仍会成为一个以凡人形态行走在人类疆域之中的恶魔王子。”

“也许吧——但除非他能找到足够强大的容器，否则他的力量会受到限制。那样一来，他只能短暂地离开恶魔界，就像他现在其实也能做到。可如果他披上你的皮，他将变得无比可怕。他所造成的伤害将无法估量，带来的毁灭将超乎理解。”

“恕我直言，这对人类是挺可怕的，但对你们一族又有什么影响？你帮我可不是因为发了善心吧。”

“沙哈·加索恩是那位‘不可称名者’最强大的仆从之一。他在大敌降临前便已存在。早在他的主人诞生之前，他便已经对灵族怀有刻骨的大仇。而我相信，他想利用你们的族人，当作对付我族的武器。”

“在一些等待降生的未来中，帝皇的追随者会转而攻击我的族人，并将他们彻底毁灭。也有些时间线上，灵族将动用我们禁忌的终极武器回击，两族因此两败俱伤，最终双双覆没于混沌。”

“你们的人数之多，犹如海滩上数不尽的沙粒。无论我们的武器多么强大，你们都终将淹没我们，因为那位全世欢愉之主的先驱，知道我们所有秘密家园舰的位置。”

“沙哈·加索恩和他的主人，那个不可说者，为什么这么恨你们？”

“我族与不可说者之间存在一条古老的纽带。我们对此并不多提，但既然有此必要，我便告诉你：不可说者是我们自己的造物。他诞生自我们的欲望与激情，由我族的先祖运用你们所谓的灵能和科技塑造成形。”

“你是说，你们一族，创造了混沌恶魔众神？”

“创造了其中一位。”

“那不可能。”

“如果献祭整个种族，那就可能。”

亚努斯思量着灵族说的内容。他根本不信。那就是一派疯话，是疯巫师嗑嗨了吐出的梦呓。看到他一脸困惑的表情，奥里克笑了笑。

“那是一场宇宙尺度的恐怖啊。”

“你们献祭了谁？”

“我们自己。”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你明白的。我的意思是，我的族人自愿把自己献予了邪恶者。”

“那么你们在审判庭那的风评就一点不冤枉，甚至还说轻了。”

奥里克摇了摇头。“我相信，我的族人是受到了蒙骗，就像你的族人或许也会受骗。他们以为自己正在创造一位新神，以为新神会带领

他们进入普世和平、富足与和谐的崭新纪元。”

“你相信——”

“我并不确信。如今也无人能再确定了。当我们的文明陨落，我们的世界被荼毒，我们的灵魂被吞噬，太多的东西随之失落。”

“吞噬？你是说，色……那个邪恶者吞噬了你的族人，就像沙哈·加索恩打算吞噬我那样？”

“方式相近。”奥里克伸手探入长袍，取出一枚悬在银色金属链上的发光宝石。奇异的符文在宝石上闪耀。它似乎闪耀着世上所有的色彩，又似乎任何一种色彩都不是。“这是一枚路石。每个灵族都会携带一枚。它是由与梦石相同的物质培育而成，培育理由也相似。”

“我确信你正准备告诉我理由。”

“它是我灵魂的避风港。我身死后，我的灵魂将躲进路石，而这枚石头会被带回我的方舟世界，纳入无限回路，与我先祖存留的灵魂相会。”

亚努斯思考着这套灵族异教神学。他想这是说得通。他怀疑，不像人类，这些异形的灵魂是没有帝皇去看顾的。尽管如此，这还是个奇怪的法子。

“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灵魂关进一台机器里？”

“它不是你认为的机器，不过那不是重点。倘若我死后，让我的灵魂效仿远古先祖，行走在沙’伊尔的道路上，它就会被那位不可称名者

吞噬。而邪恶者每吃一口，就会变强一分，正如他在久远的往昔里所做的那样。”

“为什么这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

“你又怎知不会？”

“我们有帝皇保佑。”

“那么，你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奥里克刻薄地说，“又或者，一旦灵族陨落，沙哈·加索恩便会带领你们的族人进入一个永无出路的黑暗时代。大多数人类的灵魂虽然十分孱弱，也依然会为邪恶者提供些许滋养。”

“以前也有人试过。别的混沌信徒也兴起过。恶魔也落败过。帝国的力量取得过胜利。”

“欢愉之主的信徒行事隐秘。他们不会在公开的战场上与你们对阵，而你们会发现，欢愉也是一件强大的武器，威力不亚于爆弹枪或刀剑。如果他们难以捉摸到能瞒过灵族，那么你们也难免失察。”

“你现在就已经难以捉摸得让我搞不懂了。”达克说。

“不可说者的爪牙已经在你们族人间游走。他们的武器是腐化与捷径。他们把药物贩卖给你们的青年，令他们更容易受到恶魔灵能的影响。他们诱使其偏离美德的道路，陷入懒惰与罪恶。他们以欢愉的许诺诱惑你们的领袖。他们掌握的力量远超你的猜想。”

“对于没有生活在人类中的家伙来说，你知道得未免太多了。”亚努斯讥讽地说。

“我不过是复述了你们某些审判官的话。他们比自己所能猜到的更接近真相。”

“也许你该把这话告诉他们，而不是我。”

“你这是在故意说傻话，亚努斯·达克。你明知道，你们的审判庭绝不会听我等说话的。他们更可能相信我是不可说者的追随者，而不是他的敌人。”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要去贝利亚。”

“我希望能在那里取得一件武器，一件我可以用来对付沙哈·加索恩的武器。那件武器在远古时代被创造出来，目的就是诛杀拥有那种力量的存在。”

“希望？听起来你没平时那么有把握呢，奥里克。”

“你很懂该怎么讨人嫌啊，亚努斯·达克。”

“你不是头一个这么告诉我的。”

“你和我族中许多人似乎都相信，我的天赋永无差错，可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看见的只是可能性。仅仅从今日出发，就有数十亿乘以无数十亿条概率的道路向外延伸。它们所诞育的未来无穷无尽又模糊不定，直到某一天未来被固定，成为具体之物；就像一次炼金术，精微复杂不亚于任何魔咒。我得到的，只是对那些或许会发生、或许将要降临之事的一瞥。有时我看见的是警告，有时则是除非采取行动，否则近乎必然的未来。”

“所以你可以试着塑造未来。”

“这正是关键，亚努斯·达克。我可以试着塑造未来。但不是只有我可以。还有许多其他存在正试图确保他们预见的景象成真，而其中又有许多远比我更强大。”

“其他大先知？”

“有，还有其他的。尤其少不了我们的敌人。”

“为什么其他大先知会想要阻挠你？”亚努斯问。他已经察觉到灵族原本无懈可击的外表上出现了一丝薄弱，因此他不愿放过这个问题。

“因为未来，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预见，是条件性的，而且易受多方面的解读。有些大先知声称，我可能会亲手促成我竭力阻止的预言。有的甚至声称，我或许会在无意间沦为黑暗的工具。”

“他们有可能是对的吗？”

“所有预言中都存在误差的空间，亚努斯·达克。意识不到这一点的先知是愚蠢的。确实有这种可能。”

“所以，即便现在，你也可能正带着我们走向毁灭？”

“这仍有可能。”

“你要找的是什么武器？它能做什么？”亚努斯话音未落，警报汽笛便响了起来。西蒙一定正准备进行前往贝利亚的亚空间跃迁。

“快，亚努斯·达克，你须喝下这剂灵药，我须以咒语环绕你，否则你将无法存活。”

灵族的话实在火急火燎，亚努斯便照做了。

细颈瓶中的液体比蜜还甜。他将其饮下，麻木悄然漫过他的肌肉，黑暗也潜进了他的大脑。

第十四章 进入沙'伊尔

西蒙·贝利撒留紧张地将自己固定在领航员之座上。他把皮革束带挽过胸口，确认带子已经牢牢扣在石座上的铸铁固定环中。在非物质界中挣扎翻滚时落下伤残的领航员，可不止一个两个，他不打算加入他们的行列。他竭力不去想阿瑟妮丝告诉他的那些话。帝皇在上啊，光是跳进恐惧之眼就够艰难的了，如果他们还要面对恶魔的捕食……

别多想了，他告诫自己。先完成手头的任务。一步一步来。

他将压力垫贴在额头上。接触到舰船中枢神经系统的瞬间，他感受到一阵细微的刺痛。他暂时没有理会它，因为他知道，马上他就该集中精神，与舰船完全相连了。

他向后上方望去，看着那张由黄铜、紫铜与陶瓷构成的巨大蛛网。他将通过它与舰船联结。他碰了碰扶手上的浮雕符文，符文沉了下去。他的皮肤一阵清凉，那是洒下的镇痛喷雾，帮他为接下来的过程做好准备。他有过上千次经验了，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一颤。尖端如针的电缆像蛇一样蜿蜒爬过他的皮肤，接入血管与腺体。他闭上眼睛，努力放松下来，让它们咬上自己的血肉。

现在灵族在哪？这个念头悄然滑进他的脑海。他将其挥开。他们一定正待在自己的舱室里，和亚努斯·达克一起。恶魔为什么会冲着这位行商浪人过来？它们应该只对迷失之人与受诅咒者感兴趣才对，也就是灵能者。她莫非就是这个意思？真的可能吗？按帝国教条而言，

当然有可能。你必须时刻对罪恶保持警惕，因为最微小的念头也可能将你引向黑暗之路。但肯定不会是亚努斯。他不信。为了把这些黑暗的想法赶出去，他集中精神专注于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在这好似正迅速坠入疯狂的世界里，监督这些熟悉的流程，为他带来了一丝安慰。

首先是生理盐水滴注。如果旅程过于漫长，这能让他不至于脱水。接着是营养液，确保他不会衰竭。随后是其他那些药剂，让他的精神与肉体做好准备，迎接眼前的任务。

温暖顺着血管流淌，带来一阵安宁。以西蒙对工作的老练，进入时间冥想并不需要药物辅助，但谁也说不准是否会出现意外，把人从这种状态中一下子拽出来；有些时候人工辅助是很有必要的。此刻，随着各种强效精神药剂加入混合液中，他的皮肤开始发麻。有些感官得到了近乎不可忍受的强化，而有些感官则逐渐关闭。他的舌头和嘴唇变得麻木。他对自身躯体的感知逐渐远去。现在，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在操控一具血肉傀儡，隔着极遥远的距离，牵拉着傀儡的线绳，看它按自己的命令行动。

其他感官传来的信息开始变得诡异又混乱。他感觉到（而不是听到）指挥甲板上有些低低的交谈。他俯视船员，随着他心跳的节律，大家似乎一瞬远在天边，一瞬又近在眼前。他们的实际位置没有改变，甚至他们所在的位置看起来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有他对他们位置的感知。药物已经开始对他施加作用，让他的感官从凡人固有的认知框架中松脱开来，为非物质界中等待的一切做好准备。

他的心跳在胸腔中轰鸣。每一次呼吸都像一股飓风，在他口鼻间咆哮。他咽了口唾沫，强迫自己朝船员点头示意。他们立刻作出响应，开始进行跃迁准备。全舰上下，亚空间隔板砰然关闭，遮蔽了即将到来之物的视野。警报器尖啸起来，提醒舰内人员做好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一切。

紧张的气氛不断攀升。没有人能够确定，一艘舰船进入非物质界时，究竟会发生些什么。也没有人能保证自己还能重新出来，或者原模原样地出来。在那片异空间，在那不受宇宙常规法则约束的领域里，可怖之事时有发生。

西蒙那仿佛已不属于自己的手指再次戳向控制符文。领航员之座，以及承载它的平台，便平稳地升起，进入穹顶中——一个小小的、由半透明晶体构成的超高硬度球体，也是整艘舰船上，唯一一处能让人类望向亚空间的地方。

这种晶体坚硬无比，超过了人类已知的任何物质，甚至胜过耐久合金与陶钢。座位下方的圆盘完美嵌入开口。西蒙知道，此刻他是真正孤身一人了。他凝望着太空中的黑暗，望见群星冰冷而璀璨的光芒，也见到维南之星号那似乎无比庞大的轮廓正朝它们疾驰而去。他深吸一口气，按照导师曾教导的方式集中精神。

他探出自己脱节的感官，与舰船建立连接。一股陌生感漫过了他。他感知到了其他的存在——那些旧日思绪的回响，那些或许属于亡魂的影子。他知道自己正在接触灵能的残片，那是先前曾坐在这张座位上的人留下的残迹；正如在他之后将要安坐于此的人，也会总会遇上曾经西蒙·贝利撒留的幽影。

这些存在不是毫无用处的。它们在他的脑海中，低语着古老的秘密，将失落已久的记忆的黏稠残渣喂给他，喋喋不休地吐出警告、谎言、哀求与欢迎。它们认为自己是真实的，可它们不是，它们不过是些幻影，在他脑中寻找着寄居的位置。它们唯一拥有的真实，是他赋予它们的。片刻之后，它们停歇下来，而他仿佛正俯瞰着一条漫长大道上一列几乎无穷无尽的男男女女。离他最近的最为清晰，因为他们是最接近才留下的。远处的则是些模糊没有形状的团块。异口同声地，他们低语：

不要相信灵族。

西蒙点了点头，心中思索着，这究竟是栖居舰船数据核心中的鬼魂们共同的意见，抑或不过是他自身疑惧的投射。他在束带允许的动作幅度内尽量耸了耸肩，然后命令鬼魂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去。它们顺从地离开了，他继续慢慢接管舰船。

他深深呼吸，意识退出血肉躯壳，沿着构成舰船神经系统的电缆延展。在同一时刻中，他既是一个拥有皮肤、骨骼、肌肉与血液的人，又是一艘拥有钢铁、耐久合金、陶钢以及无数其他材料的船。

他的心脏是一团古老的火，如骄阳炽热。他的双眼被占卜探针取代，让他能看见远超肉眼识别范围的光谱。他将视野延伸，直到囊括方圆十万公里内的一切。他感知到厘米长的陨石，也感知到千万吨的彗星冰块，在无尽的寒冷黑暗中翻滚。他以更强大的感官环顾四周，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追兵，没有商船，没有任何舰船。这不算出乎意料；他选择的跃迁点多数人都不会选。这是一条最好走的线路，可

通往的道路是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愿踏上，道路的终点也是只有疯子才会想要前往的。

他一时有些怀疑，自己选择帮助灵族，是否真的是严重的错误。他不觉得想去贝利亚IV的是要干什么好事。记住你的誓言，鬼魂们低声提醒，于是他便记起了。他是一名领航员。在他一生中，与许多领航员前辈一样，他也运送过自己不愿知晓底细的货物。他的职责不包含评判舰船的使用目的。他的职责是确保舰船安全抵达目的地，而这也正是他打算做的事。

他回忆着自己研究过的海图。他确信自己选择了正确的航向。现在，是时候开始旅程了。他闭上天生的肉眼，睁开松果眼。起初，一如往常，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即便是训练有素的领航员，要从感知普通的现实一瞬间过渡到感知非物质界的路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调动几分内在的力量，将自己彻底敞开。慢慢地，景象开始变得清晰。他开始感知到现实表面的细微瑕疵，感知到那些微小的裂痕，仿佛彼方之物正从此处渗入常规宇宙。他看见了那条路线，舰船需要强行进入，以抵达所选的航路。

他将能量注入引擎，进行第一次浸入。这是一次对亚空间的短暂试探，供他确认一切是否运转正常；如果出现问题，他就可以中止整场跃迁。随着舰船开始从正常空间中沉没，他看见远方的分界线上浮现出淡淡的条纹。

这是最棘手的部分。关键在于将一切拿捏得恰到好处，这样即便撞上裂隙，或者遭遇时间漩涡，也仍有一线机会在真正出事之前将船

拉回来。他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但优秀的领航员从不心存侥幸。他将能量全部灌进引擎。

舰船发出尖啸，沿着脱离现实的路径滑行而下。在西蒙的第三只眼中，漆黑的太空开始凝结，一绺绺五彩斑斓的光带蔓伸出来，探向这艘船。他看见它们正彻底脱离正常时间，进入一切都迥然不同的领域。和往常一样，他需要一点儿时间适应。一刹那，一阵纯粹的神经性恐惧一掠而过。这是所有领航员都会畏惧的时刻：他们几乎完全失去视力，就像一个长期被囚禁在黑暗深坑里的人，不得不适应骤然的强光。并非听觉的感官让他感受到引擎发出的尖锐悲鸣声，如同迷失灵魂的哀嚎。他还感受到第一缕微弱的回响，来自星语合唱团唱响的天体之歌——环绕在帝皇身畔，并为强大的星炬提供力量。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他想。舰船就沿着深渊边缘滑行，处在两界之间的门扉前。他凭借一道意志减缓了输送给引擎的能量，让舰船贴着边界缓缓滑动。此刻如果切断动力，他仍然可以中止启程。他将松果眼完全打开，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

他看见了缓慢旋转的恢弘能量群——那是恐惧之眼的大亚空间风暴。他看见了它们之间微小沉静的涓流，脉动着，先朝一边涌起，再转向另一边流去。他将自己视觉化的景象与记忆中的星图作比对，发现了一些轻微的偏差，但还不至于担忧。只要一切顺利，不发生意外，那么他很确定，他能找到一条路。别太肯定了。他听见老卡拉多克在耳边低语。非物质界总有怪事发生。

一切都如他预料。没有障碍物，没有其他舰船留下概率尾流扰乱航线，各种条件已经是有望达到的最佳状态。现在就是决定性的时

刻；现在，他必须决定，是否让舰船投入跃迁。

他对灵族的不信任倏然闪过脑海，随之而来的，还有对未来朦胧而黑暗的预感。他是个成熟的领航员，懂得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疑虑，但他还无法找出足以中止跃迁的理由。他一度考虑过放弃跃迁，告诉那些异形这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不过片刻，他便将这念头打发了。屈服于这种想法将会玷污他家族的荣誉，他绝不会容许。

他伸出一根重量堪比行星的手指，戳向宝座扶手上的控制符。整艘舰船响起汽笛，提醒全体船员乘客，即将进行跃迁。在他的心灵之眼中，他看见舰船各处的人们匆忙将自己固定，做好准备，迎接那或许无从复返的虚空一跃将要带来的无名感受。他想象着人们在最后的祈祷中呼唤着帝皇，决定自己也加入祷告。

祈祷结束后，他拉下黄铜操纵杆，将全部动力输送给引擎。舰船开始加速前进，沿着现实表面的裂隙滑落，沉入广阔的亚空间之海。随着舰船冲入虚空，西蒙感受到一阵令人振奋的加速度，以及一股纯粹而赤裸的恐惧。这次不再是试探性的触碰，而是全力推进，贯穿连接两个宇宙的结构。

突然之间，他们冲入了非物质界。西蒙感受到舰船撞上一股洋流，猛地颠簸扭动起来。他睁大松果眼，将视线投向外界。起初，一如往常，那里只有无定形的原始混沌，即一团变幻不定的能量图纹。绚烂繁复的色彩万花筒般在他视野中舞动，直到他的心智逐渐适应全新的环境。

他一边适应，一边努力维持舰船沿清晰航线前进。比起技法，这更多是凭借本能。慢慢地，他的大脑将自身理解世界的框架投射至非物质界，无序的图案开始消退。现在，他眼中的非物质界开始变得与真实宇宙近似，只不过是它的负片。漆黑的星辰在灰白的背景中闪烁。巨大的黑暗星云在上方旋转。

随着他适应过来，更多色彩也变得可见，尺度则变得更加贴近，同时更加紊乱。他开始感知到图纹中的模式。舰船正穿过变幻流转的光芒浅滩。那些更加密集、不断变化的球体，便是一簇簇的行星世界与恒星系。他对万物尺度的感知已经改变。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巨人，视线横跨半个受造的天地。他看见了亚空间的洋流——那些宇宙的秘密道路，若是不够小心，不慎被带向哪里都有可能。

他想起老卡拉多克的话：天堂、地狱、过去、未来。领航员们声称自己见过这一切。而奇就奇在，他们可能真的见过。

一些理论家认为，这些都只是幻觉，是领航员大脑深处的奇谭怪梦，被涂抹在虚空这张空白画布之上。

另一些理论家则认为，其实非物质界才是作为宇宙构成基底的原初混沌，领航员所见的一切，实际上都会在某时某地成为现实。既然它真切地存在过，或者将会存在，那么就总能找到一条抵达的道路。一些人觉得，这正是实际上领航员穿越虚空的方法。

一如既往，西蒙发现，理论与现实有些脱节。虚空就在眼前，而他看见事物在其中旋转。他看见预示、征兆、道路，以及种种狂野的幻象，好似怪根成瘾者最糟糕的高烧乱梦。他可以凭借惊人的专注力

将它们稍稍改变，但他发现，它们也会以奇异的方式回应他。他所见的图像会向他的心智作出暗示，从而改变他对于航线的视觉化图像。如果说是他在将自身意志投射至非物质界，那么他也感觉到，非物质界同样将某些它自身的东西，投射进了他的意识之中。这种体验过于复杂，学者们枯燥无味的理论远不足以解释。它太真实，太鲜活。到头来，你必须亲身经历，方能开始理解。没有任何的模拟、讲座，或训练，能让你提前做好准备，体悟这经验的全貌。

他集中精神，搜寻着那唯一的稳定点——强大的星炬灯塔。他花了一些时间才锁定它。它似乎极微弱，也极渺远。遥遥地，他听见了灵能合唱团低微的合颂，继而，是第一声星炬微弱的脉冲。那强大的灵能灯塔所发出的信号，正沿着无尽的峡谷回荡而来。

合唱团的声音几乎被恐惧之眼雷鸣般的咆哮淹没。信号似乎又弱又远。他停顿了片刻，确认自己果真已经根据与遥远泰拉的联系，确定了自己的位置。有些领航员会将某物误认作那座灯塔并据此定位，曾有许多舰船就是这样倾覆的。实际上，那可能只是什么别的天体现象，甚至还有更糟的——那可能是海盗、破坏者或混沌孽物设下的诱饵。

他用灵能感官倾听，捕捉着那规律性的吟唱脉冲。那是一曲奇诡幽异的灵能圣歌，伴着灯塔自身的脉冲，顺着时间与空间的长廊回响。对他而言，星炬的脉动就像巨大洞窟中回荡的巨钟声。他按照训练所得的方法向内审视，找到了实在感。这感觉是对的。那就是伟大的灯塔。

他从意识深处隐藏的底层中，调出此前在研究的星图影像。如今，叠加在他对亚空间的视野上，那些影像就显得有意义多了。他以自己从美杜莎进入时留下的航迹为一点，以星炬的位置为另一点，通过三角定位，找到了贝利亚IV的位置。情况并不乐观。那个世界位于恐惧之眼边缘内侧，而今天的恐惧之眼并不平静。

现在，他将注意力转向他所害怕的事物。他沿着自己选择的路径望去。恐惧之眼庞大的螺旋漩涡就在那儿——一道巨大的能量涡流，一片浩瀚无垠、永无止息的亚空间风暴海。他所期待的最好结果，就是找出一片相对平静的区域，引导舰船穿过风暴眼。这将是一项堪当领航大师的壮举。

在远方某处，那具名为肉身的木偶，触动了宝座扶手上的控制器。舰船开始偏转，他正在寻找第一股能够将自己带往目的地的亚空间流。他感受到洋流的牵引，正带着自己朝恐惧之眼而去。在那疯狂的一瞬间，他感觉自己真的正凝视一只巨大的眼睛，凝视一位疯神那癫狂邪恶的眼球。它似乎直直钻入了他的灵魂深处。是幻觉，他告诫自己，或者是预示或征兆。别理会它。专注于舰船。

洋流开始掌控舰船，船体震动起来。他与数据核心中的灵魂交流。航行顺利，那些电子幽灵低语。舰船承受得住。完全在设计时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随着舰船加速朝恐惧之眼驶去，对速度的感知在他心中集聚。他温柔地引导着她，进入洋流中央，试图避开最狂暴的湍流。这并不容易。在恐惧之眼边缘，扰动远比正常情况下要频繁猛烈。他们撞上某种扭曲结构时，传来一股令人作呕的摇晃与颠簸感，

但西蒙稳住舰船，他们继续破开永恒的虚空，向前驶去。他将一部分意识锁定在星炬上，始终以它为方向。

恐惧之眼在他的视野中不断膨胀。它变得越来越巨大，最终失去了外在轮廓，占满了松果眼的全部视野。周围虚空的咆哮，染上了一种可怖的、有知觉的特质。那是饥渴恶魔大军的声音，它们正在吟唱，呼唤着一个它们能够感受到，却又无法真正看清的灵魂。他试图不去理会它们，而是专心倾听星炬的以太之歌。然而，那遥远泰拉传来的声音，此刻已经难以听见。他知道它就在他身后，并拼命试图锁定它的位置。

随着洋流愈发湍急，舰船震颤得越来越剧烈。西蒙审视着周围的亚空间。视野边缘探出庞大的能量触须，试图抓住途径的维南之星。西蒙调整航向，希望能从这些触须之间找到一条通路。很快他意识到，自己正朝着一个快速成形的时间漩涡驶去。在这里，非物质界的能量被吸入现实空间，形成一道疯狂打旋的漩涡。任何舰船一旦落入其中，都可能被轻易摧毁。更糟的是，这类漩涡往往直通某条漫长而湍急的隧道，出口开在哪里都有可能，甚至有人推测，出口可能会通往某颗恒星的核心。他拼命操纵舰船，试图挣脱这股致命的涌流。

他几乎成功了。维南之星擦上了漩涡的最边缘，开始螺旋向内坠去。西蒙咒骂着恐惧之眼中那些疯狂的非物质界激流。只这一次航行中遇到的危险，就已经比普通航行一年还要多了。

他将这些念头视作干扰推到一旁；若他们还想找到一线生存的希望，那么就万万不能有丝毫分心。随着狂暴能量风暴撞击船体，船内已经有声音开始回荡。又一次，西蒙仿佛听见了恶魔的嚎叫。

现在，他们只剩一个机会。他任由舰船随波逐流，暂时切断所有动力，让它沿着漩涡边缘旋转。等到舰船抵达先前被吸入漩涡的那个点，他便将巨量的动力灌入引擎，企图借助弹弓效应将舰船抛出漩涡。

我们正在接近毁灭，舰船的幽灵们低语，我们的终结已经临近。远远地，他仿佛听见那些灵魂正在尖叫。你将我们全都推向了死路，一个悲伤而绝望的声音说，那声音与他自己的有几分相似。远方某处，星炬脉动了一下。

巨大的加固支架在压力下弯曲，船体发出共鸣。在舰船深处，应急发电机正在启动，伴着雷霆般的爆响，以及西蒙几乎能够尝到的臭氧喷涌气味。他将心神聚焦于星炬，稳住航向，瞄准亚空间流中一处微小的平静窗口驶去。舰船向前冲去，挣脱了时间漩涡可怕的吸力，如一支离弦之箭朝目标疾驰。西蒙向帝皇献上一段祈祷，希望那统御星炬之灵可以听见他的声音。

舰船滑入选定的航道。退却的亚空间洋流载着舰船，穿过了能量风暴。如今，那些激流已经位于他们后方，转而开始为舰船引擎增添动力。维南之星飞一般掠过非物质界，朝着目标进发。

此刻，他开始察觉到周围其他事物的存在。在亚空间风暴的咆哮声，以及伟大灯塔的颂唱声之上，他还能听见一种声音。那是一首不同的歌，甜美动人，清透纯净，单单是这份美，就要将他的注意力全数攫去。西蒙无视了它。他早就得到过相关的警告。领航员们称此为“色孽的海妖”。他不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也许它们确实是恶魔，试

图引诱舰船走向毁灭；也许，它们只是一种奇特的星象现象。此刻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不能屈服于它们的诱惑。

他专注于星炬，祈求自己的舰船与灵魂能得到拯救，同时又疑惑着，哪怕帝皇真的能听见他的祷告，又是否会赐下援助。毕竟，他们正一路驶向的区域，已为帝皇的国教所禁绝，且在领航员家族所有航图都被标为禁区。或许，在这般褻渎的境地献上祈祷，反而是在为自己和舰船招来毁灭吧。西蒙的训练中从未提及这种情况。然而，他的本能给他指出了这种做法，而他选择听从本能。

突然，舰船从那狂乱冲击的湍流中挣脱了出来，进入了一片相对平静的区域。此刻，庞大的涌流正平稳推动他们前进。仿佛他们已经脱离了极端的动荡，进入了彻底的祥和。西蒙忽而意识到，自己从未见过这样的非物质界。但这也不足为奇，毕竟他此前从未穿越恐惧之眼。亚空间的质地本身似乎变得不同了——更厚重，更黏稠，却又隐隐潜藏着深邃之处。他感到，如果在这里将舰船转向洋流，并强行向下航行，他说不定会抵达宇宙诞生之初，抵达那存在于“存在”之前、无形无状的原始虚空。不仅如此，这个地方，比他曾去过的任何非物质界区域，都更能让他产生一种错谬感。

亚空间本身，似乎不知怎地遭到了腐化。他想起了那些传闻，关于恐惧之眼中的混沌之物，是如何时常溢出、淹没一个个世界的。

他不禁思考，有没有可能，是现实宇宙中的物质，以某种方式侵入了这里，改变了这个地方？这里是否存在着各种的星体暗礁与浅滩，而且是独独只这里有的？

他将每一丝松果体感知都保持紧绷，留意着周围的虚空，寻找危险的迹象。在观察下，他逐渐察觉到一些东西——那些要么他从未遭遇，要么他从未真正留心的东西。在他周围，能量的晶格结构流转着，那是非物质界中一些微小而永恒的扰动。它们自行脉动着，挪移着，而随着他的凝视，他发现它们似乎正在进行某种有规律的活动。有些彼此吞噬，相互吞没吸收，就像大号阿米巴原虫裹起猎物；有些则围绕着彼此舞动，有如正参演一场奇异的仪式。忽然，有一些猛地扑向舰船，撞击着舰体，并发出挫败的尖啸。

那些东西是有意识的！西蒙想道。也许这就是构成恶魔的东西。他的目光从无尽之中收回，沿着整条舰船望去。三道灼灼的烈光，自维南之星号内部向外闪耀。那光芒如此明亮，即使隔着耐久合金船壳，以及包裹舰船的灵能屏障，也透出了一层隐隐的辉光。这是怎么回事？他有些疑惑。

越来越多的异样怪物朝维南之星号扑来。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看见了一些奇异的人形，爬满了舰船的表面。它们用武器和钳爪敲击舰船，试图找到入口或薄弱点，以钻进包裹舰船的力场。

疯狂，他想到，这是领航药物的作用，也是我的心智将自身的恐惧投射到了亚空间上。可是不知为何，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外面那些东西是真实的，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具体，仿佛他的恐惧正赋予它们形体。他思考着，它们是以强烈情绪为食吗？还是另有原因？它们是否正因船上众人的恐惧而凝聚成形？还是说，其实是现在他终于看见了它们真正的模样？他注视着它们，害怕它们会注意到自己，但它们没有。

其中一些视线径直从他身上穿透过去，仿佛他是隐形的，可他能够感知到它们的存在。他曾听闻，亚空间恶魔会吞噬遇到的所有灵魂，唯独领航员除外。不知为何，似乎只要他的族人不作出吸引注意力的举动，那么他们对这些生物而言就是不可见的。他是不是发现了他的族人能生存在旁人无法生存之地的秘密之一？为什么在人类所有亚种之中，唯独他们不会在长期暴露于亚空间后陷入疯狂？他惊恐地看着这些东西成群结队地涌现，覆盖舰船，啃噬着保护舰船的咒文与符文。

那团翻涌的恶魔血肉似乎成了舰船的外壳。它们被船里的什么东西吸引过来，为了一个位置争争抢抢，就像矿工争夺矿藏。忽然间，西蒙相信自己搞清了那些幽灵船的遭遇——那些舰船被发现时，船员组已经发了疯，只会喃喃讲些怪物、幻象与恶魔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噩梦的造物，它们渴望得到他船内的某样东西。

是某三样东西，他想，有三道强大的光芒。那会是什么？为什么过去他的舰船从未有过这种现象？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正身处恐惧之眼，恶魔的力量更加强大？还是另有原因？与他的任务或乘客有关？三道光芒——奥里克、阿瑟妮丝，以及亚努斯，也许？

他想到了那些灵族。他们会搭人类的船，这几乎闻所未闻。他又想到那些盟约金舟，以及它们躲不过的灾难结局。这两桩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似乎很有可能。

然而现在，他必须做出决定。他需要找到拯救舰船的方法。耳边，幽灵们喋喋不休，尖叫着发出警告。这艘船已经是它们唯一的家园，如果这条船毁灭了，它们也要跟着死去。它们只是舰船数据核心

中的死者残响，可它们不在乎。它们感到恐惧，尽管它们不知道自己在恐惧什么，而西蒙也不怪它们。

他试图判断护盾还能撑多久。面对外面猛攻的这群怪物，护盾坚持不了太久了。他是不是应该试试，现在就把舰船拽出非物质界，不等抵达选定的脱离角度，提前撤出亚空间？但那带来的压力同样可能摧毁他们。而且，如果舰船因为强行脱离而受损，那么在恐惧之眼中，是找不到干船坞来修船的。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乘一艘破船进行下次跃迁，或者永远困在混沌主宰们的领域中。他判定这算不上可选的办法。

距离他们抵达脱离航线还有多久？他努力根据星炬的位置判断，以舰船上的主观时间来算，应该要不了多久了。他几乎已经看见一簇暗淡的光点，那应该就是贝利亚星系。他下定决心。如果他过早地将舰船强行带离亚空间，导致舰船受损，那么他们将绝无生还的可能。届时只能搭一艘残损的舰船，再将这番情景重演一遍。他决定暂且继续随着亚空间洋流航行。等到护盾看起来濒临崩溃，他再进行脱离。

至少这样，他们还有机会死得干净利落——在现实宇宙里，随着舰船系统逐渐失效，最终死于饥饿或窒息。他向那遥远的星炬献上一声祈祷，然后向护盾送去更多能量。

他感受到了恶魔的挫败，因为抵抗力正在增强。它们的攻击力度翻了个倍。鬼魂们疯狂低语着，告诉他护盾已经有十多个位置失效。现在只剩舰船装甲了。有好几次，他都确信自己听见了利爪刮擦船壳的声音。无论他多少次告诉自己这不可能，那感觉依然十分真实。

恐惧开始啃噬他的脏腑。那是对未知最纯粹的恐惧。他不知道一旦外面那些东西突破船体，将会发生什么，但他清楚，那绝不会是什么好事。也许，未来某一天，一定会有某些星海水手们撞见维南之星号——一艘幽灵船，满载着以神秘方式死去的船员；甚至更糟，船上可能载满了被恶魔邪灵附身的行尸走肉。

他根据星炬核对了位置。就快要到了。洋流已经把他们带入恐惧之眼深处，出口应当就在前方了。他短暂地好奇其他人此刻的感受。至少，他对当前情况还略知一二；而舰船内部的人们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被关在船上，就像锁在墓穴里的尸体。他们只能等待并祈祷，设想着最糟糕的结果。

再等十次星炬脉冲，西蒙决定，然后就让舰船向上向外转向。他咒骂自己，当初竟然那么傻，答应可以带灵族前往任何目的地。如果他那时简简单单地拒绝他们递来的金币，又会怎么样？也许过去也有人拒绝过。不，根本不可能。那么严重的背信弃义，他肯定会有所耳闻。贝利撒留以荣誉为傲。

九次脉冲。他不知自己还能否再次见到遥远的泰拉，看见它那精雕细琢的空中花园，以及城池般宏伟的宫阙。他对此颇为怀疑。多遗憾啊，他想，他真想再看一眼圣血之门，还有帝皇皇宫在远方巍然耸立，凌驾于大领主们较低矮的宅邸。

八次脉冲。他透过观测窗，望向外面翻涌的生物群，它们正附着在船壳表面。他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有些是蜥蜴般的生物，拥有蛇一样细长的舌头，却有一双美丽女子的明眸。有些就像是漂亮的女人，可她们只有一侧乳房，双手也被钳子取代。疯狂，他告诉自己，亚空

间营造的幻觉。那些女人同庞大的蜥蜴犬搏斗，后者颈戴黄铜项圈，牙齿如鳄鱼锋利。它们的灵能嗥叫让他想起饥饿的乞丐，为了争夺一场盛宴而大打出手。它们口中淌着涎水，双眼中闪烁着疯狂的饥渴。

七次脉冲。一个爪女抓挠着观测穹顶的晶体。她唯一的乳房抵在上面，压得扁平。他能看见她的头颅是秃的。她戴着一条项链，上面刻有某个黑暗大能的标志。她直直地注视着他，却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她的爪子在号称牢不可破的晶体上划出一道整齐的痕迹，西蒙不懂这怎么可能。一旦她突破进来，她会做什么？他又会遭遇什么？他会被吸进亚空间吗？

六次脉冲。他看见一只黏滑的怪物，全身长满触须与利齿，猛地扑向那个女人。它们疯狂而凶残地厮打起来。西蒙见过陷入疯狂进食状态的鲨鱼；这比那还要可怕。它们相互撕扯，好像要把彼此撕成碎片。

五次脉冲。女人把袭击者劈成两半，重又回到她的活计上。西蒙确信，现在自己已经能够听见她的爪子刮擦晶体的声音。他压制住开始让舰船撤离非物质界的冲动。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

四次脉冲。他很确定装甲晶体即将破碎。整个结构都在色孽女魔的攻击下震响。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屏住了呼吸。鬼魂们在他耳边疯狂喋喋不休。色孽的造物，它们尖叫着。混沌的子裔。你将死得凄惨，却极其快乐。西蒙不知道这些知识从何而来。某个死去已久的古人吧，他判断，因为他无法把这道声音与任何面孔联系起来。

三次脉冲。毫无疑问，晶体正在碎裂。西蒙可以看见那些碎片，从女魔的头部旁边飘过。

他伸出渐渐瘫软的手指，摸向绑在大腿上的爆弹枪。他不确定自己是要用它攻击那东西，还是指向自己。他甚至不确定，如果亚空间冲入舰船，他还有没有机会开枪。

两次脉冲。西蒙将手指悬在激活符文上方，试图压过舰船鬼魂们吓人的尖叫。漫长等待让他的手指变得僵硬。

一次脉冲。手指猛然按下。舰船倾斜摇晃。它开始朝一个西蒙只能描述为“向上”的方向移动，远离非物质界深处，朝着真实世界的光芒升去。洋流试图阻止它，恶魔也试图拦住它，但西蒙知道，此刻它们对抗的，是一件正常理智宇宙的造物回归起源的自然趋势。它像一只充满气的鱼鳔，向海面浮去。

他们抵达非物质界过于稀薄的区域，恶魔们发出了挫败的尖叫。这里只容得下最强大的恶魔存在。一些恶魔仍然攀附在船上，拼命咬着船壳，不顾一切地想得到自己的晚餐。

西蒙看见女魔脸上交杂着恐惧、挫败与不甘。他几乎能猜到她在想什么。就差这么一点点了，她不愿意放手。可忽然间，一切都太迟了。舰船已经进入通往正常空间的沟槽。它向上冲去。恶魔松开爪子，西蒙看见她向下飘去，愈飘愈远，成了下方深渊极远处几不可见的一点。

他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控制台上，努力操纵舰船最后逼近出口。它猛然冲入暗夜与太空与冰冷之中。望着那些陌生的星辰，西蒙恐惧

地意识到，他们已经深入恐惧之眼。

第十五章 汇报情况

舰船脱离非物质界，西蒙·贝利撒留放松下来。不过如此嘛，他讽刺地想着，明白记忆已经开始抹平跃迁粗糙的边角。他逼着自己将恶魔与灾难的形象逐出脑海。之后他会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所见的一切。

他猛然睁开眼睛，呼出一口气，然后看了一眼腕上的计时器。指针显示，按船上主观时间计算，已经过去了十八个小时。要等到联系上另一条船或者星球，他才能弄清现实中究竟过去了多久。时间差有时会大得惊人。他记得有一次航行，船上过去了两周，但现实时间却只过去了两天。还有一次，根据舰船计时器，他在非物质界中停留了才不到两个钟头，但现实宇宙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当然了，这些以钟表的滴答、心脏的跳动，或古老人造物的原子脉冲为标尺，测量所得的时间，和他自身的时间体验是完全不挂钩的。领航员在跃迁中永远处于“现在”。直到跃迁体验结束前，时间都好似没有尽头。他知道，这是自己永远无法、也永远不会向任何始祖型凡人描述的。

他摘下头上的指挥冠，开始将自己从领航员之座上解下来。这一过程漫长而令人不适。他拔掉向体内直接注入液剂与营养物的输液管。他旋下维生管。跃迁过后，他的身体总是这样虚弱，胃里也咕咕叫着，想要些实在的食物。他知道自己两条腿依然软得站不起来，所以他只是闭上眼，深深吸气，试着放松下来。

这很不容易。驾船穿越非物质界会带来很大的负担，这让肾上腺素在他身体系统中涌动，也让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损耗。他疲倦又虚弱。人类的身体本不该承受他刚刚经历的一切，就像人类的心智也不该体验他方才的体验。

他提醒自己他不是人类。他的族群很久以前就超越了那些始祖型的凡人。即便如此，这趟旅途中的景象还是开始逐渐褪色，就像他的意识不愿保留那些画面，又或者只是留不住。

他又吸了一口气，开始舒张肌肉。现在，就连他手臂、双腿和髋部的疼痛，可以说他都是欢迎的。这提醒着他，自己已经回到了身体中，回到血肉之躯里，而不是与舰船那庞大而非人的船体相连。他按下控制钮，领航台降到与甲板持平。船员们望着他，满目敬畏，又有些惊魂未定。

和往常一样，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如有实质的轻松感。跃迁完成了。船没有沉。他们都还活着，或者至少他希望如此。

“报告。”他说。出口的是一声沙哑的低语。要发出这个音几乎需要超人般的努力。听过了星炬灵能合唱团那超乎自然的美妙歌声后，他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粗粝又陌生。直到此刻，那圣咏最后一缕隐隐的回响，才刚刚从他记忆中淡去。

主舵手审视面前的控制祭坛。下方观测屏上闪烁的占卜符文映在他的脸上。“护盾降至百分之五十。部分船壳受损。引擎处于最佳状态。位置：阿尔法零二二一，欧米伽n五六零。”

西蒙容许自己露出满意的微笑。跃出点只偏差了几万公里，对于这次跃迁的宇宙尺度而言，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护盾损耗超出预期。不过，考虑到方才距离毁灭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应该感到庆幸。

“很好，指挥甲板交给你了，莱姆斯先生。”

“谢谢，长官。”

西蒙觉得自己恢复得差不多了，服下一剂兴奋药就可以离开座位。他正要这么做，指挥甲板的舱门忽而打开，亚努斯·达克与两个灵族走了进来。

亚努斯看起来有些恍惚。他的瞳孔放大，动作异常迟缓。那两个异形举手投足间则有一种迅疾而怪异的电流感。他们的动作依旧比人类流畅得多，却又有点儿僵硬地抽动着。西蒙立刻意识到，他们非常紧张。

“怎么了？”他用灵族语问，同时示意他们跟自己离开指挥甲板。船员们通常认为让乘客待在这里会带来厄运。不用说，让异形待在这里是双倍的厄运。

凭他们惯有的敏锐，灵族似乎察觉到了他的顾虑，因此暂没有作答。他们先穿过走廊，走进一间小舱室，这里通常都是空着的，专供他离开领航座后休息。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铺、几把椅子和一些吃的。别的就没有了。

“有东西找上了我们。”奥里克说，“我感觉到了。”

他们声音紧张，西蒙猜测他们是在害怕。“但我们还是活下来了。”他说。

两名灵族一时陷入思考。看他们那副样子，就像是正拿起一件斗篷，盖在自己的情绪上。渐渐地，紧张完全从他们身上消退了，他们又变回了平日里那副冷静而深不可测的姿态。

“你说得对，西蒙·贝利撒留。”奥里克说，“我们活过了这次旅程，完成了一件万年来罕有灵族做到的事。我们感谢你。”

说完，他转身离开，阿瑟妮丝跟在他身后。

“他们怎么回事？”西蒙问道。

“我不知道。”亚努斯说道。“我只知道，亚空间里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吓坏了。我有种感觉，要不是迫不得已，是个灵族就不会愿意穿越亚空间。”

西蒙点了点头。“我同意。”

他打量着自己的朋友。亚努斯·达克吐字缓慢，神情倦怠。那颗奇异的灵族宝石正在他额前闪耀。他回想起跃迁之前大先知不祥的话语。看来他们确实采取了防范措施。

“你还好吗？”他问。亚努斯昏昏沉沉地点点头。“我差不多睡了一路。做了几个怪梦。”

西蒙不喜欢听到这种话。一定发生了什么。他的直觉——在领航员家族政治漩涡中成长多年磨砺出来的直觉——告诉他，灵族们正在

玩一场层次更深的游戏。他打算让卡姆·贝尔和斯蒂尔盯着他们。不过现在，他自己也需要先睡一觉。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进入贝利亚IV的轨道？”亚努斯问道。

“两天左右。我只能把船带到星系边缘，而且这次跃迁的偏差比平常大了一些。”

“很糟吗？”亚努斯问道。

西蒙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回答了。

“非常糟。我们不该来的。在恐惧之眼内的非物质界，危险比我去过的任何地方都多。我不觉得我能再带大家返程离开。”

“那还要假设我们先活过下面等着的事呢。”

“你现在知道他们究竟在找什么了吗？”

“他们在找一件古老的武器。”

“为什么？”

“他们认为可以用它杀死一只恶魔。”

西蒙看出来亚努斯在回避。他的确不想回答。他想了想要不要继续追问，可他实在太累了。“如果他们要找那东西，那确实来对地方了。”

亚努斯踉跄着站起身。“你先睡吧。”他说。

西蒙疲惫地倒在床上。很快，他的意识就坠入了睡梦中，就像沉船一样迅速。那些从亚空间升起、试图吞噬所有人的东西，搅得他梦

境里纷乱不堪。

亚努斯感觉好了些。咖啡因滋味不错，食物也稳稳地进了肚子。灵族药物的镇静效果基本消退了。可惜啊，他其实可以再多利用下那种人造平静的。他一直害怕面对这一时刻。他的手指把玩着贾丝蒂娜给他的护符。去把事情办了，他对自己说，然后你就能休息了。

他靠在讲台上，环视着简报厅中的几名负责人。他差不多能做到无视他们盯着自己额前宝石的目光。他看得出来，他们都有话要问，都想知道这块石头怎么回事，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鼓起勇气开口。至少他们对他还有些尊重。

简报厅看起来空荡荡的。在场只有两名舰船军官、三名军士，以及斯蒂尔。这个房间原本足以容纳十倍于此的人数。

“报告呢。”亚努斯提问。

“只要你一声令下，大家随时可以展开行动，舰长。”卡姆·贝尔说。“我会让他们每天操练十个钟头。”

亚努斯满意地点点头。训练能够防止懈怠滋生，也有助于维持部下的纪律。

面容瘦削的首席技术神甫鲁阿克看向亚努斯。他的长袍还是那么宽大，像是大了两码。他用袖子擦擦鼻子。“我已经让工程部检查船体是否存在破损和薄弱。正如领航员所说，这次航行很艰难。”

“你准备告诉大家，我们在哪里，是来干什么的了吗？”卡姆·贝尔问。

亚努斯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们在恐惧之眼。”

房间陷入沉默。他猜在场许多人其实早就猜到了。只要透过观测窗看上一眼，大多数人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他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坦白。如果有人准备发动哗变，现在就是个好时机。他等待着；沉默不断延长。像往常一样，斯蒂尔的目光扫过人群，随后给了亚努斯一个安抚的眼神。如果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亚努斯知道自己可以指望这名刺客出手。说不定是必须指望。

大伙面面相觑，然后看向卡姆·贝尔。他会成为他们的发言人。亚努斯几乎能看见他们脑子里的齿轮在转动、计算。来都来了，除非西蒙·贝利撒留带他们离开，否则他们无路可退。到了这时候，就算亚努斯误导了他们，也已经不重要了——对审判庭来说，这全都一样。他们打破禁令，去了谁都不该进的禁区。无论接下来做什么，他们的小命都注定完蛋了。现在造反也没用了；大伙能期待的最好的下场，也就是回去之后迎接痛苦的死亡。恐惧在整个房间中蔓延，印在每一张脸上。

“我们要找什么？”士官问。亚努斯稍稍放松了一些。他们不会叛变，至少在听完他的话之前不会。

“灵族的宝藏。”他撒谎说。一些人稍微放松了点。说这个他们就懂了：一个异形种族的财富。

“很好。”卡姆·贝尔说，“但我们要怎么活着回去花这笔钱？”

“首先，不要把我刚说的话透露给任何人。事成之后，你们手下每个人都必须发誓守口如瓶。”亚努斯说，“他们都要知道走漏风声的代价。”

“那不肯发誓的呢？”士官坚持追问。亚努斯明白其中的原因——他知道，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对宗教十分热忱，比起肉体安危更担心玷污灵魂。他知道有些命令自己必须说，可还是很难说出口。毕竟，这些人是因为信任他，才追随到这里的。他没有给过他们选择。他逼着他们冒风险，只为了拯救他自己的灵魂，而这可能也只是徒劳的。

事情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他想到。但他其实早就知道答案了。他只是任由自己被事态裹挟着向前走。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他生平第一次无法掌控局面。灵族始终掌握着主导权。他必须做出改变。

“那不肯发誓的呢？”卡姆·贝尔问。

“让他们识时务，”亚努斯说，“否则……”

他用手指划过自己的喉咙，意味深长地看向斯蒂尔。每过去一刻，他都越发觉得自己像个叛徒。“到了之后，我会做出更多说明。在那之前，一切以须知为准。”

大家点头离开，房间里只剩下斯蒂尔与亚努斯。

“你想让我盯着灵族。”刺客说。

亚努斯点头。“并且准备好，如果我下令，就杀了他们。”

“我一直都做好了这种准备。”斯蒂尔阴冷地说。

扎尔甘，曾经的初创团星际战士，正看向一面镜子。镜中是沙哈·加索恩美貌而邪异的面容。恶魔单披一条半透明的薄纱袍子，似乎正斜躺在一张全由扭动的赤裸人体组成的沙发上。有趣，扎尔甘想。不过她房间里的那些血肉墙，就未免有些俗气了。他看着看着，整个景象忽而变换了色彩。又是他眼睛出问题了？他想着，还是镜子的什么特别效果？他觉得这其实不重要。

沙哈·加索恩继续用那副沙哑撩人的嗓音说着话，可他没太认真听。他脑中的音乐太响亮也太动人。尽管她是他名义上的上级，他理应服从她，可扎尔甘又不是什么乖乖仔。毕竟，如果他真那么听话，那他现在还在侍奉人类帝皇呢，就像一万年前的那样。

骄傲——那向来是他最大的缺陷，他断定。他用了万年光阴来反思自己诸多的性格缺陷，得出了这份洞见。到头来，他甚至不愿服从自己的原体，也无法与自己的连长一条心。说到底，他甚至很难同自己的战斗兄弟相处，哪怕他们本应共同服务于那“灵与肉的解放者”。就算沙哈·加索恩可爱又恶毒，只怕也连其中任何一位都比不上呢。唉，他心想，有几人能与帝皇之子相比较？他们从来都是特殊的。

他再次从水晶与黑铁的水烟壶中吸了一口，任那欢愉的烟雾进入他萎缩的肺部，继而抵达他的大脑。他的意识顺着舱室墙壁色彩的变化与化学品带来的狂喜而脉动。脑中的音乐达到高潮。外面深邃的宇宙是冰冷的，可在他这庞大的战舰之中，一切都如此惬意。

“你在听我说话吗，扎尔甘·铁拳？”沙哈·加索恩问，她那美妙而沙哑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怒意。

“当然了，伟大的女主人。”扎尔甘用最油滑的腔调回答，一点儿不掩饰自己的轻蔑。“每个字都听见了。需要我再为您重复一遍吗？”

如果有必要，他的确可以做到。他的心智拥有这种能力，此外还有许多本事。自数个千年前帝皇与原体们改造了扎尔甘之后，这些能力就一直存在了。他检查着覆盖左拳的银丝细工护手。金属似乎有一点儿破损，他想，最好找戈玛尔替换一下。接着他意识到那不可能：为了惩戒什么违纪行为，他早就下令把军械官不穿防护服丢出气闸了。具体原因他现在不记得了，但他相信自己迟早会想起来。

“没必要。只要你保证完成命令。你和你那群渣滓船员须前往贝利亚IV星，抓住名为亚努斯·达克之人。杀死所有同行者。会有两个灵族。确保他们死透。”

“我的船员若是听到您如此出言贬低，可是会……非常受伤的，伟大的女主人。”扎尔甘说，声音里带上恰到好处的讥讽，既让她很不痛快，又不至于气得她勃然大怒。“他们的灵魂都很敏感呢，真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讲，他们是诗人。暴力与鲜血的诗人。”

诗歌——对了。戈玛尔曾经写了几首又臭又长的诗篇，来庆祝他这位舰长最近的胜利。格律混乱，押韵胡来，意象说实在的也老套不堪。扎尔甘用铁拳捂住嘴，压下一个哈欠。当然了，一个人快活了一万年，看什么东西都不新鲜。也许他当时是有点儿苛刻了——死亡多么不可逆转，而凡人又如此脆弱。不过，覆水难收嘛。下回有船员想歌颂他，他就宽容些好了。嗯，如果他能记住的话。一个念头悄悄钻进脑海。有个名字似乎有些耳熟……

“亚努斯·达克——这个名字很熟悉，女士。他莫不是我为您劫掠过的几条船的主人？”

“抽了那么多恶心的大烟，还能有这样的洞察力，你可真是厉害。”女恶魔讽刺地说。“我真意外，一万年了，它还没把你的脑子搅成一团浆糊。”

“伟大的女主人啊，我过去是，如今依然是，帝皇之子的星际战士。我的基因种子来自最早也最强大的世代。我的身体是为了处理不限等级的毒性而设计的。要想损害我的思维能力，需要的烟草，比您在一整个丛林世界上能种出来的还要多呢。”

这倒是真的，扎尔甘心想，尽管有些时候，他确实觉得自己正为那些世纪的放纵付出代价。不曾在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欢宴后宿醉过，你就没法理解什么才叫地狱。有些时候，就连他那副帝皇设计、大解放者赐福的躯体，也感觉要经不起折腾了。所幸今天不是那些时候。他脑子里的音乐渐渐消退，几乎像是在表达赞同。

“据我所知，你已经不再是帝皇之子了。”沙哈·加索恩说。“上次违反纪律之后，他们就把你赶走了。”

她总爱提起这事。扎尔甘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愤怒。“一场小小的误会罢了，伟大的女主人。我最终会与同袍们和解的。毕竟，我们拥有永恒的时间。一点儿小矛盾能让乏味的千年光阴更加有滋有味。”

“对连长的宫殿发动突袭，把他的欢愉奴隶全都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可不会把这叫做‘小小的误会’，扎尔甘。我想维利乌斯也不会。”

“他是有点恼火，这我承认。不过，他到底欠我几枚法辛，是因为一场赌约——”

“我对你的赌约不感兴趣，扎尔甘。我关心的是亚努斯·达克。找到他，把他带到我面前。”

“我要怎么找到他？”

“他会出现在贝利亚IV的阿苏焉神殿。你去轨道上，扫描生命信号，就可以找到他了。”

“如果亚空间洋流状况不利呢，伟大的女主人？”

“洋流既然能把人类带进恐惧之眼，那么也能把你带过去。”

扎尔甘十分惊讶。很少有凡人有胆量进入恐惧之眼，更不用说有能力在守卫恐惧之眼的巨大亚空间风暴中航行了。航行，对了，这倒是提醒了他。哦，是的……

“我猜他是乘船去的，无以言表的伟大女士？”

“你的假设很合理。”不知为何，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恼怒。

“我会劫掠那艘船，把它加入我的舰队。”

“随你，不过据我所知，你的舰队目前只有一艘船。”

“那只是一个微小而暂时的挫折，至美的不朽者。背叛者卡恩在阿尔塔拉克附近突袭了我。”

“办好这件事，我会确保你获得力量，足以连本带利地回敬他。”

“我相信您会的，伟大的女主人。”扎尔甘说，“如果我能打好手中的牌，或许我还能把欠您的债也一块儿回敬了。”沙哈·加索恩脸上闪过一抹毁灭性的愤怒。扎尔甘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蠢到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不可能！他可是来自最古老的军团之一的星际战士，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只要把那人带来，我会确保你得到应有的报酬。”

“如您所愿，伟大的女主人。”扎尔甘说着，镜中的影像逐渐褪去，沉入黑暗，只留下他注视着自己略带惊讶的倒影。看着自己，他不得不承认，纵然过去了一百个世纪，他依然是个英俊的恶魔。骄傲，他想到，我那根深蒂固的罪孽。或者，也许是虚荣？帝皇许久以前告诉过他，他似乎还有些印象。无论如何，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他迈步离开香气氤氲的房间，走向指挥中心。他注意到船员们又在重新搞装饰了。那些被砍下的首级，衬着墙上的黑红旋涡纹，效果相当不错。那么，他要去哪儿来着？啊，对了——贝利亚IV。

抓住那个家伙，亚努斯·达克。剩下的杀了。听起来够简单的。他只希望船员们别再老是犯那些错误。他脑中的声音回来了，搏动着，震颤着，诉说着即将到来的暴力。

第十六章 预示幻象

亚努斯·达克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他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弄明白的，但他就是知道。起初，他似乎正躺在船舱的铺位上。他觉得自己就像还醒着似的，直到他注意到周围墙壁的质感有些奇异。他感应到了墙的年龄。他一直知道维南之星号很有些年头，但这是头一次，他真的意识到她有多古老。

仿佛直到此刻，他才第一次地察觉到，每个曾呼吸过船上空气的人，呼出的水汽都留下了腐蚀的痕迹。仿佛每一个曾穿过她耐久合金走廊的灵魂，都留下了自身经过的刻痕。他还意识到，自这条古老的星舰造成以来，那漫漫的千年间，船上曾载过太多、太多的灵魂。

影像进入他心间。他看见先前的舰长们，穿着帝国舰队的制服。他看见他们经历过的战争，看见他们走过的航程。他看见这艘舰船最初的诞生，那是在将近两千年前，西顿452号的铸造船坞。

他感知到那些沉睡在舰船数据核心中的灵体，那是历代指挥官的残响，还有早已逝去的领航员的影子。他看见它们躁动不安。

这不可能，他告诉自己。这是我的想象，是睡眠和灵族给我的古怪药剂还有我自己紧张过度的大脑带来的产物。可是他又知道，某种意义上，自己所看见的情景，确实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每一个指挥过这艘舰船的人，每一个将自身接入内部系统的人，都的确把自身的什

么东西落下了。也就是灵能的残留。后来者将触及它、感知它，等轮到他们时，还会加入它。

此刻，那恢弘的墙壁变得透明。就连它们历经岁月依然厚重的质地，也无法阻拦他的视线。他看见武装人员沿着走廊来往穿行，看见技术神甫在数据线缆与引擎旁工作，看见他们焊接船壳的薄弱点。他看见西蒙·贝利撒留在他那小舱室的床铺上睡着，看见卡姆·贝尔在大集结厅里对汗流浹背的训练中的士兵们高声下令。他看见斯蒂尔俯在一本巨大的账册前，誊录着些什么，嘴角带着一丝微笑。

他的灵魂似乎正巡视自己这航行于星海的领地，在走廊间漫游。唯一始终无法被目光穿透的，只有舰船的外壁。这并不令人意外。外壁上镌刻着最强大的灵能符文，用以抵御亚空间恶魔，且由三层真银与耐久合金锻造，以阻止邪恶的亚空间灵能力量入侵。

额头上十分灼痛。他抬起手，摸到了那枚灵族宝石。起初他判断不出它是灼热还是冰冷。它是很烫，可他也非常清楚，宇宙的酷寒和最炽烈的地狱火一样灼人。不过，不论它是冷是热，他都只有些很轻微的不适，仿佛有什么东西正拉拽着它，挥之不去。预兆探出幽灵般的手指，拂过他的脑髓。他任由自己漂流，如一尾钓线收走的鱼，被向前拉了过去。他毫不惊讶地发现自己正被拖向灵族的舱室。

发生什么了？他想。

他像幽灵一样轻松地穿墙而过，飘过一间间舱室。房间里，有人在工作，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吃饭，也有人在下棋。他越接近异形的

栖息地，下属脸上的表情就越紧张。他们也能感觉到，有什么不祥之事正在发生。

他来到他们舱室的门前，看见阿瑟妮丝正守在门外。她拿着武器，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姿态又很放松。他从她身旁经过时，她似乎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这间舱室布设了防护结界。他能看见空气中盘旋的明亮能量图式，也知道只有拥有与他相同的奇异视野，才能看见这些纹路。他朝它们飘去，心里明白，这些符文蕴含的力量，几乎能够杀死所有碰见它们的生物。一阵短暂的紧张与恐惧涌上心头，但他停不下来。那股牵引他前进的力量具有不可抗拒的威能，好似行星的重力井，拖拽着穿越大气燃烧坠落的流星。

他倾尽了全部的意志想要后退，可就像梦魇中一样，他被不可遏止地拉向前方。前额炽亮的宝石越发滚烫，或者越发冰冷也说不定。他似乎看见了一些纤弱的线，从房间里延伸出来，与他额上的宝石相连。他触碰门上的结界，感到一阵短促的能量爆发。他进入了灵族的房间，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

奥里克就在那里。他没有穿平日里的常服，而是披挂上全套的仪式法袍。双肩披一件镶白毛边的宽大黑色斗篷。一副打磨光亮的金属面具遮住面容。繁复的肩甲上方，三根硕大尖叉高高挑起，最高的一根顶冠凤首。灵族一手持力场剑，一手提着一只皮袋，袋中似乎装着某样与剑同样具有强大力量的器物。

亚努斯进房间时，灵族抬起了头。亚努斯能感觉到对方的惊讶。显然他是个不速之客。异形正在准备的不知什么仪式也顿了一顿。亚

努斯这才看见，房间两侧有香炉燃起，其中涌出五彩的烟雾，缭绕翻卷，奇诡神秘。片刻之后，奥里克似乎做出了决定，继续开展仪式。

虽然听不见那些词句，但亚努斯知道大先知正在吟诵，或者说咏唱，或是既吟又唱吧。他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可依然能察觉到遥远的能量脉搏、节拍的律动，以及和着大先知歌声的力量潮涌。他意识到磅礴的力量正在这间封闭的舱室内奔涌，不禁思考这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他猜的没错，如果他的灵魂正出窍离体，那么他的灵魂会死在这里吗？他短暂地想了想自己的身体又会怎样，然后就把这些想法抛到了脑后，因为这毫无意义。不用说，如果他的灵魂真的逝去，那他就没有机会再去担忧了。

奥里克挥剑划出一套复杂的斩击轨迹。他开始依着一套步法移动，近似于翩翩起舞，又暗含武艺技法。他的吟诵愈发清晰，在亚努斯体内共鸣，携着几乎无法承受的锋锐与美丽。

奥里克步伐骤停。他依次面向房间四角，以剑施展复杂的敬拜礼，随后一挽手，收剑入鞘。无论方才进行的是什么净坛科仪，似乎都已经结束了。他准备正式开始。

他右手探入皮袋，取出一枚光芒闪烁的石头，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举到面具前方。那是一块品种不明的水晶，内部自发的光芒搏动着散出道道闪光，映在灵族面具上。亚努斯仔细观察，发现水晶上刻有一道符文。那是某样事物的抽象化符号，像是一杆秤或者一架天平，样式十分古老。一些商人行会至今还在使用这类符号，作为真理、诚实与公平的象征。不消别人告知，亚努斯就知道这个符号在灵族有着不同的象征义。它象征着相互抗衡的力量，象征着悬在刀尖

上、可能朝任何方向倾斜的局势。奥里克点点头，仿佛这正在他预料之中。

他将石头抛向空中。它没有下坠，而是悬停片刻，进而开始旋转，位置维持在灵族头部前方。异形再次探入袋中，取出另一枚石头。这块石头上刻着抽象化的人形符号，头部呈拉长的椭圆形。这是灵族种族的标志。亚努斯思忖这份知识从何而来。来自石头本身？来自奥里克？还是来自他前额的宝石？其中似乎存在某种联系。

第二枚石头环绕第一枚转起圈，如一颗小小的多棱月亮。仪式继续。第三枚符文被抽出，上面也是一个抽象形象，无需告知，亚努斯就知道它代表的是人类。一枚红光泛泛的宝石迅速加入，似乎充满威胁。敌人，亚努斯想。两枚石头绕着第一枚近距离旋转，而那颗闪着邪异辉光的宝石则追逐着人类符文的轨迹。一幅景象在亚努斯眼前闪过：他自己正被黑暗的力量追逐。

越来越多的符文石加入阵列，亚努斯感受到奥里克的不安不断增长。不仅如此，他也开始逐渐理解这些石头排成的图阵。他看见，所有符文石之间都连接着几不可见的细微灵能线，这些线条勾勒出能量的晶格，以某种方式与奥里克相连。他知道，灵族正以此聚焦他的预见能力，试图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安全道路。这与西蒙引领舰船穿越非物质界很相像。

图阵脉动着呈现出种种可能，孕育着诸多的未来。它对亚努斯产生了一种催眠般的吸引力。能量漩涡不可抗拒地将他拉近，直到他悬停在一臂之隔的位置。此刻，他逐一观察每颗宝石，开始看见那些力

量之线不仅与大先知存在联系，还与他额头上的宝石相连。奥里克究竟做了什么？

他心中逐渐生出一种怀疑：那颗熔入他血肉的梦石，恐怕不止是护身符吧？灵族还动了别的手脚。他察觉到计划中藏着计划，秘密动机背后还有秘密动机。愤怒抓住了他，此外还有恐惧。他看出，这些悬浮的宝石不仅是灵能力量的焦点，也不只是观测未来可能性的工具。它们奇异地代表着一盘宏阔的大棋。这场棋戏的规则他根本无从猜测。这些宝石同样也是影响未来的手段。

不！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它们代表着影响未来的手段。预言这一行为本身就会塑造事物的发展。窥见了图式的一角，就意味着你可以出手改变该图式，而这又为整个图式增添了一重不确定性。通过对在此所见之事采取行动，奥里克试图影响未来。他可以测算自己的应对方法，并塑造他自己希望的未来。

这就像用一颗小石子引发一场雪崩。又或者，它更像古代哲人们钟爱的那个例子：一只蝴蝶在行星一端扇动翅膀，只是影响了空气中复杂交织的气流，最终就能在行星另一端引发风暴。

而且，这些石头所连接的，不只是他与奥里克。冥冥中它们连接万物，关系着整个宇宙中无数事件浩瀚无边的潮汐涨落。他一阵头晕目眩。这实在太过宏大，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他转而专注于一枚枚单独的石头，试图找出他能感知的东西。

自然，最先吸引他目光的，是那枚代表人类，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他自己的石头。

他凝望着它，从中看见了自己——不仅是现在的自己，也是曾经的自己，以及或许有朝一日将会成为的自己。他看见自己还是克罗世界上的那个孩子，一个被送去当贸易商行学徒的孤儿。他看见自己进入教会学校读书。他看见自己头一天上工，看见自己参与过的伟大战斗，也看见自己一步步踏上权力与名望的巅峰。然而此刻，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一路尾随他的存在。他看见自己欠它的债，也看见自己欠他那遭天谴的力量的债。

此刻，他终于看出自己往日里的好运，其实源于他体内蛰伏的那东西。他看见，自己对他人动机与战术的洞察，来自他体内潜藏的灵能力量。他看见，他体内总有什么东西庇护着他，助他躲过帝国力量的探查。但那究竟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还是有谁从彼岸伸出手来为他披上斗篷，他却无法判断。他还看见曾有阴影一路将他尾随，看见那些邪恶的生物，注视着，等待着。他认识与不认识的面孔纷至沓来。他看见贾丝蒂娜与她的仆从；他看见他在克罗世界“桑森与桑森”办公室的同事。他看见曾经的商业伙伴，也看见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士。所有这些人，都曾参与塑造他的人生；无论有心或无意，他们都推着他一步步踏上了如今的道路。

他意识到，即便在此刻，仍有什么东西正嗅着他的踪迹跟来，邪恶的有智者正搜寻着他，却被灵族在他身上布下的屏障所阻挡。他也看出，这撑不了太久。那些想找到他的生物太过强大，也太过执着，即使是最强的魔法，也无法挫败他们。他意识到，这一切都只是某幅更为宏大的图景的一隅，而那图景所牵涉的，有他、有大先知，以及更多众生。

如今，他的目光又不可抗地被吸引，看向那块代表大敌的石头。此刻，还有其他石头正环绕着它运行，那些宝石代表着女人、男人、舰船以及事件，全都让他熟悉莫名。但真正吸引他的，是中央那颗宝石。他的注意力落向那里，依然如坠入重力井的流星。

他看见了一些东西。他看见了由恶魔之力统御的恐怖世界。他看见了某些东西以黑暗为食，就潜伏在人类灵魂之中，而且不仅是人类的灵魂，还有全部有知生灵的灵魂。他看见了蝎尾的女人和长着大蟹钳的恶魔。他看见了完全不具人形的怪物与披着人皮的存在，而令他毛骨悚然的是，他看见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视象翻涌旋转，他看见一位似女似男的美人。随着他的注视，它开始变形，直到变成了他本人。他知道，自己正奇异而又模糊地望向未来。

那东西看起来像他。衣装打扮也像他。同样的伤疤、同样的嗓音、同样的动作习惯。只是藏在那双眼睛之后的东西并非人类。那占据躯壳的灵魂不是他的。也许它曾经是他，但有什么东西附在了它身上，吸干了它的能量，徒留一具冰冷的空壳，然后取代了他的外壳。它披上他的血肉，用起他的记忆，就像穿上一套衣衫，可那并不是他。

他看见这东西占据了他的人生，就像非法霸占了他人的房屋。它重振他的财富，在众人之中建立声望。它在大人物的议会中步步高升。它将人脉、财富与权力收入囊中。它维持着一副极尽体面的表象，背地里却过着无比堕落邪恶的生活。随着它的寿命不断延长，期间它那宏大的计划也在不断推进。它利用卑劣到不可设想的手段，攫

取了丰厚到不可梦想的财富。它用钱买来机械、武器和人手，撬动政治力量的杠杆，操纵一个个世界陷入冲突，将人类与灵族推向战争。

现在亚努斯看见了奥里克的恐惧。他心里也有一部分在怀疑，这些场景是否只是大先知思维的投射，可他又觉得并非如此。他感到自己的确触及了大先知的力量，目睹着一种可能的未来。所谓他根本没有立场去评判的嘛，他讽刺地想。

其他未来如孔雀尾羽般层层展开。在某些未来中，人类赢得了战争，摧毁了乌斯维方舟世界的灵族；而在另一些未来里，异形部署了毁天灭地的武器，人类自己也遭到了毁灭。然而，在所有这些时间线中，那个占据了亚努斯·达克躯体的东西，都造成了规模巨大的灾难。亚努斯不禁疑惑：一个实体真的能制造出如此巨大的破坏吗？他想到，一颗石头能引发雪崩，一只蝴蝶振翅能带来飓风。是的，这是可能的。

他感到自己的理智徘徊在崩溃的边缘。他这一生从未意识到，未来中潜伏着如此多的可能性，正等待着将他吞噬。这就像他失明了一辈子，却突然重获视力。他怎么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决定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他一直盲目地在人生道路上跌跌撞撞，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影响了多少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本可以做出多少事。或许在过去的某个时刻，他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本可以完全避免这一切，但现在再去思考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为时已晚。正如再过一个心跳的功夫，他也就不再有机会反悔此刻正在做出的选择。他意识到，他的一切行为都蕴含着抉择，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同样是选择。他可能会因优柔寡断而陷入停滞，因为其中一些未来正是他的无所作为造就的。

此刻，他也察觉到了大先知预言能力的致命缺陷：它并不完美。正如每一个决定都会孕育出自己的未来，它也会在未来这面镜子上投下自己的阴影。他无法预见自己所有行为的后果。任何凡人的头脑都不可能全部掌握。

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有些时间线是看不到的。它们折叠在未来之中，被其他事件遮蔽，就像道路被山丘遮挡，或是船只在巨浪另一侧消失不见。因为未来并非一成不变。不是只有几条线性的道路供人选择。每一个决定都孕育着另一个决定的种子。每条路径都在关键节点上分岔再分岔。时间流如翻腾的汪洋般动荡不息，对最微小的刺激都作出反应——他手部稍稍的一动，他眼角余光的一瞥。他意识到，一次眨眼便可能催生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永恒。信息太多，刺激太多，他感到自己仿佛正被影像的巨浪淹没。

绝望席卷了他。他也看到其他的时间线，虽然目前还寥寥无几。在那些时间线中，他熬过了即将到来的风暴。在大多数这样的时间线里，他看到奥里克、阿瑟妮斯、西蒙以及其他一些人，逆着灾难的巨浪前行。但即便是那些未来，所有道路最终依然通向黑暗。有时，他在一场毫无意义的小规模冲突中被枪杀；有时，他在病榻上寿终正寝。在一个未来里，他被鱼刺卡住喉咙而死。在另一个未来，他过马路时被自动车撞死。

这有什么意义呢？他心想，条条道路通死亡。

哪怕有恶魔夺走他的躯体，用它制造人间地狱，又与他何干呢？他的躯体注定要消亡。死亡的骨爪无处不在。整个生命不过是一场噩

梦，终止于呼吸的中断和心跳的停止。他试图将自己从那些宝石和奇特的阵列中抽离出来，却被困在它们精巧复杂的力场漩涡里。

他太迟才察觉到另一个陷阱：他可能会死，甚至就死在这里；再不济也会沦为呓语不休的傻子，目睹了过多人类不该目睹的景象，致使理智遭到了摧毁。他太迟才意识到，一旦此事发生，那个顶着他的脸的恶魔或许就能伸出手来将他据为己有。

他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向他袭来，通过大先知创造的能量晶格向他靠近。

他太迟才看清所有可能性的丝线究竟在何处相连。他太迟才意识到它们全都交织在非物质界。那是一切生命与灵能的媒介，也是所有混沌恶魔的容身所，包括正在追猎他的那位。

他感觉到那搜寻的眼睛转向他，看见了那张笑容与自己如出一辙的脸，意识到世上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哪怕只剩下化为虚无这一条出路了，那也比被这东西抓住要好。他知道它会吞噬他，啃食他存在的本质，而他的一部分仍会继续存活，在它之内遭受囚禁与折磨。

不会是那样的，某处传来一个甜美诱人的声音，你会永远在我之内活着，没错，但你会体验我所体验的一切，相信我，那可是无边无际的。你会知晓我所有的欢愉与享受，分享无尽的极乐，通过不朽者的双眼眺望世界，见证世界从虚空中升起，目睹宇宙的诞生与消亡。死亡对你而言无需恐惧；在我之内已有无数知晓这一点的生灵。你将分享我的存在与力量。

那声音属于一位反叛的天使：甜美、理性、富有说服力，却又通晓并体谅凡人的渴望与软弱。它理解他，正如他渴望被理解；它宽恕他所有渴望被宽恕的事。它知晓他的罪孽与恶习，又并不在意——不，它加以鼓励，因为它知道正是这些特质使他成为人类，并使他有别于万物。它接纳他，连同他的所有缺点。一阵欢欣快乐涌过亚努斯的心头。

这就像凝视帝皇的容颜，却发现那不是永恒而全能的审判者那种严肃的面容，而是一位好友的脸。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们撒了关于我们的谎，凡人。他们企图让你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罪孽，害怕生活，害怕你自己。他们试图让你变得软弱无力而渺小，从而将你置于奴役之下。我们希望让你自由，而你的压迫者会层层阻挠。

那存在的话语所蕴含的真理似乎不证自明。他想不通自己这些年来怎么会没注意到。

啊，但你其实早已注意到了。我不过是把内心深处一直知道的事说了出来，说出了你早就想过却又因此愧疚的念头。承认吧，我只是说出了你自己的想法，并告诉你我很赞同。这些是你生来拥有的真理，而你的帝皇和他的走狗却一直试图将其剥夺。

亚努斯聆听着这声音，寻找一切虚假的迹象，却一无所获。那个存在的话语拥有一种正确性。

他们嘴上说着责任，但指的是你要对他们负责任。他们和你讲荣誉，但指的是你应该敬重他们。他们谈论服从，而真正的意思是奴

役。他们告诉你应该崇拜自己的镣铐，并对枷锁心怀感恩。我在此要告诉你另一种可能。事情不必如此。你可以加入我们，获得自由。

亚努斯几乎要向那股存在伸出手去，但有什么东西将他拦住了。他感觉到自己被什么力量束缚了，并发觉奥里克就在附近。他试图挣脱束缚，但那力量太过强大。尽管如此，他还是知道自己只需坚持下去，那温暖而安心的存在自会找到他。他感到一股近乎自鸣得意的满足，不知道这感觉是否源自他自身。

那个存在越来越近，他的星体感知被它的临近浸染。奇怪而愉悦的体验发生了。他闻到一股令他想要欢笑的醉人香味，不仅闻到，还尝到了，甚至感到那香气正渗进他的骨头。它带着麝香的韵味，隐隐暗示着禁忌和放纵的欢愉。他忍不住想笑。他整个身心都因生命力而酥麻。

笨蛋，一个微弱而遥远的声音低语道，你会把我们两人都毁掉的。与第一个存在的声音相比，这声音如同石头相互摩擦一样刺耳。别再抗拒我了，恶魔就要来了，现在不是与它对峙的时候。

恶魔来了？亚努斯心想，什么恶魔？慢慢地，那种欣快感渐渐消退。他意识到第一个存在究竟是什么了。它想吞噬他的灵魂，而它许诺的体验再美妙也无关紧要；到头来，他不过是它的养料罢了。他感觉到这份认知同样源自他之外。它来自大先知。伴随着这些知识而来的是丝丝绝望。这名灵族纵然学识渊博、力量强大，此刻却害怕极了。

渐渐地，那份恐惧传递给了亚努斯，并与他内心的安宁展开了斗争。他感觉到恶魔已经近在咫尺，近到很快他就想逃也逃不开了。最终，他停止抵抗，屈服于灵族的压力。他感到自己被推回了自己的躯体，能量矩阵在他身后合拢。

难道已经太迟了吗？

第十七章 计中有计

亚努斯猛地跌回肉身中。沉沉的重力压在他身上。他正要溺死在什么浓稠的液体里。血液在血管中奔腾如雷，害他疼痛不堪。体验过了方才那纯粹空灵的存在形式，拥有生命本身竟也成为了一种痛苦。

他拼命试图别再吸入那黏稠的东西，却又做不到，渐渐地，他意识到那不过是空气。在作为无形灵体穿行于轻盈的介质过后，空气在他肺中多么粗糙又沉重。他举起仿佛重达百吨的手，对抗着堪比气态巨行星表面那般庞大的重力。他摸到了额前的宝石。它温暖而光滑，好似具有生命。

过了几下心跳的工夫，他开始颤抖。如今他再次被血肉之躯包裹，恶魔诱惑的呼唤似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他真的拒绝了永生、拒绝了永恒的极乐吗？奥里克真的阻止了他抵达属于自己的天堂吗？这灵族多残忍，多邪恶，亚努斯心想，几乎要哭出来。

他的房门开了，邪恶异形本人大步闯了进来。他还穿着正式盔甲，手中握着煌煌的大剑。剑刃上闪烁着秘异的符文，剑柄一颗奇异宝石光辉四射。奥里克看起来随时都会大开杀戒。亚努斯能感觉到那外星武器中蕴含着致命的力量。只要锋利的刃尖稍稍一触，就会带来无法逃脱的死亡。此刻奥里克身上再没有原本那温文风雅的气度。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披铠甲、危险好似恶魔，愤怒亦不亚于恶魔的战士。

他舞动剑刃，划出复杂的剑招，剑尖迸出的炽光当空勾出摄人心魄的火线。亚努斯发现自己挪不开视线，并且也不曾退缩。奥里克蓄势待发，亚努斯知道自己命悬刀锋。一旦犯错抑或失言，他就会当场丧命。突然，利刃霎时扫来，速度迅疾如电，根本无从闪躲。

他感到胸口传来一声脆响，低头一看，只见奥里克以炉火纯青的惊人技艺，斩断了贾丝蒂娜赠予他的护符系链，而他的皮肤却毫发未损。随后，灵族将护符挑起，将它端在剑尖上仔细端详，就像是正在审视一只大号毒蜘蛛。

“你可能会害死我们所有人，凡人。这东西有混沌之力的污秽。”

亚努斯回想起自己与恶魔的遭遇，以及通过符石阵列中看到的景象。他觉得灵族的话中似乎有点儿微妙的不对劲。“不，是你会害死我们才对。”

奥里克笑了。“某种意义上，你是对的，亚努斯·达克。我尽了力避免低估，但我还是看低了你的力量，也看低了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命运伟力。”

“你没有把真相全告诉我，奥里克，”亚努斯知道准是这样。仪式期间发生的事，让他对这位灵族及其动机有了新的见解；他们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联系。或许这种联系一直存在，只是他第一次拥有足以看出端倪的敏锐度。

灵族全身上下都写满了惊讶。他显然没料到会面临这指控。亚努斯在脑海中反复推敲。也许是他错了。也许这些新知识来自其他地方。也许这是恶魔的谎言。

他需要时间思考，权衡各种选择。他感觉自己遗漏了什么，里头存在某种规律，只要给他时间，或许他就能察觉并理解。以往他在投入战斗前就常有这感觉。

自他开始听到那些声音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全然地活着，而且活得如鱼得水。

“有些事还是不知道的好。”奥里克说。

“你用暗示和低语是吓不倒我的。”

“我无意吓你。我只是在告诉你真相。”

“只是你眼中的真相。”

令亚努斯惊讶的是，灵族笑了。“是啊——我凡事都按自己的视角讲述。这是我的天赋，也是我的缺陷。许多世界曾因我的眼光而生、因我的眼界而灭。”

“你一定对自己的天赋自信得很，或者说，那些听你使唤的人肯定是这样。”

“这样的天赋是不可能太加以信任的，亚努斯·达克。出错的可能性太多，大敌操纵我们视野的手段也太多。希望、恐惧和欲念都会蒙蔽并扭曲幻象。我看到的也只是些不完美的片段。然而——”

“然而？”

“然而，这总比完全看不见要好。自黑暗的时代以来，正是这些幻象维系着灵族文明的存续。我们中有人预见了大敌的诞生，并警告了

我们的族人。听从者寥寥无几，但他们得以存活。自那时起，大先知的预言便有了分量。”

“那是会这样的吧。”

“人类，你对待自己一无所知的事，实在太过轻佻。对我的族人而言，这关乎生死。”

“你们可真是责无旁贷啊。”亚努斯带着浓浓的讽刺说。

“确实如此，但我们绝非轻率而为，”奥里克说，“我们是指引我族穿越危险黑暗之路的光芒。在这条险径上，最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全体的灭绝。”

“你这话有股我讨厌的傲慢劲。”亚努斯说。

“我们不强迫人追随；他们都是自愿的。”

“可你强迫我追随你。我又不情愿。”

“我不曾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亚努斯·达克。你始终都有选择的权利。”

“我怎么感觉不对呢，”亚努斯思考着大先知的話，就字面上看的确不错，但是没把真相全说出来。“我还被隐晦或者赤裸裸地胁迫了吧。”

“不管怎样，选择权始终在你手中。”

“我可不这么看。”

奥里克摇了摇头，宛如一位成年人应对任性的孩子。

亚努斯明白自己说不过灵族；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怎么还要去试这么一试。他察觉到了一丝微妙的异样，便想深入探究。此前与大先知符文石的接触，让他对灵族的力量有了些许了解；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自己就是一只被困在精巧蛛网中的小苍蝇。或者说，更像是一头野兽，被猎犬左右驱赶着前往屠宰场。这感觉并不愉快。

“奥里克，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说真的。”

“我试图阻止一场战争，附带拯救你的灵魂。”

“后者完全是顺便的吧。”

“你说得对，但这并不改变事实。现在专心听我说，亚努斯·达克。我们很快就要降落到贝利亚IV星了，有些事你必须知道。”

听着听着，亚努斯发现一些非常阴暗的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大先知真的是刚刚才发现贾丝蒂娜的护符吗？他做什么要趁亚努斯不在场举行仪式？他是不是知道恶魔会出现？在克罗世界，猎人会在龙栖身的沼泽边用木桩圈住山羊，企图将龙引诱到杀戮场。

亚努斯开始觉得自己完全能体会那些山羊的感受。

“我们到了。”西蒙·贝利撒留通过通讯网说。他透过指挥甲板的观察窗，俯瞰下方的行星。那看起来是个寒冷又不吸引人的地方。行星正沿着一条长长的椭圆轨道，绕一轮暗淡的红日运转。传感器探测显示，行星上几乎没有生命迹象。通过远程全息望远镜观察，可以看到许多巨大的废弃城市，以及古代战争或灾难的痕迹。贝利亚IV过去一

定是个繁荣富庶且人口稠密的星球，现在则成了如有鬼魂徘徊的大墓葬。

在面前漂浮的全息球中，他看到阿瑟妮丝和奥里克此刻都身着全套正装。大先知身披盔甲，女子则披着一件白毛边的黑色丝质斗篷。
“你做得很好，西蒙·贝利撒留。”奥里克说。

“我是否已经清偿了这笔古老债务中我应负责的那一部分？”西蒙问。

“还没有，但是快了。届时会通知你。我们打算下到地表——下令准备一艘穿梭机。亚努斯·达克和他的手下将与我们同行。”

“你们预料到会有危险。”

“不是预料，西蒙·贝利撒留。我确信无疑。”

“既然如此，或许最好还是告诉我们，你究竟预料到了什么。”

“亚努斯·达克已经在简报室召集人手。他们很快就会了解到一切必要信息。”

“很好。我也会让技术卜者准备好地表的传感器结果。”

罪之骄傲号的指挥舱里挤满了扎尔甘的追随者。至少有一百人，且外表实在不甚养眼。大多数身上都带着变异的烙印，或是沉溺享乐导致的身体损耗。其中一两人显然正因某些相关恶性疾病而半死不活。没错，扎尔甘心想，的确不太美观。

听着脑海中奔涌的能量和弦，混沌星际战士不得不承认，沙哈·加索恩称他的手下为“渣滓”，确实没说错。透过视野中凝结的柠檬色光晕望过去，他不得不承认，他们中大多数都当不了他愿意与之共度永恒的对象。他判断，他们是——人类的渣滓。这可不是随便说说。他们大多是那些个崇拜“万乐之主”好战一面的一众教派的成员，还混着几个变种人、亚人以及怪里怪气的灵能者。和他自己以前的战斗兄弟相比，这群人简直不堪入目。不过话又说回来，战士有什么就得用什么，而这群人就是他仅有的力量了。

他的舵手老马拉里斯就站在他面前。此人自称曾是帝皇的神甫，直到他对圣餐酒以及其他不宜多提之物的嗜好最终战胜了一切。

“伟大的统帅，贝利亚IV，”他说，“不是一个好地方。据说那里闹鬼。据说有灵族的鬼魂。”

扎尔甘思量着这些信息。他不是特别想杀了这个老人。此人是混沌星际战士们的宠物恶魔的宿主，他太有用了。但另一方面，命令就是命令。

“也许你想向全知的沙哈·加索恩解释你的异议，我的朋友，”扎尔甘用他最通情达理的语气说。在场所有人都一阵战栗。有人停下了抚弄妾侍的手，有人停止了注射吗啡。甚至有一两人伸手去拿武器。他们认得那种语调。假如扎尔甘拿起这副腔调，就意味着必须格外小心了。

“那没有必要的。如您所愿，大人。如您所愿。”

扎尔甘笑了。这才像话。他打量着指挥甲板。窗帘十分奢华，布满了情色图案。盛有致幻香的熏香炉正持续燃烧。远处的角落里，赤裸的身体正扭成一团，那是一些船员在举行大解放者所要求的重要群交仪式。五花八门的邪教齐聚一堂就有这么个好处，那就是总不缺可以庆祝的圣日。他靠在王座上，看着老人开始进行第一场人祭仪式。这将确保他们安全穿越亚空间。

真可惜，他想。这孩子看起来还不到十二岁。她的眼睛多漂亮。

卡姆·贝尔走进大厅，向亚努斯·达克投去询问的目光。二十名身着深色制服的硬汉排队跟在他后面。亚努斯耸耸肩。就在一小时前，他对即将发生之事的了解，还和他的士官长一样少。而再过几分钟，他们就会知道的和他现在一样多了。

他瞥了眼灵族们。他们站在房间的远角，黑色服饰与阴影融为一体，有些阴恻恻的。奥里克仍戴着仪式用正式面具和盔甲。阿瑟妮丝身穿白毛边的黑大衣，内里是一套轻型护甲，亚努斯不认识，但他推测是灵族制造。

亚努斯大步走向大厅中央的指挥坛。在那里他可以操控全息球。他挺直腰背，动作干练，无视了部下盯着他额头宝石的目光。至少他们没有像水手们那样，趁他转身就比划起驱逐邪眼的手势。¹

亚努斯梳理了一遍接下来要说的话，权衡着灵族告诉他的信息中，有多少是适合告诉手下的。他们中多数人都和卡姆·贝尔一样，对

异形怀有偏见，而亚努斯不确定自己该不该责怪他们。他环顾四周，确认全体注意力都向自己看齐，然后用手指戳了戳圣坛上的一枚指挥符文。霎时间，整个大厅陷入黑暗，唯有中央悬浮的贝利亚IV星全息影像，还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这是贝利亚IV。没错，趁着没人问，我先说明，我们现在到了恐惧之眼。”

他听到几名年轻士兵发出惊呼。他看得出他们大为震撼。“恐惧之眼”这个名字，在帝国的任何地方，人们都是小声并惊恐地悄悄说的。

“这个世界已经死去，居民在一场大灾难中丧生。”

“那里有恶魔吗，长官？”哈克问，他是最年轻的士兵之一。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卜师什么都没发现。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那说不定有鬼魂，”房间后方有人嘀咕。亚努斯不确定是谁说的，但这并不重要。他听出了其中的恐惧。

“是有可能，但我表示怀疑。根据灵族告诉我的情况，这个世界至少已经死亡一万年了。不管有什么鬼，多半都早就消散了。”

“据说恐惧之眼的时间流逝很诡异，长官。”

“是啊，是有这个说法。不过，在真的撞见鬼魂之前，我认为可以放心假设我们不会遇到鬼。就算真遇到了，大先知也算得上是灵族的祭司，他肯定懂怎么驱鬼。”

“他们要跟我们一起去吗，长官？”

“对，斯卡利，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带他们去寻找一笔宝藏。”

亚努斯停顿了一下，让大家消化这个信息。说来奇怪，现实竟将他先前的谎言变成了真相。根据奥里克所言，那下面绝不缺乏珍贵的灵族遗物，而他需要给手下一个奋斗的目标。告诉他们那里有宝藏，就能让大伙理解为什么要来这儿。他几乎能感觉到房间里的紧张气氛有所放松。

“有很多宝藏吗，长官？”哈克问。

“足够让我们这趟荒地之旅不虚此行。”

“那肯定是一大笔宝藏，”卡姆·贝尔低吼。房间里洋溢着笑声。士官没笑。亚努斯看得出来，他还是搞不懂为什么他未被告知就来了这里。对此亚努斯也不怪他。

“这一点我想我可以向你保证。有一整个世界的战利品任我们挑选。”

亚努斯由衷希望情况果真如此，但他并不确定。为了把奥里克送到他要去的地方，这些人里有的可能要丢掉性命，他不愿意带他们走进死路。可另一方面，他也没看到别的选择。要么是他们，要么是他。而归根结底，他不是什么英雄人物。

“现在，诸位若能不吝全神贯注，我就说明我们要做什么。”

他再次触碰符文，手指飞快地掠过，调整全息球上的画面，来帮助阐明自己的观点。

“这是阿斯塔扬的南部大陆。”地球仪膨胀后消失，一块巨大的陆地迅速映入眼帘。他们的视角飞越灰烬沙漠，穿过连绵的烈焰山脉，最终停在一座庞大的废墟城市上。

“这是齐瑟拉城，该世界上曾经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如今一座座高塔已然倾颓，即便如此，仍不难看出这并非人类所建。就连建筑破碎的残桩也显得过于纤弱优雅。建筑水晶在阴沉红日的凶光下闪闪发光。它们看起来更像自然植物而非人工建筑，好似是天然生长出来的一般，与依托的山丘浑然相合，又与周围的海湾交融一体。

亚努斯猜想，在那什么灾难摧毁城市之前，这里一定美轮美奂。哪怕到了今天，这里仍有一种说不出的……他强迫自己将注意力拉回眼前的任务上。

视角掠过一座巨大的桥梁——宽阔得足以并行通过数辆超重型坦克，却又有如以蛛网与星光织就。随后，视角停留在一座低矮的弧状建筑上，建筑下方是一片干涸的湖泊，尘土中散落着几艘游艇的残骸。

亚努斯挥挥手，视角随之下降拉近。随着视角下移，他再次开始对那座建筑和桥梁的规模有了大致的概念。那座建筑比“维南之星”还要庞大，堪称一座城中之城。

“这是阿苏焉神殿宫。古灵族的圣地，储存大量财富和古遗物。我们将在此着陆，进入神殿，寻找其中的一件神器……”

“什么神器，长官？”

“是一把剑。大约有一个人的身高，完全由黑色水晶铸成。”

“那一挥下去不就断了吗，长官？”有人说。其他人笑了起来。

“显然不会。据说它足够坚硬，可以斩断耐久合金；也足够强韧，足以承受世界的毁灭。我这是在引用那边我们灵族朋友的话。”

“他们就是为此而来的吗，长官？”

“没错。发现的其他东西都归我们。只要我们能带走。”

“那些古灵族肯定为宝藏设置了防御措施吧？”卡姆·贝尔说。亚努斯看得出，他在回想提丰星神庙，以及他们在那里遇上的状况。

“这是个合理的假设，可惜是错的。这些人极其和平，直到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战争和犯罪在他们那里闻所未闻。”

“听起来不太可能，”卡姆·贝尔说，“眼见为实。”

“我同意。我们会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我们将全副武装进入，绝不掉以轻心。除非灵族确认没问题，否则不要触碰任何东西。可能还有一些古老的机器在运转。”

“我们预计要在地表停留多久，长官？”

“看情况。正如你们所见，这座宫殿十分庞大，找到那把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大先知希望能够迅速找到它，但途中可能会遭遇变数。”

亚努斯觉得最好不要提到，大先知希望借助他的灵能来寻找宝剑。眼下这种局面已经让伙计们够紧张的了。

“我们怎么回去？”哈克问，“我是说，回美杜莎。”

“原路返回。西蒙·贝利撒留这家伙能带我们来，当然也能带我们回去。”众人发出一阵紧张的笑声，然后斯卡利问出了他一直害怕的问题。

“那回去之后呢，长官？之后怎么办？怎么应付审判庭？”

对此他无言以对。唯一的回答只能是谎言。亚努斯很高兴自己说话时声音听起来如此自信。“这是代表帝国执行的秘密任务。不准对任何人提起。我是说任何人。一旦消息泄露，这里每一个人都可能因此丧命。”

众人纷纷点头。亚努斯不确定他们信了没有，但大家都明白他话中的分量。他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如果有人泄露了他们来过这里，那船上每个人都要上死刑架。审判庭根本不会在乎他们知不知道自己违反了禁令。它只会关心他们确实违禁了。什么借口都没用。亚努斯想知道，这些人要多久才能明白，他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等到他们反应过来，又会多么憎恨他。卡姆·贝尔那凌厉的目光告诉他，在场至少有一个人已经看穿了。现在担心这些已经太迟了，他心想。

他内心另一部分则担忧，审判庭将恐惧之眼置于禁令之下，理由恐怕是很充分的。万一他们侥幸生还，返回人类世界，谁知道他们会带什么东西回去？某种恶魔瘟疫，某种深入士兵灵魂的隐秘邪恶，或者某种他想都没法想的可怕事物。

毕竟，他自己身上的毛病就是在提丰之后才真正发作的。他不禁思考，莫非这就是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把一船和他一样腐化的士兵带回帝国？这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想法。

“还有其他问题吗？”他问道。

“有，”卡姆·贝尔低吼道。亚努斯一抖，担心要出什么幺蛾子。
“额外报酬怎么安排？”

“照常分红，”亚努斯说，“每个到场的人都能拿到双份。如果有人阵亡，幸存者拿走阵亡者的那份。”

“那他们呢？”士官问，用手指着那些灵族。

“他们会得到那把剑。除此以外，他们什么都不想要。”

卡姆·贝尔咂了咂嘴。“他们太大方了。我很好奇为什么？”

你不是唯一——一个好奇的人，亚努斯想，但他把疑虑藏在了心底。

“好，解散。我希望每个人一个小时内都出现在登录舱。越快搞定，越早回家。”

大家匆匆跑出去收拾装备，前往穿梭机。只有士官留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小子，”他说，“但把我们带到这里是错误的。我清楚，你清楚，他们也清楚。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们都要下地狱。”

士官站起身，大步走向门口。

“我们已经到地狱了。”亚努斯对着他离去的背影嘟囔。

1. 驱逐evil eye的手势。邪眼是个广为传播的经典超自然邪恶不祥力量标志。 ↩

第十八章 神之诞生

装甲穿梭机降落在雄伟神殿宫外的水晶平原上。亚努斯大步走出气闸，下了舷梯，再次踏上新世界。

“以人类帝皇及帝国之名义，我宣称对这个世界的主权。我将为忠诚者带来正义与真理，为罪人带来惩戒与死亡。”他下意识地低语，习惯性念出了这套古老的宣称词。他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有股异味。他试图不去想这味道，并告诉自己，这里只是少了美杜莎的工业气味，或是维南之星号内循环空气的淡淡化学臭。但这不太能说服他自己。这地方不太对劲，叫他浑身发毛，神经紧绷。

他迈步向前，寻找适合插旗的位置。如果旗杆没能成功扎进坚硬的水晶路面，那会很不吉祥的。身后，士兵们的靴子叩击着耐久合金的坡道。靴底踩上地面的灵族材料时，踏步声发生了变化。

他回头瞥了一眼，人数之少令他震惊。只有二十人，他心想。以前我能带千把个呢。穿梭机、坦克、火炮，样样都有，足够一位行商浪人向未开化的蛮子展示帝国的煌煌天威。环顾四周，他怀疑昔日此地的原住民不太会被那番盛景震住。他们看来与蛮子完全不搭边。

就连废墟也透着某种庄严，携着悲凉与邪恶的气息漫漫散开。他不由自主地走向一尊古老的雕像。雕像刻画着一位身材高挑纤细的长袍灵族女子，表面有些缺损，少了鼻子、半只耳朵，与大半条右臂，却依然美丽动人。

帝国的收藏家会愿意为这工艺付出好一笔财富呢。他想着，随即笑了。看来他这辈子养成的掠夺与贸易本能还未离他而去。他还在用潜在掠夺者的眼光审视一切。

士兵在他身后呈扇形散开，搜寻威胁并寻找掩体，握着激光步枪和爆弹枪，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们身穿重甲，头戴金属头盔，同样以征服者的姿态降临。他突然很想笑。

一个死去的世界，还有二十人要来对它进行一场征服远征。这忽然显得很徒劳。

尽管如此，他的部下是没有过错的。这类事情本就是行商浪人神话的一部分。赫尔曼·布洛赫不就是仅凭一百五十名下属和一辆犀牛装甲运兵车，征服了整片扎塔坦大陆吗？凯尔·朗格也曾率领一千名士兵，将卡利斯塔纳入帝国的版图，那原本还是一个武装工业世界呢。在那些好日子里，他自己也曾经书写过一笔此类的帝国传奇，而他那群部下依然信任他。至少依然有一点儿信任。

他发现路面有一道裂缝，一边好奇这是什么力量导致的，一边将旗杆插了进去；仪式完成后，他看着灵族时隔万余年首次踏足贝利亚的地表。他们身着黑色长袍，袍子里全副武装。

如果这算得上他们的归乡，那也实在凄凉，亚努斯心想。

眼前的入口十分宏大，刻着灵族笔锋优雅飘逸的符文。进门之前，奥里克跪下，诵念着听起来像是祷词的词语。那扇看起来由坚实银色金属制成的门，便如液体般流淌开了。他走进门里。阿瑟妮丝紧

随其后。亚努斯示意手下跟上，随后追随他们的脚步，迈入温暖的黑暗中。

头顶的天花板呈弧形。地面的马赛克似乎未受时光侵染，依然光彩明丽，描绘着葱茏林木与秀丽的自然风光。他们从旁经过时，亚努斯发现画面隐隐有人令人不安。许多场景中出现了狩猎的场面，或者看起来像是秘密谋杀的情景，还有仪式性的献祭。他们越深入，画面越阴暗。

似乎是感受到他的情绪，奥里克转身说：“这座宫殿建于我们历史的末期。那时，大腐败已经开始了。”

亚努斯加快脚步，直到与大先知并肩。“大腐败？”

“当我族首次遭遇大敌之先驱时，他们并未逃离。有些人甚至主动接纳了它们。”

亚努斯思忖着。听起来有点像传说中遍布帝国的混沌邪教。“你们没有把它们扫地出门吗？”

“没有。那不是我们的行事方式。在那个年代，我们甚至没能认出敌人的真面目，因为他戴上了我们的面具。”

“他乔装打扮了？”亚努斯讽刺地问，因为他受够了灵族晦涩的言语。“还是他被恶魔附身了？”

“不。我将向你揭示我族的一个重大秘密，亚努斯·达克。”

“倍感荣幸。”他语气中充满讽刺。

“那超乎你的想象。”

“什么秘密？”

“关于欢愉之主。我们就是他。他就是我们。”

“你说‘我们’，是指我们所有人？”

“我是指我的族人——灵族。”

“我不明白。”

“很快你就会明白。正因如此，我才将只有我族少数人知晓的秘密托付于你。”

“这没怎么恭维到我，何况我的手下都在旁听你这些严格把守的秘密呢。”

“他们没有听见。我们并非用声音在交谈。”

亚努斯嗤笑一声，往周围看去，想看看其他人是不是觉得这事儿很有趣，但得到的只有卡姆·贝尔和手下们好奇的注视。也许他们确实没听见。也许灵族用什么巫术扰乱了他们的脑子。又或许正如他所说，他们只是在进行心灵交流。也许一直都是。也许这就是他们对斯蒂尔的窃听装置漠不关心的原因。这可能吗？难道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而他却浑然未觉？

只是想到这点就令人不安。

入夜时，他们已经抵达宫殿深处，可依然没有找到目标。亚努斯不禁对这座建筑的真正规模深感震撼。他们已经连着走了将近十个小

时，上方天窗中殷红的太阳渐渐褪去光芒。其他走廊也陷入了昏沉的暮色，仿佛在顺应昼夜更替的循环。这一天过得很漫长，期间他们多次停下脚步，等待大先知用咒语开启庞大的密封门，亚努斯感到很疲惫。

众人在一座宏伟的大厅里扎营。大厅中央有一个下沉的坑，过去或许曾是一座水池。中央基座上，矗立着一座看起来能征善战的灵族神明塑像。哨兵就位，野营炉和野战口粮也取了出来。武器就放在手边。亚努斯可以理解这些举动。随着夜幕降临，阴郁的氛围加重了。沉郁与邪恶的气息都愈发浓厚。仿佛整个种族的悲伤与恶意都已经渗进了石块中，其残留物足以玷污所有后来者。

漫长的阴影仿佛暗藏危机。人们提高嗓门交谈，似乎是在驱散不自然的寂静；但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人们的声音又消退成了惊恐的低语。其中几人不安地瞥向灵族，许是在想为何会被带到此地。多半是在惦记壁画上看见的血腥祭祀吧，那些场景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

亚努斯自己也很不安。整整一天，违和感都在不断加剧，伴随着内心膨胀的恐惧。他觉得这里发生过很可怕的事，并且那就要再度重演了。而且他知道自己会成为里头的一部分。有什么东西告诉他，这一切都遵循着一套规律，绝对就像是他先前透过大先知的符文石阵列看出规律似的。他抚摸着小指根的光滑肌肤。奇怪的是，现在这块皮肤感觉十分自然，而且一点儿不痛。回想起害他丢了手指的那段往事，亚努斯打了个寒颤。

亚努斯盘腿坐在阿瑟妮丝和奥里克中间。大先知似乎沉浸在冥想中，低低哼着一首奇异的歌谣。符石绕着他旋转，宛如环着气态巨行星的小卫星。阿瑟妮丝警觉地坐着，似乎随时都在提防危险。看来大先知又在施法了，虽然亚努斯搞不懂他有什么目的。

亚努斯越听越困倦。他的眼皮变得很重，头也垂到胸前，奇异的梦悄然潜入脑海。

一幅幅画面开始在他脑海中飞旋。他悬浮在昔日的城市上空，那时强大的灵魂引擎还在为城市供能。他见到一片乐土，住着美丽而平和的人们。他看到水晶长船翱翔天空。他看见巫师从庞大的灵能引擎中汲取能量建起巨塔，塔身光洁好似琉璃，坚固犹胜钢铁，塔高如可直摘星辰。他见到一个和平富足的时代，那时灵族在未受污染的阳光下，做着关于完美与辉煌的异族幻梦。

他看见宏大的能量网在大地上交织。他看见隐藏的高速通道在群星间纵横。忽然间，他解开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何从未有人在亚空间邂逅灵族的舰船。灵族有自己的道路。他们使用的是古人开辟的通路。道路铺成时帝国还远未诞生。他惊鸿一瞥其他世界巨型客轮与庞大贸易船队的到来，对昔日灵族文明疆域何其辽阔有了新的领悟。

世纪流转，千年一刹，诸城扩张。画面逐年黑暗，族群日渐坠落。不断增长的力量带来不断积攒的奢华财富，进而导致精神的腐化。他目睹灵族的腐败。他看到纵欲的狂宴以及火炬下的集会——集会上，身涂彩绘的先知向乐于接受的听众宣扬邪恶的言论。其中一位似乎有些眼熟。倒不是外貌似曾相识：是他身上的气场。那气场与亚努斯在上次幻象中遭遇的恶魔如出一辙。不知怎的，那正是沙哈·加索

恩，或者说是被其附身之人。他穿梭于人群，交谈宣讲，在强大的法术掩盖下，甚至骗过了灵族的灵能感知。这位色孽先驱正是来为神明的降生铺平道路的。

他目睹那隐姓埋名的恶魔宣讲布道。许多人在听，或许大多数人都在听，因为他的言辞充满说服力，气场也十分强大。

少数灵族预感到将要有灾难降临。有些人将目光从黑暗中转开，准备乘坐巨大的方舟，逃离他们的世界。但多数人留了下来，就此难逃大灾。还有一些人，也就是那些建造了这座神殿的祭司，同样预见了迫近的厄难。他们选择留下，希望通过布道来抵御腐化。这种努力失败后，他们退入神殿深处，意图打造出一把神兵，对抗那即将降世的存在。借助威力惊人的引擎，他们锻造出一柄非剑之剑——他们捕获了宇宙死亡之力的回响，将此物凝结为剑刃。随后，他们静待末日降临。

白昼日渐昏暗，诡异而野蛮的仪式将街道染成一片血海。灵族为了取乐，在城市街道上自相猎杀。红袍祭司崛起，宣扬新神的降临。由灵族亲手缔造的神明，将引领他们进入一个充满惊世奇迹与永恒生命的纪元。亚努斯不明白自己怎么理解了正在发生的事，但他确实做到了。一切在他眼前如同盛大庆典般徐徐展开。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沙哈·加索恩那微笑的神秘面容。

终于有一天，在那些变态虔诚的祭司监管下，一场宏大的仪式得以展开。他们承诺这场仪式将开启一个更加辉煌且更加欢愉的新时代。他看到仪式观众个个容光焕发。他目睹连接众多世界的强大能量

漩涡逐渐形成。他看见每张脸上都写满了骄傲与力量，随后，当观礼者意识到出了差错，他看见恐惧爬上他们的面庞。

闪电频频闪烁，黑云掠空疾驰。太阳光线转红，血光照亮人群。亚努斯感觉到某种东西正在生长。随着仪式的展开，有什么东西诞生了：一尊黑暗、邪恶且可怕的存在。一个个漩涡中放射出一道道光柱，袭击每一个灵族，将触手伸入每一个灵魂，向行星表面的所有生命伸出爪牙。他目睹灵族在交加的快感与恐惧中尖叫。那被召唤出的存在正从他们体内汲取生命的精粹，吞噬他们的灵与肉，将他们化为风中飘散的细碎灰烬。每有一条生命逝去，每有一缕灵魂被吸收，那黑暗之物就越发壮大。

祭司们从阿苏焉神殿中走出，手持那把长时间锻造而成的兵器。利刃之耀眼尤甚太阳，蕴含死亡之力，依靠神庙地底沉睡的强大灵魂引擎驱动。他们要找的是黑暗先知沙哈·加索恩。祭司之首挥剑将他斩伤，先知随即消失，远远逃离。灵族大祭司乘着胜利的欣喜，转而向那新生之神发起攻击。

他击中了那成长中的存在，使它受了伤。但这还不够。这新生的存在太过强大。它扑向祭司，将他们吞噬。祭司们在狂喜与恐惧的尖叫中死去。寥寥几名幸存者迅速拾起宝剑，被逼退回他们作为要塞的神殿。他们强行关闭大门，但即便他们唤出了强力的封印，也无济于事。黑暗之神的触手探入神殿核心，找到众祭司，吞噬了他们。唯那手执宝剑者幸免于难。他将自己封印在神殿下方的至圣所中，消失在法术的壁垒之后。

毁灭之日降临了。色孽就此诞生。这位由灵族灵魂暗面诞育而生的恶魔神，是由它吞噬过的每一股生命之力所构成的复合体。他现在终于明白，灵族为何如此惧怕并憎恨这位欢愉之主。

他猛地睁开双眼，发现阿瑟妮丝和奥里克正盯着他。刚才目睹的幻象让他恍惚不已，他丝毫不怀疑其真实性。

难道这就是整个灵族种族遭受的命运吗？亚努斯想着。这一幕是否曾在每个灵族世界上演？一整个种族的大半成员，真的都遭到了吞噬，以供养这位新生的神祇？他毫不怀疑答案是肯定的。两名灵族垂下头，仿佛暗中读懂了他的心思，并为他所见的景象感到羞愧。

第十九章 罪之骄傲

西蒙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劲。他大步走过指挥甲板，坐进领航员椅，开始连接设备。他能感觉到时空结构中出现了轻微的扰动，而任何领航员都能判断出，这种扰动意味着有舰船抵达或离开了。出于本能，他向船员厉声下达了命令。

“做好行动准备。”他说。如果这只是虚惊一场，那可能会有点尴尬，但那又怎样？能从恐惧之眼的非物质界钻出来的船只，有哪条会是友善的？比起变成尸体，他宁愿被当作傻瓜。船员吃了一惊，但他们训练有素，一下子就进入了战斗岗位。这让西蒙忽而意识到，船员们知道自己身在恐惧之眼后，肯定早就如坐针毡了。他们各就各位并拉响警报后，舵手才问：“怎么了，长官？”

此时，西蒙已经连接到指挥椅，正用传感器扫描周围的空间。他集中精神片刻，捕捉到一丝踪迹。那里！空间出现了一处不连续点，周围泛起涟漪。他根据概率尾迹推算出对方的抵达航线，发现自己最糟糕的预感得到了证实。那艘船不可能从恐惧之眼以外的任何地方跃迁过来。它肯定就来自恐惧之眼。

他几乎能感觉到非物质界带来的刺痛。又经过一个心跳周期的扫描，他锁定了敌舰的位置。尚未建立视觉接触，但他也不需要。传感器探查的触须已经准确描绘出舰船的形状，就连最小的炮塔都不放过。

她看起来古老却庞大，是一条战舰，属于帝国最老的设计风格。他凭记忆调出了所有设计蓝图，发现这条船不完全符合图纸。进行过改装。各处增设了炮塔，配备了他不熟悉的武器型号。石像鬼像藤壶一样附在船体上。船首是一颗咧嘴大笑的巨大头颅，形状就好像一根巨型角状生殖器，顶部还长着远古恶魔怒目圆睁的五官。毫无疑问，这绝对是一艘黑暗之奴的舰船，而且似乎正朝着他们驶来。

西蒙又看了看它的尾迹。其中似乎有种很让人不安的因素，仿佛被邪恶侵染。他不确定那究竟是什么。

他确信，无论是什么在驱动这艘船，都肯定不是正派的力量。这船上不知怎地让他感到不安极了，叫他回想起在亚空间见过的东西。整艘船都弥漫着旧日邪恶的气息。他问自己，船也会被附身吗？

为什么不能？如果人的肉体可以被附身，那么古老的钢铁又何尝不可？如果人的心灵可以被恶魔吞噬，那么数据核心又为何不能？谁知道混沌之力的极限究竟在哪？尤其是在这恐惧之眼，黑暗的核心地带？他喊出更多命令，让船员准备好武器。技术神甫为战舰系统进行战备工作，他们的颂唱声愈发高亢。巨大的舱壁开始密封，甲板随之震颤。

他继续观察混沌战舰。根据目前的评估，维南之星恐怕难以匹敌。敌舰似乎是以圣像破坏者级驱逐舰为基础，经过大幅改装而成的。它的航速明显慢于常规型号，这暗示着它的火力和装甲都远超基础版本。仔细观察后，他发现这艘船有许多古怪之处，那种隐约的违和感令他毛骨悚然。

他知道，既然亚努斯已经下到地面，那么指挥决策权就落在了自己肩上：是留守迎战，还是调头逃跑。留下来接战很可能导致沉船；即便生还，舰船也可能受损严重，害得他们再也无法逃离恐惧之眼。可另一方面，仓皇逃窜就意味着将登陆小队弃之不顾。他实在不愿将亚努斯·达克一众人丢给黑暗大能的信徒，承受他们“温柔的仁慈”。不过，当然了，他们还可以把混沌掠夺者引走。目前穿梭机开启了屏蔽，释放的能量信号极其微弱。何况登陆小队甚至不在穿梭机里。在阿苏焉宫殿墙壁的遮蔽下，他们很可能不会被占卜扫描到。而且，对于海盗们来说，比起地表的一小撮人，维南之星号这条大商船总要诱人得多吧。

鉴于当前形势，最佳策略似乎是在常规宇宙中逃跑，试图引诱海盗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交战，或者把海盗引到彗星环中甩掉，稍后再回来接走亚努斯。西蒙迅速认定这就是上策。

“斯塔克先生，以75%的速度脱离轨道。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引那些混沌杂种来追我们。伦德先生，将通信束尽可能对准阿苏焉宫殿，联系达克船长。我绝不允许通讯泄露——一旦他们发现，我们地面上的人就危险了。行动起来，先生们。”

船员们以训练有素的纪律响应了命令。西蒙凝视着传感网络，等待下一步行动的展开。让我们看看海盗有什么反应，他想。

“有趣，”扎尔甘说着，同时抚摸着 he 最喜欢的宠物——赤裸红发女郎“玛拉”的头，“这航行速度，看来那条船已经受损了。除非这是他

们的诡计。”

他又吸了一口水烟，让药物提振精神，思考着如何选择。他已经获悉自己能在贝利亚地表找到猎物。所有预兆都指向那里。问题在于，他们是不是已经到过地表了。如果他们降落过了，并且已经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那么舰船可能正准备进行亚空间跳跃。这可不好，他们可能会逃跑，这有损扎尔甘的声誉。他的私人配乐沮丧地嘶鸣着。

他环视着船员们。他们状态紧绷，随时待命。狂欢活动结束了，享乐宴也已经停止。现在他们体内打的药，只剩下用来提升速度、效率和野性的战斗药剂。扎尔甘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用过这些药的大多都会精神失常，这一点还是有些要紧的。他相信自己已经筛除了弱者，淘汰了那些届时会嘀嘀咕咕又瘫又傻，或者口吐白沫地发狂攻击同伴的家伙，但情况谁也说不准。总是可能会有人在压力下崩溃，最终只能用一发爆弹送他永久退役。目前还算顺利，扎尔甘心想。每个人面上都很镇定。地面攻击穿梭机已准备就绪。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想，该怎么办？

如果能确定猎物就在下面，他就率领地面小队下去，至于那艘商船，他根本不在乎它要见什么鬼。不，这也不全对。那是毕竟一艘正在执行任务且配备武器的舰船，如果能抢来这么一条船，就能一举将他缩水后的舰队规模翻个倍。经过深思熟虑，又吸了一口烟后，他决定要拿下它。脑海中的音乐在胜利的共鸣中高涨。

这意味着要命令罪之骄傲号去追击，也就意味着得把指挥甲板留给其他人来负责。显然，这还意味着留下的人不能懂星际领航。

他用世上最棒的享乐维系着船员的忠诚，但无论给了多少恩惠，领导又有多出色，总还是有人不知足。一有机会，他们就可能会夺走飞船，把扎尔甘和他的人丢在贝利亚地表。被困在乏味的死寂星球表面，面临没完没了的无聊未来，可不是混沌星际战士喜闻乐见的结局。他几乎想不出更没劲的前景了。他手头只有一百人可供他玩弄——而且这点人很快就会用完的。

他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个问题。他必须亲自率领登陆小队。他不能冒险让手下误杀达克。

而且，他知道下面还有几个灵族，而他已经有几个世纪的空档，没能让任何灵族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了。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想至少活捉一个。这种乐子他怎么能放过。

诚然，这么一来他就得违背沙哈·加索恩命令的精神，但他完全可以严格遵守字面要求嘛。她确实下令要杀掉其他人，可她又没说什么时候杀。毫无疑问，等他折磨腻了，他就会立刻杀死灵族。在他看来这很公平。毕竟，从这趟任务中获得的快活多多益善嘛。这肯定符合万般欢愉之大君的期望。

不过，这不能帮他解决眼前的难题。他选了赫拉夫军士。此人虽然先前多次指挥舰船，但据扎尔甘所知，他对星际领航一窍不通。更重要的是，他的忠诚度不亚于任何船员。

就在这时，马拉里斯走上前。“长官，我们接收到来自敌方星舰的信号。是高度集中的定向通讯束。”

“消息内容是什么，你这老傻瓜？”

“亚努斯·达克就在行星上。在阿苏焉神殿。我们只需找到穿梭机”

“赫拉夫——盯紧那艘船，受到攻击就自卫，并保持在行星轨道绕行。开始严密扫描一切能量源，无论多么微弱。”

“遵命，大人。”

扎尔甘暗自轻笑。他告诉自己：一个问题解决了。舰船无疑会回来接走指挥官，等它回来，他就可以一并拿下它了。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他想。

“怎么了，亚努斯·达克？”阿瑟妮丝问。亚努斯好奇她是读到了他的思维，还是只是注意到了他单手托着通讯耳珠的动作。他迷迷糊糊地摇摇头。西蒙的信息让他从沉睡中惊醒。他看看环境光，快到黎明了。

亚努斯提高嗓门，好让手下也能听明白情况。“又有一条船来了。西蒙·贝利撒留已经把维南之星带出轨道，试图把它引开，但目前尚未成功。此外，看起来有数艘穿梭机正从轨道部署降落，目标地点就在我们附近。西蒙已经下令让穿梭机起飞，进行规避动作，同时寻找藏身处。或许这能把他们调离我们的着陆点。”

“也可能不能，”卡姆·贝尔说，听起来不抱太大希望。“是敌方的船吗？”

“是混沌舰船，显然隶属于在科诺瓦尔袭击我们护航队的舰队。至少舰船标志与幸存者报告的一致。”

“那次袭击的幸存者寥寥无几，”士官说，“我有很不妙的预感，船长。”

“我也是，卡姆，我也是。”亚努斯开始从这些事情中琢磨出规律。一支在他破产之路上添砖加瓦的舰队，此刻有船又出现在他头顶，这不像是巧合。里面一定存在关联，只要他能找到端倪。

“计划是什么，船长？”哈克问。显然这个人急需安慰。亚努斯很遗憾自己没法让他安心。他所能做的，只是在糟糕的处境中尽力而为。

“我们照原计划进行。拿到我们要找的东西后，西蒙·贝利撒留就会回来接我们。必要时，还会派其他穿梭机下来。”

“万一他回不来呢？万一敌舰摧毁了维南之星呢？”

“不会的。”亚努斯说，他多希望自己真的有自己声音里那么信心十足。

西蒙仔细研究着战术屏幕。看来混沌指挥官这次行事相当谨慎。舰船没有追来，而是进入悬停轨道，正好位于亚努斯·达克降落的南部城市上方。他们没花多少时间就锁定了穿梭机的能量脉冲，简直就像是早就知道该往哪里找似的。

西蒙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原以为维南之星会比登陆小队更有吸引力。

毕竟，没有星舰，无论如何都没人能离开这个星系。不过混沌指挥官的思路似乎与他不同。又或许这里还有别的原因。

或许行星上有什么东西，他们不希望我们发现。又或许，他们正在寻找一个特定的目标，比如灵族。西蒙对灵族文化足够了解，他知道俘虏大先知对某些人来说将是梦幻般的战利品。

更何况，这条船隶属于曾在科诺瓦尔附近袭击“道别号”的那一支舰队。船侧标志以及船体构造，都与从逃生舱救出的人所描述的完全一致。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恐惧之眼是混沌掠夺者们的大本营，但进出恐惧之眼，怎么说都算得上是个难题。同一艘掠夺舰两次现身的概率有多大？西蒙认为概率极低。那些掠夺者对他们船上的货物和舰船航线表现出了不寻常的了解。他们一直怀疑达克的连队里有内鬼。这似乎得到了证实。还有谁知道他们要来这里？

不可能啊，他心想。除了亚努斯、灵族和我自己，在我们抵达这里之前，没人知道我们的目的地。而我们几个都不太可能是内鬼。就连船员们也是几小时前都还不知道我们在哪。他们不可能把消息传出去，除非船上有个叛变灵能者。

难道敌舰是追着我们的概率尾迹跟来的，我没有注意到？这有可能，但既然如此，他们又何必等我们抵达这里再展开攻击？除非他们还别有所图。当下，这不算一个令人安心的想法。

西蒙对情况两眼一抹黑，他得想出新计划了。他没法将敌舰引出来。装甲登陆穿梭机正从掠夺舰下降到行星表面，航线几乎直指亚努

斯所在地。

这艘船必须被摧毁。他并不乐意正面交锋，但又别无他法。否则，试图与亚努斯的穿梭机会合就毫无意义了。敌舰会在它进行亚轨道加速时把它炸成一堆废铁，这还没算上混沌掠夺舰逼近时可能对维南之星造成的损伤。他能想到的方案几乎全都风险过大。

他向后靠回椅子，手指在控制面板上轻敲。“先生们，”他说，“准备作战。”

第二十章 前路已开

“灵族世界啊，”扎尔甘大步穿过阿苏焉神殿宫的庭院，高声说。在他身后，数十个变种人、纹身邪教徒和狰狞的亚人涌上灵族城市的水晶街道。“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勾起人的毁灭欲了。有时简直让你觉得自己像个恐虐信徒。”

这句俏皮话让他的部下哄堂大笑。色孽信徒素来引以为傲的，就是让自己尽可能与“鲜血与颅骨之主”的信徒划出界限，同时又保持混沌信徒的作风；不过他们也知道何时该捧着首领开心。

不过，扎尔甘倒不是在开玩笑。这地方确实叫他起了把一切都摧毁的冲动。他极其渴望命令罪之骄傲号打击这座被诅咒的城市，并决定一旦得到战利品，就非这么做不可。他没有深究这种非同寻常的仇恨从何而来；反正这就是事实。

把这地方砸成碎片、变成废墟，会让他快活得不得了——而作为色孽的追随者，他只需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

显然，他手下一些士兵也有同样的感觉。有几人已经在雕像上试射武器，或对着仍有星光照耀的天穹下飘浮的巨大荧光蛾大肆射击。不过，在百来个战士中，只有十几人在浪费弹药，他觉得没必要收拾任何人以儆效尤。

让他们玩儿去吧，扎尔甘心想；他还有别的事要忙。是时候锁定猎物了，而他心里早有对策。

“情况不妙，”亚努斯·达克说。卡姆·贝尔点头表示同意。一收到西蒙的消息，他们就抓紧时间来了他们设在制高点的哨所。透过庭院上方一座塔楼的高高椭圆窗户，他们目睹了穿梭机的抵达。那些飞行器看起来十分邪恶，表面布满猥亵的石像鬼，由黑钢和黄铜锻造而成，还刻有混沌的符文。

他们看着十来个敌军士兵下来，心里越发焦虑。那些人都是人类中最卑劣的渣滓，还混杂了亚人、变种人和其他怪胎，但他们看起来凶悍且装备精良。亚努斯通过夜视多功能望远镜观察，发现其中竟然还有人对着他先前插下的旗帜撒尿。

“你怎么看？”士官问。

“我看我们不会正面迎战。”亚努斯试图开个玩笑。两人都清楚局势有多么危急。他们都明白西蒙·贝利撒留那条简短的窄波束信息意味着西蒙正被迫脱离轨道。他们知道自己被困在地表，且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

“真高兴你还没有丢掉对战术现实的敏锐洞察。”卡姆·贝尔尖刻地说，“觉得那些外星人能帮忙吗？”

亚努斯思索着奥里克的灵能力量以及阿瑟妮丝致命的近战技巧。他不清楚大先知的能力究竟有多强，但那肯定相当了不得。他们当然能带来帮助，但他怀疑，面对如此压倒性的兵力差距，他们未必能扭转战局。一颗打偏的爆弹就足以让灵族像普通战士一样丧命。不过，

阿瑟妮丝和斯蒂尔或许能派上用场。神殿建筑群里有一大把适合打伏击的地方。真可惜他们没带更多炸药和反步兵地雷，他想。

“或许吧，但我不会全指望靠他们来。”亚努斯说，“外面混沌信徒实在太多了，而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领头的是来自失落战团的混沌星际战士。”

亚努斯将多功能望远镜对准了这群堕落者魁梧的首领。此人确实不同凡响。他的盔甲姹紫嫣红，紫色、深红和绿黄三色交织，构成了怪异的图案；装饰繁复华丽，与载他前来的穿梭机如出一辙。他的一只手是闪着银光的金属义肢。他一手握着一把设计古老的链锯剑，另一手持一把爆弹枪。

“看那身恶心的盔甲，他肯定是个帝皇之子，”斯蒂尔说，他沉静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中回荡。亚努斯没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这位刺客了解一大堆奥秘知识，他早就不再为此惊奇了。“但愿没有更多同类。一个就够糟糕了。”

亚努斯扫描着黑暗。“看起来没有。也许只是一个叛徒。”

“这里全都是叛徒，”斯蒂尔说，“这是恐惧之眼。”

“多亏你告诉我们，”士官嘲笑道，“否则我还蒙在鼓里呢。”

“计划是什么，船长？”斯蒂尔问。

“找到要找的东西，然后撤。”

“说得真简单。”贝尔讽刺道。

“最好的计划都这么简单。”亚努斯说，同时纳闷为什么自己的头开始痛了。他感受到体内的黑暗在不断增强。不管了，他心想，天快亮了。即便这个想法也没能让他振作起来。

“我们面对过更棘手的局面，”他对士官说，“还记得克罗世界吗？”

当然，这次帝国不会派援军来救他们了。

“看来大敌的追随者已经到了，”奥里克说。这不是个问句。亚努斯点点头，蹲在两名灵族身旁。他们盘腿坐在一起，看起来悠然自在。亚努斯多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从容，但他是没法做到。这古老的水晶建筑叫他不安极了。他就是有点儿喜欢不来。

“他们来了很多人，”亚努斯说，“比我们能对付的要多得多。”

“那就只能避免交锋，直到我们做好准备，”奥里克说。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们人太多了。”

“这里空间很大，”阿瑟妮丝说，“而且神殿宫像迷宫一样复杂。”

“你觉得要多长时间才能拿到你们要的东西？”

“它位于建筑深处。我必须打开宝库，并激活古能量源，”奥里克说，“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这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行踪。”亚努斯说。

“这是难免的，亚努斯·达克。我们必须进去。”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将杀死那些企图亵渎此地之人。”奥里克说。

“真希望我也有你这种信心。”亚努斯说。

前方的走廊自行亮了起来。亚努斯觉得这很诡异，就好像这座建筑有了生命，不仅知晓他们的到来，还能感知他们的需求。随着他们向前行进，身后的光芒逐渐暗淡。奥里克大步走在最前面，不时在岔路口停下脚步，摸着袋子里的符文石，仿佛正在与之沟通以确定方向。

“马拉里斯，上前！”扎尔甘命令，扫视着神殿宫的入口。老灵能者照做了。他显然又喝了酒。混沌星际战士能从他的呼吸中闻到酒气。

“遵命，大人。”

“为我找到他们。找到我们的猎物！”灵能者没问该怎么做，这让扎尔甘很满意。毕竟这应该不难。除了他自己的战士，他们要找的目标应该就是这片大陆上仅存的智慧生命了。

马拉里斯闭上双眼，准备与恶魔共享自己的血肉。他看起来不太愉快，这可以理解，毕竟这样做会让他一天就老去一岁。但他还没有蠢到和他的主人对着干

他开始吟诵，身体左右摇摆，模样让扎尔甘想起了蛇。他的动作变得诡异而蜿蜒，眼窝里燃烧起火焰。光芒透过了眼睑的肉层。随着恶魔填充进来，他的躯体似乎在膨胀，但就在此时，扎尔甘发觉有什么不对劲。老头开始尖叫。

他的皮肤变得通红，道道光线在他身上流淌，充盈全身的能量在他的血管中奔涌，如同烈火织网，点亮了他的皮肤。一股奇特的麝香气味弥漫在空气中，令人厌恶又引人沉醉。扎尔甘听见老人的骨骼噼啪作响，他变得越来越高大，肉体拉伸重塑，转向一种更加美丽的崭新形态。笼罩着他的力量光环清晰可感。那生物开口时的声音悦耳又动人，令人精神振奋，最终变得十足威严，充满了远古的邪恶与隐藏不住的恶意。

“俯首吧，扎尔甘·铁拳，你正站在混沌王子沙哈·加索恩面前。”他说。

恶魔宿主的威压着实强大，扎尔甘不由自主地单膝跪地，几乎不敢相信自已竟站在欢愉之主最强大的恶魔之一面前。他的手下们也纷纷狂热地扑倒在地。

“我亲自来率领狩猎，”恶魔王子说，“我们出发吧。”

“遵命，”扎尔甘恢复了自制力说。

那个曾是马拉里斯的存在嗅了嗅空气，张开双臂。“能再次呼吸这里的空气，不错。”他说。

“我们很快就会抵达——”奥里克正要开口，却戛然而止。他用左手捂住脑袋。靠墙半躺着的亚努斯抬起头。他的手下躺了一地，正享受他分配给他们的十五分钟休息。

“怎么了？”亚努斯问。他不安地四下张望。头顶那座城市带来的压迫感实在太沉重了，他们所处的位置又实在很深。隧道仿佛没有尽头。

“他来了，”奥里克说，“远比我预料的快。我完全没有预见到。召集你的手下，亚努斯·达克。我们必须立刻离开。时间不多了。”

“谁来了？出什么事了？告诉我！”

“沙哈·加索恩就在这里。他找到了宿主，拥有了血肉之躯。看来，他比我想象中更觊觎你的躯体，亚努斯·达克。抑或是他对我们来此的意图有所预感。”

亚努斯心里一阵惊恐。他一点儿不想现在就面对恶魔王子，以后也不想。他立刻跳起来，高声下令手下收拾东西。士兵抱怨纷纷。他们疲惫不堪，正盼着能休息和吃点食物。亚努斯咒骂着催他们动起来。他不知怎的就是清楚敌人正迅速逼近。毕竟，他们不用等那些结界大门一扇扇敞开。奥里克已经替他们开门了。

“动起来，混蛋们！否则我会让你们恨不得当年没从你们可悲的妈肚子里出来！”

他自己已经希望母亲当初没生下他了。

这个房间极为宽敞。墙壁上排列着奇异的引擎。至少奥里克向他保证那是引擎，但亚努斯并不确定。那也可能是雕像、植物，或者什么古怪抽象艺术。它们造型高耸：就像线条流畅光滑的棱纹柱，似是以五彩琉璃制成，又叫人眼花缭乱地旋扭着。若是视线一直追着轮廓望进去，就会头脑发疼。它们似乎在向内折叠至收拢消失。亚努斯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能量。

“无防护的灵魂引擎，”奥里克说，现在亚努斯知道他说话不用发出声音，而是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他音调中的恐惧与敬畏令人相当不寒而栗。“它们从非物质界的本质结构中汲取灵能力量，而且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我们的先祖学问广博，却有识无智，就像在木头与漆纸造成的房子里玩火。可是，他们又怎能预见到危险呢？等他们恍然醒悟，一切都为时已晚。”

“很好，”亚努斯说，“所以呢？”

“这意味着，要想打开宝库，我们就必须激活这些引擎，而这会非常危险。无异于为我们的追踪者点亮一盏明灯。它会知道我们的所在和行为。”

“太棒了，我们可太需要了，”亚努斯说，“情况还能更糟吗？”

“确实能，亚努斯·达克。在我们完成之前，情况还会糟得多。”

“你听不出反问句吗？”

“安静，人类。我必须进行复苏引擎的仪式。必须让它们重获新生。”

“请便。”亚努斯说。

灵族不需要他再重复。他迈步穿过那些庞大又精巧的柱子，直面前那扇刻有巨型符文的宝库大门。他张开双臂，开始吟诵。随着灵族的颂唱，亚努斯汗毛直竖。他的手下退向出口。即便隔着梦石的屏障，亚努斯也能感受到他们的恐惧。这不是好兆头。

一团火球出现在大先知张开的手指间，先是悬停片刻，随即开始旋转，同时挥出一道道闪电，向柱子劈去。空气中弥漫着臭氧的气味。亚努斯可以看到几块符文石正绕着大先知盘旋。它们散发出内在的光芒。他不想再被吸进去与奥里克相联结，便移开了视线，但还是能感受到那股无法抗拒的牵引力。

两侧的巨型柱子骤然苏醒，内部燃起火焰。起初火苗微弱，但每过去一拍心跳，火势都愈发猛烈。亚努斯看见阿瑟妮丝脸上浮现出惊奇的神色。他纵然不想，却依然通过与奥里克之间共享的联系，感受到他成功的喜悦。大先知的披风无风自动，在他周身猎猎翻腾。符文石划出的轨道越发扩大，在亚努斯视野中烧出焰光的火痕。

宛如见证沉睡巨人的苏醒。骇人的能量感在他们周围增强。他知道柱子中潜藏的能量足以夷平城市、沉陆入海。宏伟的门扉逐渐敞开。死亡的气息充斥房间，那是封存万年的空气终于释放。

亚努斯的目光顺着长廊向下望去，越来越多的灵魂引擎相继启动。走廊十分壮观，绵延不断，遥遥下至世界之底。奥里克身周环绕着能量的光环，稍稍悬浮在地面上。他的宝石环绕着他极速盘旋，拖曳的尾迹迷离地交织出光的牢笼。

“前路已开，”他声如雷霆，“我们下去。”

第二十一章 死神开口

扎尔甘大步穿过神殿宫的走廊。脑海中，他能听到那遥远的乐音，感知到部下的话语，“看见”他们发出的声响。他微微一笑。动觉体验总是很有趣，而他上次有这种感觉，已经是几十年前了。在恶魔王子出现后，动觉变得愈发强烈。¹

熠熠的光晕笼罩着“马拉里斯”。光环中氤氲着彩虹所拥有的全部色彩，甚至还有更多颜色。扎尔甘强迫自己将恶魔王子视为男性的“他”。既然他正占据着马拉里斯的躯体，这似乎合情合理。随着体内恶魔本质吞噬生命力，老灵能者的身体不断消瘦。他皮肉枯萎，散发出浓烈却不讨人厌的麝香味，扭曲了混沌星际战士正听着的音乐。扎尔甘思考着，恶魔王子这次显现是不是意味着什么。莫非他不信扎尔甘能完成任务？

这几乎算得上侮辱了。沙哈·加索恩的力量纵然令人敬畏，却吓不倒扎尔甘，至少不会完全吓倒吧。他曾沐浴在原体福格瑞姆光辉璀璨的威仪中，更曾在帝国黎明之际与帝皇并肩同行。要想震撼他可不容易。

不过，这恶魔身上还是有些了不得的特质的。马拉里斯那副佝偻年迈的躯体，现在站得英姿挺拔，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以往神甫从未有过的骄傲与尊严。他的双眼满含饥渴地凝望世界，仿佛眼睛的主人渴望将目之所及悉数据为己有。

他知道马拉里斯体内仅仅容纳了恶魔王子真正力量的冰山一角。他在恐惧之眼更深处世界上，见识过这类存在的伟力——在那里，它们甚至能将整颗行星塑成自己的形象。在这边缘地带，它们的力量没有那么强大。

扎尔甘知道，所谓恐惧之眼与非恐惧之眼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叠过渡地带。在这片边区，环境几乎与那该诅咒的帝国内部一样稳定。但随着恐惧之眼的扩张以及混沌影响的蔓延，这种稳定性正逐渐改变。或许再过一万年，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和恶魔世界一样了。到那时他也许会回来一探究竟。

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马拉里斯”身上。他怀疑今夜过后，他就再也见不到这个老人了；沙哈·加索恩吃他的速度太快了。等到罪之骄傲号准备启航，他还得再找一个新祭品。世事就是这样嘛，他对自己说。

“我在对你说话，扎尔甘，”沙哈·加索恩说。混沌星际战士将注意力重新转向恶魔宿主。他好奇恶魔王子究竟说了多久了。一问三不知的惩罚恐怕会很严重。

“是，伟大的王子。”

“我说我们要深入神殿内。我感应到了狡猾的灵族以及我的战利品。”

“伟大的王子，我能问个问题吗？”

“随你意愿，扎尔甘。”

“您为何要与我们同行？我完全有能力独自完成在此应做的事。”

“啊，这就是传说中星际战士闻名遐迩的傲慢吗，扎尔甘？”恶魔的声音美妙动听，仿佛正为扎尔甘脑海中萦绕的乐曲和上歌词。他意识到恶魔王子正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而自己有着沉沦不醒的风险。他调动意志，挣脱了这股魔力。

“或许吧，伟大的王子。”

“谁又能断言，你此次任务的全部目的，或者说你生命的全部意义，不是为了在此时此刻来到这个地方，带来这具腐朽的古老躯壳，以便让我显现真身，夺取我那命运的器具？”

“恕我直言，伟大的王子，我怀疑我的人生意义不在于此。我是被创造出来成为战士，投身最伟大的战役的。我先是被帝皇选中，随后又被众乐之主挑中，来担任我的角色。我的命运总不能是送货小弟吧。”

“你确实非常傲慢，”沙哈·加索恩说。轻柔的语调现在暗含威胁。“不过，你说得也对。扎尔甘，在伟大的战役中战斗正是你的命运——我们在此实现我的目标后，那最最伟大的战役，便要拉开序幕了。”

这勾起了混沌星际战士的兴趣。战争是他最大的欢愉，胜过药物、音乐，以及肉体的一切享受。他的大脑曾由一位古老的科技术士重新接线，使鲜血的气味能像珍馐般刺激他的愉悦中枢，而战场的咆哮比最美妙的天籁还要甜美悦耳。他被塑造成了屠戮的鉴赏家。沙哈·加索恩的话里有个他无法拒绝的许诺。

“您是什么意思，伟大的王子？”

“不久之后，我将为银河点燃战火，那将是自荷鲁斯时代以来再未有过的大战。”

“那将是一场伟业啊，”扎尔甘真诚地说。战帅反抗帝皇的叛乱几乎撕裂了帝国。“那真是些美好的日子。”

“往日将会重现，我的朋友，我向你保证。”

扎尔甘明白这是拉拢，恶魔王子正许诺他最渴望的东西，以期赢得他的忠诚。这就是恶魔的行事方式，向来都是如此。

尽管如此，如果对方能兑现承诺，扎尔甘知道自己会照他的要求办事。一场遍及银河的大战，就像重返他的青春岁月。那段时光确实美妙辉煌。

“灵族正在寻找一件极其珍贵的宝物，那本是属于我的。我要他停下。现在他已经启动了古灵魂引擎。若我不直接施以援手，此地正在觉醒的力量恐怕你难以招架。我是来帮你的，我的朋友。”

扎尔甘知道沙哈·加索恩肯定在说谎，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他是恶魔王子。他的优先事项中绝不会包含帮助扎尔甘·铁拳。这里发生的事让强大的恶魔王子都担心不已，混沌战士对此有心查探。如果这里真有什么宝物具备如此威能，连沙哈·加索恩这样强大的存在都被打乱了计划，那么这宝物当然值得扎尔甘想办法弄到手。

“跟我来。”沙哈·加索恩说。

“遵命，伟大的王子。”他说。

“首先，我们去找亚努斯·达克。这具躯体已经开始疲惫，我希望在黎明前换上新的肉体。”

“是该如此。”

恶魔做了个手势，唤起他的力量。一瞬间，宫墙在身边模糊掠过。

亚努斯站在一块硕大的曼陀罗圆盘中央²。复杂的纹样从他脚下盘旋蔓延，玄奥地让他联想起奥里克抛掷符文石时的情景。回头望去，可以看见灵能引擎漫长的甬道。现在，能量在引擎之间噼啪闪烁，空气随之震颤。

“快点，”阿瑟妮丝说，“我们必须离开。”

士兵们紧张地站在大圆盘边缘。显然，他们也能感受到圆盘中流淌的力量，不太想踏上来。

“照她说的做，”亚努斯冷冷地说，“此地易攻难守，敌人会把我们击溃。”

亚努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知道他们进了死胡同。走廊在这巨大圆形图案处戛然而止，似乎除了向上别无出路。仰望无比遥远的天空，他确信自己可以望见群星冷冽的闪动。他的视线正顺着一口巨型水晶烟囱，遥望某处宏伟的穹顶。他试图回忆先前空中俯瞰时所见的城市布局，找到这穹顶的对应位置，却怎么也做不到。

他还注意到空气越来越冷，死亡的衰朽气息也逐渐浓烈。墙壁上描绘着一只神武的飞鸟，双翼滴坠烈焰，追逐着微小的身影。那是火鸟凤凰，他想。这是灵族的某种神圣符号吗？

众人渐渐走上圆盘。奥里克再次诵咒，力量从他体内旋动迸发，触及曼陀罗。火线映亮了圆盘表面，后者似乎在令人眩晕地变幻旋转。亚努斯看到，墙壁开始上升，凤凰飞到了头顶上方，被一位古老神王的形象所取代。他花了几秒钟才意识到，移动的不是墙壁，而是他们自己。他们正沿着巨大的竖井，坠入地下深处的幽影。没有运动的感觉，也没有空气的扰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圆盘而非墙壁正在移动。唯有常识告诉他，前者是比较可能的情况。

有人发出欢呼，有人则不安地沉默。所有人都察觉到，脚下的水晶马赛克周围正盘旋着道道火舌。他们下降了很长、很长的距离。神殿下方开凿的空间之大，令亚努斯印象深刻。他也好奇起敌人现在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可不知为何，他很确定，敌人一定能找到办法。

在神殿宫下方的黑暗深渊里，曼陀罗飘曳而下，落入一座宽阔的厅堂。它穿过巍然穹顶上的孔洞飘然下落，栖在庞大的基座之上。巨型面具覆盖墙壁，每张脸孔约有十个人那么高，由活的水晶雕琢而成。它们似乎正以无限智慧的悲悯目光，注视着圆盘降落。亚努斯竭力说服自己相信这些面具不是活物。大厅边缘环列着各式小型基座，以及登临基座所需的阶梯。每一处抬高的基座都正对一张主位面具。

亚努斯注意到，硕大面孔之间的空处，嵌满了较小的圆盘，每一面都刻着粗简的人形面孔。弯弧的墙壁自地面至近三十米高处，每一厘米的空间都被面容的汪洋覆盖。

“这里是我的先祖与众神对话的地方，”奥里克说，“灵族所有神祇皆在此有其象征。”

“除了色孽，”亚努斯尖酸地说。他多少有点期待异形会发出抗议，不料换来的却只是一个赞同的点头。

“在此切勿提及那个名讳，亚努斯·达克，”阿瑟妮丝说，“这是亵渎。”

“听你的咯。”亚努斯说，暗自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些面容悲戚的不朽者仍在审视着他。

“除了寥寥数者，余下皆已逝去，”他听见奥里克低语，“宛如旋风携去的落花。”

亚努斯不确定他指的是诸神、城中居民、灵族往昔的荣光，还是三者兼有。眼下他并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这里看起来根本没法防守。帝皇在上啊，只要有人从空中丢下几枚弹头，就能把他们通通消灭。他向奥里克指出了这一点。

“不必担心，亚努斯·达克。我们在我们应在的地方。现在只需打开最后一扇门，就能得到此行所求之物。”

“然后呢？”亚努斯问。

“然后，我们就做好准备，迎战追击的恶魔。”

“我简直等不及了。”

大先知再次开始吟诵，令亚努斯惊愕的是，墙上那些怪物般庞大的面孔竟有了响应。起初他以为自己听到的只是回声，但随后他意识到，词句是从那些巨硕的嘴巴中传出的，那些哀恸的巨目里也闪烁着光芒。

“我以为这些神都死了。”他低声对阿瑟妮丝说。

“他们确实死了，”她轻声说，“他是从自己之内、从他所受教导的记忆里，将他们召唤了出来。他投射自己的力量，赋予他们生机。在这一个瞬息，他们重获生命，继而再归于浩瀚虚空。”

大先知的光环闪烁着照亮了古老众神的五官，让他们仿佛又有了生命的迹象。一时间，他仿佛看见一位怪异的女子眼中泪光盈盈；他仿佛看见什么小丑神的狡黠面具唇边扭出一抹微笑；他仿佛看见一张半灵族半龙的面容，鼻孔里燃烧起火焰。³

大先知的言语在厅堂中回荡，声势渐盛，愈发响亮，直至几乎震耳欲聋。也许是声学的效应，抑或是魔法的把戏，这些话语分作百种音调、千般嗓音。这乐声在他脑海中叠荡，在他血液中燃烧，他发现自己正随着大先知的节奏，亦即与他心跳鼓点相谐的韵律，一同开口诵念。

奥里克一边吟唱，一边动了起来，依次地旋身，逐一直面每一张大面具。吟咏攀至高峰，陡然断绝，他面朝南墙低悬的巨大暗色面容，仆倒在地。那似乎是一张金属面具，形貌与其说是灵族，不如说更像恶魔。它双目中有烈焰燃烧。

“开口吧，凯拉·门沙·凯恩。”奥里克说。面具巨口张开，露出内里的黑暗。⁴

1. 动觉（kinesthesia），源于希腊语“kinein”（移动）与“aisthēsis”（感觉），指个体通过肌肉、关节等运动器官感知肢体运动状态的能力。在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领域，动觉作为一种感知模态和隐喻受到了关注。学者们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感知官能概念（aisthēsis）、历史上关于“肌肉感觉”和“本体感觉”的发现，探讨了赋予这些“内在”身体感觉以美学价值的可能性。↵
2. mandala，源自梵语“Mandala”（意为“圆”或“中心”），是修持能量的中心。曼陀罗基本构成为方或圆的坛，并将诸天诸尊按照规则安置。在各种事相仪规，特别是进入中阴时空时，为防止诸天魔众侵入，会在修法时空建曼陀罗法界。↵
3. 应当分别是伊莎、笑神、德拉奇瓦。再加上下面提及的凯恩（附：凯拉·门沙是血手之意），全部是灵族并未彻底死去的神。↵
4. 本书中称凯恩为死神，这本书创作时死神伊尼德相关设定应该还没有出生。↵

第二十二章 战斗打响

他们走进陵墓。里面比亚努斯预想的要小得多。玻璃般的水晶墙壁上刻着奇异的迷宫式图案，仿佛要在他脑海里留下烙印。顺着这些轮廓看会让眼睛和心灵都十分不适。大厅中央有一座祭坛，上面躺着一位身穿盔甲的灵族。他那戴护手的双手扣在胸前，紧紧握着一把剑。

“他已在此长眠万年，”阿瑟妮丝说，“没有路石。他在死亡中孤身一人。”

“房间里的符文本可以拯救他的灵魂，使之不被吞噬。”奥里克说。

“但我们打开了房间。封印已经破裂。”

大先知无视了她，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他是来赴死的，”奥里克说，“来到这座圣所。作为教团里的最后一人，他一定曾经躺在这里，静心冥想，直到死亡降临。”

亚努斯本来不想思考这里发生过什么，但相关念头硬是闯入了他脑子里。他想，自己走进坟墓，等待死亡降临，这会是什么感觉？灵族是饿死的、渴死的，还是缺氧而亡的？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东西？”他指着那把剑问。剑刃修狭，似由水晶塑成，镌刻有繁复的符文，镶着三颗煜煜的宝石。剑柄另嵌一颗。

他知道自己以前见过它，就在那重演色孽降生的梦中。

奥里克点了点头。“这是死亡之剑。它是凯恩神剑的回响，封在水晶之中，专为消灭恶魔而铸。它未能实现最初的使命，但我希望它能助我们完成使命。”

“那我们就拿上它走吧。”亚努斯不知是什么驱使着他，但一阵冲动悄然涌来，让他伸手抓向那柄剑。阿瑟妮丝惊呼一声，随后亚努斯感到一只手按在他肩上，制止了他。奥里克弯腰拾起武器时，那只手依然按着他。直到武器到了奥里克手里，大先知才放开亚努斯。

奥里克手捧死亡之剑，虔诚却又审慎，如同托着一条毒蛇。他将剑举到光里，亚努斯可以看到，剑刃纵然光辉闪烁，却也透着一重奇异的暗芒，似乎在寻获执剑者后，某种有毒的能量正从锋间沁出。即便站在一旁，亚努斯也能感受到它致命的力量。

阿瑟妮丝伸手从尸体上取下剑鞘。“伊莎之泪啊，”她说，“在你打算用它之前，先把它收起来。”

奥里克如梦初醒似的点点头，将武器猛地收进剑鞘。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摇了摇头。“这把剑的杀伤力令人敬畏。它会派上用场的。”

“这样的武器就不该被制造出来。”阿瑟妮丝说。奥里克笑了。

“很多东西都不该被制造。很多事都本不该做。但它们还是完成了。谁能预见过去的作为，会以多少种方式，扭曲未来的脉络？我不能，埃尔德拉德·乌斯兰也不能。或许以后，我们还会因这些古代祭司在此所做的一切而心怀感激。”

“这把剑怎么让你这么害怕？”亚努斯问。为了刺激他回答，他补充道：“不过是一把剑罢了。”

阿瑟妮丝的笑容里毫无幽默感。她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沉着。“这不是随便哪把剑。它就是那把剑，或者说，是它的回响——它是死亡之神凯拉·门沙·凯恩之剑的映像，以水晶封存。也就是说，它就是以武器形态现世的死亡。”

“阿瑟妮丝有些夸大了，不过也只是稍有夸张。”奥里克说。亚努斯注意到，自他们找到这把武器以来，奥里克身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显得更紧张了，同时话语里又暗含着些许宿命的意味。他就像是终于接受了某件事——那件事他早已预见，却一直希望能够避免。亚努斯以前认识一个人，身上种种症状都符合致命疾病的特征，却一直拖着不去看医生。那人去看完医生的次日，说话语气就和现在的奥里克一模一样。

亚努斯心里不太轻松。他想起大先知的预言：你活着，我就活着；我活着，你就活着。一人死去，另一人也死去。我们的命运紧密交织。如果灵族准备好要去死了，那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毕竟，他没有路石。宝剑只是那把致命神器的一个象征。它并不具备完全的力量——凡间的武器如何能承载全部神力。而且，这把剑也没有以前那样强大了，当时可是有一整个世界的灵魂引擎给它供能。

阿瑟妮丝转过脸去。她似乎是想说些什么，却又刻意忍住了。这是他见过这两位灵族最激动的一次。通常他们的自控力简直完美无缺。不过他也能理解。这把剑有股深切的不安感。就连士兵们也感觉

到了。他们远离祭坛，想尽可能地远离灵族。亚努斯不怪他们。这把武器是让他浑身发毛。

“你想用它对付追捕我们的人？”

奥里克摇了摇头。

“我想用它对付追捕我们的恶魔。即便如此，恐怕也不够。沙哈·加索恩是恶魔王子，他非常强大。”

“我以为你已经预见了未来？我以为这就是你带我们过来的原因。”

“未来有多种可能，亚努斯·达克。有时候，没有任何未来是光明的。”

“他们在下面。”沙哈·加索恩说着，指向那巨大的深坑。笼罩他们的能量漩涡已经化作芬芳的云雾消散。扎尔甘环顾四周，发现手下没有全部到场。近一半的人消失了。他们只是掉队了，还是遇到了其他情况？毕竟，众所周知，恶魔会吸取凡人的能量来施展法术。他耸了耸肩。现在他不在乎。

扎尔甘没问沙哈·加索恩怎么知道他要找的东西就在下面。恶魔的声音里满是绝对的笃定。“他们已经打开宝库，找到了要找的东西。那就看看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吧。”

恶魔王子的笑声并不悦耳。它在扎尔甘骨骼里回荡，在他眼前演出绚烂的色彩。有那么一瞬间，他只能看到那个曾是马拉里斯之物的轮廓。它看起来老了十岁，皮肤干瘪发皱，头发褪成惨白，眼窝里燃着凶焰。自噬的血肉散发出的麝香气比以往更加馥郁。后面的士兵们躁动不安。他们渴望杀戮。

“他们在找什么？”扎尔甘问。

“一件武器。一把愚人打造的剑，他们以为能凭此抵挡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企图用它来阻止我等主人的降临。蠢货。活像拿细针去抵挡袭来的猛犸象。”

“那你不怕它？”

沙哈·加索恩摇头。“一旦我得到我所寻求的东西，我将获得新的躯体，那件武器也会归我所有。届时我定会让灵族有理由痛哭。”

“说得好，但你打算怎么带我们下到坑底？”

“没什么难的。看！”

恶魔宿主张开双臂，无名风骤然刮起。他长长的白发在风中翻飞，眼睛如燃炭般炯炯发亮。大蓬香雾从他臂弯间涌出，在前方空中聚成一个盘旋的漩涡，悬浮的模样绝对无法用自然来形容，散发的芬芳让扎尔甘的感官兴奋不已。身后的部下骚动起来。他环顾四周，只见几人旅鼠般扑向深坑边缘，被那地狱般的香气迷了心智，纵身跃向虚空，沉入香云。扎尔甘等着听他们坠亡的惨叫，却只听见云雾中传来阵阵欢呼。

越来越多的战士被恶魔的魔法彻底迷惑，急于体验那云雾许诺的新奇欢愉，将自己抛向虚空，在翻卷的云雾中消失。最后只剩下扎尔甘和沙哈·加索恩留在深渊边缘。扎尔甘为自己的自制力感到自豪。他一度非常想加入战士们，但他还是忍住了。恶魔宿主玩味地笑了，仿佛能读懂他的心思。沙哈·加索恩彬彬有礼地示意，让扎尔甘先去。

混沌星际战士不缺乏勇气，但他怀疑恶魔是不是在开一个要命的玩笑。色孽恶魔王子不以怪诞的幽默感著称。或许等到他也和部下一样跳进去，沙哈·加索恩就会解除法术，把他们全都摔死。过去还发生过更离奇的事情呢。

但另一方面，他看不出恶魔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而且他不得不承认，云雾深处传来的欢快呼声，让这一跳显得格外诱人。他耸耸肩，平静地跨出边缘。

他的胃在预感到将要坠亡时一阵抽搐。但不知怎的，那芬芳四溢的雾气竟托住了他的部分重量，他感到自己正缓缓沉入其中，与此同时，一股美妙的慵懒感悄然笼罩了他，令他彻底放松下来。快感一波接一波地冲刷。就在他的头即将没入云雾之前，他回头瞥了一眼，看见沙哈·加索恩也迈步向前，准备加入他们。片刻之后，他感觉到一种运动感。四周的人体在坠落时扭动着，他们的感官一时被紫色云雾的魔力所征服。

“来看看这个。”卡姆·贝尔说。亚努斯走出陵墓入口，抬头朝着士官手臂所指的方向望去。他看到一团诡异的云正向他们降下。云底闪

动着细小的电光，每次闪烁，云体都会随之脉动、盘旋、变换颜色，先是丁香紫，接着是酸橙绿，再到刺眼的粉红色，效果很恐怖。云团内部阵阵鬼哭狼嚎，好像一群迷失的灵魂正遭受恶魔的折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微弱的诡异气味，令他皮肤发麻。他口中涌起怪异的酸涩，让他想起儿时吃过的一种甜腻润喉糖。

他高声命令手下从墓穴里出来开火。他无需重复下令。一连串的爆弹和激光步枪脉冲迎向下沉的云团。一时间，尖叫愈发刺耳，但还是夹杂着扎耳的愉悦音调。看来色孽信徒给追随者服用的不知什么战斗药物效果好极了。随后，云团内部传来吟唱。一种奇异的肉色光芒弥漫开来，尖叫渐渐平息，仿佛有屏障隔绝了声音。

“看来我们的敌人到了，”奥里克在他身后说，“让我们好好迎接他。”

云雾停留在曼陀罗大祭台上方。从这个角度根本无法瞄准中心。不过这不重要。亚努斯朝士官咆哮道：“重武器！向云里扔穿甲手雷。现在！”

爆炸的轰鸣告诉他，命令已得到执行。他希望部下能充分利用战机。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优势时刻。他向前奔跑，朝“神相大厅”边缘的一座小祭台冲去，希望能占据有利位置观察战况。

他赶到时，云雾已经开始蒸发。在亚努斯的注视下，浓雾中逐渐浮现出一些人影，慢慢化作一群变种人、人类和亚人。伤亡比他预期要少得多。亚努斯推测他们周围的发光圆顶就是原因所在。那看起来像个粉色的半透明气泡，榴弹击中时，表面会像果冻似的波动起来

——波动，但没有破裂。他知道这是强大的法术在生效，施法者很可能是敌军阵型中央的白发老人。

不知为何，这老人看上去比旁边那个身穿古怪多彩盔甲的魁梧混沌星际战士还要恐怖，不过他没有看出任何恶魔的踪迹，这让他大感庆幸。看来大先知的预言可能终究是错了。

“奥里克，你能摧毁那个圆顶吗？”亚努斯喊道，“给重武器争取点发挥空间！”

大先知挥剑一指，一道比太阳还耀眼的炽热能量束朝圆顶劈去。圆顶打了个颤，向内一缩，但仅仅片刻过后，就弹回了原状。古代神兵也就这样啊，亚努斯心想，看来我们只能硬上了。

他的思维早就切回了旧有的模式。他研究敌军，计算几率，推敲最佳进攻路线。敌人是一群嗑药疯子组成的杂牌军，但数量几乎是他们的三倍。单看他们狂野的外表，他推断，若进行有纪律的齐射对抗，他们不会是自己人的对手。但另一方面，如果战况白热化，不得不进行近身肉搏，力量天平就会大为倾斜。

那些野兽人个头巨大，携带的巨型武器无疑能轻松摧毁盔甲。一些类人的变种人看起来也十足致命。他发现一个巨汉的双臂变成了触手，强健如绞杀猎物的蟒蛇。另一个变种人肌肉发达、头生牛角。一个巨人健壮的胸膛上方是高耸的两颗脑袋；还有一只浑身长毛的生物，三条肢体各持一把链锯剑。这些变种人的外形足以让最勇敢的人类战士都心生恐惧。

变种人纵然万分凶残，但最令他担忧的，还是巫师和混沌星际战士。看来那个枯槁老人在法力上至少能与大先知旗鼓相当。而混沌星际战士尽管盔甲斑驳、仪容不整，却也可能成为一个令人胆寒的对手。亚努斯一生中曾与许多帝国星际战士并肩作战，知道他们有多么强悍。他料想，若是这帝皇之子与他们有什么不同，恐怕也只会是更加强大大。

接着，巫师转过身，直直看向他。亚努斯与那双发光的眼睛对上视线，一股纯粹的恐惧轰然席卷全身。他顿时明白自己所见的存在与人类毫不相干。他感知到这是一只异类的智慧体，邪恶且毫无怜悯之心。它开口时，他听出它正是先前符文石仪式中，曾与他交谈的那个存在。它的声音没有当时那么美妙，但它毕竟是在通过古老人类的喉咙发声，故而情有可原。

“交出人类亚努斯·达克，我就让你们所有人活命，”它几乎像是在闲聊，“若因此违抗我的意志，哪怕只有一瞬，你们的性命与灵魂都将不保。”

亚努斯震惊了。这是他最不曾料想的情况。他本以为不论力量多么悬殊，最终总要打一场恶战。他从未想过混沌信徒会愿意谈判。那就不是他们的路数。空气漫开一缕淡淡的麝香气息，甜美而醉人。亚努斯扫了眼手下，想看看他们的反应。

在那迷幻香气的影响下，面对看起来势不可挡的敌军，听着那悦耳而富有说服力的声音，他的部下似乎很有理由出卖他。事实上，他心想，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果。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流血牺牲。诚然，作为领袖，他有责任尽可能保全自己的士兵。如果牺牲自己就可以达

到这一目标，那么这样做似乎既高尚又正当。不仅如此，他还能更接近那迷人芬芳的源头。

他几乎就要站起来。起立举手投降的冲动简直无法抗拒。他心里一部分明白这是错的，这就是在自杀，但这丝毫没有削弱这样做的诱惑力。他知道是香气作祟，它带有一种奇异的魔力，能够战胜人的理智，让人遵从香气主人的意愿。他强迫自己继续蹲着，只让头部露出祭台，用阶梯挡住剩下的身体。他咬住脸颊内的软肉，希望疼痛能帮他脱离这股铺天盖地的冲动，但这只给他带来了一丝微弱的刺痒。他心底某个角落想，在这片陶醉的气味中，疼痛尚且如此迷人，那么快感又会是怎样的滋味？

他强迫自己伸出手，拿呼吸器扣住口鼻，但根本没用。要么是芬芳早已生效，要么很可能是魔力太过幽微，化学过滤器无能为力。盲从的冲动挥之不去。他只能竭力维持原地不动。

巫师似乎察觉香气起效，便挥手发令。追随者们从大曼陀罗边缘的阶梯一拥而下。突然，奥里克摇摇头，打出一个手势。霎时间狂风骤起，在隧道中呼啸奔涌，将芬芳携向高处，搅成一股来路莫测的涡旋。香气迷幻效力消退，亚努斯一时几乎落泪，但理智随即恢复，他当即向敌人开了一枪，同时高喊部下开火。

弹幕横扫祭台。穿甲手雷将变种人炸得肢体横飞。敌人尽管暴露在开阔地带，仍选择以火力还击。爆弹炸碎了亚努斯脸边的祭台，他退下阶梯，避开直射火力。

战斗正式打响。

第二十三章 绝命宝库

扎尔甘兴奋地聆听战斗的轰鸣。声音在他骨子里回荡，为他脑中的音乐增添一抹美好的失真感。沙哈·加索恩的香云既让他飘然欲仙，又丝毫没有减损他的喜悦。他大步穿过枪林弹雨，寻找杀戮的目标。他知道，只要再夺走几十条性命，他的幸福便会圆满。

“在那边，”沙哈·加索恩说，他那曼妙的声音轻松穿过武器的轰鸣和垂死者的惨叫，“那是亚努斯·达克。不要杀他。”

扎尔甘点点头。听话与否就取决于他接下来几分钟的心情了。他跨过曼陀罗，咆哮着指挥亚人跟上，并朝似乎是蹲伏在什么墓穴入口处的模糊人影开了一枪。一个人影倒下了，他胜利地嚎叫一声。他的射术依然精湛。

墙上的面容由紫色转为金色，就像它们对此也很认同。那效果有些意思。曼陀罗在他脚下搏动并旋转，常人多半会被晃得头昏目眩，但对扎尔甘来说，这只是让当下更加酣畅淋漓。他那些变种人追随者的吼叫在他脑子里震颤不已。每次音高攀升、音调变转，都伴有色彩的变幻。多有趣啊，他想，沙哈·加索恩那醉人的巫术，看来增强了我对现实的感知。

一颗爆弹锵啷撞上盔甲。冲击力极其猛烈。黄色的疼痛浪潮沿肩头脉冲式扩散。受击处周围盔甲随之变色。扎尔甘被撞得打转，凭意

志与完美的协调能力站住脚跟，接着继续猛冲，逼近人类阵地。要是没搞错的话，里头还混着几个灵族。

好极了。他有一阵子没能玩弄这些家伙了。

亚努斯探出头肩，越过祭台边缘，对着朝墓穴入口狂奔的混沌信徒一记纵射。一人惨叫倒地，他又是一枪。敌人挤得太紧，想打偏都难。

他看着首领，心里骇然。混沌星际战士高大威猛，似乎无所畏惧。他醉汉般踉跄前行，对四周横飞的死亡弹雨置若罔闻。奇异的多彩盔甲每次中弹，受击部位都会变色。每次有所冲击，盘踞肩甲的石像鬼头颅都会悚然惊叫。他偶尔会停下脚步，抬起爆弹枪，漫不经心地放上一枪。

每当他扣动扳机，枪口都会变色。变色有什么用？亚努斯疑惑。

这涉及什么黑暗巫术？如果是的话，他是一点儿理解不了。

很明显，混沌星际战士一方打算与他的人和灵族贴身肉搏了。敌方人数实在太多，哪怕死了一大片，还是源源不断地冲过来。或许他们是磕药磕疯了，根本不在乎战友死活。也可能他们不知疼痛也不懂恐惧。好似汹涌的大浪打来，又像发狂的兽人冲锋路障。

他抬头看去，只见越来越多的敌人正从大祭台蹒跚而下。他们似乎有些脑子，在水晶面容的注视下，绕大厅外围迂回行进，以钳形包

抄之势逼近墓穴入口，同时避开火力范围。亚努斯不确定他们是全靠本能布阵，还是有更高级的智慧在背后指挥。

一束能量从墓穴口迸出，轰向悬浮在祭台上方的老人；后者白发飞扬，长袍猎猎，眼中凶光闪烁。混沌术士不屑地一挥手，化解了能量射线。就在此时，亚努斯注意到老人的皮肤变得更加干皱，姿态也更是佝偻。每次他动用量，似乎都会变得更加衰老，就像被内在的腐朽所吞噬。至少，亚努斯想，至少奥里克还能压制住他。

也不好说。老人挥挥手，他脚下的空气中裂开一道缝隙。能量束从中射出，击中最近的三个混沌信徒。那些人发出狂喜的尖叫，身体扭动变形，皮肤如蛹开裂，三道秘异的身影踏出，好似破茧的蝶。她们形如光头丽人，手臂末端却长着一双螯钳，合着只有她们自己才能听见的音乐节拍，像敲响板似的咔咔敲着钳子。情况不妙——看起来像是什么恶魔。这位越来越老的巫师还能召唤出多少这样的援军？毫无疑问，足够把已经在苦苦挣扎的守军全埋了。

巫师朝他的方向招招手，局势变得更糟了。女魔点头会意，朝亚努斯扑来。太棒了，他心想，我可太需要他们两面夹击我了——来自地狱的女恶魔从大厅中央袭来，混沌右钳部队沿对面墙壁迂回包抄。无路可退。投降更不必提。

他准备拼死抵抗。

扎尔甘砍倒一个人类士兵，放声大笑。链锯剑贯穿尸体，埋进自己一个手下体内。活该啊，谁叫这蠢货挡路。那妙不可言的酥麻撞击，还有那剑刃切骨的震颤，让他的手甲和臂铠叫人眼花缭乱地大肆闪烁：黑-红-灰-黄-褐-紫。哈，他想，只有战场上的感官冲击，才这么神清气爽、将无聊一扫而空啊。这才叫活着。

前方，他看见了那个大先知。他平静地站在战场中央，吟唱着针对沙哈·加索恩的咒语。扎尔甘几乎能看见文字在他头顶成形；在他混杂的感官中，符文构成一圈舞动的光环，绕着灵族飞旋，随后流星般飒然飞出，射向目标。真是不错的——其实该说真是迷人的烟火表演，他心想，一时停下来观赏。色彩、声响与交织的感官团团流动，深深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头盔上挨了一击，粗暴地提醒他继续作战。激光步枪枪托撞得他脑袋发颤。真没礼貌，他想，随即用爆弹枪管向下猛扫，一击砸碎那人颅骨，又向痉挛的尸体里轰了几枪以示惩戒。算了，反正他还有事儿要办。是时候抓住那个法师了。

他大步向前，不分敌我地把人通通拍开，决心去俘虏大先知。要是被绑在自动车上，他会唱得多动听啊？这个念头让他不禁想笑。他又击倒一个人，发现距离已经可以攻击法师。就在这时，一名灵族女子从人群中走出来，迎面拦住了他。

她看上去黑白相间、模模糊糊，但他猜她留着长发，拿着手枪和什么刀。像所有灵族女子一样，她身材纤细高挑。

“立刻投降。我会为你套上银的绳链，训练你成为我的宠物，”他快活地告诉她，“我会亲手给你喂零嘴¹，让你学会取悦我，就像你的祖先。”

在扎尔甘看来，这似乎是个非常合情理的好提议，远比无聊的死亡要好得多，但她显然不买账。她恶狠狠地冲他笑了笑。

“或许我可以也给你同样的建议，”她说，“不过，也可能不会。”

刀刃朝扎尔甘扫来，他轻松格挡，而后才意识到这是佯攻，但已经太晚了。她的装甲靴一脚踹中他的头盔，让他踉跄后退。他的盔甲上泛起淤青的紫色。

“我喜欢有幽默感的女人。”他说着，再次发起进攻。

亚努斯从腰带上解下一枚手雷，朝冲来的变种人抛去。手雷落在他们中间爆炸。鲜血与碎骨如海潮飞溅。混沌信徒寸步不停，继续冲锋。大部分继续朝着原定目标前进，但也有几人转来攻击他。看那副表情，他们已经把活捉他的命令忘在了脑后。

亚努斯抓起爆弹枪，向袭击者连续射击。一颗头颅炸开，第二人捂着腹部突然出现的大洞倒地。又有三人冲上阶梯，他挥刀迎战。

领头人挥着一把巨大砍刀劈来，他蹲下闪开。第二人用动力斧向上劈刺，亚努斯勉强格挡。第三人被同伴挡在身后，找不到攻击的空隙，对此亚努斯深感庆幸。

他挥剑突进，听见剑刃与飞转的战斧齿刃摩擦的嘎吱声，随即抡起爆弹枪枪管砸出去。那人鼻梁断裂，仰头撞上身后的同伙，两人一齐头朝下滚落阶梯。失控的战斧割破血肉，鲜血喷涌。亚努斯露出胜利的微笑。

最后那人趁机向行商浪人砍来。亚努斯跳回阶梯上，脚跟绊到了顶层台阶的边缘。他向后跌去，四仰八叉地倒在祭台上。这一摔反倒救了他一命。砍刀从他上方呼啸而过。亚努斯向上一刺，剑刃正中对方胯下。那人发出一声怪异的尖利哀嚎；亚努斯将剑一扭，那声调顿时拔得更高。

身后传来响板般的爪子咔嗒声，提醒他女魔上了祭台。他试图翻身站起，但一只利爪已经扣进他的肩膀。起初剧痛让他几乎动弹不得，但他随即意识到利爪中一定含有麻醉毒素，因为疼痛迅速消散，化为一浪快感，让他彻底放松，且依然无法动弹。

女魔以与其娇小身躯极不相称的力量将他拽起，就像揪着小狗的后颈皮。他想要反抗，但药物让他没法动弹。他盯着那些捉住他的女魔，看着她们微笑的脸庞；她们撩人地舔舔嘴唇，他也回以同样的微笑。她们身上的麝香气味几乎将他淹没，他所有的自制力都摇摇欲坠。

在这个距离，他可以看得更仔细。她们身量高挑、体态匀称，袒露着一只乳房。黑漆漆的皮衣闪着光，定睛一看，他发现至少其中一人的衣裳似是用带纹身的人皮缝的。他在水手身上见过类似的纹身，他们会在手臂上纹爱人和孩子的名字。他不愿去想这些皮从何而来。

有块皮上纹着一个锚和“Sengha”的字样。他昏昏然地想，这是个人名，还是啤酒的牌子？²

身后阶梯传来脚步声，更多变种人出现了。他认出了那个被他打断鼻子的男人。他剃着光头，头顶刺青，额头有两只小犄角。鼻血直流。

“就系那混球，”他痛得说话含糊不清，“摁住他，我要把他开膛破肚。”

女魔微笑着摇摇头，但那人还是上前了，斧头发出诡异的高频尖啸。一抹残忍的凶光从他脸上掠过。女魔没有第二次警告。相反，一只利爪以肉眼几乎看不清的速度一闪，咔嚓夹断了那人的脖子。鲜血如泉涌，断头滚下阶梯。虽然亚努斯和她身上都溅到了血，但这女恶魔的神色依然那么明亮愉快。

她蛇一样的长舌闪了闪，瞬间将嘴唇和脸颊舔得干干净净。亚努斯一阵颤栗。那个动作和人类一点儿不相像。

他任由身体在她掌中瘫软，让脚跟重重坠向她的脚背。如果他这样对待人类，肯定要把骨头咔嚓踩碎了。但女魔只是轻轻晃了晃他，这动作引发了阵阵短暂的痛楚，与利爪毒素的麻醉效果一时相抵消。

他忽而意识到自己还有更趁手的武器。他调转爆弹手枪，从腋下探出枪口，扣动扳机。枪口烈焰灼伤了他的肌肤，因为他的躯干护甲无法完全覆盖。他感觉自己皮肉撕裂，鲜血开始流淌。同时，冲击力将女魔向后掀飞，让她姿态下流地摔在祭台上。

她的两个姐妹发出不满的尖叫，咔哒敲着利爪，不断向他逼近。他打中的那只也站起来再次前进。看来她被巫术玷污的肉体对他的武器免疫。

就在那一刻，亚努斯不禁怀念起曾经严重威胁他理智的灵能，但灵族的宝石似乎依然在阻止他施法。他摇摇头，不确定这个动用灵能的念头是否真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毕竟当着恶魔和老练混沌巫师的面，比起救他一命，灵能更可能把他害死。

不过，如果他不止住肩伤的流血，灵能对他是利是弊就都一样了。目前恶魔毒素还在麻痹他的痛觉，但他只需余光一扫，就能看出自己盔甲破裂，碎片嵌得深入骨骼。他知道这种伤势很快就会急剧恶化，于是一边倒退着靠近阶梯，一边紧盯逼近的女恶魔。

其中一只停下来，腰肢妖娆地扭动起来，想要勾他回去。他鼻腔里还残留着甜腻的麝香味，让他心里有些想要服从。他竭力控制住自己，但女魔们却以一个轻松而流畅的动作扑了过来。这次，两对利爪刺入他的肉体，使他无法动作。他打中的那只女魔用爪缘轻抚他的脸颊。动作中预示着永无止境的惨痛折磨。

接着，她们齐齐转身，将他抬回大曼陀罗。巫师就飘浮在那儿，等待着。

“他们抓住了亚努斯·达克！”扎尔甘听到灵族女子喊道。他注意到她的利刃劈向他肩头时，她的话语是殷红色的。

“我知道，”灵族灵能者回答，“现在正是最危险的时刻。”

扎尔甘思索着大先知选用的措辞。听起来他对此早有预料，而且有所计划。扎尔甘觉得这也在意料之中。灵族先知理论上是天赋异禀的预言家，尽管万乐之主去找他们时，这份天赋没能拯救他们。

女子旋身起舞，身姿奇异，剑刃在她身周飞转，迫使扎尔甘退回队伍。死亡风暴不断旋转，几乎是顺手一掠，就杀死了两个野兽人。扎尔甘尽了全力才不至于葬身剑下。坦白说，他不得不承认她技艺非凡。

阿瑟妮丝一动，大先知便紧随其后，抽出一柄邪气凛凛的黑水晶剑，通体闪电缭绕，电光跳荡。一望之下，扎尔甘心头忽而一阵恐惧。他知道，无论谁人被这武器所伤，下场都必将比死亡更凄烈。宝剑向他鸣唱着，缭乱闪光在他错乱的感官中化作狂野的乐章。

人类在她身后集结，组成楔形阵穿过大厅。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勇敢无异于自杀，毕竟其余混沌部队正在赶来，从两翼进行包抄。但眼下不是寻常情况。大先知剑光一闪，刺向最前方的变种人。那人皮肤崩裂变黑。中剑之处皮肉仿佛凝固，水分随之枯竭，随即片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骨骼。那人几乎来不及惨叫，全身就已经干瘪枯朽、生机尽失。扎尔甘一时怀疑，哪怕自己的盔甲经过法术强化，又能否抵挡如此神兵的攻击。他觉得眼下最好还是别去尝试。

“向我靠拢！”他看见部下目睹战友命运后开始动摇，便咆哮道。灵族再次出手，转眼间又有两人倒下。凡俗的盔甲在那邪恶灵族武器的夺命威力下形同虚设。

不知能否找人给我也打造一把这样的武器？扎尔甘思考着。下次遇上背叛者卡恩，肯定大有用场。随后他便无暇再想了。灵族女子攻势凌厉，他不得不全神贯注以求活命。

1. tidbits, 这里指那种大小刚好一口能吃掉的小块食物。 ↩
2. 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个泰国啤酒牌子叫Singha（中译为“胜狮”）。 ↩

第二十四章 先知末路

亚努斯发现自己被一路拖过神相大厅，扔到大曼陀罗上。女魔力气蛮横，而且毫无怜惜之心。就算有爪子里的麻醉毒液，也没法让他一点儿不痛。不过这毒素确实在他的绝望与挫败里，平添了一缕诡异的欣快。

他知道，自己能在这一路拖拽中活下来，全都是因为女恶魔的存在。变种人用充满死气的眼神瞪着他，一有机会他们就会瞬间把他拿下。可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放弃在擒获者的手底下挣扎。他知道这些劫掠者可以给他一个痛快，这可比他到巫师手里要面临的命运好得多啊。

看来奥里克一直都错了。他对未来的预见是有瑕疵的。他肯定是要被抓走了，而且灵族本人大概也快招架不住了。亚努斯冒险回头瞥了一眼，想看看战况的发展，结果大吃一惊。他的部下已从宝库突围，紧随两名灵族，在敌阵中杀出一条血路。

就在亚努斯回头看的功夫，阿瑟妮丝已经突破野兽人领队混沌星际战士的防御，把他撂倒在地。奥里克站在战线最前沿，剑锋所及之处，敌人无一生还。他甚至不用造成伤口：水晶剑只要轻轻一撩，就足以毁灭一切与其接触之物。

大先知转瞬间就抵达几个女魔面前。两个女魔离队迎上去。她们的速度快得晃眼，试图两面夹击。奥里克不论向哪边转身，另一边都

能有女魔对他发起精准攻击。

奥里克寸步不停，纵身一跃，双手挥动死亡之剑，划出一道巨大的“8”字弧光。剑刃正中右侧女魔胸口，但有什么力量护住了她，未能让这柄武器全力发挥出来。或许是有神秘力量加持，或许是因为她自己肉身构造非凡。换作人类或变种人，现在都早就坍塌成一摊尘土、碎骨和灰烬，可混沌恶魔依然在进攻。

她的利爪咔嚓一声，合拢在大先知头部原本所在的位置。若不是他最后一刻矮身闪开，这一下就要被斩首了。另一名女魔抓了过来，奥里克以死亡之剑格挡。不知何故，剑刃卡在了女魔爪中，一时似乎就要被夺走。但随后剑身流转的链状电光猛然一耀。她发出一声不似活物的尖啸，听见的人全部僵在原地。

那声音比痛苦灵魂的哀嚎更恐怖。那是自时间伊始便已存在的生灵，在意识到结局终于降临时，爆发的垂死嘶喊。那是在极致的痛苦与恐惧中死亡的号叫。

无论混沌信徒还是人类佣兵，听到这骇人的嚎叫，都被定在了原地。与此同时，亚努斯看见女魔的利爪发红并破裂，暴露出内部苍白却迅速腐败的血肉。黑暗沿她的手臂蔓延。手臂开始发黑、肿胀、爆裂，最后溅出一泼甜腻而可怖的脓液。

亚努斯看见另一只女魔也未能幸免。她先前曾被剑锋触及的胸脯，此时皮肤已经凋萎龟裂，淌下黑色的泪水。看来不论是什么咒术保护着她们，终究也只能起到延缓宝剑威能生效的作用。这只女魔发出非人的尖啸，扑向前去，似乎决心杀死让她受折磨的存在。她的攻

击异常凶猛，一度将奥里克打入下风，但大先知边退边挡，黑剑格开暴雨般的连击。他每一次剑刃命中，都换来一声纯粹恐惧的哀嚎。

短短几下心跳间，战斗便已结束，两只女魔都开始腐败，化作一滩散发出怪异气味的黏液。这就好像眼睁睁围观尸体腐烂的过程，只是速度加快了数千倍。那灵族武器惊人的威力，叫亚努斯大吃一惊，又倍感鼓舞。

幸存的女魔继续拖着亚努斯，走向通往大曼陀罗的阶梯。他瘫软下来，不顾身上的疼痛，竭力让自己变成一坨死沉的累赘，希望能给灵族争取时间赶来营救。同时他向帝皇祈祷，但愿楼上那个奇怪的巫师不会下来迎战。

更多的混沌信徒扑向恶魔和大先知之间。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家伙缺什么都不缺胆子。亚努斯怀疑，如果是自己见过了那把可怕宝剑的威力，恐怕是不会这么凶猛地冲向奥里克的。不过，他想，自己毕竟没有打过有害的战斗药剂，也没有受到诡异的女魔迷醉麝香的影响。

他们勇往直前地保护她，就像男人在保护妻儿似的。如果他不是知道内情，他都想说他们爱上了这个邪恶之物。说不定他们真的爱上了。谁又能说清这些堕落教徒究竟是怎样的人，那个邪恶生物又对他们施了什么法？亚努斯庆幸她没来得及对他的部下也这么搞。要么是她没空，要么就是灵族的魔法在保护他们。

变种人和兽人巨浪般涌来。奥里克、阿瑟妮丝、卡姆·贝尔以及达克连队中为数不多的幸存战士迎了上去，展开野兽般的厮杀。达克的

战友和袭击者一样凶残且坚定，而且面对悬殊的兵力劣势，绝望反而助长了这群困兽的怒火。现在再也看不见什么针对灵族的偏见。他们全都站在同一阵线，对抗同一群敌人。他们似乎无可阻挡。

就在亚努斯观察期间，阿瑟妮丝挥剑斩杀了一头巨型牛头人，同时使用星镖发射器，向最近的变种人发动攻击。在她身旁，奥里克自信地大步向前，持着发光的黑色宝剑，轻轻一触便取人性命。卡姆·贝尔与他们并肩作战，用步枪枪托痛击变种人，踩断倒地者的脖子，咆哮着鼓舞幸存士兵的士气。

女魔拖着他前进。水晶台阶磨得他后背和双腿一片淤青。他试图向前扑到台阶下面，冀望着滑溜溜的血会让女魔的爪子抓不稳他，但事与愿违。利爪的锯齿边插得太深了，甚至可能卡在他锁骨中。一动起来，亚努斯感觉骨头在磨擦。他眼冒金星，剧痛突兀地贯穿全身，令他作呕且头脑空白。

片刻后，他抬头望向混沌术士发光的身躯。一抹玩味的笑容在它迅速衰老的脸上蔓延。它炯炯发亮的眼睛里闪烁着认出他的光彩。它挥了挥手，女魔便松开了他。伴随它手势而来的，是一波纯粹的欣快能量。亚努斯看着自己的伤口痊愈，皮肤咬合起来，就像从未被撕开过。

“终于，”沙哈·加索恩说，“一个配得上我力量的容器。现在，就让灵族用他那把小玩具剑来戳我们吧。”

亚努斯对这话一点也不喜欢。

扎尔甘躺着抬起头，看见亚努斯·达克的身影升到空中，悬停在沙哈·加索恩面前。两人间闪烁着紫色的闪电火花，那个人类张开口，发出一声骇人的嚎叫，同女魔的垂死呐喊一样可怕。扎尔甘猜测，一个人的灵魂被吸出身体进到恶魔嘴里，想必不是什么美好的体验。那声嚎叫在他骨头里回响，他视野中泛起一波波跃动的黄色涟漪。

他自己也不轻松。那个灵族女巫是对他造成了几分伤害。他觉得盔甲里的肋骨断了。受伤的不仅是他的身体，还有他的自尊。她不该伤到他。事实上，她不可能伤到他。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扎尔甘曾多次与灵族和黑暗灵族交手，从来没有哪个普通战士让他受过伤。一个轻甲女人根本就不可能成功，除非她远比外表要强大。

不过他很快就会报仇的。只要他一站起来，就会她付出代价。可不知为何，他的身体似乎就是不听使唤。

亚努斯尖叫。混沌术士的能量流几乎要把他压垮。他感到这股能量正在冲刷侵蚀他的意识，潜伏在那急速衰老的老年躯体中的恶魔，正在散发出腐蚀性的邪恶，逐渐蚕食他的灵魂。

最糟糕的是，这并不是一点儿都不舒服。痛苦之中甚至夹杂着快感：有时两者都如此强烈，以至于分辨不清。

他额头的宝石如炽热的炭火般发光发热。他能感觉到宝石周围的血肉在灼烧，也能闻到那股气味。他知道正是这块石头的力量，使他

得以抵御沙哈·加索恩的威能。他只是个未经训练的灵能者，完全无法抗衡恶魔历经岁月的邪恶。恶魔也知道这一点。它冲他微笑。

“屈服吧，”它说，“在最后被吸收前，你将作为我意识的一部分，享受数千年的极乐。毕竟，在灵魂回归亚空间前，你那凡俗的生命，只不过是短短的一刹吧？这样一来，你将获得数万年的时光，那些日子会让你极尽欢愉。”

“下地狱吧。”亚努斯对它说。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本体大部分依然在地狱里呢，至少根据你们可悲教会里的古怪教义，是这个说法。现在这个可怜的人类宿主，连我本体的十分之一都难以承受。而你能承载得就多得多了。我很快就会展示给你看。”

一阵纯粹的剧痛刺穿了亚努斯的额头。前额的宝石似乎濒临破裂。他逼自己撑住，但也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了。

*坚持住，亚努斯·达克，坚持下去！你的表现很好，比恶魔说的要好得多。*另一个声音说，听起来像奥里克，但也可能只是他痛苦扭曲之下的幻觉。亚努斯没有被鼓励到。坚持有什么意义？就只是在延长折磨。

再撑一小会儿，那个声音低语，之后我就能帮你了。

亚努斯调动起意志力。他觉得这恐怕不太够。

扎尔甘目睹灵族及其步兵队冲上阶梯。色孽在上啊，他们确实很能打，这他承认。当然，主要是那把可怕的剑的功劳，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令人印象深刻。按常理来说，他都不指望他们能冲出二十步，但他们已一路冲到阶梯底部，正在向上推进。

甚至有六个人类侥幸活了下来，尽管楼梯顶端的女魔在等着他们。

扎尔甘试着强迫自己动起来，他非常渴望赶在战局结束前参与战斗，但他的身体拒绝服从。

亚努斯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夹在了巨大的钳子中。他精疲力竭，再也坚持不下去。他正要放任精神防线崩溃，让恶魔大举入侵，忽而听见身后传来了真实存在的声音。

“你的末日到了，恶魔。”奥里克说。魔法能量的旋风在亚努斯周围翻涌。他心灵上的重压减轻，感觉自己又能动了。他试着迈开腿，却只是踉跄了几步，就瘫倒在了地上。

他注意到灵族魔法的光芒依然环绕着他，像茧一样裹着，抵御恶魔的邪能。抬头望去，只见奥里克已经杀死最后的女魔，来到了大曼陀罗的顶端。在他身后是阿瑟妮丝、卡姆·贝尔和几个幸存的战士。

“想得可真有趣，”沙哈·加索恩回应，“念几句可悲的咒语，就想抵抗恶魔王子的力量。看来你从死者身上汲取的生命能量，比我想象中还要让你沉醉啊。”

不知为何，通过两人共享的微弱灵能纽带，亚努斯感受到了灵族的震惊。恶魔似乎也察觉到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武器的用途吗？”沙哈·加索恩问，“哎呀，哎呀——你打算怎么向你的宝贝议会解释？喝了他们脏污的生命力，你要怎么保护你传说中的纯洁呀？”

恶魔既像是在闲聊，又饱含着恶意。亚努斯能感觉到，恶魔正在从什么地方召唤越来越多的能量，策划着发出致命一击。它附身的躯体现在真的非常衰老、干枯又佝偻；就像已经有一百岁那么老了。亚努斯闻到了焦肉的气味，并注意到恶魔身上的芳香汗水闪烁着血的光泽。那双眼睛现在成了憎恨的熔炉，燃烧着纯粹的愤怒，就像两扇直通最禁忌的地狱中至深至暗之层的窗口。

“杀了他，现在就杀！”亚努斯喘着气，试图在为时已晚之前警告灵族。

恶魔的狂笑堪比暴风雨中的雷鸣，在房间里激荡。“就算有那把剑，他也做不到，”沙哈·加索恩说，“他能做的不过是杀死这个宿主罢了。我将存活。”

“但死亡之剑能汲取你的灵魂。”奥里克说。

“没用的，”沙哈·加索恩说，“因为此时此地到来的，只是我本质的一部分。你那小玩具或许能让我痛上一痛，但它杀不死我。如今我已过于强大。”

“我们拭目以待！”奥里克说，向前一跃，宝剑以惊人的速度挥出。恶魔向后跳回曼陀罗中心。亚努斯倒在地上。恶魔将注意力集中

在他主要的对手身上，所以对亚努斯精神的持续攻击戛然而止。灵族也全心应对沙哈·加索恩，亚努斯周围的能量护盾随之消失。恶魔王子挥挥手，一把光芒闪耀的能量剑出现在他手中，如暗色火焰般闪动。尽管他附身的躯体破败不堪，但他的动作却快得令人眼花缭乱。

观看他们二人交战就像在欣赏一场迅捷而精妙的舞蹈。他们的动作快得惊人，柔韧自如，行云流水。招式往来交织，几近仪式。奥里克向前一步，恶魔便后退一步；恶魔追回两步，奥里克就跟上步子，步调与恶魔的动作节奏相契合。剑光飞速闪烁，让人目不暇接，只在旁观者视网膜上留下道道仿如实存的光痕。没有人上前干预，阿瑟妮丝也不例外。在场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正置身于远超自身的强大伟力之前，目睹一场他们微不足道的力量根本无从左右的较量。

起初，奥里克占据上风。他缓慢而痛苦地推进，每被逼退一步，就要前进两步，将沙哈·加索恩逼回曼陀罗的中心。每一次格挡，恶魔之剑都会暗淡一分，就好像它的能量在与闪电缭绕的灵族水晶神器接触过程中，被一点点地吞噬。

“神相之墙”上的眼睛似乎在闪动，光芒愈发耀眼，十分诡异地让一些古老神祇的面貌扭曲起来，变得似乎在笑。亚努斯心里萌生出一丝希望。

或许，有死亡之剑在手，奥里克能够取胜。或许自己不必为此牺牲生命。或许他能活下来，向灵族学习可以传授给他的知识，从而避免自己的灵魂与躯体被吞噬——就像此刻被沙哈·加索恩附身的那个老人在遭到吞噬一样。

奥里克剑势连绵，向前推进。他姿仪优雅，而且完全控制得当。恶魔的身躯似乎正在崩解。五彩斑斓的光芒从开裂的皮肤裂缝中倾泄。透过薄如羊皮纸的皮肤，逐渐可以看见骨头。他的双眼越来越亮。

就在致命一击似乎将要落下之际，沙哈·加索恩的利刃骤然闪耀出比奥里克的更耀眼的光芒。他挡住了这一击。

两个人影僵持着，力量看来旗鼓相当。

“够了，”沙哈·加索恩说，“闹剧闹得够久了。你真以为自己能赢吗，灵族？难道你不明白我一直在耍你？难道你以为，你那小小的力量，真能与恶魔王子匹敌？自从这把武器锻造出世以来，我变得越来越强，而它却日渐衰弱。你还剩下几秒，好好看着，好好汲取智慧。”

他突然一挥手，将宝剑从奥里克手中打飞，落在亚努斯脚边；紧接着，恶魔挥出炽烈的剑刃，直接贯穿大先知的胸甲，将他钉在曼陀罗地面上。大先知全身抽搐，嘴里发出一声诡异的尖叫。他身子抽了几下，就不再动了。

“死亡已降临于你，奥里克大先知，”沙哈·加索恩说，“正如它终将降临在你的世界。”

恶魔王子伸手，从奥里克的盔甲中取出路石。他将它举到光线下，腐朽的唇角露出玩味的微笑。

“而你的灵魂将无处藏身。”他说着，把闪闪发光的路石塞进自己燃烧的嘴里。

第二十五章 最终背叛

恶魔王子站在那儿，放声大笑，得意猖狂。一圈炽热的能量环围在他的头部。那一刻，他正是无敌的化身。阿瑟妮丝和其他人面露惊骇。亚努斯站着等待死亡降临，他一直相信奥里克与他命运相连的预言，现在他相信死亡不会让他多等了。毕竟，灵族已经不存在了；就连灵魂也被恶魔从路石中吸出来，消失在恶魔的肚子里。

沙哈·加索恩还会把亚努斯也带走，吃掉他的灵魂。届时他将沦为愤怒的容器，任凭恶魔王子对灵族与人类施展邪行。他想知道如何才能逃脱这种命运，最终他只看到一条出路：死亡之剑近在咫尺。电光依然在剑身周围跃动，向曼陀罗释放闪电。空气中充满臭氧的气味。他前额镶嵌的宝石烫得叫他受不了，而且似乎还在加热。

他决定扑过去拿剑自尽，这样沙哈·加索恩就得不到他最想要的身体了。这一辈子最后沦落至此，实在是可悲，但他也没有其他出路了。他的手指抓住这把古老灵族武器的剑柄。力量霎时间涌入体内。他感到绝望之情开始消散，并认清了那份绝望感从何而来：那是恶魔王子的魔法，以及他血管中依旧流淌的女魔毒液腐化所致。

力量在他体内节节攀升。与此同时，他听见无数声音在他脑海里絮絮低语。那是混沌信徒、女魔，甚至沙哈·加索恩本人的微弱而诡异的回声。随之涌来的是被窃取的生命力，令他力量充盈。他站起来，自信焕然一新。小心，他告诫自己，自信可能是个陷阱。沙哈·加索恩

正忙着消化大先知的灵魂，如果要拿这把剑对准自己，就该趁现在下手。

这个念头刚刚闪过，他就知道自己不会这么干。他现在是不会自杀的。因为他手中握着一把无比强大的武器，眼前又站着一个敌人。他这才注意到恶魔的躯体看上去多么羸弱，好像随时都要分崩离析。也许是因为它已经燃尽了，就像烈焰中的柴火。也许是因为奥里克造成的伤害。也许是两者的结合。这都不重要，他要的只有杀死它的机会。

炽亮的愤怒在他胸膛中燃烧。这头恶魔一路追杀，横跨整片银河扇区。它折磨他、戏弄他，把他逼到绝望与疯狂的边缘。它想杀死他，吞食他的灵魂。而在危难时刻试图帮助他的那一位，就已经遭受了毒手。

够了，他心想，我走得够远了。我不会再当猎物。为了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他昂首向前，体内充盈着剑刃的邪恶能量。沙哈·加索恩在原地僵了一小会儿。或许灵族的灵魂比他预想中还要不好消化得多。

“该诅咒的，灵族，”恶魔咆哮，“你做了什么？你怎么躲过我的？”

亚努斯不明白沙哈·加索恩在乱叫什么，但即便是恶魔嗓音再美妙动听，也难掩其中的愤怒与挫败。他俯身检查灵族的尸体，似乎很怀疑奥里克没有死透，自己吃路石吃得太着急。这些念头闪过亚努斯心间，此时他还感到，自己额前的宝石变得更加灼热。

他举剑正要攻击，沙哈·加索恩就转过身来，直面着他。恶魔怒火平息，狂怒的表情褪去。

“至少你逃不掉了。”他说，举起燃烧的剑。

亚努斯劈出一记重击，乌黑宝剑在手中轻若柳枝。恶魔挡下剑招，继而反击。沙哈·加索恩反应太快，他应当是招架不了的，但不知为何，死亡之剑在他手中旋动，挡住了恶魔的一击。疼痛从兵器相交处开始扩散，霎时窜上手臂。那是一种灼烧般的刺痛。就好像死亡之剑已经成为他血肉与神经的延伸，剑的知觉就是他的知觉。这不是个让人安心的想法。

就在这个念头闪过脑海之时，他意识到另一层面的战斗开始打响。灵能浪潮从恶魔宿主体内涌出，誓要将他吞没。也许是因为那柄剑的缘故，他感知到了攻击者心里的更多东西——它那永不履足的饥渴，以及它对彻底占有他、吞噬他不死灵魂的渴望。他瞥见无底的地狱，邪恶的不死者在其中扭动，不知是身处极乐，还是深陷折磨；地狱之上，是意志力量惊人的沙哈·加索恩，放射光辉、统御一切；沙哈·加索恩之上，是色孽不朽不坏的庞大存在。他发现这幅景象正被强行灌入他的脑海，伴随着的还有以下许诺：屈服可得永恒的欢愉，抵抗只有永世的痛苦。

他狂乱地封闭大脑，拒绝恶魔温言耳语的承诺，努力抵挡那攫住他身体的痛乐交融的滚滚热浪。宝剑赐予了他力量。在心灵深处，他挖掘自身的愤怒与痛苦，就像在肉厂里时那样——那遥远得就像上辈子的事了。他将情感锻造成雷霆掷向恶魔，并在同一个瞬间里，挥出了死亡之剑。

这招很是笨拙无力，沙哈·加索恩轻松接下。他知道，即便宝剑增强了他的力量，也无法与恶魔王子赋予宿主身体的力量相抗衡，何况他也没有能战胜恶魔的武艺。他就像是与法老棋大师对弈的小屁孩，或者与星际战士近身格斗的新兵蛋子。他毫无胜算。

至少他会抵死不降。恶魔接下他两记攻势，凶猛地还刺回来。燃烧的剑锋灼烧皮肉；骇人的灵能重压在灵魂上留疤。还能保持清醒就是亚努斯的极限了。赤红的黑暗威胁着要将他吞没，但心灵深处却有谁在告诉他，不要与痛苦对抗，而要像风中的长草那样弯折——屈身的野草能承受飓风，参天的橡树却只能折断。他遵从指引，挺过了一波波痛楚，犹如一条下了锚的船，顺着暴风雨中的巨浪漂荡起伏。前额宝石的光芒愈发炽盛，但已经不再令他痛苦，它似乎转而开始赋予他与力量相配所需的智慧——他自己的力量，以及宝剑的力量。

他又察觉到一件事。那些一度悬浮在奥里克周身、现在又纷纷落在灵族遗体上的符文石，正开始升入空中。它们一粒接一粒闪烁着向他飞来，开始绕着他旋转，就像当初围绕大先知那样。随着符石旋转，他的力量不断增强，他的信心也随之充盈。

“我知道你的计划了，”沙哈·加索恩说，“你渴望自己占有这位呢。”

亚努斯不明白恶魔王子在说什么。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做到的，但他成功地汇聚全部力量，凝结出一道强大的灵能闪电，如挥舞镰刀般劈了出去。恶魔王子挡住闪电，它便一分为二，一部分绕过了沙哈·加索恩的灵能防御，并继续重复分裂。恶魔想要挡住所有袭来的

攻击，却没能做到。亚努斯感受到了恶魔的绝望。有两道分裂出的闪电正中目标，使那崩溃的肉体进一步瓦解。

亚努斯觉得自己或许真的能赢。先前与奥里克的交锋已经让恶魔元气大伤。而且他还发觉，宿主的躯体已经被吸干了力量，现在虚弱不堪，几乎无法再容纳沙哈·加索恩输送的能量。他短暂地疑惑了一下这些知识的由来，随即决定这无所谓。当务之急是赢得战斗，之后他才有功夫慢慢猜谜。

“如果我得不到这个容器，”沙哈·加索恩以怒神特有的音调宣告，“那谁都别想得到。”

看来沙哈·加索恩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亚努斯感觉到他周围盘旋的魔法气场发生了变化。一道由纯粹黑暗能量构成的护盾，在容纳恶魔本质的闷燃死尸周围瞬间成型。它挡住了亚努斯的所有进攻，而在护盾内部，他还看见一股巨大的能量火风暴正在集聚。他知道，要是不趁现在打破恶魔的防御，那么等到对方反击，他就死定了。

恶魔亲王似乎想要他死。为什么？他似乎是觉得，既然已经没法控制亚努斯的肉体与灵魂，不如干脆将他身心毁灭算了。亚努斯一边重新绝望起来，一边又疑惑地想，他真有这么怕我？

这个念头一闪过脑海，他就确定这不是他自己的想法，而是企图加害他的邪恶力量操纵形成的。或许恶魔正在某个他无法理解的微妙层面发动攻击。他咒骂着，知道自己懂的还是太少了。在这类战争中，他还是个彻彻底底的门外汉。

你正遭受隐秘的攻击，亚努斯·达克，一个声音在他脑子里低语。沙哈·加索恩企图动摇你的信心，瓦解你获胜的意志。正是这份意志使你得以驾驭这浩瀚的力量。如果你信心崩溃，那么你的防御也将全面坍塌，届时你将尝到最终的失败，落入永恒的桎梏。

亚努斯认出了这个声音。那属于奥里克。看来灵族活了下来，他的灵魂既没有被恶魔吞噬，也没有被亚空间带走。亚努斯不确定大先知是怎么办到的，但他十分庆幸他还活着。

就在这许多想法涌过意识之际，更多的知识也随之注入。他发现，和感官体验一样，灵能也存在许多不同的频率。就像有些声音调子太高，人耳听不见；有些色彩太过微妙，人眼看不见，同样，也存在一些灵能波段，再厉害的大师也无法感知操控。沙哈·加索恩磅礴的毁灭能量流哪怕肉眼也能看见，但绝望的波澜则是悄然潜入亚努斯心灵中的细须，在更强大的能量回流中几乎隐形。他很快意识到，尽管不起眼，这些细须依然可能致命。

他还发现，一些细须正像水蛭般附在他的灵光上，吸走他的力量与意志。

他迅速挥剑扫去，好似疯狂地跳起了托钵僧旋舞¹一般，斩断了这些灵能纽带。符文石在他周围凌空盘旋，躲避着呼啸的剑刃，不断变换出新的图式与组合。他可以肯定，只要能解读出这些变幻，他就能知晓周围力量流动的全部奥秘。他骂了一句。也许奥里克可以读懂并利用好这些信息，但他做不到。

他转而迈步向前，挥动强大的利刃，砍向包裹恶魔王子的能量球。剑刃撞上球体，像砍在石柱上一样弹开了。他能感受到力量的震颤沿着剑身传导。冰冷的怒火涌上心头，他只想冲向敌人把他揍死，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收回手臂，准备再次出击。

照这个来！ 奥里克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一套复杂的能量图式瞬间浮现在他心中。他明白了如何调动自身和宝剑的力量，将两者交织结合，从而大大增强威力。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复制了刚才所见的网状图。环绕剑身的闪电流光骤然亮得令人目眩。这次宝剑命中时，恶魔王子周围的能量护盾喀拉开裂，表面出现了道道裂痕。

再来一次！ 亚努斯向图式注入更多能量，再次攻击，成功摧毁了恶魔王子的防御球，把它打成迅速消散的能量碎片。亚努斯看清了球体之内的景象。他灵能调谐后的感应力发觉，那里盘踞着一条由交错黑红闪电构成的巨型蛇怪，蕴含的能量甚至比剑刃中的还要强大。

此物骤然袭来。这是一条巨型的能量九头蛇，他都不敢指望能做到完全抵挡。绝望再次充斥心中。这次，他知道绝望并非外界注入，而是发自内心。他努力过了，奥里克也尽了全力，但他还是要败北了。他带着一丝凄凉的满足想，至少，他阻止了沙哈·加索恩利用他的身体和力量。这算不上什么胜利，但这就是他能赢来的全部了。

不，人类，不要放弃！现在不能认输！我们就要获胜了！

那我能怎么办？亚努斯反问。

把控制权交给我！

怎么给？

放松！照我指示的做！不要抗拒！我们快没时间了！

答案立刻涌入他的脑海。他感知到奥里克的存在，他从未如此贴近，却又莫名地遥不可及。

接着，他知道了大先知是如何幸存的，也明白了他们之间连系的实质，以及前来贝利亚的旅途中，他为何对灵族灵能者的一举一动如此敏感。他额头上的宝石不只是单纯的防护装置。它是一块路石，且与奥里克自己佩戴的路石相连接。他看到，在被吞噬前的最后几秒内，灵族的灵魂沿着这道联结流淌而至，此时就栖居在他前额熠熠生辉的宝石中。回想起恶魔王子的话，他意识到沙哈·加索恩也明白这一点。

就在这些念头闪过脑海之时，他察觉到自己正自愿地将控制权不断让渡给灵族灵能者——后者正在使用他的生命力与力量，准备抵御恶魔的攻击。这一过程中，他得以一窥灵族那多重分隔的心智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感觉就像在一座宏伟的画廊里奔跑，无数场景的画幅同时映入眼帘又稍纵即逝。

他看到还是个孩子的灵族，正向高个大先知问好。他瞥见成千上万种未来，以及奥里克如何努力让某些未来实现、让某些未来消失。他看见了灵族接受训练的起点，以及他一路从战巫的行列晋升，直到披上了大先知的长袍。这一路也许升得有些太快。他目睹了上百个世界上，与人类、恶魔和兽人展开的战斗。他目睹了灵能的释放，他从未想象过那场面可以如此恢弘。

每幅画面都浸透了情感，不是凡人苍白的心绪，而是灵族无比庞大狂烈的情感——这些情感必须通过严苛的精神纪律和纯粹的意志来控制。他窥探到奥里克强烈的孤独，不仅因为他是灵族，更因为他是先知。他的先知生涯甚至从童年时代就已开始，注定了他要与所引领的族人保持距离。他还看到，奥里克早早就预见了沙哈·加索恩的降临，以及那条将他带往贝利亚的道路，并决心要走到道路凶险的尽头。他看到其他先知反对这条道路，视之为亵渎，奥里克因此不得不秘密启程，身边只有神秘的阿瑟妮丝作伴。就在那一刻，那为时已晚且令他惊惧的一刻，他看清了道路的终点。他看清了大先知待他究竟有多真诚，又虚伪得有多彻底。

你活着，我就活着。我活着，你就活着。 这是事实不假，却是以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也不愿接受的方式成立的。他现在看出，自己将意志与力量交由灵族掌控，是犯下了怎样的错误。他还看出了自己是如何被巧妙地引导至这一境地的。就在与沙哈·加索恩关键决战前的最后几下心跳间，他明白了即将发生的一切。

他短暂地想过反抗，把积压的愤怒与挫败宣泄到灵族术士身上，但他知道自己不会。那只会削弱大先知的灵能防御，害得两人双双丧命。而最让他沮丧的是，他知道奥里克早就预见到了，并且正盼着他不作抵抗。他气得发狂，恨不得干脆造反，只要能挫败这个残酷的、想要窃取他血肉与力量的异形就好。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也知道，灵族还能提供一个避风港，让他不至于遭受更可怕的命运，比如灵魂的毁灭。

因此，当他的意识与灵魂被无情地吸入路石，奥里克占据他的躯体时，他没有反抗。相反，他静静注视，知道总有一天他将逆转局势，他一定会抓住机会。

大先知和恶魔王子一齐释放了灵能闪电。自恶魔世界汲取的邪能，与死亡之剑释放的力量激烈相撞。无数细小的电光交织、对冲、角力，如群蛇缠斗，翻滚绞杀。空气中弥漫着臭氧与麝香的刺鼻气味。一道宏大的闪电倏然照亮神相大厅，随即便是一片死寂。

西蒙·贝利撒留在指挥座上倾身向前。“损伤报告！”他对着通讯网络大喊。

从他所坐的位置看，情况虽然不乐观，但还不算太糟。指挥甲板周围着的火正在被扑灭。技术神甫开始更换引发火灾的过载电路。他告诉自己，这还不算太糟呢。真的可以更糟。

各点位的报告陆续传回，他冷静地评估了损失。二号炮塔不复存在，整个备用推进部分都被毁了。超过一百名船员丧生。船体有十余处破损，但目前看来没有致命损伤。

总的来说，他们算是走运了。如果敌方舰长够厉害，可能已经把他们打败了：混沌战舰作战凶猛，却奇怪地缺乏战术技巧。这让西蒙得以拉开距离，从容不迫地开展远程打击；直到最后，那条战舰才拼命冲到近处，如果它来得更早，它更加强大的火力本来可以大显神威。但那时已经太迟了，损伤已经造成。

西蒙不是在抱怨。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击落混沌穿梭机了。他向帝皇献上感恩的祈祷，然后再次对技术神甫开口。

“打开呼叫频道，”他说，“看看能不能联系上达克指挥官。”

奥里克动作迟缓。他感觉自己变得不一样了。这具借来的躯体非常笨拙，平衡感完全不对劲。感官太迟钝，反应太缓慢。更糟的是，身体已经开始影响他的思维。他觉得自己变笨了，远不如从前机敏。腺体里奇怪的化学物质还影响了他的情绪。

一种迟钝的胜利感涌上心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符合他的预见。他的计划顺利进行。他得到了宝剑，还阻止了沙哈·加索恩把亚努斯·达克变成宿主——但愿是一劳永逸了。恶魔王子的前任宿主现在只剩一具干瘪的尸体，就在他注视下化为尘埃。

变种人和混沌信徒全都死了。最后一击中，他运用灵能念动力，让墙壁部分坍塌，压在了幸存的敌人身上。他知道，上空的西蒙·贝利撒留已经对罪之骄傲号发动突袭。混沌指挥官在太空战中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很快，通讯网络就会传来呼叫，他必须做出回应。是时候返回地表，扬长而去了。

他看到幸存的人类注视着他，眼神又敬又怕。他救了他们，他们却恨他。不出所料。他们畏惧灵能者，就像他自己的族人畏惧不可称名者一样，而且他们理由充分。他不觉得他们会攻击他。毕竟，他们依然把他认作首领，这在未来会派上用场。就在他注视之际，那个叫

斯蒂尔的人从墓室里走了出来，拿着他在战斗中用于狙击的重步枪。此人需要留心，奥里克心想。

“现在去哪儿？”阿瑟妮丝问。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可以确定。只要看一眼他站立的姿态，她就全明白了。她接受过特殊训练，能够看懂这一切。问得好，奥里克心想。他知道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与沙哈·加索恩的战斗，才只是赢了第一回合。恶魔王子的主体部分依然存活，此时正在谋划复仇。在他身后还有更可怕的存在。不过，在面对那股力量之前，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还有其他敌人要对付。

“乌斯维。”他大声说，沙哑的嗓音在堵塞的耳朵里听来格外刺耳，“我们在那里还有未了之事。”

他长长呼出一口气，低头看着手中的剑。他感受着剑身澎湃的致命力量，心想：一把褻渎的武器，但它还有用处。在使命结束前，还会有更多人感受它的威力。

在额头的宝石深处，他感知到了亚努斯·达克的存在。*我很抱歉，我的朋友，当时形势严峻，而且今后将更加严峻。*他感受到对方表示抗议的力量，心中一阵内疚。他知道，纵然他已经十分愧疚，但事了之后，他将承受的还远比这要更多。

“走吧，”他对幸存者说，“我们必须前往地表。我们的飞船在等待我们。”

大曼陀罗缓缓升起。下方，奥里克听见神相之墙剩下的一部分也坍塌了。

扎尔甘从神相大厅的废墟中站起身，检查手下的尸体。他们全都死了，他一点儿不意外。大多数人在战斗中丧生，还有少数人像他这样，在沙哈·加索恩与被附身的人类决斗进入高潮时，被坍塌的半数面孔雕像压在了底下。全靠他的铠甲救了他一命。一想到自己花了多长时间才从废墟里刨出一条出路，他就抖了一下。不过，他是不朽的。他拥有世上一切的时间。

当然，他是需要时间。要等到另一条飞船路过这里，恐怕还有很久很久，而这个世界实在无聊得叫人受不了。他脑海中的音乐奏起了沮丧的合唱，随后便归于沉寂。

-
1. dervish dance, 就是苏菲托钵僧的那个长袍子转圈圈舞蹈，借此感受接近真主。 ↩

译后记：深空奇幻之旅

首先来讲一些没有放进注释的小细节吧。

第一是Farseer和Seer，也就是“大先知”和“先知”这两个词。Seer在灵族体系中是一整个灵能定位系列，包括灵魂先知暗影先知等等，统称为seer，相关道途也叫path of the seer先知之道。而farseer可以认为是先知里的神官，最强大的预言者。我个人倾向于让seer和全seer系列其他译名的后缀保持统一，就翻译为“先知”，而将farseer特别翻译为“大先知”而非“先知”。大先知也是我印象里官方中文的译法。

第二是alien的问题。我在其他译文中也提过，可能因为xeno不是天然存在的独立英文单词，也可能因为编辑部对异形系列电影的热爱浓度有所波动，在年代比较久远的战锤小说中是见不到xeno一词的（xeno一般只作为词根xeno-出现，例如xenogen，xenocide等），基本只能看见alien——尽管以前的alien和现在的xeno的所指，很多时候可以认为不存在区别，即指向战锤广大的非人类种族；也就是说，无法像翻译新小说一样，直接确定哪些地方应当翻译为“异形”，哪些地方应当翻译为其他词语。本书翻译时选择通过语境和语气判断将alien翻译为异形还是外星/异族/陌生等等。

第三是prince的问题，到底要翻译为亲王还是王子还是其他，也是一笔经典烂账。本书就翻译为王子了，反正不是很重要x

第四是Hall of Faces，本篇翻译为神相大厅，其实这是让我想到灵族翻译里的一个惯例，也就是aspect warrior支派武士。众所周知，不同的支派武士代表着战神凯恩的不同侧面facet，并且会戴上战争面具mask。aspect和facet可以说都是与神的某一方面相关，更具象来说就是与神的“某一张脸”有关，这就给了有些作者玩面容相关双关语的机会。但中译的支派武士不是直译，是看不出面容的含义的，这些双关就会无法翻译。所以真红之月朋友之前翻译时，就使用了神相战士一词翻译aspect warrior。我觉得这个翻译还挺好，就用到了我的hall of faces上，正巧这里全是灵族众神的脸嘛。

第五是灵族在本书中可谓独树一帜地参照了伊斯兰风格，包括抽水烟hookah，撤了家具换精美毯子坐垫，以及剑舞风格是dervish等等。（难道是因为“先知”和乌斯维黑袍.....？）结合最后的mandala，可能是波斯-印度斯坦区域？总而言之，依然是相对于西欧的带有alien色彩的神秘主义区域。

接下来就是本人最喜爱的“**猜猜名字从哪来**”环节。

先看看我们的主角，Janus Darke（亚努斯·达克）：

亚努斯的名是没有疑问的，就是双面神雅努斯Iānus的英文变体Janus。在罗马神话中，雅努斯拥有两张面孔，是开始、结束、门户、过渡、时间之神。一月（January）即以雅努斯（Ianuarius）命名。雅努斯掌管冲突的开始与结束，因此也掌管战争与和平。罗马雅努斯神庙的大门在战时敞开，在和平到来时关闭。作为一位过渡之神，他

掌管着出生、旅程和贸易，并且由于他与港口和门户之神Portunus的关联，他与旅行、贸易和航运息息相关。

至于他的姓Darke，这个推测面过于宽广，不做考虑。

接下来是两位灵族，Auric（奥里克）和Athenys（阿瑟妮丝）。

Auric由于比较大众，不太好猜测，总之是源自拉丁语的英语词“黄金般的”。Athenys要么是雅典城，要么是女战神与智慧女神雅典娜——至于为何不翻译为雅典尼斯，是感觉雅典的指向性太强了，正如Janus我选择了亚努斯而不是雅努斯。既然说到这个，非英语词源的音译到底参考哪个语言发音也是很麻烦的问题，总而言之我选择采用我觉得顺耳的。

还有领航员先生的姓氏Belisarius，罗马战神贝利撒留有点过于鼎鼎大名了（笑）。

随后我们来看看二位混沌人，Zarghan（扎尔甘）和Shaha Gaathon（沙哈·加索恩）。这二位就需要增加一些想象力了。

按照瞪眼法观察，Zarghan的后半截-ghan属于突厥-蒙古的-han可汗系列，剩下的前半截Zar则是波斯语的“金子”。合起来莫非是金帐汗（并非）。不过，继续考虑波斯语，就会观察到ghan是阿拉伯化的kan，而kan在波斯语中就是指矿藏，组合起来就会发现Zarghan的意思是金矿。接着，你会发现如果直接搜索Zarghan，还能意识到Zarghan就是伊朗东阿塞拜疆一个村的名字 (Persian: زرغان)。

而Shaha Gaathon，继续瞪眼法，就会感到Shaha简直就是沙阿Shah嘛.jpg 的确也符合这位古老恶魔王子的身份。至于Gaathon，不

论是往Gath迦特城的方向猜，还是往Ga'aton加顿城的方向猜，都是圣经古地名。

顺便吐槽，小说翻译里句型迁移、音韵协调、增减译文、语气词补充等等一系列问题，对我这种中文水平有限的还是过于艰难.....诸位也能看出我早已对翻译腔举手投降。对比之下跑团书那种说明文本翻译完全是享受啊。

聊完了上述内容，来杂谈点书评。

《大先知》是一本十分简单易读的书，主线直截了当，没有复杂的视角及时间切换、多线并行叙述等手法，也没有什么伤害读者大脑的阴谋诡计。它就是讲述了一个落魄行商浪人受到灵族雇佣，出发前往寻找灵族神器，最终对决恶魔王子的奇幻冒险故事，加上一点点反转。可贵的是，作者诙谐地把一个简单的故事讲得比较生动，节奏舒缓，风格轻松，并轻描淡写地折射出不同势力派系的背景和运作方式（唯一的意见是，真的有必要用接近全书百分之五的笔墨一口气写满领航员工作细节吗），展现了少有战锤小说能带来的人类与灵族的正常合作与互动。

这不是一本所谓的“神作”，但绝对是一本趣味十足的书。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会说这真是一场“愉快”的深空奇幻之旅（考虑到书里有S系出场，我必须补充说明这当然不是色孽语境下的愉快）。

很可惜的是，这本书的结尾无疑为第二本续作提供了空间，但我们没有续作可读了。

此外，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一些设定的确已经过时；比如说，死亡之剑和色孽诞生的细节。也就是说，读者可以单纯欣赏这些风味故事带来的精彩趣味，至于设定细节，那就随它去吧！

译者 维克特Vectaidh 于 2026/08/09

个人译名表

行商浪人：

- Janus Darke: 亚努斯·达克
- Simon Belisarius: 西蒙·贝利撒留
- Stiel: 斯蒂尔
- Kham Bell: 卡姆·贝尔

灵族：

- Auric Stormcloud: 奥里克·暴风雨
- Athenys: 阿瑟妮丝

色孽：

- Justina: 贾丝蒂娜
- Zarghan Ironfist: 扎尔甘·铁拳
- Shaha Gaathon: 沙哈·加索恩

其他：

- Star of Venam: 维南之星号
- The Pride of Sin: 罪之骄傲号
- Medusa Freeport: 美杜莎自由港

- Typhon: 提丰星
- Belial IV: 贝利亚IV星
- sha'eil: 沙'伊尔
- phaeton: 敞篷艇
- Navigator: 领航员
- dreamstone: 梦石
- duralloy: 耐久合金
- Chamber of Faces: 神相大厅